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五三冊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五三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奇賞二十二卷續古文奇賞三十四卷奇賞齋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四續古文奇賞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二）

〔明〕陳仁錫選評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天啓刻本

古文奇賞卷之

古吳陳仁錫評選

西漢超絕一代才子之文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虖！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

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
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
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
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
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
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
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
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
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
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
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
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
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
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
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

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
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
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
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
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
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
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
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
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
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

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
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
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
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
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
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
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
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
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
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

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

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

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

陳涉世家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

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
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
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
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
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
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

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
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
見也是非其明効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
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
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

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
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
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
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
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
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臣而有徒
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
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
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
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
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

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
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
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
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
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
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
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頑頓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
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
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
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
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
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
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
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
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

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
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
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
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
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
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
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
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
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

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
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
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
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
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
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生之文至矣樂書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
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
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
言之長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

之舜之足之蹈之是賈生之文也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牵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揚而爲梁王立後割淮揚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論積貯書

筦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纎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

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畢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諫放民私鑄䟽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辠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辠日報其埶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辠積下今公鑄錢黥辠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任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

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新書

凶惟數動彼必將有怵者生焉禍之所生豈可豫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旣以令之爲藩臣矣爲人臣下矣而厚

其力埀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墮賤鎮
鄒孙子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粱肉之味玩金
石之聲臣民之衆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
而權力不足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亡驕心亡邪
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亡上下相疑之
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𥳑工巧而甚欲之唯
目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古者安居沮者安在人之
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人天根著於
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力衣服號
令也亂且不息滑曼亡紀天理則同人事亡別然則

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
膚之耳 等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
權力疑者是謂爭權等級亡限是謂爭尊 是以天
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
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祗卑
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
之與星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
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
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幾十發焉

承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
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
也所愛化而為仇所信反而為寇可不怪也地里益
定豈有此變陛下即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
吳又見告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
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偷猥之數也
逐利乎口耳慮念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太父矣
刖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
揜寡知欺愚勇劫懼壯凌衰攻擊奪者為賢貴人善
突盜者為忻諸侯設詭而相飭設輹而相紹者為知

天下亂至矣 今者何如進取之旹去矣并兼之勢
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禮
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
而為政行為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所視而為天
子耳唯告𦣝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乎然錢財多
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為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
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詆而家美盜賊而財
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
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貴有威不
與兄弟非富太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

相驕出僭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
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爲奸而貧爲里母也廉吏釋
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
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
於此矣　假父耰鉏杖篲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
箕箒慮立訊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
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
理也亦不同禽獸僅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
成而敗義耳蹶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
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

古文奇賞　西漢超絕一代才子之文　卷之五

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時夫
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
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畜積少矣即遇凶年必先困
窮迫身則若飢甚焉圉已素屈矣奸邪盜賊特須
時尔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若夫不爲見室滿朔可
勝懼也夫鑄此而能安上者殊未有也今也平居則
亡疵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亡
動爲大耳夫亡動而可以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
子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
也天下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

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勢使亡可備之患
因行兼愛亡私之道罷關一通而下亡以區區獨有
關中者所謂禁游宦諸侯及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
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
之法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
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
二馬不足以爲患益以萬夫不足以爲害今不定大
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又予都長安
而以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
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

古文奇賞　西漢超絕一代才子之文　卷之五

同大國包小國而爲境小國闕太國而爲都小大駁
躁遠近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經至亡狀也以藩國
資疆敵以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奈何久不正
此壹通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
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
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
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驩樂
其上此天下之所以能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
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上海而來一錢
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

此篇與治封建了非確指閩越親切大異

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不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而乃以廬江為之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今此不輸將不奉王非奉地義也尚安用此而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豫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行中道衣行勝已羸弊矣蹻提荷弊衣而至慮非假貸自諸非有以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以至錢用之費稱此苦甚竊以所聋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彊也不見得從者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勢終不可久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

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甚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逃而歸諸侯者頗不少矣陛下不之蚤定毋以資奸人遠慮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宅鬻子既或聋耳冀頃不雨令人寒心一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㒊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欺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上弗自省憂然事困

懷古聞言轉自悲

乃斃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間可使臣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議詔所自用秩二千石上雖在使詔計勿厚疏殆亡傷也有時矣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戍延行數千里糧食饋饟至難矣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士

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以耀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以主匈奴誠能此者雖以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設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咤犬馬行理勢然也將必以匈奴之眾為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衛邊吏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則愚臣之

奇句

志決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illegible][illegible]聞匈奴當今遂
羸此其示武昧利之嘗也而[illegible]欲大衆來胡諸國久
頗來降以臣之愚匈奴勢[illegible][illegible]必杖而出奇厚賞以
責漢不大興[illegible]之勞千里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方
天下安得食而[illegible]之臨事必困則難爲工矣　臣
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陛下也爲
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
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
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
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

連奇

也苟胡面而戒狀者其自以爲見愛於天子也猶若
子之遷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此謂一表臣又且諭
陛下之好令胡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
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此謂二表愛人
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
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
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窾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
者踔之駭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諷之足
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臣有餘
則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

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
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
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
相告人冀幸以爲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一
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衆之所聚也上必
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且醯醢
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觀欲者固百數在旁
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
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
涎而相告人徐惕其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

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
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
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薦或擀
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倡樂吹簫鼓鞀
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
莫時乃爲戎樂攜手胥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
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
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後來至也
將以此壞其耳一餌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
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

此風一旨上所親幸胡部生於宮戲不速

下何得是拊其心

廚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囿令之有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宮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故嬰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𧧑抵也客胡使也功士武士固近侍胡嬰兒得近侍側故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人爲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胡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目牽其耳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決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上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

緊要

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窺其謀中外有節遮禍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将若此故三表已論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彈鋏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迕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之見將吏猶噩迕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也將使單于亡臣之使亡民之守夫惡得不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累且引衆而遠去避此利

緊給之說知何可迂

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已不以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衆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脯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饑飯羹啗膹䏑喗瀏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饑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以某爲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二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甚或曰建三表明五

餌盛貲翁主禽蔽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貲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踈璐逆天下竊貧盜賊辠人蓄積亡已此二族爲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不憐人民憙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於天下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憍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聽天子則憍渠大辠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怵人之民哉匈奴夫胡人於古小諸侯之所鉅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人頸以萆膝行蚓顙請歸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羅屠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急乎繁細是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一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來入齊千乘之君陛下爲[illegible]

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誰讓敖留之罪亡[illegible]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陛下泊而赦之吏曾不省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從之他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蹝促而費用也皇帝之令咫批頗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識者以爲之相吏王僅不踏蹴而逐耳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以發書天下孰不知聚辠人奇狗少年通機奇之徒啓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金道以爲之神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以王之死爲不當陛下亡負也如是則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亡解細於前事且世人不以肉爲心則已若以肉爲心人之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焉泣洽衿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知是非人也陛下治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illegible]特曰

[illegible]令乳石不敢言若誠其心豈[illegible]
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也令
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拏父也亡不盡傷者白公
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王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欲匕
首以衝仇人之匈固爲要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
今淮南王雖小黥布嘗用之耳漢存特幸耳夫擅仇
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
未異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
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
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故然使鱄諸刺吳王僚燕太

子丹富故然使荊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德之
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
中者即疑有鱄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
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留意計之淮雖或
稱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
知上下之則或爲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
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
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
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
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

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
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
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
仁明僩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
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教此所謂教
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成儀以先後
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
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
發之德言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
賢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

民之道不見義禮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
傳不閑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亡經天子學業之不
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
姻於親戚不惠於庶民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亡
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戒事不信於
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予侈於左
右近臣吝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欲大行大禮
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
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誦諷誦
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

將學趨讓進退節度不以禮升降揖讓亡容視瞻俯仰周旋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不德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文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聲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雜采從美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嘸讓不以節小行小禮小道小義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湎朋人而

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强飢而惏暑而暍寒而欬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尚自爲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亡而顧還而御器之不舉不藏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雜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誦頌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告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傅職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亡失計而舉亡過事保傅 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 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亡可憂者也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

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涅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連語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予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尋常之室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 其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禮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

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㵝然溛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沭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扇張喪紀之視不沭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順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胻不差而足不趹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沭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跰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

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趮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蹍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蹍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 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敗其傷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若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容經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醒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為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

忘飯求賢
訪猶也

好道不厭惠然獨身乃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艸而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宋鄭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

兩棠大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辠曰臣齊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辠莊王喟然歎曰非子之辠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穀恐亡自憂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

先醒也　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烏
知所以亡矣吾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
者侍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吾
內不眷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
衣苴布食䵃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聲於
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為賢君謚為昭公既亡矣而
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
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于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服脯粱糗虢君喜曰何給

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說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有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歎曰嗟乎賢固若是苦邪遂徒行即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以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巳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也

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上而死爲俑猴食烏乎戚之哉醒先天之誅伐不可爲虛虛幽閒攸遠亡人雖重襲石中而[illegible]其必知之乎若順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年而[illegible]采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聳皇天故曰天之處高而其聽卑其牧芒其視察故就自行不[illegible]不謹慎也紂作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撤桎梏而流之於河民輸梏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梏況其法教乎痺耳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礪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懲於鄉曲道諸談說不怠於朝廷知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

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洩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

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伎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官人

答者南榮趎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陟山川坌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弛進而后敢問見敬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勸學

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思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菑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　自古至于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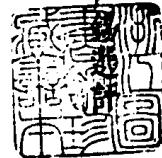
勝之　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辠
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安民者
是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者故夫民命者族也
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易使
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辠者宜爲
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
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
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
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
與敬忠與信古今亡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有枯士

矣　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千人
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
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
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　大黄帝曰
道若川谷之水其出亡已其行亡止故服人而不爲
仇分人而不譐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
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
於山

古文奇賞卷之六

古吳陳仁錫選評

西漢應制之文

公孫弘答武帝冊書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
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
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
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
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

帝問弘周公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
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
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
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
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
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
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
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東方朔劇武帝對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覩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皐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候對

東方朔劇羣臣

臣觀其齗齒牙對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

東方朔伯夷叔齊對

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波俱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艸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癘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

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

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

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

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可見賈生之文當日論法）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徐樂文大半本過秦論來西漢人亦尚[illegible]嚴[illegible]可見也）

京房考功課吏對　元

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申屠剛賢良策 文學平 蔡文選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亡舊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尺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埶不嫌。是以人亡賢愚。莫不怨之。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

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危。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振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眾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西漢薦舉之文

魏無知薦陳平　高

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成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疑乎

公孫弘請廣賢才議　武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敎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罸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

有司不舉孝廉罪議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張敞自請治盜賊書　宣帝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

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詭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魏相請尊張安世封事

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

蕭望之請選用諫臣疏 文粹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亡爭臣則不知過國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劉更生使人上事 文鈔 元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凡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

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亡負國家有益
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
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
地動殆爲恭等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
原塞矣

何武請建三公官奏 國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
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
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

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受政以考功
效

杜業錄功臣後奏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
之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
内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
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
恩結於民心功光于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
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
隆於是爲至及其役迫世主歎其功亡民而不思所
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
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亡刑辟孫祖之竭力故支
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
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
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
生爲愍隸死爲轉尸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
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
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
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爲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陳湯上初陵封事

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
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
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
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

蕭育薦馮野王封事

野王行能高妙内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
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
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何武薦辛慶忌封事 文辭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

立斬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大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上不素將則難使死
敵昔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奸
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
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
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
久潛春秋大災未至而預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
備不虞

何武論傅喜書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
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
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
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
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臣遂其奸心咎由君焉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
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
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
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
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
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
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
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
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孔光舉尚書令成公敞奏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亡尺寸之效幸免罪
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
謀淺短犬馬齒𣦼誠恐一旦顛仆亡以報稱竊見國
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蹤絕之能不相踰越
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西漢郡守相之文

張敞請勑長吏奏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縣上計長吏
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
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
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

頭，而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蚤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

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姦。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與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豫章太守廖奏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以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亡以加也。宜以禮絕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

王尊出安定屬縣教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宜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謂平元年詔曰夫辟之刑于有餘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亡辜豈不哀哉宜恩廣澤以是爲

首

王尊勑掾功曹教

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閤內不理，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貴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薛宣上成帝疏 文帥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鴻嘉四年詔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陽朔二年詔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薛宣與楊湛書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

薛宣移櫟陽令謝游書

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按，恐負舉者，耻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薛宣勞勉薛恭尹賞書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

薛宣移池陽令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

薛宣下賊曹掾張扶教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陳咸移郡長吏書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

朱博請復刺史奏 哀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才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準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王嘉薦公孫光等疏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

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敞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才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因超遷一嗇夫而遂討言秦之失與如大辭

西漢彈駮之文

張釋之諭嗇夫 文帝 因

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審也

袁盎抑絳侯

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

西漢文以簡而勝

袁盎規文帝 文帝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

丞相青翟劾晁錯奏 景

晁錯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

公孫弘上邪吏疏 武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汲黯欲爲中郎

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汲黯諫太乙神馬歌

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 上默然不

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汲黯責張湯

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公以此亡種矣 又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汲黯諫妄誅

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汲黯使李息論張湯

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蚤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

武安譖魏其

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垂

乃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魏相上霍氏封事

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張敞言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

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蕭望之駁耿壽昌奏

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

諸葛豐謝上書 文粹 元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亡以報厚德使議論士譏臣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旹而斷奸臣之首 漏太過 縣於都市編書其辠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亾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永光元年免豐部不内省諸己而反怨望稱以求報舉告事無諂之詞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石顯治楊興賈捐之奏

與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捐之棄楊典北於當 須開井鉗廣減汲直

冠軍尹翁歸孝長可爲都宜受此罪

薛廣德諫獵書 文粹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貢禹言風俗書 文粹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辠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開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
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
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
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
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
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
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
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
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
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
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
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
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
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文帶 文鈔 識餘 賞評 廣文選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
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
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
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
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
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
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
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
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
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
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
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
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亡厭
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
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
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

專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
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
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
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
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
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
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
有管蔡之誅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
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

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
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
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
立石起柳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
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為
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
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
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

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
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
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
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
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
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
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
幸甚

梅福書有今見亦妄乃觀人家之讖見闕而起者蜀郡言亡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都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又曰自

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又曰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殊及家又曰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

王尊劾丞相匡衡等奏　見文選　文穎[illegible]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
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
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
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

臣愚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衛南鄉賞等西鄉衛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衛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散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衛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衛安坐不變色改容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京房討行考功事

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

事縣官十餘年又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

譙玄諫專寵書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於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唯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産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憂危殆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旣亡尊嚴之義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于轂下而賊亂發于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亡窮之福天下幸甚

谷永諫微行疏

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

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亡別閔勉遯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為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為失國祥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 後上災異數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又曰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黄濁冒京師王道微絶之象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

梅福諭王氏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遯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其于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

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邑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艸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

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

獲其誹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旹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

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解光劾趙昭儀奏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

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

敘事有此功不及此大手筆也

帝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
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
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
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憪也武以兒付舜舜受
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
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
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
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
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
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
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
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
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
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
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
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
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
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
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

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
耶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
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為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
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
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
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
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
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
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
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
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
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
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
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
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
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
所訴我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

中御幸生子者輙死又飲藥傷墮者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獨不能爲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晉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

解光劾王根王況奏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世秉政天下輻輳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横恣意大治室第第中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按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

楊宣言王氏封事

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勑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

杜業言王氏書 文畢

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妒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

讓未遑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哀莽初憂勞國家執義堅固與可哀也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況奏　文粹　明辨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佐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文選　文粹　文鈔　崇有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上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旨御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息夫躬詆公卿大臣疏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遬不足數卒有疆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狎至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

毋將隆請收武庫兵奏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

庫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鮑宣諫哀帝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鉅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也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
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
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強可用獨立奸
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
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
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
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
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
不敢爲奸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
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
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
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
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
人結仇怨以安身耶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
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
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
而已

鮑宣諭董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發[illegible] 小謂丹也又用大司馬大將軍天下之兵受制於將以將爲命乃兵爲戲可不慎歟

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
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
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
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
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
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
有憂結未解民有恐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
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
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
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
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
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
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
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
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
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
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
死無所恨

王嘉上董賢封事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王嘉論董賢封事 文舉 虞文遠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旹

逞恩眞方罰諫上林起比比何如

皇帝脩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皆外戚貴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

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旹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同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王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

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嚮察衆人之所共疑遂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辠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郅惲請王莽歸漢神器書 平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璣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于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陳崇劾陳遵奏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西漢乞休之文

石慶乞骸骨書 國

慶幸得待辠丞相罷駑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辠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彭宣乞骸上書 西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耗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 免冊紛紛而賜孔光靈壽杖令黃門坐置

幾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錄公孫
弘后詔則日內自克約而外從制

馬宮避位上書

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希指雷同詭經僻說以惑誤
主上爲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誠亡顏復望闕庭亡
心復居官府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
矦印綬避賢者路免孔光策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然則安得不與諸以去

西漢理財之文

鼂錯論貴粟書 文序寄奇 文 麁文選 漢論紀 文體明辨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
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
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
歸農也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
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
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
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
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
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
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
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
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
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
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
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
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
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
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
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

聖業重粟得此一法

耕農大論說一遍又以而商賈三字度下偏放低提似隔似緣

隱說農夫

而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

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鼂錯入粟免租奏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汲黯矯詔發倉還報奏　武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辠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　宣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辠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秫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月令秦日明王謹於尊天愼於尊人又日天子之義必純法法天地而則於先聖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飢死於道路二千不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貢禹言錢幣書 文存 冠 唐文選

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

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貢禹言賦筭書 冠 唐文選

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 上節儉疏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蜀廣漢主金銀器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厩馬食粟將萬

匹東宮杯案盡文畫金銀飾又曰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皆苦言至乞骸骨臣有田百三十畝陛下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臣清惟恐人不知太汲汲乎

師丹建言井田議 [illegible]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爲限

古文奇賞卷之六 終

古吳陳仁錫選評

一代不刊之典

西漢議禮之文

公孫臣上書　因

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
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

袁盎規慎夫人同坐

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
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
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

申屠嘉議文帝廟樂奏　景

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
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等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
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
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
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
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
布天下

按景帝元年立孝文廟樂舞詔曰蓋聞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
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
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
獨以育羣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
帑不誅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
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
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
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
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
施於萬世永永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

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又按文帝議除收孥
詔曰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議賑貸詔曰怙于
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議佐百姓詔
曰將百官之奉養或廢亡用之事或多歟告和親
詔曰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未央宮遺
詔曰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今乃幸以
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悲之有及諸詔書
皆以矯赤心吐金石論鳴謙貞吉於鑠哉稱昭德
之舞矣○又按文帝賢良策問惟十有五年九月
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

之內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
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
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帝親除大害去亂
從正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諍輔天子之闕而
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
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
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
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
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
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
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
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
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
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
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
怠至哉言也故曰君之仁者善養士○又李將軍
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
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其愛材如此○文帝聖主也稍信機祥而治亦[illegible]
袁太史公微意蓋如此

兒寬正朔服色議　武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
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
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
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惟陛下發
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
為萬世則

張敞上寶鼎議　宣

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斄公劉發迹於豳大
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酆
鎬之間周舊居也固宜有宗廟壇場祭祀之藏今鼎
出於郊東中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
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
命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
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於宮廟
也昔寶鼎之出於汾脽也河東太守以聞詔曰朕巡
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嗛未報鼎焉為出哉
博問耆老意舊藏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脽上

方舊鼎處男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男
今此男細小又有款識不宜薦見于宗廟

匡衡封殷後議 元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辠者絕而更封它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

孔子世爲湯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殷後詔蓋聞王者必有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

韋玄成等罷郡國廟議 文非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宜亡修臣請勿復修

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又罷初陵勿置縣邑詔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亡聊之民

韋玄成等毀廟議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

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亡復修

韋玄成孝文孝昭太后寢園奏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

匡衡議郊祀奏 文非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

都而各衛爲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陜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建始二年郊報詔曰乃者徙泰畤后土於南郊北郊皇天權應神光並見三輔長吏共張繇役之勞

匡衡等郊祀再議 文耶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爲不宜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於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宏大

匡衡甘泉泰畤壇議 大仲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僊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柴饗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

神歌太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匡衡五畤議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

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
造王者不當長遵及非時未定皆所立不宜復修

劉向請興禮樂疏

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
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
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于禮樂則
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
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
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
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

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
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
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
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
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
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
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平當請復太上皇寢園書 文粹

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
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聖
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
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
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
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
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
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
亡窮

平當請興雅樂疏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

太學河閒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
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
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
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亡由是以
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晏等守習孤學大
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
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閒區區
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
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

此[illegible]立[illegible]氏者更始而動

劉輔諫立趙倢伃書 文帥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師丹為共皇立廟議 文苑 廣文選 奏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孔光等請定迭毀議

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雜議。

劉歆毀廟議 文粹 廣文選 文獻通考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

曾孝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粵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亡已甚者與師十餘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

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德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

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褒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按元光五年武帝策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

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夫

計效宏淵開封禪之漸矣太史公曰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求蓬萊終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師丹上哀帝書 文辭 文體明辯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

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

者陛下之家也胕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
不豈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
備官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
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辠也
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
義不得不盡死

西漢皇太子之文

四皓說建成侯 高

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

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亡功還則從此受禍
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
使太子將之此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
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
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
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
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
夷乃令太子將此屬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
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 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如四人意

大臣謀立代王 園

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
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
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
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
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于今見
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
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
罷兵

中尉宋昌議 文帝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
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
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
法令施惠德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
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
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
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
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
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

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有司請建太子奏 文帝 文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

晁錯請教皇太子以術數晁於庶太子之事者并不盡可訓矣

御史光等請立三王疏 武

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太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辠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埜亡以報乃敢惟它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

莊青翟等請立三王奏

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

顯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傅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於鄼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莊青翟再請立三王奏

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

討強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莊青翟請擇日立三王奏

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它皆如前故事 帝請立繼冊請立此日擇月朝廷之奉貢太平此

戾太子謝江充書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券之以教物亡素者惟江君寬之

趙王彭祖訟太子丹書

充逋逃小臣苟爲姦譎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

壺關三老救太子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下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聞聞之隸臣耶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
皇太子造飾奸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
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
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
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
於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
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
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
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

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
豺虎唯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
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
罪建章闕下

霍光請立病已奏 昭

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
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
視至今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
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
以聞

丙吉上霍光奏記 昭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
帝蚤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
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
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
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
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
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
有美才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考蓍龜亟宜褒
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

幸甚

定陶王謝書 成

臣幸得繼父守藩爲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
之宮陛下聖德寛仁敬承祖宗奉順神祇宜蒙福祐
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
有聖嗣歸國守藩

帝勿留神藩國河平三年慰楚王詔楚王囂素行
一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
今離於惡疾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爲國者將何
勗哉益封廣戚縣四千三百戶又復求平削地

詔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其復所削縣如故○谷永請勿治梁王疏爲宗室刷汚亂之耻可謂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布德意甚盛矣

西漢藩國之文

趙王餓歌 高后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強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天報仇 召趙王至邸弗予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

厲王報仇請罪

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文 廣文選 文體明辨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沫

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眞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

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
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
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
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
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絕也今之所以如
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
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
者收令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
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
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亡與其禍不

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
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
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
行上書謝辠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
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
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
歡欣于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
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吳王濞約膠西王卬書 圜

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亡已因以此發謀
發事念諸侯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
兵諸齊皆憚畏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亡
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
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于奸飾於
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
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吳
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
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亡以自白
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所
奪諸侯削地辠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

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
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
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
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
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
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故
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
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
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

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王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

吳少將桓將軍說王

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

枚乘 重諫吳王 文選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齧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

於中野之內矣張（羽韓安國）將非地（在吳軍之北）（弓高侯穨當）宿左右（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鄒陽諫吳王書（文選 文粹）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悼惠王六子）望於惠后城陽（王喜）顧

於盧博（濟北王治處）三淮南之心（厲王三子）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水名）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粮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引事作段 有結總之 言忠而無 卻信而見 疑之悲）

願大王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趙后分爲三）武力鼎士（舉鼎之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呂后殺之）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未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

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散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文選 文粹）

臣聞忠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

走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
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
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
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
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
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
自剄以却齊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
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
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

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
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
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腳於
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
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
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
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
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
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
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
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
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
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

伯不足侔三王易爲比矣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
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
業覆于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
彊伯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
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
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
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
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
厚終與之窮達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

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爲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
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
眄何則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
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亡因而至前雖
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
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
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
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
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

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
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
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
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
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
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
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

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
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孫月峯評其意悽惋其詞瑰瑋其氣豪宕真千古
奇作雖使字太多間有重複然急迫中求動人主
言之不足故重言之要自不爲冗史公美其比物
連類誠然大約亦從別賦體耳

鼂錯說上削吳書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
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

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
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
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
海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六年減笞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
之又曰笞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不敢于笞而敢
於殺失刑之中敍○龜策傳神至能見夢於元王
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卜言盡當不能通使
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

刀鋸免劓刵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予
言言事不全至身而擧當皆不利又焉事賢此亦
智囊之槩

吳王發兵令

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
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

吳王遺諸侯反書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
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
以漢有賊臣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

以侮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
帝功臣進任奸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
失不能省察欲擧兵誅之謹奉教敝國雖狹地方三
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
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
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
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
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
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
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
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
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
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
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
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寡人金錢在
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
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以金錢誘人其人不久矣○藩國之文自有體無
論反書即如中山靖王聞樂對自比文王孔子屬
又稱兄何其無體

莊芷告淮南陰事書

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
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
建父不害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
知淮南陰事

膠西王端淮南舉議

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
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亡將將而誅安罪重
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它逆亡
道事驗明白甚大逆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

在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救當皆免削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臣安之辠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主父偃推恩疏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

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燕王旦爲丁外人求爵書 昭

子路喪姊朞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

燕王旦令欲撟邪防非章聞揚和誰欺乎

燕王請宿衛疏

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帝覽蹤跡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爲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亡勞爲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蹕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

東漢多倚爲兵端

王吉戒昌邑王書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亡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

士卒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又曰恩愛行義繼
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國家之福也

張敞諫昌邑王書

孝昭皇帝蚤崩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祖宗東迎
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
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襃而昌邑小
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霍光廢昌邑王奏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等昧死言皇太后陛
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內
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
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
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
斬衰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
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
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
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
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莫臨
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
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
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
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
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
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
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
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
斬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
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
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
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
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
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
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
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
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
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
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
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
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

葬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張敞條昌邑王奏　宣

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納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張敞諫膠東太后書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許皇后上成帝書

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妾尚貴

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斯言也何其不自斂制

淮陽王欽復報張博書 〔元〕

迺者詔丨止諸侯朝者寡人愕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

王鳳為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 〔成〕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何武論內史奏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一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

漢法之所行於藩國如此

方賞移梁傅相中尉書 〔哀〕

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尊君所謂論相以下

西漢災異之文

魏相表采明堂月令奏 〔宣〕 廣文選 文體明辨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

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
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
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
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
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
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
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
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屮木茂鳥獸蕃民
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
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

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究所繇生也臣愚
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
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
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太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
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
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
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
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

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
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
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
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
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
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
天下幸甚

蕭望之雨雹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
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
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亡所恨臣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埜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没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
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

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
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
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
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
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在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
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亡光其詩曰朔月辛
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亡

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
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
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
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
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
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
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
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

五山林崩弛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
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
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氷李梅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雷霆
失序相乘水旱飢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
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
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
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
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

異象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
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
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
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
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
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
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
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
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
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

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
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軼迹循詩人之所刺而
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
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
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
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
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
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

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
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
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
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
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
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
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
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

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
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
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
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
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
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
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
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
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衆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直宣洩臣謹重封昧死上

劉向論星孛山崩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

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
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
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
狠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
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
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
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
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案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而房與焉

京房上封事 文稿 元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
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
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
巳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臣出
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
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
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
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京房翼奉皆諳陰陽房云試弟子不若試師奉云
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亡乃
自多乎哉

翼奉上封事 文稿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
愚爲用若乃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
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
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
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
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
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
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
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
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
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物雖衆何聾而不諭豈況
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
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
西南來未主奸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
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
辰加邪旹辰爲客旹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
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杜欽日食地震對 文 庚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

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戇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

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云云

谷永復上災異疏

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

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士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絶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

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露顯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以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孰念厚爲宗廟計

按成帝亦似能文知學之主如陽朔二年勸農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强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將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其易之哉是知急農桑也○永始四年勑列侯近臣省改奢僭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勑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是知砥礪風俗也○綏和元年立太子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亡所係心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是知天下大本也○復東平削地詔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是知懷藩國也○賜翟方進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奸朋黨

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槩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是知察下也○報許皇后書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聾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食大自漢興日食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

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褱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有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亡能懷任保全者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乃昔之月鼠巢於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

必殄而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思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食東井轉旋且索輿既亡異已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寖婁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

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即飭椒房及掖庭耳是知災禍之本也惜乎飲酔吏民之家亂始女寵獄與炮烙陵寢宮室一背並興而漢祚迄以不振矣

谷永黑龍見對　廣文選

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耶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

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亡

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

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淆無別閔免遊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旴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

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飢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亡半年之蓄百姓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統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于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毋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毋違夙夜孳孳婁省毋怠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王章日食對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專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專擅朝

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

王音雉雊奏 文粹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王音雉雊對 文粹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諂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詘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漢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于賢知克己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

立災異尚可消也

李尋災異對 文粹 唐文選 有詳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

日初出時後日中時入以日傾主

陳所聾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
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
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
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
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施行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
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
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
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
營聞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
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

傳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日爲之食衆者之不明也其矣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以守正直言而得辠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
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
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
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
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
聾月者衆星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
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
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

蔽月

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
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
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
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
賢士亡僵所惡以崇社稷尊强本朝臣聞五星者五
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
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
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
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
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

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
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
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
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
以旹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
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旹當效於四仲
四旹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
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
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

所謂今幸得出寅孟之月蒙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
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
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
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
封爵其月土温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
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
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
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

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
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
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
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
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
地之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
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
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
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伏滄皆川水漂踊與雨水
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

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
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
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
位應庶民離叛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
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
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
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
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
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
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

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
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
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
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
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聞之
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
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
小過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
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月

以宛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災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爲人主爲人臣豈可不日讀數遍○尋之談天讓之談河漢文未易屈指行能亡異不通一藝博士亡文雅者皆就南畝廟堂之上恐虛亡人耶分文析字煩言碎詞保殘守缺挾恐見破學校如此仕宦可知漢猶爾也後則何如

李尋與王根論災異書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戎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食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

水乃欲盪滌流畢乃欲掃除變之則有年亡期故爲
者願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背而氣應此皇天
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者皆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
陰泄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
位誠必行之內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
按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

敞王望可與圖之

王嘉應天對 文郎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
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
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
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虛造匈奴烏
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
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
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
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
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
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
髮之言名垂於後世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
以先入之語爲主

易林天下奇書也此數語乃奇者爲之或有顯貴全與又大並語者八

焦貢易林

月削足動喜如其願眾家蒙寵　乘龍上天兩蛇爲
輔蹻躍雲中游觀滄海民樂安處　河伯大呼津不
得渡船空亡人往來亦難　爲季求婦家在東海水
長無船不見欣歡　張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
卒罹悔憂　三夫共妻莫適爲雌子無名氏翁不可

知　蚤凋被霜花葉不長非背爲事家受其殃　山
林麓藪兆人所有鳥獸亡禮使我心苦　佩玉蕊兮
亡所繫之旨酒一盛莫與笑語　教羊牧兔使魚捕
鼠任非其人費日亡功　文巧俗弊將反大質僵死
如麻流血漂杵皆知其母不識其父　桑葉螟蠹衣
弊如絡女工不成絲布爲玉　子鉏執麟春秋作陰
元聖將終尼父悲心　孤翁寡婦獨宿悲苦目張耳
鳴亡與笑語　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
不來　上與山連終身亡患天地高明萬歲長安
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飢乏　灼灼泉

涙釣鯉山巔魚不可得火不肯然 寄生亡根如過
浮雲本立不固斯須落去更爲枯樹朝生夕死名曰
嬰鬼不可得祀 十鳥俱飛羿射九雌雉得衛全雖
驚不危 堅藜不來哲悉爲憂而驚我心風慈我飢
叛教劲狀如猴升木形分雖湖終不能逆秋風牽
手相提笑語伯歌季舞燕樂以喜 魚如白雲一國
獲餌 龍潤求泉崔嵬影從河伯林簿流逃酒漿流
潦滂滂 火雖熾在我後寇雖多在我右身安吉不
危殆 與福俱坐喬木倚火終亡災禍 視日再光
與天相望長生懽悦與福爲兄 江河淮海天之都

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 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雌雄
相和不憂殆危 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亡酒飛
言如雨 昏晝上堂見我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
六人俱行各遺其囊鴻鵠失珠亡以爲明 蛸飛
蠕動各有配偶小大相保咸得其所 陽不制陰男
失其家 柳小失大福逃墻外 隋和垂瑤衆所貪
有相如睨柱趙王危殆 東門之墠如廬在坂禮義
不行與我心反 鬼遇稻廬耳樂蘇鮪雖驅不去
醜假誠前後相違言如鱉咳語不可知 四馬共
轅東上 山驛驢同力亡有重難與君笑言 堯飲

舜舞禹拜上酒禮樂所豊可以安處保我淑女 織
縷未就針折不復女工多態亂我政事 千雀萬鳩
與鷂爲仇威勢不敵雖衆亡益爲鷹所擊萬事俱失
符左契右相與合齒乾以坤利季生六子長大成就
風言如母不利爲咎 六翮長翼夜過射國羿氏亡
得 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茂盛鸞鳳
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各得其所 西鄰小女未
有所許志如委衣不出房戶心亡所處傅母何咎
三奇六耦各有所主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
民悦以喜 蝦蟆羣聚從天請雨雲雷集聚應時輒

與得其所願 履行素德卒蒙祐福與堯侑食君子
有息 陸居少泉山高亡雲車行千里塗不污輪渴
我爲怨 門燒屋燔爲下所殘西行出戶順其道理
虎臥不起牛羊歡喜 雌單獨苦歸其本巢羽毛憔
悴志如死灰 烏鳴呼子哺以酒脯高栖水起來歸
其母 大椎破轂長舌亂國床第之言三世不安
耕石不生棄禮亡名縫衣失針襦袴不成 燕雀衰
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寡位獨
處 乘風駕橋與飛鳥俱一舉千里見吾愛母日月
之塗所行必到亡有患悔 三杞亡聚家亡積秀使

鳩求婦顛不我許　剛柔相呼二姓為家霜降既同
惠我以仁　和氣所生物皆不朽聖賢居位國無凶
咎　河伯娶婦東山氏女新婚三日浮雲酒雨　曝
華顛觀浮雲風不搖雨不薄心安吉患無咎　愛子
多材起迹空虛避害如沖水不能濡　養雞生雛畜
馬得駒明堂太學君子所居　伯主東行與利相逢
出既遭時執不相知　東南其戶風雨不處騰腕仁
人父子相保　明月照夜使塘為晝國有仁賢君
于故　烏孫氏女深目黑醜嗜欲不同過昔無耦
心得所好口常欲笑公孫蛾眉雞鳴樂從　雞鳴同

舉思配無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　斂鏡亡光不見
文章少女不嫁棄于其公　履不容足南山多棄家
有芝蘭乃無病疾　雨師娶婦黃岩季子成禮既婚
相呼南山膏潤下土年歲大有　鬼舞國社歲樂民
喜臣禮于君子孝于父　十雉百雛常與母俱抱雞
摶肭誰肯為娛　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令枯槁失
其都市憂悔無咎　破筐敝筥棄捐于道不復為寶
遠視千里不見所覩離婁之明亡益于耳　牛耳
聾聵不曉聲味委以鼎俎治亂潰潰　濟深難渡濡
我衣袴王子善濯決亡他故　龍渴求飲雲黑景從

河伯捧醴跪進酒漿　雹梅零帶心思積憤亂我靈
衣　鹿求其子虎廬之西唐伯李耳貪不我許　穿
匏抱水捐錢然火勞疲力竭飢渴為禍

古文奇賞卷之

古文奇賞卷之八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以精暴勝見漢文本色

西漢籌邊之文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弗能支也。

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文帝後二年告和親詔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以久親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錯有憂而上此即侯應罷邊之慮歟

晁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

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賸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

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

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效不還踵矣所從
之臣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
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
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
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
下財察

馮唐論任將之疏

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
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
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
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
三千四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
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
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
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
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
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
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
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
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
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
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
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
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
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
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
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
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
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

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敎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辠讓三老孝弟以不敎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溪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亡忽也

唐蒙上通夜郎書

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

亦奇士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大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嶺，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粤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

先臣淮南厲王也。間忌，人姓名。

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萬物，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

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

罷極，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入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嚴助諭淮南王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朝有闕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王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卬治。今閩越王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惑於

[illegible][illegible]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士卒罷倦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韓安國與王恢辯匈奴議

御史大夫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亡怨嫉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旹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旹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幷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

則北發月氏可以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illegible]

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

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

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夷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illegible]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竊聞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沲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及泰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條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剋雖拔泰山塡滄海可也

卜式上出財佐軍書

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

莊青翟奏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戍卒之半

桑弘羊請田輪臺奏

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

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
昔益積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
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
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
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
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
候畜茭少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

魏相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

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

蕭望之單于朝位議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
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
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
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

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黃霸單于朝位議

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
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
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
在下 反望之之議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

不覺筆下例皆字字飛走此篇關鍵起伏前書其体亦可觀也

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

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食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下從應之謀也。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山樹枯僵墮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杜欽論罷賓使

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

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匄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亡用非長久計也使者業巳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谷永杜欽受伊邪莫演降議

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郭舜罷康居議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國中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又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

亡所御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譯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息夫躬伐烏孫奏

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彊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

嚴尤諫伐匈奴書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

不可以去來者是人陛[illegible]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充
等深入[illegible]以[illegible]虜

西漢將帥使絕國之文

陸賈說尉佗 圖

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

終軍請使匈奴書 國

軍無橫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郭吉諷單于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單于立斬主客見者留郭吉不遣而終不能有加于漢

衛青不誅蘇建

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蘇建盡亡其軍閎其罪閎霸等

張騫論烏孫

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與昆莫令長守于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眾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

丁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

李陵置酒說蘇武

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

李陵置酒賀蘇武

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

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與武決按陵武所往來書并樂府多贋作錄此二首以存其眞耳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文選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

川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

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繫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

爲遺已擧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覯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辛武賢擊罕开奏　宣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

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

趙充國羌事對

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

趙充國議羌擊奏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屮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

趙充國陳兵利害疏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

為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文辟　廣文選　文抄　文體明辨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文辟　廣文選　文抄　文體明辨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

斬天資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文粹 賢符 文鈔 唐文選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

彼節過也亦未可空如是擬後從發也且匈奴不可
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
以濟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
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
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
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
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
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
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
陳愚惟陛下省察

趙充國請罷屯兵奏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
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
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
請罷屯兵

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
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
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
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
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
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
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
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
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谷吉上書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
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使亡
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亡

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
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
禽獸加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塞不
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
庭

甘延壽陳湯上疏 文粹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
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
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

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
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
漢者雖遠必誅

西漢夷虜之文

閼氏止冒突圍帝

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
王亦有神單于察之

南越王佗報書 文帝 出文選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
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
臣皆內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
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
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
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
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
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
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
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
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
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

甌其眾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
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
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
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
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
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
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
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
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尾角十紫貝五百桂蠹
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
下

南越王佗去帝制令 □

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
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 漢過不先明教並白

冒頓單于遺書

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亡恙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
昆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
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

南越王胡上書

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孤鹿姑單于遺書

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闓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他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中行說說匈奴

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韋昭曰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中行說折漢使

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功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

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于作業嗟土室之人顧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亡多言顧漢

所輸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烏孫公主上書　昭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惟天子救之

傅介子持節使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不煩師衆鈎町侯毋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立為王並昭帝朝事

烏孫公主上書　宣

年老土思願得歸葬漢地

烏孫昆彌上書

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

烏孫昆彌上書　元

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

呼韓邪單于上書　元

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

伊秩訾對呼韓邪　元

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以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

古文奇賞卷之八　終

古文奇賞卷之九

古吳陳仁錫選評

西漢議律之文

張蒼等議律奏

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仁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妾亦請

張釋之論法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措其手足。

胡建斬監御史奏　武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誘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

路温舒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辠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鄭昌請刪定律令奏 文章 【宣】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張敞入穀贖辠書 【宣】

又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

張敞入粟贖辠議 ［宣］

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也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者

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辠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辠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

蕭望之入粟贖辠議 ［宣］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惠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蕭望之入粟贖辠再議 ［宣］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經垂法為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辠人入五十萬錢減死辠

一等令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
邪橫暴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
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
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

西漢頌究之文

緹縈為父上書 文帝 [文] 張論系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
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
亡繇也妾願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張湯謝罪書 [武]

湯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位三公亡以塞
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

鄭昌頌蓋寬饒書 [宣] 文體刪解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
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
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張敞詣公車上書 [宣]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
臣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
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
臣竊以舜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亡辜鞫獄故
不直雖伏明法死亡所恨

劉更生論甘延壽等疏 [元] 文選 文體選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
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
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
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
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辠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辠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辠甚於留馬而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陳湯上疏 元

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讐也

士伍尊請復丙吉後爵邑 元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

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莫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國以報先人功德

杜欽訟馮奉世前功疏 文學 戚 刻文選 文體明辨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衞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趣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谷永訟陳湯疏 文學 戚 原文選 文體明辨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憶、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揚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永災異尤數對內則爲深宮后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侯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又曰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奸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

谷永請勿治梁王疏 文學 戚

臣聞禮天子外屛、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彊劫立博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皋斷獄亡益於治道汙穢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賂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

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

公乘興訟王尊書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浸強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萭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

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

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
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
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定尊素行（以太行賦其事）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
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
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
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亡辜亦
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
白黑分別。書奏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辛慶忌等訟劉輔書 文粹 咸 廣文選 文翰明辨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寮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
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
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于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
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
土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
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
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
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
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
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
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
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
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
也臣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耿育訟甘陳書 文粹 家 廣文選 文翰明辨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
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
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
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
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
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
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
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

之盛大擧人之功以懟敵報人之身以快讎豈不痛
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畜又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
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
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
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
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申咸爲師丹上書　哀

丹經行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
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洩之過不在丹以此
貶黜恐不厭衆心　唐林亦請復丹爵邑曰財覺衆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

孫寶救鄭崇書　哀

臣聞疏不間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舉
刺不敢避貴幸之勢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
僕射崇下獄覆治栲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
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
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

永信少府猛議王嘉罪奏　哀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
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王躬聖德重大臣刑
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
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
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
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
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
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西漢治河之文

延年治河書　武

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
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
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亡水災北邊不憂
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十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
將暴骨原埜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
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

鄭當時請穿漕渠　武

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
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

頃又河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

番係請作渠田 武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

或言通褒斜道 武

抵蜀從古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

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

河決歌 武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亡水災

馮逡治河奏 文體明辨

踐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平當治河奏 漢

九河今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李尋論治河疏 漢

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

賈讓治河奏 漢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千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

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此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

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免師丹策山崩地震河決泉涌司空之職猶虞焉丹亦自上水出虒殺入民○成帝河平元年王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年為河平正得汀策

西漢矦王之文

項羽責宋義 高

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

安席埽境內而專屬于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
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

韓王信說漢王 文選

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
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
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
策東鄉爭權天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
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
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
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

人之仁也。項王雖伯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
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
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
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
劫於威彊耳。名雖爲伯。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
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
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
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二
十萬。惟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

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
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亡不恨者。今大
王舉而東。可傳檄而定也。

張良說沛公

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
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九江王

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
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
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

張良遺項王書

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

陳平說漢王 文選

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于
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
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
麾則定矣。然大王資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

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諸侯王請定帝號疏

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

韓王信上書

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爲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莫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

田橫恥見高帝

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

西漢策士之文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

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
鈇質妻子爲僇乎

袁生說漢王 文粹

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

蒯通說范陽令及武信君

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

蒯通說韓信

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辜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于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于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城皋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于險塞而糧食竭于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于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

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于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廣武君說韓信

方今為將君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其論具見

鮑生與蕭丞相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

召平說蕭何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

田肯賀高祖併韓信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

三爲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齊王矣

柴將軍遺韓王信

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隨何說黥布 文炳

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會

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度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洩

酈寄說呂祿

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

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

西漢奏記之文

陸賈與諸子約

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毋久慁公爲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　國

爲赫不相責以稽鬲類之游不以遠近爲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造之邑里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中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曰進若蕭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天下之譽何其浪也）

東方朔與人書

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

高遂說魏其

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漢書螫作奭）

司馬相如答盛覽書

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鄒長倩遺公孫弘賢良書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爲繡倍繡爲升倍升爲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襚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誡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猶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勤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誨

司馬遷與摯伯陵書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摯峻報司馬子長書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自屏此其時也周之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愼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

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亡一遂苟合取容亡所短長之効可見於此矣鄉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旹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

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

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昔使有來報漢公

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辠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

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

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

重為鄉里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容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剌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楊惲報孫會宗書襲太史公旨不錄聞諸先輩古文字最惡弱所謂弱者襲前人之句弱也襲前人之氣亦弱也續大夫之招者多矣不如子長反離騷自成一家言只襲與不襲之辨耳

李陵與蘇武書

子卿名聲冠於圖籍，分義光于二國，形影表于丹青，爵祿傳於王室，家獲亡窮之寵，永明白于千載。夫行志志立，求仁得仁，雖遭困厄，亦而後已，將何恨哉。陵前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右地二千餘里，身降名辱，下計其功，豈不足以免老母之命邪。嗟乎子卿，世事謬矣，功者福主，今爲禍先，忠者義本，今爲重患，是以彭蠡汨流，屈原沉身，子欲居之，決此不由感怨之志邪。行矣子卿，恩若一體，分爲二朝，悠悠永絶，何可爲思。人殊俗異，死生斷絶，何由復達。

李陵再報蘇武書 文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亡睹，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

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絶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絶，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

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

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

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蘇武報李陵書

蓋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悖豺狼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賤於胡塞之地

私飲霧以爲飲茹用鼠以爲糧瘢目極望不見所識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所以忍困強存從念忠義雖誘僕以降爵厚寵黃金之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鑕在喉不以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則誓於沒命幸賴聖明遠承拯贖得使入漢之會復假羽毛用斷之足復蒙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諂以夜行被縛不足爲榮況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離尙親恩與向無異向使若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貺重遺義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子歸漢室子留彼國臣無境外之交依不常受乖離遠矣相見未期國別俗殊死生隔絕胡馬越鳥能不依依謹奉答報并還所贈

杜延年奏記霍光

吏縱舉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過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丙吉與魏相書

朝廷深知弱翁行甚方且大用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不顯其能

張敞與朱邑薦士書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

張敞與嚴延年書

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少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嚴延年答張敞書

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弊莠盛禾穢何可不鋤也

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古之辭談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予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施而不宜微哉予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予傷高而僕為小人也 妙在含明

王生子答覓饒書 文選 文體明辯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楊惲報孫會宗

日方當盛漢之際順勃旃無多談。四子講德論亦多談矣 元 文選 文體明辯

鄭朋奏記蕭望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

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杜欽奏記王鳳論馮野王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辜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

谷永謝王鳳書

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卑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

見覆育子弟誠亡以加昝穆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焱身何況將軍之門

谷永與王音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正言至管善將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以忠臣直友明史良醫處善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占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永始四年勑列侯近臣省奢借詔或乃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穀設鍾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

谷永與王譚書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累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收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參此

谷永戒段會宗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亡以喩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李尋奏記翟方進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脅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莫上亡惻怛濟世之功下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 其業勁方進專作威福實所厚用倚英俊非公報私償屏罪以長吏欲以塞驗天下

劉歆與揚雄書

非子雲澹雅之才沉鬱之思不能經年閒志以成此書 歆日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又曰僞日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班婕妤報諸姪書

記言屬見元帝所賜婕妤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悰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頗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誠實若家人夫婦相予書矣故畧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班嗣答桓生借老莊書 平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不絓聖人之網不𩵋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道遂匍匐而歸恐似此類故不進

古文奇賞卷之十

王 充

錫選評

論衡

故爲善于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于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 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 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于塗摭棄于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 逢遇篇 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 累害篇 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無形篇 夫令雄雀施氣于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

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
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　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
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此
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
怪說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矣奇怪篇季
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嫌一叱生人取金于地季
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
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于塗明矣既不耻取
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
能以幽冥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
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于
路非季子之操也　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實
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
湘江不為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為濤世人必
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
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
能發怒于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子胥亦
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于鑊
湯勇于江水哉　人若恨恚也仇讐未死子孫遺在
可也今吳國已滅夫差無類吳為會稽立置太守子
胥之神復何怨苦為濤不止欲何求索　秦始皇渡
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
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
子胥之神為濤猶謂二女之神為風也書虛篇景公出
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復千歲桀紂宜
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
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
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
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變虛篇傳
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
冥人馬不見于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
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于是風霽波罷此言
乃虛也　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
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
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已之惡也風
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
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
止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戈而麾
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
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尚未可

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 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動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夫萬人聚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

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

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 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覩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 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閭虾能不入其舍乎閭虾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閭虾異夫寒温亦災

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温乎夫寒温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

感虛篇 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 傳語曰紂沉湎于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忘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

在深室之中閉窻舉燭故曰長夜令坐于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　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語增篇）　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儒增篇）　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

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于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藝增篇）　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于齊猶段干木不仕于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

[illegible]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　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　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

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于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于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

使韓子非王良，自同于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韓非篇

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于職，長于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儒者寂于空室，文吏譁于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為，不狎習也。盍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為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為，異事詭手，暫為卒睹，顯露易為者，猶憒憒焉。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于法，誠為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材學士簡練于學，成熟于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眾石之間，工師鑿掘，鑪

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量知篇

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褎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于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于塗矣，步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吳不

以知為力進一層

以仁義為力又進一層

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　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于獵人同樊酈于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

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眾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埶是以能圖其利害眾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于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效力篇　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持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于學者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于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于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　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鬭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

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鬭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辭　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 別通篇　近世劉子政父子揚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

超而又超與下評論漢文可想絕之意

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　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于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淺

氣脈中之貫則處處之語者論斷所以作

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揚子雲作太玄經造于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王公子問于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于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詞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

屈原在其上文爲止氣奈何屈大夫而自宋玉以下皆不能及以屈子爲

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　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于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　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　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

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足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蓮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瞽言之徒言事粗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超奇

賢儒

方節而行無針鉗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
內累于胸中之知外物于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
取故有稽留之難　凡物付價者足又在上游漏不
遇什廢于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日不在
面而在于足救脉不給能何見乎漢書謂武帝曰陛
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
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　鸞飛
輕于鳳凰兔走疾于麒麟蠢蹀躞于靈龜蛇騰便于
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于黃髮深
為國謀因為王輔皆大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

禍害暴疾（狀留篇）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
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
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
楚之昆涔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
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
于除昆涔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大用衆
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
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身
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又隨
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
王好獵獸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
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
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
之德不若婦人賢也（譴告篇）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
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
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
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
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
乎　夫豫子謀殺襄子伏于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
高欲殺高祖藏人于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

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
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
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
日也　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
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
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
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于天其後
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
災[illegible]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
長[illegible]起也[illegible]月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

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　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若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眞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　告

宜于用牲用牲不宜于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于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陽也陽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于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蒙其濟矣有楚國之安矣 順鼓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眞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眞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　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　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以盧爲椁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　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

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于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　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儼伏少久則出行各恍忽矣 亂龍篇　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胜巳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俗憒憒庸庸之知賞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

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佼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愨愿宣帝之時佼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講瑞篇 聖人不能自免于厄而鳳麟獨能自全于世是鳥獸之操賢于聖人也 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于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凰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

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凰騏麟失其實也鳳凰騏麟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

如是爲聖且賢也指瑞篇 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自生于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于知佞人而使皐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訟三人斷獄乎

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于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于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啟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昬見于西或時晨出于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啟明長庚矣

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贏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

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是應篇 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

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恍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

久見也（自然篇） 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故其拔木偃禾頽爲秋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己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 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于生聖人而爲雷雨乎 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謂雷雨爲天怒天何憎于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 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 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

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剋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感類篇） 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齊世篇） 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域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諸降附歸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爲荒服越在九夷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于孌巫楚王英惑于俠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于王欲

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于法隱彊侯傳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思犯奪爵士惡其人者憎其骨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彊弟自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褒矣隱彊與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恢國篇） 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于畫上者子孫耻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須頌篇） 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

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于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適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　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蔡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何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

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于内也　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涸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爍爍郁郁莫盛于斯天晏晹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　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爲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于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

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　揚子
雲作法言蜀富人貲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
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
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
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
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于筆筆集成文文
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于地跡
有好醜文集于禮志有善惡故夫古跡以睹足觀文
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
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佚文篇　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

如死者無知何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
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奔駟
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
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
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
曰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
殺之耶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
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彼冤
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
之時弒君三十六君爲所弒可謂彊死矣與長一國

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
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
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弒禍其魂魄爲鬼必明于
伯有報仇殺讐禍繁于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
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
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
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
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皙
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
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能彊死之說通于伯有塞于

子皙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
亦未可是也　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
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
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黃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
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謂之
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
可定黃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
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黃
熊夢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
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

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占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繇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繇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虛子產因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差子產遭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繇之神矣 死僞篇

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于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于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于泗水之側乎

高祖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鬭者非蛇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蛇而鬭也鄭國鬭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大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 紀妖篇

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熘火必云爍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

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于美色禍難所發由于勇力火有光耀木有

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于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强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强國勇夫難近好女說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 言毒篇

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

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
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
功猶不立治猶不定解除篇　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
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脈因以盛
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
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
之功萬民生于天地猶毫毛生于體也祭天地則社
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
之肩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

木生于地井竈室中霤皆屬于地祭地五祀設其中
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
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群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喣
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
于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
有神則人吹喣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
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
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
髮也　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
于厲者厲鬼杖楲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

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
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
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楲而掊之斃下壇下
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　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
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
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楲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
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
出言以楲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
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楲掊鮑之身
矣祀義篇　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

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
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
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
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
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　案始皇
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
倒孔子之衣裳乎實知篇　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
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賢臾無且是矣荊軻入秦之
計本欲劫秦王生致于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荊
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荊

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荆客益于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定賢篇

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 書解篇 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鳥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案書篇 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眞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 對作篇 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于簡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 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 言瞭于耳則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則篇留于手 自紀篇

虞淳熙序論衡曰仲任以其志鮹慕遂師彪比鵠之學濟詖闢之實而膈海社耳目稅人奭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穢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難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丢而予之天下仰扱焉故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赧璞莫隱珠出則魚脊莫裹言不可襲與嶇而目中爲沾也徼敫中郎匿之帷間白傳匿之帳外焉總匪之林表而宋士匪之櫝中珠沉玉瘞耳目幾廢政也燔竹戎也鑽李茲其埒乃已讀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閎哉

遑無衍子之勝詩禮並名與其席無禽凡之容進趣皆登秘府仲尼焉猶賜況其凡乎此上物咸茁神物時茁絕麥齊賜魯旅司馬安所稱天真之服開其名山而化如燒各矣取故漢之雅梁之林唐之帖宋之符衡之雅也皆而出之無多聆人彼甚以爲銳利于驕泰至則寂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迴相與匹衡而衡誠憖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平之于吾衡焉

中論

東漢徐　幹

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　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于遠乃學于近故以聖人爲師　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思慮而不知道者[illegible]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治學

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　昔宋敏碎首于棊局陳靈被禍于戲言閻職造逆于相訴子公生弒于嘗黿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　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詳學而不虛行易悅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　小人朝爲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曰善無益矣遂疑聖人之言背先王之教存其舊術順其常好是以身辱名賤而不免爲人役也孔子曰小人何以壽爲一日之不能善矣久惡惡之甚也　懷疾者人不使爲醫行穢者人不使畫法以無驗也子思曰能勝其心于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勝人何故一尺之錦足以見其巧一份之身足以見其治是以君子慎其寡也修本　誰謂華岱之不高江漢之不長與君子修德亦高而長之將何患矣　大賢者言足聽貌足象行足法加乎善獎人之美而好攝人之過其不隱也如影其不諱也如響故我之憚之若嚴君在堂而神明處室矣雖欲爲不善

其敢乎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是而遠所易貴驗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
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
則教廢言貴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
曾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役宋襄公守節
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
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
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智行謗
以僞成之名懼以虛至之謗使人憧憧乎得亡懮懮
而不定喪其故性而不自知其迷也咸相與祖述其

業而寵狎之斯術之于斯民也猶內關之疾也非有
痛癢煩苛于身情志慧然不覺疾之已深也然而期
日既至則血氣暴竭 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
也皇皇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乎
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
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
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 雖語我曰吾爲善吾不信
之矣何者以其泉不自中漏而注之者從外來也苟
如此則處道之心不明而執義之意不著雖依先生
詩書將何益哉以此毒天下之民莫不離本趣末

爭以僞成紛紛擾擾馳騖不已其流于世也至于父
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此大亂之道
也故求名者聖人至禁也 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
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
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
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
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
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
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 夫爲名者使
眞僞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災也

殺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然則何取于殺人
者以書盜乎荀卿亦曰盜名不如盜貨鄉愿亦無殺
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考僞民之好交游也不及聖王
之世乎古之不交游也將以自求乎 不務交游者
非政之惡也心存于職業而不遑也且先王之教官
既不以交游導民而鄉之考德又不以交游舉賢是
以不禁其民而民自舍之及周之衰而交游興矣
先王取士官人之有法也故其民莫不反本而自求
愼德而積小知福祚之來不由于人也故無交游之
事無請託之端心澄體靜恬然自得咸相率以正道

夫以誠慤姦說不興邪陂自息矣世之衰矣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君不識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鄉黨考行不本于閥閱多助者為賢才寡助者為不肖序爵聽無證之論班祿采方國之謠民見其如此者知富貴可以從衆為也知名譽可以虛譁獲也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不修道藝不治德行講偶時之說結比周之黨汲汲皇皇無日以處更相歎揚迭為表裏檮杌生華憔悴布衣以欺人主惑宰相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也既獲者賢已而遂往羨慕者並驅而追之悠悠皆是孰能不然者乎桓靈

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于官曹繫囚積于囹圄而不遑省也詳察其為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有策名于朝而稱門生于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于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然擲目指掌高談大語若此之類言之猶可羞而行之者不知恥嗟乎王教之敗乃至于斯乎且夫交游者出也或身歿于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刺怨故四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又況無君命而自為之者乎以此論之則交游乎外久而不歸者非仁人之情也　譴交

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　詩云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　夭壽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　賢者之為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于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于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于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為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為人而列于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　[illegible]夫之為人也內[illegible]

亦聘求名儒徵命術上政煩教虐無以致之于是爵之以峻刑威之以重戮賢者恐懼莫敢不至徒張設虛名以夸海內莽亦卒以滅亡且莽之爵人其實囚之也囚人者非必著之桎梏而置之囹圄之謂也拘係之愁憂之之謂也使在朝之人欲進則不得陳其謀欲退則不得安其身是則以綸組爲繩索以印佩爲鉗鐵也小人雖樂之君子則以爲辱故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于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

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堂爲遠今不修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于社稷顛覆宗廟廢絶豈不哀哉 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滲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措毋無一差彼之惡我也如是其有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國下）

申鑒　　東漢荀悅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乘舟又不能泅）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絶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術）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不繼不絶爲之界限）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敢體）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不可盜況尺乎（纖惡細善不可閔掩）

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論惡不可揜也）若亂之墜于澳也則可信者解矣（舟之藏流橫渡者澳匡內近水之瀆舟登于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僞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靜則考守 夫豐貪生私賢廉興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令請獻帝時）曰時贘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澹古贍字也）給必也正貪祿（然汙史）省閑冗（汰羨官）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當）賣買由已是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

於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更造大錢重十二銖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仍受市買莽下詔禁絕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內既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一作甸。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而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曰積曰無用之錢皆言五銖。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于左用之于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內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他物以五銖貿遷不足以匱近爲患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

錢既通而不周于用然後官鑄而補之五銖由廢故易由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姦僞必作爭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遠收五銖于京師而後行之不可。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本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于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令開難令以絕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廢五銖以絕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曰起而行之錢不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

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爲相遂用五銖悅之言驗矣。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爲春秋春秋記事言爲尚書尚書記言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至公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于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事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前貴人爲三夫人

公王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時事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有吾春而已矣。在上者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俗僞進忠有三術一曰防防與導及二曰救救與阿反三曰戒戒與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

之塞猶可除也無寒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寒之寒獻帝之時如此

使遠者指謙百拜非禮也君急者無敬不可以成禮故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愁感者不和故不可以為樂禮者敬而已矣指謙百拜云乎樂者和而已矣弦歌鼓瑟云乎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敬和斯須不離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明汚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象不可不潔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者人之符表尤不可不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者人之樞機尤不可不慎尤不可不誓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淺矣明者心之神智

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 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楊子修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為然

或曰人之于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為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為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

庭浴神明猶弟一義

也 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固狹矣太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于道大人之志渾合莊化故不可窺見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于俗衆庶之志流蕩世俗故易于昭察同于道故不與俗浮沉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或曰修行者不為人恥諸神明其至也曰未也自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惟外則愿積于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德比于上上謂聖賢欲比于下下謂貧賤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為愿乎固陋斯安況其為修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雜言

申鑒五卷漢荀悅著悅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悅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為作若益有志于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于搃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彧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悅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于醇無劉向之

憤激而長于諷其穢言等篇頗似楊雄法言雖曲意美新而悅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為優矣（王鏊評）

潛夫論　　東漢王符

夫道成于學而藏于書學進于振而廢于窮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于都巷匡衡自鬻于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讚學）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賑而貸乏之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

豫半亦可　衣陂若訓　下疑通矣　不若義矣

富矣易曰天道虧盈以益謙故仁以義費于彼者天賞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後（務本）無德而富貴者固可豫弔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　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撓志如芷負心若芬固弗為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遏利）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雖為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于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眹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向縲絏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上者也今世主之于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猳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遇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闒茸之質亦將別矣（賢難）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為職諫諍為官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兇惡狡猾易相冤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

中論豈取一生之勝哉是爲天口

下論將是千惡以反嚴矣

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嚚闇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頑愚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強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　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考績）夫生飦秔粱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菽麥糟糠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闒茸讒諛言者

此其將亡之徵（思賢）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簒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衰世羣臣誠少賢也　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

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本政）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　歷觀前世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飽也貴人常禍傷寵也（忠貴）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且二百員歷察其狀德侔顏淵卜冉宦其行能多不及中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爲歲得大賢二百也然則災異曷爲譏此非其實之効夫說粱飦食肉有好于面困而不若糲粢藜烝之可食于口也圖西施毛嬙可悅于心而不若醜妻

陋妾之可御于前也虎張高譽彊蔽疵瑕以相誑耀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選實行可任于官也　夫高論而相欺不若忠論而誠實且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實貢）昔宣皇帝興于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賞姦宄減少戶日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亂無狀者皆銜刀瀝血于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群臣畏勸競思其職

故能致治安而世升平降鳳凰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三式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于小吏終重冤于大臣怨故未嘗輒逢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猾吏崇姦宄而不痛坐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于上天感動降災傷穀俱以人功見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縣道鄉亭及從事督郵有典之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及以官事應對

吏者一人之日廢十萬人人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獲偏是爲日三十萬人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口受其饑也然則盜賊何從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冤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上明聖王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愛日

脉脉規規常懷奸唯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且中後則榆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肩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宇之俱舉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入于死亡羣盜攻剽劫人無異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

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斷訟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已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閒澹臥委天聽羌獨往來深入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諧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忪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

庶曰式臧覆出為惡佪佪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邊教）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衆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彊破州滅郡日長炎炎滅破三輔覃及鬼方若此巳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　今公卿苟以巳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餧羌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若此未可謂忠（邊議）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預禍福之所來乃能盡群臣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關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害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巳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

殺也其為酷痛甚于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為人奴婢遠見販賣至今不能自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夫士重遷戀墓墳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留雖知禍大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業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摯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遺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荊揚蜀漢饑餓死亡復失大半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邊議）韓安國能遣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翟方進術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　聖人常顧微以敦其終

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惡並相
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訟訶辭祿萬鍾
小夫貪于升食　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
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則不信
則懼失賢信之而詐譏人非倚士可厭之甚者也交際
國有傷聽之政則民多傷賢之政則野多橫
天大形體背幹爲堅强也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
氣精微不可養哉　存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
存衰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此後賢雖有憂君
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然猶且沈吟觀聽行已者

也　聖深知之皆務正己以爲表明禮義以爲教和
德氣于未生之前正表義于咳笑之後民之昭也合
中和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爲仁義之心廉
恥之志骨著脈通與體俱生而無竄機之氣無邪淫
之欲雖放之大荒之外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之
行投之危亡之地納之鋒鍔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
世之人行皆若此則又烏所得于夫姦亂之民而加
辟哉德化

風俗通義　　東漢應劭

子以空僞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聊祈祠咨問長老
賢通上泰山者云謂璽處在石文牀難知也殊無有
金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見之
人斯爲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
焉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
天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
豈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
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殺取以爲弓因名烏號
耳封泰山禪梁父　或人問仙揚雄以爲宓羲神農黃帝堯舜
殯落文王葬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愛其死乎知
非人之所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死也國家

異人之咸思求讖告故丁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
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安別在宮中懼有得
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見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
豈一事哉葉令祠　俗說燕太子丹爲質于秦始皇執欲
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
于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
之甚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荊軻秦武陽函樊
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
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
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

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北絶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賢好士無所愛恡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劉向曰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爲以故禮樂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深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畧吏民係虜老弱驅畜産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

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紛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糴常至石五百斛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爲孝元皇帝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月薄蝕地數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深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

薄蝕年穀不登大遭旱蝗饑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佐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爲升平上曰吾于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者舊治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恨小疵耶　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濃汁見愛擬于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封君又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襲毾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

狐兎畢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游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舉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于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

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于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群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後人見遺文則以爲然　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難及似出于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數十年事制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稍益親幸官至太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老賢通于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

古文奇賞　卷之十

辯不能持論喜爲凡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諧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柳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庸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聖歷世爲輔佐哉　東方朔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辨博善爲文辭孝武以屬諸父辯尊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　親伏白殺與衆棄之安在其能神言。于安所養士或頗漏言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　淮南王安神仙　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蝸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　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于是矣　王陽能黃金　河南尹大山羊翩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坐毋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翩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了殤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

古文奇賞

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衰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厭令子失禮僕豫懲古有吊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縞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潁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伯喈明咸嘉是焉謹按禮爲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爲臣使者也子衡臨郡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翩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爲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逆制使東獄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鄉人失兄子卑爲之衰雖失于子衡歸於殤慈者矣　太原郝子康饑不得食寒不得衣

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姊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按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于施氏未嘗不飽何有同生之家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譏仲子吐鶃鶃之羹而食井上苦李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于山中食棗或問之出妻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乏興惟其似旃孔子疾將貪昧退思狂狷狷者有所不爲亦其介也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笥井涉齎一盤醊哭于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加其譙亦于倚廬哀泣而巳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議按禮凡弔喪者既哭頭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猶子已頗義恨于哭醊墳前是也況當見其帳余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儀見徵闕敬謝可乎如何儵忽甚于路人昔黔放怨于嗟來然君子猶以爲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躬巳到便詣墳無介

夫何爲哉　孔子稱夫哉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于訐以爲直隱以爲義枉以爲厚僞以爲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明主之所必討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于化者故覆其違理曰過譽也　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郅惲）之後轉相放式好于上怵枝以采名譽末流論起于愛憎政在陪隸也　河內殷之舊都國分爲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由存其俗士大夫本矜好大言而少實行（此爲河內趙仲讓褰乘奉車變易名姓眞諳所任）人君者闢門開窻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善若驚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唯善是務越此一槩夫不擇而彊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令之斯腑當見優異也宗廟之人或在畎畝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于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于是失政刑矣（宗正劉祖不御祠章陵）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紫莫力太僕杜密周甫亦去非海相在家每至郡縣

多所陳說戕記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閒俱
京師書公卿舉故大臣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寄
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
敢盡情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于鼈蝟冷
澁比如寒蜓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就義隱居篤
學時所不綜而客達之究疑動賢成陳之罪所折而
客燕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
有萬分之一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
有庶不爲闕既不善是多見議論夫何爲哉于是昱
甚悅服待之彌厚　劉勝在約思純其靜已甚若時

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客婆娑府縣于與王
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說切不覺坐謝負而多
伐善以爲已力惟頗之厚博而俗矣　易稱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
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于聖然時有困
否日月不失其體故蔽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
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廢而復興非唯聖人俾爾
亶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窮而不閔勞
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　謹按尚書曰人惟
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論語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開其身而不
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開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淵
徵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搆
手遡秦友猶父子及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自漢所稱
王貢彈冠蕭朱結綬既有復隙其後始以交爲難況
客悅偶合而能申以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吏移于冠
軍獲其之客移于武安鄭當汲黯亦病復然翟公疾
之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自古患焉非直今也韓信窮秋出胯下之人斯雖
能也安國不念舊惡合禮中乎李廣因威歸忿非義

之理宜厄醫陳皆降而復升兼濟天下惟虞卿過于
獨秦獨善其身纘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心戰則
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爵以爲融懿也　高后崩
諸呂作亂欲危社稷朱虛侯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
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
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亭聚落皆爲立祠
造飾五二千石車商人次第爲之立服帶綬備置官
屬烹殺詛歌紛籍連日轉相誑曜言有神明其譴問
禍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
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

安有鬼神能爲病者哉予爲營陵令以爲章本封朱
虚幷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禦大災凡在于
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行酒將
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以
寧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虚與莒宜
常血食于是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
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其愚可愍昔仲泥不許子路
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祟死生有命吉凶由人哀哉
黔黎漸染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禁申約
吏民爲陳利害其有犯者便收朝廷若私遺脫彌彌

不絕主者髡截歎無及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
弱冠內侍帷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
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于爲
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三邊紛拏師老器
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與在有年飢則損自今聽
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
設紛華方廉察之明爲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明
除見處勿後中覺 城陽景王祠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
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僞紛爭故春秋分爲五
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
然殽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
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
雜襲龍鱗訓詁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
富者矣而至于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
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
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
類聚凡十一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于流俗之過
謬而事該之于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
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
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于正聖
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覲諸
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
易俗莫善于樂傳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
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
上也 自敘

白虎通德論　東漢班固

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時質故總之也
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

下不爲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爲皇故黃金棄于山珠玉捐于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　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饑卽求食飽卽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于是伏羲仰觀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　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　謚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老死囚故王者休見王火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

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益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蔚灰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illegible]故殺人非于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木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于木者依于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

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于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于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讐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本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

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己何法法陰陽共敘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于君何法法歸明于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于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疏遠何法法天雨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長子

何法法春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木也不以父命廢主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木則憔悴也喪三年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臟六腑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

日月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四時先生後煞也一與齊終身不改此地無去天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木取法于水火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

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顔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于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

兄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朋友相爲隱者人本接朋結友爲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焉通則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夫妻相爲隱乎傳曰曾去妻黎蒸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也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黎蒸不熟而已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也 諫諍

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風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

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

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于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于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射

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傅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災變

禮曰天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

紫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
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黄中通理
之道美素德金者情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
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中者以配道德
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
鬯乎 考點 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
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
者何珪者兑上象物皆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作見
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
也上兑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

方陽見義于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
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
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内故見象于内位在中
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
内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
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
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
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黄泉故曰璜璜之爲言
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
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

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
其陰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
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
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聖也象
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
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内陰出城于外内圓象陽外直
爲陰外牙而内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
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合符信者
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天子瑁之爲
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

堂　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
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
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
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
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
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
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
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　卿大夫贄變君與
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質士賤伉
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　子見父無贄何至親也

見無賜故無贄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贄
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贄也文質王者必一質一文何
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
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
已故天爲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爲文尚書大
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
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
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
也三正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屬志自堅固
父者矩也以法度敎子子者孳孳無已也　夫者

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　朋友之交
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
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
屬死不託故曰大饑爲之減食大寒爲之不重裘三綱
六紀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
也萬物始生于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
目能出淚而不能内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内
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
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氣
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

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
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
象火色赤而鋭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鋭也
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内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
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
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
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
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
至也故脾象土色黄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
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　胃者脾之腑也脾主稟

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腑也腎
者主瀉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腑
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
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腑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
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必有勇也　目
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嗅　魂魄者何
謂魂猶伝伝也行不休于外也主于情魄者迫然著
人主于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
内情性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
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宗族天道一

時物有變人生三月日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如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祖主也

姓名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廣文選 應劭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子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衞公褒城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

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爲白石或雪久

之白者移遡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
上有頃復蘇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
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
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
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
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
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
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
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
捫天之難也初上北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

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
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
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
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
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
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
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
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
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
見之則詔書所謂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

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上跪拜
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
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
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
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
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前
先知蹊有人得從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華嶠漢書曰應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
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
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
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

此篇論所以作也惜其書不傳

陳時政所宜疏 文學 廣之選

古吳陳仁錫明卿評選 東漢桓譚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如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是、則讎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己、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初譚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曰新論、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與楊廣書

東漢 馬援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巳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巳、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沉、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昌言法誡篇

東漢仲長統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甞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於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戚之豎

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

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乎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

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衆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事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舉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林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人入帝王之門哉

上漢書十志疏

東漢 蔡邕

詔以邕博學深奧故特詔問災異而邕以乳母趙嬈程大人等權傾[illegible]列貪污[illegible]對[illegible]宜罷免[illegible]子孫[illegible]見皆可述也

朔方髡鉗徙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蹈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服重刑已出穀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邕爲郡縣促遣迫于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

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爲本天文爲驗請太師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爲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劉洪密于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爲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

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爲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沒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郡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璧書稽

原缺第十葉

鹽鐵雜論

東漢　桓寬

客曰予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並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

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微切而不熔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漫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

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
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
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議彭寵書 文選 曹符

東漢朱浮

蓋聞知者順旹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
叔以不知足而亡賢輔下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
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
之任欲權旹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
詣闕自陳而爲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
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
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
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
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
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
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
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
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
皆白懷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
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埶各盛廓土數
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
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

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群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謬哉定海內者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領老母幼弟凡舉事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與申屠蟠書

東漢黃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凡高名盛德無不饗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秉中郎思惕懇懇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切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祼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與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遺黃瓊書　東漢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亡旹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英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貽李膺書　東漢荀爽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爲歲、知以直道不容于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于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煇、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

鮑出傳　　魚豢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袒、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

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

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于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魚豢曰、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起于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

爲兄上書 文粹

曹壽妻班昭

妾同産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爵列通侯。超之始出、志捐軀命、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隨士卒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猶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于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于沙漠、

疲老則便捐死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

自見漢疏典刑。○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于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臣超犬馬齒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男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

上獻帝書 文粹

東漢 袁紹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新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一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亡違異。忠策未

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循從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
踵繫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
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亡哀貌亡隱戚者
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
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
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
敵知忌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
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
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
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

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
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勢爭戰
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
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
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
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
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
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
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
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
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亡
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亡勞以攜有德杜黜
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
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
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誠傷偏裨
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
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位為師保
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

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讐敵
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
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
下臣章咨之群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
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為
賢則趙盾可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
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
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亡令愚臣
結恨三泉

博洽多聞 公羣儒術 漢人矜尚 如此

薦謝該書 文粹 爲文選

季漢 孔融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讙。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蓺，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三足熊也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薦禰衡表 文選 文粹 文翰明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維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之口，耳無所暫聞，不忘于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論盛孝章書 文選 文粹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始滿正五十 過二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

章尚存其人困于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于幽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孔子）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

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文舉體氣高妙如琪花瑤草雖不結實自是風塵外物是書偏宕激越雅典人稱

與曹操理楊彪

楊公（彪托紹與術婚也）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假使成王殺周公召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與張紘書

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

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黃陵廟記　節文　實甫　唐文選　諸葛亮

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巑岏。列作三峰。平治洚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鬚髮髯鬣。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旗。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號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功。

此記惜是節文。孔明文字絕奇。此亦臥龍之片鱗耳。

陸游云。黃牛廟靈感神。封嘉應保安侯。皆紹興以來制書也。其下即無義灘。亂石塞中流。望之可畏。傳云神佐夏禹治水有功。故食於此。門左右立小石馬。廟後叢木似冬青而非。葉有黑文。類符篆。然葉葉各不同。夜舟人來告。請無擊更鼓。云廟後山中多虎。聞鼓則出。

范成大云。黃牛峽上有洺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所疏川者。廟在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翁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

與群下教　唐文選　文館明精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于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與李豐教　唐文選　文修明精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于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

階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客若郗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進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嘆涕泣而已

正議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刑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有得干焉者哉

上事

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琰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與兄瑾書

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重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人今使前軍斫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

與兄瑾書

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毦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前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艸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獎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廢廖立表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

于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詣立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

彈李平表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

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至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遂發病死

自劾表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

因病密表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昔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爲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琬衆事不治且復沉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

遺表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

至于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 卒如其言

與張裔書

君昔在栢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 裔與楊洪不和

與蔣琬董允書

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 孝起陳震也時李平坐誣罔廢

與兄瑾書

殷孔嗣秀才之儁彥者也東吳孫蓋中乃有奇偉如此人

與張曾書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皆味冥能尚道 所以有澹泊寧靜之訓

與張裔書

去婦不顧門萎韭不入園以婦人之性步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與蔣琬書

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及也其人涼州上士也須先教中扁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 費禕謂胡濟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原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

與兄瑾書

前趙子龍燒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

更妙在境所當談任處其非據與所排擯忌恨忠別其器識處以稱任故法得行也

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能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曰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昔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答法正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是(一作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于

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矣

答關公

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其意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省書大悅

爲法正答帝

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

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章武二年大軍敗績亮曰法孝直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說孫權於柴桑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

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冑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一日一夜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

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併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

諫孫權不可顯絕

吳聞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猶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畀詞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

獎姚掾

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舉此事

勸將士勤攻己之闕

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悉收孟獲等爲官屬

亮至滇池。四郡皆平。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亡所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亡兵。必生患。又夷累有廢殺之辜。自知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今吾欲不留兵。運糧而紀綱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乃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及軍國

之形終亮世爽不復反。

屯田久駐

司馬懿渡渭背水為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遺遺巾幗懿患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罷來敏教

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今上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戒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戒子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也。

新書

散地則勿戰輕地則勿止爭地則勿攻交地則勿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行軍為陣之法理亦多端昔者大聖軒轅作八十餘陣皆畫圖以傳於世罕有知之者其法大槩或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陣間容隊隊間容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則兩頭俱應變態亡窮不離乎四奇八正以步軍為正馬軍為奇夫四奇者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右角四曰

左爪五曰右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爪右奇當左爪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皆敗稟於大將入正皆敗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觀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觀其奇之所行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觸處爲首兵觸前則前奇爲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角次右爪次左爪次左牙次右牙次後奇以右牙次後軍正則四頭八尾遇敵則觸處爲首應敵則擊尾而首至此

爲陣之要也 布陣

夫謀攻之法大則攻城小則埜戰攻城爲下不與戰而必全得之爲上 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亡形則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敵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謀攻

夫金鼓所以威耳旌旗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聽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形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軍威

夫應變者敵衆我寡當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十擊百莫善於阨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卒猝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軍莫不驚駭故曰用衆務易用少務隘假使士卒數萬皆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雲雨糧食又多難與久守此非騎卒之力智者之謀也 應變

心書

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脫於江湖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兵權

賢如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勇而多計此謂之大將 將器

將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乃察其奸伺其禍爲衆所服此十夫之將夙興夜寐言詞密察此百夫之將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夫之將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惜人飢寒此萬人之將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理亂此十萬人之將仁愛洽於下信義服鄰國上曉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 將器

戰欲奇謀欲密衆欲靜心欲一 將善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謂逆時時作天不

作而人作是謂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謂逆人
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智用將有五強八
惡高節可以[illegible]俗孝弟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沉
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
料是非禮不能任賢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
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
不能亡怨謗此謂之八惡也將強夫為將者必有腹心
耳目爪牙亡腹心者如人夜行亡所措手足亡耳目
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亡爪牙者如飢人食毒物
亡不必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多智為腹心沉審謹

古文奇賞　心書　卷之十七　四六

密為耳目勇悍善敵者為爪牙腹心靜若魚潛動若奔
獺散其所連而折其所強耀以旌旗戒以金鼓退若
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illegible]不倍兵以攻
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傲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
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
不自使將誡夫以愚克智命也以智克愚順也以智克
智機也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
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
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機形吳起曰鼓
鼙金鐸所以威耳旌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
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
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怠也故曰將之所麾莫
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重刑賢才居上不肖居
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服相議以勇鬬相望以威武相
勸以刑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亡
禮信人不畏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囑以禍福相
惑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將誘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
已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
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飢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
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

古文奇賞　心書　卷之十七　四七

必捷矣哀死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
意前林亡隱利以潛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
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踰淵隔水風火暗
昧利以搏前擒後利使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修古
驕者招毀妄者稔禍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寡恩自勉夫
為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
軍火未燃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
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將情東夷之性薄禮少
義捍急能鬬依山塹海憑險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
樂未可圖也若上亂下離則可以行間間起則隙生

隙生則修文教以來之固兵甲以擊之其勢必尅也東夷南蠻多種性不能教連合則蠻失意則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昆侖東至洋海產出奇貨故人貪而勇戰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戰不可久師也南蠻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埜處米糧少金貝多故人勇戰鬭難敗自磧石以西諸戎種繁地廣形險俗負強很故人多不臣當候之以外釁伺之以內亂則可破矣西戎北狄居亡城郭隨逐水草勢利則南侵勢失則北遁長山廣磧足以自衛飢則捕獸飲乳寒則寢皮服裘奔走射獵以殺為務未可以道德懷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漢不與戰其略有三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當也此不可戰一也漢長於步日馳百里虜長於騎日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戰二也漢戰多步虜戰多騎爭地形之勢則騎疾於步遲疾勢懸此不可戰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揀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則所謂資不費而寇自除人不疲而虜自寬矣北狄

諫諸葛亮書

漢　楊顒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

昭烈亦云老將至矣功業不成是以悲耳

昭烈曰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附三國之文

三國文字自出師表而外寥寥矣予故裒集一二附武侯之後

漢

語呂布　王允

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

品物　陳登

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諫錄許靖　法正

天下有獲虛譽而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昭王之待郭隗

（降不果）

語張遼　關羽

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

答孫權贈寶刀　費禕

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權數醉禕問以國事輒辭以醉退而條答無所遺失權甚重之）

答孫權大醉語　董恢

孫權常大醉問費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常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埶不得輕若一朝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未對董恢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而亡黥韓難御之心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策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

疏漢中王　費詩

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

諫前將軍　費詩

時不虛發附兵則受漢中王為相於對物也

太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

此關公所以超逸絕羣也知公而後謂之超逸如武侯羽扇指揮軍事而司馬謂之名士歯牙可畏借哉

與諸葛武侯書　馬良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世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衛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日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艸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推敬待之

與袁術書　呂布

足下將軍強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毎抑止之耳布雖亡勇虎步淮南一朞之閒足下鼠竄壽春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在足下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

與蕭建書　呂布

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

二書氣岸可畏而周練不及瑜肅

與王商書　秦宓

庶伏聞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製爽逸操山岳不移使楊子

褒尊相如以其文章而力提挈開論補發人自生只似不以文音軒人者

不數固自昭晰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亡
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
著述有補于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
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于替蕪不立祠堂蜀本
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于是蜀學
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
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
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公之伯公羊賢叔術
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宗腆肯儒臣之中有文學工兩書云處之名不管之

薦儒士任安　　秦宓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
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
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illegible][illegible]衆
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
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
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
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葉公好龍神
龍下之好僞徹天何况于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
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
仞之崇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
重慎也所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
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情
區區貪陳所見

讀書者不務其急此古今痛病

與郤正論讀書　　孟光

吾好直言亡所迴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
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
爲先智意須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之諸君讀書
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
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

論益州田土　　趙雲

霍去病以匈奴未滅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
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
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
然後可役調得其民心

諫討孫權　　趙雲

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
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
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

與吳戰兵敗一交不得卻節也

論姜伯約

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敝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爲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諸葛瞻父子死節語

鄧艾遣書誘諸葛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從，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

瞻曰：事之不濟則已耳，安存復爲之下。

陳壽嘗[illegible]瞻少爲[illegible]所[illegible]思[illegible]而不能匡振父子死節可以原矣何其衆人[illegible]也哉

北地王死節語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遂自殺。

魏

辭先主　徐庶

先主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

不帝劉虞　曹操

董卓之辠，暴于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釋先主　曹操

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議東擊漢　曹操

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

又曰：紹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又曰：設使國家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爲操言玄德英雄　郭嘉

公提劍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義，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玄德有英雄之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

天下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

料孫策　　郭　嘉

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亡備雖有百萬之衆亡異于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于匹夫之手

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

料袁紹　　郭　嘉

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巳爲之謀臣必交鬬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攻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料劉表　　郭　嘉

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凡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巳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亡憂矣

諫曹操　　蔣　濟

今有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齊羸越滅勁吳以陛下明聖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爲亡難矣又歡娛之躭害于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

舉孝廉議　　華　歆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爲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

與曹操議選用　　和　洽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淸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

俗，背衆也，庸俗所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陳末流之弊　董昭

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朴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

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群，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氣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奥，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惟諷偉之罪無以加也。

鍾繇毛玠詰對

鍾繇詰毛玠曰：司[illegible]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

繇奉操指詰玠其詞隱自見

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墨之刑，入于古典，此何以負于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邪，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玠譏謗之言，流于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于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絶命于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髮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亡

孰不絶，語臣以冤，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于利，孰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孰不在它，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庭，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

吳

報陸遜書　孫權

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又曰：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與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若留從卿，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與嚴畯許子敬子衡 孫權

初權移都建業，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畯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衮數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初開議之端也。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于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取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

諫孫權 張昭

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權責怒昭曰：吳國士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人折孤，孤常恐失計。

諫拜公孫淵為燕王

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

諫孫策勿質子 周瑜

昔楚國初封于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荊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足，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海為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泛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

衆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 權母卜公瑾議是

諫孫權勿迎曹操　周瑜

曹操雖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于舡楫

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權遂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

夜與孫權料曹兵　周瑜

諸人徒見曹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

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遇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于孟德決之 諸葛瑾步騭連名與瑜子亂須寬耦瑜盡節用命視死如歸

徙先主置吳疏　周瑜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折蔣幹　周瑜

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 幹但笑終無所言

詣京見孫權　周瑜

今曹操新折衂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初操聞瑜年少有美才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

議以魯肅自代疏　周瑜

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于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議劉備不可留　魯肅

將軍雖神武命世然曹操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多操之敵而自爲樹黨計之上也

與孫權合榻對飲議　魯肅

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

爲劉表卒進說　魯肅

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林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字字先著沈雄之極）

密議迎曹操　魯肅

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

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

取荊州　　呂蒙

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

論取徐州　　呂蒙

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

計襲關公　　呂蒙

關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

按劍謂讓公室貴戚　　陸遜

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敵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亂軍令有常不可犯矣

救西陵疏　　陸抗

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跡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能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

說公安士仁書　　虞翻

明者防禍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士仁得書流涕而降

詈麋芳　　虞翻

虞翻常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耶？芳聞之，有慚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

放棄南方自歎　　虞翻

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與人書　　虞翻

虞翻年十二，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

論繼呂岱治交州　　薛綜

昔帝舜南巡，卒于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刺史，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

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昔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于長吏睹其好髮髡取為髲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忿杖歆亡于郡內歆弟苗帥眾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于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昔津故將吏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史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寔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群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

為鄧艾白冤

段灼

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強敵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眾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

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縣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敘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艸土宜收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無餘恨赦冤魂于黃泉收信義于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矣。

廣平太守教　王肅

肅太守處經語果日此豈欲語所可先務哉

前在京都聞張子明名者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世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賢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術三辭表絳晉 探晉叔之招

教子　王昶

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仕進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

世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矣吾復何憂哉又曰伐則掩人矜則凌人故三郤爲戮于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其自伐好爭之咎乎

前後叙述實見之勝景具勝而也日樂往事東一口吻只是人非物然應是書對之懿

寫聲至此

與朝歌令吳質書 文選

魏文帝

仁錫選評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近局）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閒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元瑜想同為有友游滑放及之

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文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徐幹）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

以子獨肖偉長與其彬彬君子此見名節之難

愛其文奇

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陳琳）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劉楨字公幹）元瑜（阮瑀字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王粲字仲宣）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

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得復爲昔日游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典論自敘 文選

曹丕

初平之元董卓殺主鴆后蕩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彊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兖豫之師戰于滎陽河內之甲軍于孟津卓遂遷大駕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于海嶽山寇暴于并冀乘勝轉攻席卷而南鄉邑望烟而奔城郭覩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予時年五歲上以

世方擾亂教予學射又教予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故每征予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繡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脩從兄安民遇害時予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于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于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勾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于鄴西終日手獲麞鹿九雉兔三十後軍南征次曲蠡尚書令荀彧奉使犒軍見予談論之末彧言聞君善左右

射此實難能。予言執事未睹夫項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或喜笑曰：乃爾。予曰：埒有常徑，的有常所，雖每發輒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草，要狡獸，截輕禽，使弓不虛彎，所中必洞，斯則妙矣。時軍祭酒張京在坐，顧戲拊手曰：善。予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惟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於京師。河南史阿言昔與越遊，具得其法，予從阿學之精熟。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予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予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予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芊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予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願復一交。予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予却腳鄣，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予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予亦願鄧將軍捐棄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盡歡。夫事不可自謂己長，予少曉持複，自謂無對。俗名雙戟為坐鐵室，鑲楯為蔽木戶。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攻複，每為若神，對家不知所出。告曰：若逢敏於狹路，直決耳。予於他戲弄

之事少所喜，惟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予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此篇甚爲纂寫小技，如畫從鄭叔段巷人之詩得來。或以子桓生而好弄，即位猶有童心，惟薄葬制能達生處遠，此未識英雄語也

玄暢賦序　魏晳

夫富者非財也貴者非寶也或有輕爵祿而重榮聲者或有反性命而徇功名者是以孔老異情楊墨殊義聊作賦名曰玄暢

求自試表二首　文選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于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其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啟

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于輕繳淵魚未懸于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于君父也故車右伏劍于鳴轂雍門刎首于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

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于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

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于事，死無損于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于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忘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于明時，立功于聖世，每覽史籍，

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狥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名著于景鐘，名績垂于竹帛，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悒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

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于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又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敘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虞邦境，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為媵臣至賤也，呂尚之處漁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湯文，誠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騏驥于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遇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于閭閻，秦師為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于邦境，燕晉為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說之

明以顯中興之功

諫伐遼東表 唐文英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車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之而必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于野然天時不測水潦無常彼我之兵連于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途不通道路纖好東有待釁之吳西有

伺隙之蜀吳越東南荊楊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三分兵不解于外民罷困于內促耕不解其飢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為當今之務在于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二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于二敵何懼于公孫乎今不息邦畿之內而勞神于蠻貊之域竊為陛下不取也

獻璧表

臣聞王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蕩國之幣璧爲充貢

魏文帝馬表

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表奉獻

上牛表

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洪滌之泰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求通親親表 文選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于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深于此矣子建有

詩人之旨矣

詩人之語 詩人之志

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
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
恩昭九親群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于公朝下
情得展于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
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于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
時臣切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敘人倫近
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于路人隔閡之異殊于胡越今臣以一切
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于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
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

具備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
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齊義于貴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則古人
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于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
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
料度不後于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
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
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
願不離于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
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
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
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
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
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終向之者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
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
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于聖代使
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
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

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
蔽固非虞伊至于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
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
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
也

黃初五年令 魏文選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
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
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詩云憂心悄悄
慍于羣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

顧左右瞶然無信大爵者作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于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隱過匿愆乃可以爲人諺曰敎子鬻不如養一驢敎鸞養虎大無益也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當以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所以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爲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于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皦日於戲群臣其覽之哉又黃初六年令曰身輕于鴻毛而謗重于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古今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于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伏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釋愁文 文致

子以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醉有玄靈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以至于斯荅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荅曰愁之爲物惟恍惟忽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退其去也易追臨餐困于哽咽煩冤毒于酸嘶加之以粉飾不澤飲之以兼肴不肥溫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悅樂之以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著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而生我獨爲子言其發矣方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趣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汲或憔或悴所鶩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以無爲之藥給子以澹薄之湯刺子以玄虛之針灸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喬與子遨遊而逝黃公與子詠歌而行莊子與子具養神之撰老聃與子致愛性之方趣遐路以棲跡乘輕雲以翔翔于是精駭魄散改心回趣願納至言仰崇玄度衆愁忽然不辭而去

與司馬仲達書

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歐吳耳無有爭雄于宇角勝于平原之志也故其俗盖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塹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益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說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何其登陸乃亂并吳會之地牧東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恭之心也

須盖自負文抄一世

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非魏足下高視于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于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詞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于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于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薄德位爲蕃侯猶庶幾勠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

子建蓋以今之仲連自許

之哀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于名山將以傳之于
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
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 文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
日其于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
于前簫笳發音于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
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
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
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

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
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
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
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
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
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
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
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
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
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
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値墨氏迴
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
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
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
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
植白

光祿大夫荀侯誄

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褻百寮歔欷
天子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結轍而不轉馬悲
鳴而倚衡

漢二祖優劣論

有客問予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投命撥亂之
君此時事之難易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予應之
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强楚光有天
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
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歿之後崩亡之際果
令凶婦肆鴆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
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
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材大畧倜儻之節信當世至
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畫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

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功而遺元勳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貞和之純精通黃鍾之妙理韜亞聖之懿才其為德也通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殘賊神光前驅威光先遊軍未出于南京莽已斃于西都夫其蕩滌凶穢剿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謀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

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賓融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股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樸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坤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辯道論

魏陳思王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庭焜燿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鸞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

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悅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彩之色也

藉田說

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百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與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

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菝藋特晴禾黍與田此亦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組漏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猶蘋臭蔚棄之遠驅此亦寡人之所遠佞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叔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修鈎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驩兜非堯之蝎歟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歟然三國無輕鑿修鈎之任終于齊篡晉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

曰不識爲君子者亦蝎乎寡人告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苟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祿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大炭者始于種終于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莠而不耘則吹爲荒疇盍豐年者期于必收譬修道亦期于沒身也

令禽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人同惡伯勞之鳴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說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見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勞乎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謂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而栖于蓋吉甫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之鳴言所鳴之家必有尸也此好事者附名爲之說而今普傳惡之斯實否也伯勞以五月而應陰氣之動陰爲賊害蓋賊害之鳥也其聲䴗䴗然故俗憎之若其爲人災害愚民之所信通人之所略也鳥鳴之惡自取憎人言之惡自取滅不有能累于當世也而凶人之行弗可易梟鳥之能不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人之梟將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荆

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子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會朝議者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乎有答之者曰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母也問者慚唱不善也得善者莫不訓而放之[illegible]人也得惡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鳥獸[illegible]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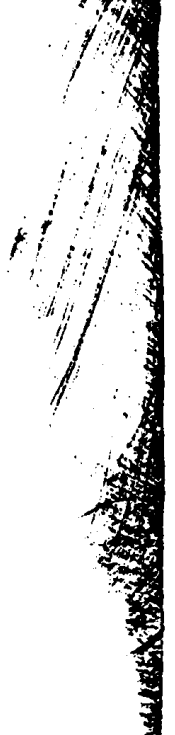
答臨淄侯牋（文選）

魏楊修

修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偉長）劉（公幹）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于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于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

孰能至于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于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植曾作鶡賦、命修作、修辭不爲、又命作暑賦、修辭遠成、終日不敢獻）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孔子）、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吉甫）周旦（詩）之儔、爲皆有諐耶、君侯忘

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鄙宗過言）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謂壯夫不爲也）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蹏贈、諷誦而已、敢望惠施、（莊子相知）以忝莊氏、（非子）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季緒名修、劉表之子、爲樂安太守、相知）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書云劉季緒好詆訶文章、修故云云）

為曹公與孫權書 文選 書牘　　魏 阮瑀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于失楚，彭寵積望于無異，盧綰嫌畏于已隙，英布憂迫于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緒業言也 業已信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之也 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于此也。暢通也 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

武服胡之誅，韓子曰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 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忽忽，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荊州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于孤，何必自遂于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于未形；達者所規，規于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

衆不意沮沖雖斯其民難御也凡此有益不得盡言
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
恐昔無益何則往者軍逆而自引還今也在遂而與
慰納歸遂意狹謀此力盡遂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
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
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
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君
少留意焉若能内取子布張昭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
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

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婆彼
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
不肯爲此也二人劉備張昭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
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擒劉備亦
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
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
人兵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
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
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
副不勞而定于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

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以應詩人
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
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魏文帝牋 文選 書牘 文苑

魏 繁欽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技，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律調五聲之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漢置黃門工唱溫胡姓名也），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曲會也）。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騏史妠、謇姐名倡（古時之樂人倡樂也），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曲。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文選

魏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于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于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于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阮瑀陳琳）。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于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于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幹）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太子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

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文選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

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于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懽，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遺書陳湯入爲　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與滿公琰書 文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于夷門毛公受眷于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内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軍命周求陽豈伸乎彥何陽傍說于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從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文選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于高如復斂翼于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于閨闥紅塵蔽于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虛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文選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雖廣

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于玄宇泥人鶴立于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于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文選　應璩

高山流水亦以人而見近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修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咏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花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于虞韶楚人流遁于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于囂塵思樂汶上發于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于有虞濟征人于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于山陽沈鈎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潜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無惑游訪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處夏自愛璩報

奏記太尉蔣濟 文選 晉書 文選明詳 魏 阮籍

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處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答伏義書 晉書 阮文

籍白承音覽旨有心翰跡夫九蒼之高迅羽不能尋其巔四溟之深幽鱗不能測其底翔亡毛分所能論哉且玄雲亡定體應龍不常儀或朝濟夕卷翕忽代興或泥潛天飛晨降宵升舒體則八維不足以暢迹促節則亡間足以從容是又瞽夫所不能瞻瑣蟲所不能解也然則弘修淵邈者非近力所能究矣靈變神化者非局器所能察矣何吾子之區區而吾真之務求乎人力勢不能齊好尚殊異鸞鳳凌雲漢以舞翼鳩鶴悅蓬林以翱翔螭浮八濱以濯鱗鱉娛行潦而鹵逝斯用情各從其好以取樂焉據此非彼胡可

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所謂希乎亡室者歟

齊乎夫人之立節也將舒網以籠世豈樽樽以入罔方開模以範俗何暇毀質以適檢若良運未協神機亡准則騰精抗志邈世高超蕩精舉於玄區之表攄妙節於九垓之外而翱翔之乘景躍踸踔陵忽慌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與日月並流交名虛以齊變及英祇以等化上乎亡上下乎亡下居乎亡室出乎亡門齊萬物之去留隨六氣之虛盈總玄網於太極撫天一於寥廓飄埃不能揚其波飛塵不能垢其潔徒羽形軀於斯域何精神之可察雖業亡不聞略亡不稱而明有所逮未可怪也觀君子之趣欲術傾城之金夫百錢之售制造天之禮儗膚寸之檢勞王躬以役物守臊穢以自畢沈牛跡之浥薄愠河漢之亡根其陋可愾其事可悲究規略之懸殊信大道之弘幽且何步於常衢亡爲思遠以自愁比連務憤力臉不多阮籍白

人物志

魏　劉邵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　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彊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是故直而不柔則木勁而不精則力固而不端則愚氣而不清則越暢而不平則蕩是故中庸之質異于此類五常既備包以澹味五質內充五精外章　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然則平陂之質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彊弱之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慘懌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無恒依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　九徵

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

善在恭謹失在多疑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普博周給弘在覆一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扃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沉靜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 學不入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體別

其于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敎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illegible]）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illegible]）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illegible]）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illegible]）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illegible]）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一辯說則擬鍔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彊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濡愞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瑰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而未盡）跌則掎蹠（理已跌矣而嗤笑譏）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 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恢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 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善攻彊者下其盛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以為難諭則忿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徵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目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已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 聽能聽

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
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
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
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　與通
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
包衆理不以尚人聰叡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
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
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
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奪
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難勝

而不矜材理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
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
爲衆材之雋也體材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取同體
也則接論而相得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凡此之
類皆謂一流之材也　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
言乎其爲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爲之名目
如是兼也如陳以美欲人稱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
是者偏也接識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
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
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雄以其

力服衆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
其所長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
不可以處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
循常而不可以慮變　英可以爲相雄可以爲將若
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　英
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
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
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
呑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
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

歸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
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
故能成大業也英雄　其言甚悍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
也其言有逆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
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
然也八觀　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敗目　夫
以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
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
心小所以慎咎悔也七謬　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
寡失失謬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故尤

妙之人含精于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顏言瑰姿內實乖反。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爲儁矣爭儁未別則用力者爲憊矣是故藺相如以迴車决勝于廉頗寇恂以不鬭取賢于賈復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釋爭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文選

魏 嵇康

先生諱𤣱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世而先生弘誕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塵羣生莫能屬也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觀珪瓚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

不可尚也不屑惠連之污故其道不可屈也遂瑗昇降於巻舒庸武去就於愚智傾盼二子不亦泰如危宗衡之擬安不靈之鮑故無孤犢之遏而有塗中之廣觀屈穀鳴雁是以處不才之間察巨瓠緯帶是以遊有用之際今大辨而御之以訥貸大白而涉之以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氣於有解之會固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披輿被張以養生於陵灌闘以求實離獻近步脩軌慨而已哉尼父識老戎於遊龍衛賜嘗重仞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

將挐逸駕於洪溟懇遐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揭凌
雲霄以優游享年若干遘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
識之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歸豪傑而存惠子之
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探賾索隱以敘雅操使
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跡略舉其志碑之曰　峩峩先生
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山足
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嵩岳順神太素
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溷之不濁翺翔區外遺物庶俗
隱處巨室反眞歸漠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
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
曰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
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
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
所止譬諸艸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
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
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違理失機故子
家軟弱陷於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
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
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
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為喻何
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
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
作賦暗所惑也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
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
故惑于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
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
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
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時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
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
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為能自託幽眛之中棄
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竄身于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
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
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
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
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
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為好
理網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
[illegible]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

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鵩闇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賈生闇鵩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邪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邪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故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爲正當自然躭此禮樂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闇室覩蒸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

乃達叔自然好學論以借自勝得事不折然發乎心何異尚何假手食膳非而嗜腐潮也此正叔獎激切

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諭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乎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摘句俯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虛

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覩文籍則目瞧脩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齲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古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七賢傳曰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殷願以保天真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崧蹤低舉用以傲賢岩水澄華茲焉賜隱至于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尊且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廻登廣武而長歎觜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經必將風俗乃以效宦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悖終始憐神交於晚節或相思而動駕

與山巨源絕交書 文選 晉書

晉　嵇　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

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

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
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
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
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
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
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
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爲
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
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
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
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
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
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
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
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

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
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
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
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
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
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
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

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
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
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
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
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
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
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
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

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
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
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
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
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
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
也己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道方
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
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
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
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
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
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
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
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
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
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
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
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

期于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
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
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獻書袁譚

魏 審配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絀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諜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父海內遠近誰不

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誅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彊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鴈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致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紀綱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剔髮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號于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于堂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

足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鬭以干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

塗毒黔烝州郡，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旄，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奔冀州之賊，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啟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于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古文奇賞卷之十三

古吳陳仁錫選評

南華真經序

晉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illegible]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崐崘，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

婺[illegible]之出物而概其飲[illegible]
[illegible]則循尼聯然有忘形印得之懷光與其遊[illegible]
飛乎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註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于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于當塗當塗者自必于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天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于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

名而無任君之實也（註逍遙遊）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註齊物論）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于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為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于為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

得也是以闕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聽聲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註人間世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

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眞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

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不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註大宗師夫工人無爲于刻木而有爲于用斧主上無爲于親事而有爲于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

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註天道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于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

恩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䰟然忘其爲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註秋水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冐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于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子之之噌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尹呂之弊使天下貪冐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耶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

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註讓王

龐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讎之心。又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强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污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于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

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自號玄晏先生少患風痺年二十餘尚未知學叔母任氏課之藝業以隱終焉

序蘭亭詩後　　晉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渟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于朝市則充詘之心生閑步于林野則寥落之興永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然焉復覺鵬鷃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之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即所賦詩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

九品議　晉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於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爵高官厚祿非賢勿崇賢所以興治理化下效上師愚所以供職職戒服勤修厚之門任施其政下上莫之能易者也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親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寔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縣殊荷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爲岳九列尚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衆之當否實司其事才績累名施賜陟爲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黜勸能明爲人所致治思公道大行而和調息矣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君諱保字和穉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尚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當文后歷數在躬相國恭府賀允華及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屢納宇參軍宏略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縣軍深入親薄寇壘躬行天誅說向救兵不進衆盡道窮因乃慷然遐慮厳其衆而爲法受辱庸夫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

庾尚書誄

究而能恢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嗟嗟虛坐翩翩玄幕几席生塵空館寥廓

弔孟嘗君文

人固貴賤士無眞僞延入如歸望若企山握秦機入專齊政右聘而嬴強左顧而田競月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首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周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設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懸於狐裘

馬汧督誄　有序　文選　晉潘岳

維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乎大鄉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于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莞罄絶於是乎發

刓梁爲壁柿松爲郛守不乏械壁有鳴駿哀哀建威
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
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
化爲寇讎實賴夫子思暮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
耳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雨造未具儲隸蓋鮮
就是勛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
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稱鷹揚曾不戢翼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
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

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
如何吝嫉摧之筆端汧城之人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談而安傾倉可賞
郡云和衆狄隸可頒況曰家僕言雖傾倉廩及所虜狄以賜之亦無不可
況用家衆私僕以生其罪乎則予雙龜貫以三木剝奪也雙龜爲皆守及關中侯
故雙龜也三木桎械枷也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斷心焉摧
納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
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
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昔馬援以薏苡受謗今汧以十斛救下獄忠臣義士所以賈戕
長嘆者往往然此梁王肜之抗疏浩黄門之誄序大爲宛抑吐氣

文清高逸
倩如游龍

與桓秘書（原文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
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浮沉省家男從北門
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
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
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
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
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
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

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
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
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
昔日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

報羊希書

晉周朗

凡士之置身有三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柴秫芝浮霜剪松沉雪鏻肌蓄㵎實氣愛魄非但土石侯鄉腐鴆良錦實乃芍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剗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于雲臺之下切辭于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黜奸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車軌一風何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粘而出挈旂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首眉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于四

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詷覺忤則反而還閉居違官交造頓罷捐棄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旣蕭方杜長者之轍蓑稼是諳自絕世豪之顧塵生床幣苔積階除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憂月室閑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與右斛得宿酒數壺接茲抶崴豐方校古時復陳局露初莫爵星晚驪然不覺是羲皇上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飲之罷侯封勸之畢當敝觀淶鄴薦華伊部衡眺燕趙邪顧遊衛視我周之嶔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寔謹周物好交加或微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于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非魏君之意者哉

客傲

晉 郭璞

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蒸涸林乎連山，尚何名乎？攀驪龍之鬚，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乎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

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荑爭翹，嚶聲冠于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翼，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稿，蟒蛇以騰鷩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艷，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麤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偶，傲俗者不足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群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籛，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蚋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汐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

秀，龍豹之委穎，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皐壤爲悲欣之府，蝴蝶爲物化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頹蟋蟀之吟，豁霄臺之觀者，必闚縈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蘭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惜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武帝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膳事母卒終服而後召之

陳情表

晉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全以質意勝。却正於質處具風度。雖云是天真爲出。然不可謂無構法。若率爾爲之。恐便無此境。

爲譙元彥表（文選）

晉 桓溫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兆亘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宜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武羅伯復）賚于羿浞之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弔莊周文（文選）

嵇含

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謂不可謂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溺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稽含字君道，蕃子，歷襄城太守，爲荊州司馬郭勱所殺。

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

取觸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爲動而非[illegible]後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沈湎荒迷乖長途用慼之聲也謝幼輿臧賄黜削遺棄其餘魚之旨也然則莊生所嗤豈特王弘遠而已哉

狀物極工結語更出意表殊耐想

沈度之不妨何尚之任而復返其近立海南者哉

與韓康伯牋　俞益期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予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沈懷遠南越志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歷豫章太守吏部尚書領軍將軍

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康伯書

右軍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仕田自娛父母墓下詞致誓

與吏部謝萬書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為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清與幽淡使人之意也消。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誓墓詞云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能容

與會稽王牋　晉符　虎文逸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外諸求以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閒闈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

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遺殷浩書 諸符 唐文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

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中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答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

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蘭亭記 諸符 唐文選 文欽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怏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并贊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鄳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

笑言褒之得君奇君爲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

以腳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吾乃能駕御卿後以

疾終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桃花源記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村中皆出酒食更俗

停雲之思即桃源可兼遊矣

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
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
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
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
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
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往跡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
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
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
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
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
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
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
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
九六月中非窓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疏緬求在
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
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
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
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
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
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
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
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祭從弟敬遠文 陶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
永寧后土感生平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

得貞之旨

伊何遂沫 忽忘飢寒 大受用人

推心淚懸懸而盈眼乃以困果時彤祖其將行嗚呼
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
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
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遥遥
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瞍瞍
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
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
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
齠齔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同房之
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

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
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衆意每憶有
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
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柰何吾
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
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
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
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
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
誠嗚呼哀哉

茂安得書 輒于母前 伏讀三周 舉家大小 豁然忘愁

答車茂安書 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
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
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
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
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
海往往無涯汜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
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
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
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

民無饑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
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畢嚴霜隕
而蒹葭萎林鳥祭而尉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結
罝繞堽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
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
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
不可紀名鱠鰡鰒炙製鯸烝石首膗鯊真東海之
俊味和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
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
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淪淫湎飲

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
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
身在鄖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
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
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
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
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
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眞說此意吾不虛言
停及不一一陸雲白

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吳平入洛刺史周俊辟
爲從事公府掾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後拜吳王
郎中令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内史屢以正言忤旨
機敗并見害

與平原書

雲再拜聞乃使熊羆之士虓闞之將雄聲泉踴逸氣
風先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於寂寞
先無聲而高唱亢兵將紛若屯雲與若積波授教斯
諡靜言勿譁嚴命既宣雲戒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
以止立應金奏而弭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旆而星
羅禮既畢歸旅將振尋棨員轉因瀨盡旋若奔流之
繞駭沉驚飈之靡在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
飛廉而朝興徐家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晙臣
於彤轄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商風肅其來
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變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
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
種文也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
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
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願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
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正

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其玄盛稱
九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祭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
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
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此當故爲未及彥叔亦云
爾又古今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
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蚍耳張公父子亦
語雲兄文過于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可
不與公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勸兄兄爲耳

弔魏武帝文　文選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屈于短日、遠迹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屐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啟天地之禁闈、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

戢之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朅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每因禍而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

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臧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

既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魏武命世之傑然脫不得奸雄二字遺天道文爲後世所規遂爲譏論何貨臆其生平想當然耳然讀士瑜弔文乃知書生果落英雄度內也

大田議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息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勸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辨亡論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

自抑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群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

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

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徒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女史箴

華懼后族淡盛假女史以示戒焉 文選

晉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莊王好狩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音以感桓公）玄熊攀檻馮媛趍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讓開府表

晉　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于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蒞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于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讓中書監表

晉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洛陽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元帝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繁多也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亮明穆皇后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illegible]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illegible]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人是以踈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誠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白起降趙卒論　曾何武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何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彌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乃反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之□□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

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但忠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諱而不諱則毋所以遂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

拾遺行心慨然去連情若愛東尹九恢悲不厭三良然黃有假之也又曰被身可可此爲去書為強

詣闕上表　宋謝靈運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嗒此雖粗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被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衞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

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栖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下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寔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款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與廬陵王義眞書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

棲幽栖者寡或復才爲皆求非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沉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栖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微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皆閒虛想岩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遊名山志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歎足本在華堂枕岩漱流者之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予謂不然君子有愛已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邪語萬乘則鼎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祭古冢文

文選 宋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爲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棺頭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根撥之應手灰滅（南人以手撥物曰撥）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于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七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槨既啟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氏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遷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黃腸以柏木黃心累在棺外也房冢中室也）射聲垂仁廣漢流渥（陳寵）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

改卜輸移北隍窆東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合埋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探其筆蕪情兆調選若額之便感賦耳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登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絶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淩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強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廻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蕩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潮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漈洞所積溪壑所

馳鼓怒之所乘擊湧湲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州南薄燕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爲之摧矸碕岸爲之虀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慓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飆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爲我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照字明遠東海人歷選中書舍人爲臨海王子頊前軍參軍子頊舉兵敗遇害

妹令暉照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凌煙樓銘并序　宋鮑照

臣聞憑飈廣響唱微効長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水臺築乎魏邑風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贊生通志感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煙樓棟置崇通延瞰平宋即秀神阜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夲江永寫鱗嶺相葺重樹窮天遍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以暉曠高明藻激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罔述綿世罔傳敢作銘曰

岩岩崇樓巍巍層閣階基天削戶牖雲匝瞰江列楹望景延佇積清風露合綠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荊吳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霧所扶

藥奩銘

葳蕤走九生秋問牆背亡騾得年有遐方水王出烟靈飛生光龜文電衣龍采雲裳九芝入石延正溢斜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藥夙于藏花景絕举虬氣隱顏霞深神竿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蛇床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逆不可以嘗眩晴逆目是乃爲良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沛此巖波滌彼浪闕超出八法

靈奇六文烏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頻弱既匪足雙蟲扇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吊之是嵌神筆

石帆銘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下濛地紀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弦蔚積曆連深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辟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陸表裏民邦經緯鳥服

瞻貞視悔坎水巽木乃刳乃鏤既刳既斲飛深浮遠巢潭鄰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曰危乃安泊潜輕游冥來物言穆茂戒遂留御不遐徒悲徬徨空驚滄烟君子彼想祗心載惕林簡松栝水採龍鷁覜氣溯潮投祭沈璧捴檢含圖命辰定歷二崤扇戶周王夙趣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滑鱗浮翼爭景乘虛衡石荊蘇帝于祭列青山斷河石文沉軀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瓜步山楬文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兗歸揚道出關津升高問途非眺璣卿甫儷炎風分風代川揆氣閱澤四睨天宮窮曜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游精入表缺視四遐超然永念遼類交橫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篇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此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爲高據絕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涕洟江河疣贅丘岳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鬭毀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沈河浮海之高遁金雉辟之奇四憑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

徒吮癰舐痔之甲安足議其是非

謝解禁止

臣言被官令解臣禁止天光鄰亘不可勝述飛走知感矧臣人類臣聞獲過于神或憑尸祝以請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盜幸榮級間濫人流猖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愧馮衍有鼎標之困自非聖朝超然覽臣於視聽之外則今日盛存更成妄遭來辰萎葉終先朝草小人歲莫知所以徒厚恩幸殷思欺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論國制啓

臣啓臣聞尺之量爲工者裁之棨丈之木繩墨在焉事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界政非蕃國用望君舉必書動成準式息躬聖環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稍有數卷雖多殊華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典藩邦之度下條國訓繁簡之宜傍酌州府寬猛之中章程久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忝充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侍郎滿辭閣表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斷鰓沉蔽方絕光景祗戀邅迴結滯濤洄臣器杌窮賤情嗜踳昧身弱消瓠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壟畝剿荻牧雞圈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困頑暴勇釋擔受書廢耕學文諸虎既敗學步亡成反抽歸跂還陋燕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以亡良根孤伎薄既同馮衍負困之累復抱相如痟渴之疾志逐軍離事與冀合東馬埋輪絕游息世循福餘慶爰逃聖明聊桼霜露萃中雲落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勸負轡班帶邑隸於愚訓短哀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

髮亡報天德更冀營蒐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謝隨恩被原表

臣言即日被旨宣命元統內外五刑以下浩澤盪汰臣亦預焉得從漢律放殺之涕開造制與肆青之科大喜卒至非願所測魚愕鷄覗且悚且慚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忝嘗同夫馬且常侍臣淵穆疏草即臣所作助人爲恭猶加敬憶自己卒禮寧敢慢忘由臣悖賤可悔可誅殺曾參人臣豈亡過寢病幽柄亡援朝列身孤節畢易成論破幸大明臨下仁道

毓物澤洎翾走臣覃末慶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亡生楊矣何者植之者難拔之者易況臣一植之功不立眾拔之過屢至同彼風霜與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謙禮理謙福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戚即欲顛沛拜恩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胄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侍郎上疏安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羅廣收圓明兼覽彫瓠飾筐備雲和之品潢汙流藻充金鼎之質鍛羽暴鱗復見翻躍枯楊寒炭遂起光華

陽給事誄 文選皆存

宋顔延之

維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廷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剗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鋒洛列營緣成相望層濮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耕戰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脅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矢盡弊殞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

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城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泝之間有蔑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有緊于貞孝者實事感于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勒功（陽處父）怨在登賢（射姑）苦夷致果迺子行閒（左傳[illegible]生子將行卒而名之）忠壯之然宜自爾先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趙既降晉族亦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孝猶沖[illegible]良如彼竹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逆兵交衛王旅夾舫匡陳堰瀍洛嵩象鄭駟[illegible]峽路無歸轡野有委轍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illegible]子佐師危臺懍彼危臺在滑之埛周衛是衝鄭徂是爭昔惟華鄭今實邊亭憑獄結隊負河縈城金柝夜和門晝扃朴敵既難時惟陽生冢冬氣勁寒外[illegible]莫遏矣獯虜乘障犯威鳴驛橫厲霜鏑高鞚鞅我河縣俘我洛畿擁鋒成林投鞍爲壘翳翳窮壘嗷嗷[illegible]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拱秣守未焚

衡攻已濡禍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加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移鋒栝嗚呼哀哉貞父隕節魯人是志洒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譽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而延之爲誄

極其思致 文選皆存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難得爲貴易得爲賤也[illegible]）

藉也薄賤之地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旨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一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乎遠灌

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于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藹春熙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

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維痁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

以傲物恐能以陵人故以相誡也

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加彼言過于黔婁展禽也

祭屈原文 顏延年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縝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溫風養物 飛霜殺物 嬴芈遘紛，昭懷不端。昭泰昭 懷楚懷 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與江湛書 王徽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驟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秃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為劫勒通家疾病

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鄙乎。書云任官惟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聰遠兄姊，殆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賊，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昔日衷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逆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桀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敬山公而

仲容見虔徙以趦提謏學本不參選部夫瞻衣冠下
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眞素者又不宜居
華齒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
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
不肖易攫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
口於齊騈籍鬼說於周李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
港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覓必靈
哈於萬里汝潁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
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

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
辭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來居今長者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
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
身人禽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
經卽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
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讓耳

微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
人父憂去官微素無宦情屢除並固辭吏部尚書
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絕棲遲環堵

辭南康王牋　王僧孺

下官不能避溜山隅而正冠李下旣貽疵辱方致徽
纏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
子上才爰傅卑主下官生年有値謬仰淸塵假翼西
雍竊步東閣多慙稱服取亂長裾高僭相望前倨
右長堦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
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
說方謂離腸賤有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
酬厚顧寧謂罻羅裁設微徇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
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綱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髓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鼈而爲羣
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淚若綆縻

與何遜書

梁　王僧孺

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恨悵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當耕在衣食迫於饑寒非有奇才絕略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壁歸趙飛矢投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清描方

且抱樂銜圖訟罷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専千里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途遙力蹶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炙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非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謂還魄斗極追風奔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壇近之親是以媾市之徒隨相媒蘖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門

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抑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露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友士抗首接膝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夷之至道惟吳憑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賓憐此行乞爾

非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氈鄉。雜種單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毛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椀。未改洙泗，嚣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彈賈執還自投不見于今三年甚其遺也

彈賈執傳湛文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知譜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傳湛在王座飲酒。時上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卿念天子，我不見。閔出悖慢言語，連及于上，共執忿諍。湛昔經殺牛，誤父自殺，近效殘會，賄賂狼籍，特逢解□宥，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避。謹按前兼通事舍人臣傳湛，才薄駑蹇，特荷抽擢，自預左右，頻歷極刑，抑對轄書，累逢關過，未聞報效，反懷恚憤。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爭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央馬瘦，不赭槪令之忠；甘泉道蕪，遽見扶風之罪。宜其徇乎東市，

尸彼敦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訴，初無遜讓之心，末因私忿，遂顯懷傷之逆。雖迹似折奸，意由肆憾，惡慢于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已虧奉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畅之難。是使王嫡悲于逆累。黑要喜于得用。太子舍人始興蕃王臣蕭毅，幸同祉祚，爵預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賓未遊于雖，死號怒之客日醉于雷池，致使博徒斯弛，慢醉□路，醜頗受辱，曾無發糾，並恕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譜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所預官流，刺尚施行，輒不結黥

似此彈文□近大雅

誡子書

王僧虔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注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胷懷

僧虔子慈終齊廬陵王中軍長史志中書令揖大

中大夫彤秘書監寂秘書郎僧虔宋世嘗有書誡
子

僧虔瑯琊臨沂人曇首子仕宋為尚書令入齊遷
侍中左光祿大夫

嘗讀顏之推勉學篇曰飽食醉酒忽忽無事又曰
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塞默低頭欠呻而已無不熏
衣剃面傅粉施朱又曰顧人答策假手賦詩又曰
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
不為小人也又曰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
殆無一可

北山移文

宋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眄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
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
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
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于江皐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
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于釋部覈玄
玄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
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
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
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
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
風于海甸馳妙譽于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
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常綢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籠張趙于往圖，架卓魯于前籙。張敞趙廣漢俱爲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著爲令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于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逸議謂隱逸[illegible]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妄轡于郊端。于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辭隨王子隆牋 文選

齊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子隆爲荊州刺史，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勑還都，還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歷吏部尚書郎，下獄死。

中苦有千爲公侯母爲吽作熱不見母無汝不見母與衣不知寒無食不知飢飽何

與子宇文護書　閻姬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旣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旣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幷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閒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旣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幷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况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

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俱沒在齊護居宰相之後每遣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齊主以護旣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報護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母書齊朝不卽發遣更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凡所資奉備極華盛榮貴之極振古未聞

閻姬河南河陰人

祭荆州刺史殷道方文

魏收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於荆州刺史陰君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旣言斯立聲禮窮詩器則淸賞才惟英博於暢風雷蕭條山壑槪言朝市忘懷淡薄兒契沉冥均情寂寞往塵守官及爾同僚塤篪合韻琴瑟俱諧丹墀曖曃淸道齊鑣跡淪閑曠心共津濠乃眷平生相忻同趣殷勤宴喜流連辭賦逝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徂往音徽容樹昔猶肢體與子裘紫今其徂也生死殊方形微何促天地何長巾茲沃醊以哀傷嗚呼哀哉

與蕭令王僕射書為袁家求謚　　齊虞羲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標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平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閒頡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傑出交論屹岳摧峰四海縉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樹儀聖時樹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騁微論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為齊文宣西討詔　　齊　魏收

朕曆數在躬志清四方甚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流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壘徑掩長安梟彼兇首雖藏山從水終不縱赦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其始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

仁錫選評

簡文帝

招真館碑銘

玉龜二始金書八會道浹地心功浮天外故帝可小惟貞能大德起同塵善生塞兌保物自然人符交泰掩映綠蘿穹隆紫蓋仙沼之美此焉爲最雄柱千步陽臺百丈水均下瞩山踰高掌野寂雲興禽繁山響升虹夕棲豐雷朝上書藏玉柙藥蘊銀筒燒鈴雜鯉折桂和慈斧柯雖朽碎石無窮

陶貞白先生墓銘

維大同二年龍集丙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喪事十四日巳時窆於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悦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龍竈九節麗於空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宮有得洲之喜受學振臨谷之悲乎昔在粉壤負逢圯上之術今遊元良屢梟浮丘之教握靈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則非稱稚川道形解化自昔同然猗與夫子受錄歸玄梨傳苑吏書因貫傳虎車照景蛻拂凌烟餘花灼爍春澗潺湲鬱鬱芳嶺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麗語寫真人山花笑開

相宮寺碑銘

真人西滅泊雜漢東游五明盛士並宣北門之教四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超洙泗之濟濟比舍衛之洋洋是以高簷三丈乃爲祀人之舍近閣四周並非中宮之宅雪山忍辱之草天宮陁樹之花四照芬吐五衢異色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鹿苑豈殊祇林何遠皇太子蕭綱自昔蕃邸便結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有慚四事久立五根洞川出鼎尚刻之罘之石岷峨作鎮猶銘劍壁之山矧伊福界寧無鐫刻銘曰

洛陽白馬帝釋天冠閻浮崇嶺峻極雲端實惟爽塏實心之地譬若淨土長爲佛事銀鋪曜色玉磯金光塔如仙掌樓疑鳳皇珠生月魄鐘應秋霜鳥依交露幡承杏梁窗舒意蘂室度心香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生滅可度離苦獲常相和有盡歸乎道場

答湘東王和受試詩書 簡文帝

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

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念言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之知慙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梁書庾肩吾傳曰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踰於往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

答新渝侯和詩書 文敘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間珠玉生於字裏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眞類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鳴瑟向趙始覩馳雲之曲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鮮妍 簡文帝名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薨立爲皇太子在位二年爲侯景所弒廟曰太宗

與劉孝儀令　　　簡文帝

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搉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綜無遺通賢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爲志銘幷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噓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何益既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遵字孝陵彭城安上里人有學行工文爲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王轉南徐州治中後爲雍州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邛縣令及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大同元年卒太子深悼惜之

與劉智藏書

梁元帝繹

菩薩蕭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休宗遄反玄度言歸以結元禮之心彌欽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聿云遒日似青緹雲浮紅蘂清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脩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楊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鎰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儒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籞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踠步有一於此猶武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歸之水巴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尚想疆臺睠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蔭偃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華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謝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非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道法車叩頭叩頭

與風雅

元帝小字法車字世誠武帝第七子湘東王荊州刺史討誅侯景正位江陵西魏來伐見害自序六歲解爲詩因爾稍學爲文及長好學博極羣書年十二患疥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讀史書一日二十卷年十四便患目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爲常略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聚書四十年得八萬卷

讀書人宜有此癖

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啟

昭明錦帶書十二月啟

梅花舒兩歲之裝柏葉泛三光之酒 正月

走野馬于桃源飛少女于李徑花明麗月光浮竇氏之機鳥弄芳叢韻響王喬之管 二月

鶴帶雲而成蓋遥籠大夫之松虹跨澗以成橋遠現美人之影 三月

秋風振響鶉驚于夏之衣夜月流輝鵲繞將軍之樹 四月

螢飛腐草光浮帳裡之書蟬噪繁柯影入機中之鬢 六月

桂吐花于小山之上梨翻葉于大谷之中 七月

黃花吹冷白羽悲秋 八月

霜抱樹而擁柯風拂林而下葉 九月

愁雲拂岫帶枯葉以飄空翔氣浮川映危樓而疊迥胡風起截耳之寒趙日輿聯背之思牛衣當被畏見王章犢鼻親操恐逢犬子 十月

彤雲垂四面之葉玉雪開六出之花 十一月

酌醇酒而據切骨之寒遇獸岸而袪透心之冷退龍劍而却步月下開營進鯨鼓而横行雲前起陣 十二月

齊宣德皇后臨劉各架王令[?] 梁任昉

承固辭揖未膺大典敬復雅言良有憮然夫至寂難原言象所絕敬思有作感通所在所以與人者神明同人者用含王誕茲上睿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羣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道命濡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讚仰宜既讓其下取則況聖謨睿範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彼義長難進之風不肯矜功沮竭力之效勸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紆雅尚尤恭天人使朕夜又以安早朝有賴今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款萬致一塗須言可畀

宣德皇后令 文選 作[?]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難乎造物則謝德之徒已寡要不得不強爲之名使聖宰有寄公寔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聰明隱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劍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稾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爲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勦王始著建武惟新締

樹斯在功隆賞薄嘉猷眞鼃一鳴之田介山之志愈
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乃擁旄司部代馬不敢
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驚夕起推彼役童窮凶極虐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既而糊旅誓衆言誅王室白羽
一麾黃鳥抵定甲既銷下車亦冤裂致天之界拱揖
群后豐功厚利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
有惡焉輶軒莘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
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爲齊竟陵王世子臨會稽郡教

富室兼并前史共蠹大姓侵威往哲攸疾而權豪之
族擅割林池勢富之家專利山海至乃水稱峻峩
我君后崇墉增仞內通神明出符大順火炎崑岡
岳崩瀆竭艾同燼玉石俱碎哲人遺命哀有餘慨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蚪書

自別荊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丈人
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
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履候
無爽體道爲用踐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
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
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車行李可徒
竟陵王懋於神名言象所絕接乎上者邈邇所宗鍾
石非禮樂之本綴衍豈朝䒬之謂想闇投之懷不以
形體爲阻一日通籍榮耶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
已積以人人非公府所榮故息蕭幣之典勝寄冥運
誠有風期之遊君王卜居郊郭榮帶川阜顧不納功
驕不操迹從容乎人埜之間以窮一者之致且弘護
爲心虔乎貞俗思斧紫衣其制衆心妙域筵山河虛
館帶川淡實亭貞然少洲側逛笞東牟樂善旌君大
於東閣今王愛數依岳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飈

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己且乘雪戒途非滅
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
同物之勞大山水仁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獨目蕭
修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二首 文選 同前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仗指商郊因時來乘此歷運
當扆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澆季斯甚衣冠
禮樂掃地無餘頹雕刓方繹給草昧拯三五之禮冠
履儷分因六代之樂官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庾未
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

退懋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彈秦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襲被見嗤（王陽所服不過裘衣）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為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日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甫離寒暑以東皋數畝控帶明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明夕謂海濱也鍾阜謂鍾山也）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楊雄）祿微賜金（疏廣受）而歡同娛老折芰製裳（楚辭）焚枯為賤（焚枯）此焉自足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與等離心功慚同德泥首

在鄭輿櫬木門致締構草昧以天功獄訟謳歌示同只是尚書名一朝總集頻已反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聞白水列宅舊豐（漢光武同居白水鄉漢高祖同居豐邑雲）忘拾請之尤存諸公之費（于光武與韓合買驢）俯拾青紫豈待明經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惟難漢魏以降遴識纔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許劭郭泰）拔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餌臣幼童人槐暫發顛無足算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

盈笥之誠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樊郭陰馬）唯（四姓）已無足紀五侯（上氏）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中道風秀世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

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薄宦東都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廢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宰冢司雖千秋之一月九遷萬歲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能速逹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于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可不褒貴陛下不棄常譽同絲麻僮乎生之言猶在覽宿心素志無復試辭矜臣所乞特迴寵命則彝章薇移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文選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
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
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獻器居傑物色關下
閣令委裘河上非取製于一狐諒求味于兼
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設簾廟堂借聽輿阜臣位
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
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
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
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
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

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
人曠物踈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此人君之
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
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理尚棲約
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
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得鼠如豹
竹書無落簡之謬嵩山科斗書束晳驗之暕坐鎮雅俗弘
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
璉之茂器[illegible]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戢猶
懼未允不任下情

奏彈劉整 文選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
氾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
美談斯為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
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
外戚仕因紈袴惡積豐稔親舊側目禮絕通問而
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
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遂不仕未見孟嘗之
[illegible]微文過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

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稽帷交質
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
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
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闌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
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以聞

求為劉瓛立館啟

臣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首虛玄人悅陶縱瑚璉糜酒

沈卿一章 卓何高卓 無源本

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干秋羽委積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雖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毁于僄成實層遷于千越豈不悲歟劉瓛㴑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于光陰竟松筠于歲晚貧不隕獲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鎖室衞塾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登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非拒青山南望通邑雖日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蕢塾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劉先生夫人墓誌　文選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以蒿爲簪以藜爲杖儉也）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禀訓丹陽（劉惔）弘風丞相（王導）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闕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孔融深敬鄭玄促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 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啟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帶常要會 棲此筆下 亦有化工

與徐勉書　沈約

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率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體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秋若天假其年還得不徙才力所堪惟思是策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

不許與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勉爲言於高祖
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暮年欲請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爾應移孔
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今許人動引沈郎腰瘦
豈不可笑() 約報劉博士書何顏之間光影相照
便照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盛其華宏多

桐柏山金庭館碑銘

夫生靈爲貴有識斯同道天亦及終天莫反故仙學
之秘上聖攸尊啓玉笈之幽文貽金壇之妙訣駐景
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烟霞變鍊丹液出沒無方升降

自已下栖洞室上賓羣帝覩靈岳之聳欣見滄波之
屢竭望玄州而駿驅指蓬山而永鶩芝蓋三重駕螭
龍之蜿蜒雲車萬乘載旗旆之透迤此蓋栖靈五嶽
未暨大三清者也若夫上玄奥遠言象斯絕金簡玉
字之書玄霜絳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
慕且禁誓嚴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
自惟凡劣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
早尚幽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
歷倦年既老而不衰高宗明皇帝以上聖之德結宗
玄之念心其菲薄曲賜提引來自夏汭固乞還山權

憩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聽許永
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嶺所憩之山
實惟桐柏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卯山星河上
參倒景高嶫萬沓遂淵千廻因高建壇憑巖考室飾
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柏所在厥號金庭事高靈
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密置道士十人
用祈嘉祉越以不才首膺斯任永棄人羣竄景窮麓
結懇志於玄都望霄容於雲路仰宣國靈介茲景福
延吉祥于清廟納萬壽於神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
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

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臥
晨興餐正陽于停午念孔神於中夜將三芝而延佇
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舄忘歸以茲丹款表之
玄極無曰在上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
曰道無不在若存若亡於惟上學坒妙羣方用之日
損言則非常儵焉靈化羽變倪裳九重巍巍三山璀
璨日爲車馬芝成宮觀虹於拂月能輔漸漢萬春方
華千齡始旦伊予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
津東探震澤西遊漢濱依稀靈脊彷彿幽人帝明紹
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九底抑祈靈

私騰從爲山興言覆簣啟基桐栢厥號金庭喬峰亘峭擧漢分星臨雲置埒騖岳開櫺綢塗褰產林祈慈瞽誰詶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闕㳽流罕畢其久如地其恒如山壽同南山與天無卒吏生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俗與神通因資假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奏彈王源 文選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鄭太子辭齊文姜）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傷疑）不乖稱從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蘇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婚淪雜罔計厥則鬻祖以爲賈道明月胤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徵世業可係獬鄒之家前徽未遠既世而室竊貲莫非阜隸祏禰以行其祭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耆老爲之嘆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臣實儒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

臧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豫班通徹而託姻結好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爲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爲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于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爲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笫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主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于管庫之人（管庫賤人也）宋子河魴同穴于輿臺之鬼（輿臺賤臣也）高門降衛雖自已作蔑祖辱親于是爲甚此風弗翦其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汙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黨革心于來日

建平王讓右將軍荊州刺史表

梁江淹

茂寵迺臨，炫奪彝典，巡恩鏡飾，攪情震慮。中謝臣聞該秩詔序，匪賢莫能乎其職，端緋裂陝，非功無或濫其選，所以輪鞅國典，締結民紐，五威咸平，四精式訓者也。臣踐行迷方，試業微緒，徒以緣采宗享，承滋帝席，執圭戴筆，亟荷出內，至乃史紐河縣，茂馴羽之化，鳴環京數，謝擇鱗之政，聲績兩無，風化雙缺，而龜鈕未捌，璽書頻降，復改冊湘區，分當衡服，競無寶琮交部之康，終乏郭伋并壤之信，固以誼沓民明，湫隘身諷。

不悟皇靈再煇，河海重渥，遂踰恆采，妄貴異等。荊門務要，方城任積，水交沅澧，山通岷峨，襟帶百縣，縈抱七州，上德懋勛，攸居斯地，寧臣膠所宜廝荷？是以燋海鬼色，驚迫心影，謹刷脊情，置露弱志，伏願陛下停旒弛瑱，暫紹璩曲，則鑄才式弘，練物推遠，王度既清，蒙識以泰，不勝慙懅屏營之情。

蕭驃騎謝被侍中慰勞表

臣某言：即日侍中秘書監臣戢至，奉宣詔旨慰勞，便受國中帷，練甲外壘，矜廱蔽境，輿徒競氣，人懷秋厲，士蓄霜斷，晦寇已掩，氛竖末縣，猜鉞歼威，瞻與震慨。今主人臨郊，皇華降庭，煇燿望實，將激威武，戮鶵之夫迎光蹀恩，投石之師攀炤竦惠，楚嶺越郡，方茲衛潤，臣忝屬閫私，彌抱渥洽，不任下情。

蕭被尚書敦勸重讓表

臣公言：臣五寫丹翅，宜蒙蚑炤，一降王人，遂無弱緒，復遣尚書臣武兼侍中臣奐等奉宣慈靈，重賜勉誨，鏡伏迴環，闕默失圖，心鬼交悚，淵谷匪譬。中謝臣自初被詔，迄于今時，㦸懸㦸疑，以悚以厲，豈非深恩湧典，永變末躬，故槑瑟徒鳴，不傳廣樂之響，燈爐空舉，焉續繁星之耀，何則？卑乎小者，不足以任大，守于蔽者

不可以語通。臣器乏淵源，識暗機務，倫淆夷險，每憑瑤曆之遠，龕折氛蜺，輒貪羣才之効，臣寧有採奇鑒隱之能，綱國提民之功乎？不謂過延渥洽，謬攀河漢，燊宗甚盎，寵華暐映，耤聲採議，共知其幸，況傳保之崇，殷周特貴，特司之寄，魏晉稱重，上昭妙德，次擬英勛，有踰茲序，掛不紊裂，今陛下方闢金門之聽，調緒泉之政，何得去禮廢雅，近於臣始，既亡前章，孰表後世？臣才孤位峻，待皐亡日矣，情哀理感，事盡於斯，伏願一迴天景，微見矜心，則物不逃形，臣何恨焉。不勝焦燹狼狽之至

建平王聘隱逸教

府州國紀綱夫婦夏已沒大道不行雖周惠之富猶有魚潭之士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螭驤首翠虬來儀是以遺風獨扇百代餘烈激厲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從駕舊楚憩乘汀潭挹於陵之操想漢陰之高而山幽遐久流風亡沫蒼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然宜速詳舊禮各遣纁招庶暢此幽襟以旌蓬蓽

敕為朝賢答劉休範書

昝嫣道胄昌于羽未能戢姬德昭宜長旌猶卷舒焚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霧武誕命道鬱終三后連光四聖咨執或經天緯地攜紫蓋之符調風偃海隆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彩宇宙者也暨我太宗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璧臺訪道衢室平陽之后卷迹慙霧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彩雲祚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欵徼請吏跨商軼夏洗周滌漢道澤優衍猶不道封禪遐壺在天餘惠無與王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辟之禎獲珪之應著在紀歲仁浸汙河惠愛秋艸想亦君之所眷也重以先帝靈略潛通英轡遠馭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

奉風鬱必虔恭臣僚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使於寧世而忽覩來書以惋以慨君爲齊梁楚越之主胄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惟名尊崇誰與爲雄而出言刻尤吐音入戾舉旗類社志竊神禁稱兵歘衆遂窺外閫令朝無閫政拆撓凌上之節室無蔓豎坐生莫大之豐鴟梟稍衣號興徒黨主萃淵藪宰滋之甚不滅不軌不忠不義未有若斯者也宗枝之禦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盤石之孽近則江荊面縛於小將此成敗龍艾之鑒又亦君之所知也閒彼此飮鼠舞之異蚤見物徵河北隴上之謠已露童咏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桓侯之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騎驛爭引熊渠佽飛首尾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充埜布隰加以先天蓋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任輸沛陳羽林鶡觽露動龍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熠長原鼇南岳而永慨瞰九孤而懷恐伐罪弔民復驗於茲甫刑三千唯此爲大僕才等不羈志灑丹欵故奏禍福行天懷然表諸劉肅等疏

表友人傳

友人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有異才學亡不覽文章似儒清勝出一時任心觀書不為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祭如也常念蔭松柏詠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仰暫仕解褐常侍負公鄭府功曹臨湘令累之人有悉散以饗親其為節也如此數有年來有此人焉至乃好妙賞文獨絕於世也又撰晉史奇功不遂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與予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嗟乎斯才也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

齊故司徒右長史檀超墓志文

惟金有銑惟玉有璘君實淵哉行為世標高志洒落逸氣寂寥與學內溶深文外照嘉采籍甚窮國振朝亦既有美筠傷蕙彤人邇逝曠世促道遊永矣仁矣流芳亡泯

蕭驃騎祭石頭戰亡文

咸告忠貞之鬼曰義惟行有雄實士節嗟爾驍驚梟才蹈烈守玉不渝懷冰可折氣彰麾旗情激亂鼓[illegible]墉摧堅巨醜挫銳深痛克矜寬靈及暨降恩[illegible]爾以歆千秋同盡百齡一世鬼而有知[illegible]呼哀哉

與交友論隱書

江淹

淹者海濱窮穴弋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銀鈕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卜為世俗賤事耳而彰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脩慵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憂非一以法王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募大志徒自欺取筋驚木冷殊多災恚心頑質堅偏好[illegible]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歛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illegible]峨嵋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當[illegible]其驗非今日之所

言也誰謂雖知青鳥明之貴不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淹少孤貧好學沈靜寡交游其自序云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徒所與神游者惟陳留袁叔明而已爲吳興令三載復還京師値世道已昏守志閑居不交當軸之士
淹嘗云爲建安吳興令地在東南嶠外閩越之舊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靈草皆淹生平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矣山中無事與道書爲偶乃悠然獨往或日夕忘歸放浪之際頗著文章自娛蓋吏隱也

新論　梁劉勰

情慾之萌如木之將蘖火之始熒手可掣而斷露可滴而滅及其熾也結條凌雲煽熛章華雖窮力運斤竭池灌火而不能禁其勢盛也嗜慾之萌耳目可關而心意可鑰至于熾也雖襲情忍慾而不能救其性敗也如能塞先于未形禁慾于危微雖求悔[illegible]其可得乎防慾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爲怨[illegible]人[illegible]獲嘲者不以爲辱何者挾利以爲己有情于譽飽[illegible]蒙患而非德無情於傷辱雖獲毀而無憾魚不畏網而畏鵜復讐者不怨鏌鋣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illegible]情劒無情而人有心也使信士分財不如投策探鉤使廉士守藏不如閉扃全封何者有心之于平不若無心之不平也有慾之于廉不若無慾之不廉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必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慙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之慙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繭繅以爲絲織爲縑紈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繭之不繅則素絲蠹于筐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腐于心胸游

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明不發　遠而光華者節也近而愈明者學也　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纓典素不可以一讀能也（學專）夫兩葉掩目則冥然無覩雙珠塡耳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爲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故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專學）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倮跣也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

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密豈以隱翳而廻操（愼獨）仁愛附人堅于金石金石可銷而人不可離故君者壤也人者卉木也未聞壤肥而卉木不茂君仁而萬人不盛矣（愛民）勢尚就壅則口目雙掩遏必屬通則聲眺俱明故處穴大呼聲鬱數仞順風長叫響退百里入井望天不過圍蓋登峯眺目極于烟際向在井穴之時聲非卒嗄目非暴昧而聞見局者其勢壅也及其乘風攝峯聲非孟賁目非離婁而響徹眺遠者其勢通也賈臣忍餓而行歌王章苦寒而坐泣蘇秦握錐而憤懣班超執筆而慷慨當彼四子

勢屈之時容色黴黑神情沮怛言爲尾磔行成狂猖髮露心憂影銷貌悴引歎而雷轉噴氣則雲湧如騏驥之伏于鹽車玄猿之束于籠圈非無千里之駃蕩仞之捷然而不異羸鈍者無所肆其巧也何異處穴而望聲微入井而欲睇博哉及其勢伸志得或佩錦而還鄉或聲玉于廊廟或合縱於六國之內或懸旌于崑崙之外當斯之時也容彩光溢神氣開發言成金玉行爲世則乘肥衣輕怡然自得漂若輕鴟之汎長波沛若呑舟之颺大壑何異順風而縱聲登峯而長矚人猶是也而昔如彼今如此者非謂昔愚而今

賢故醜而新美壅之與通也水之性清動壅以堤則波紐而氣腐決之使通循勢而行從澗而轉雖有朽骸爛卉不能汚也非水之性異通之與壅也人之通猶水之通也德如寒泉假有沙塵弗能汚也以是觀之通塞之路與榮悴之容相去遠矣（通塞）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也舜日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子越王勾踐長頸烏喙非善終之象而夏禹亦長頸烏喙王莽之重瞳譬驁焉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之驥也何踐長頸烏喙猶虵有龍之一鱗而不可謂之龍也（命相）伏臘合歡必歌於湊牽石拖舟則歎

嘆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嬉戲之宜也卞莊子之弄殷庭也鳴佩趨蹌凝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攘袂鼓肘瞋目震脣非不知溫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攘袂之宜也安陵神童通國之嬖也八音繁會使以噭吹噴聲而人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迪御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鵲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穫穗曾不如鈎鐮之功也此四者美不常珍惡不終廢用各有宜也昔野人弃子貢之辯而悅馬圉之辭越王退吹籟之音而好鄙野之聲非子

貢不及馬圉吹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　若使甯子結客於孟嘗則未免追軍之至囚繫之辱也若使雞鳴託于齊桓必不能光輔于霸道九合諸侯也時須過關莫若雞鳴欲隆霸主莫若商謌商謌之雅而雞鳴之鄙雖美惡有殊至于適理排難其揆一也　關雎興于鳥而爲風之首美其摯而有別也鹿鳴興于獸而爲雅之端嘉其得食而相呼也夫以鳥獸之醜苟有一善詩人歌詠以爲美談矣况人之有善而可棄乎 才適 不以春日進遲而毀羔裘秋露灑葉而剗笋席　一世之間而文

武遼爲雄雌以此言之治亂異時隨務用才也今代之人爲武者則非文爲文者則嗤武各執其所長而相是非猶以宮笑角以白非黑非適才之情得實之論也 文武 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所以警桃言防口訛也 愼言 人目短于自見故借鏡以覩形髮拙于自理必假櫛以修束心闇於自炤則假言以策行 貴言 或怨大而成小或憾輕而至重深讐不必危而匪毗未可易也譬如風焉披雲飛石捲水蹷木而人血脉不爲之傷隙穴之風輕塵不遷毛髮不搖及中腠膚以爲深疾大不爲害小而成患者大風散漫小

風激射也故漢祖免貫高之逆魏后曹操泄張繡之讐韓信剔少年之辱安國釋田甲之慢此皆遇英達之主寬廓之衿得以深怨而不爲讐也晉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鬭雞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忘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 愼隙 累榭洞房珠簾玉扆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菌糺結猨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英六莖咸池簫韶人之所樂也獸聞而振懸瀨碧潭瀾波洶湧魚龍之所安也人入而畏 殊好 成務雖均機速爲上決謀或同遲緩爲下

何者才能成功以速爲貴智能決謀以疾爲奇也善
濟事者若救火拯溺明其謀者猶驥捉矢疾今焚燎
標宗則飛馳灌之湍波漂人必奔游拯之若穿井而
救火則熛颺棟焚矣方鑿舟而拯溺則葬江魚之腹
中矣夫江河之流爛脊漂屍縱橫接連而人飲之者
量大故也盆盂之水鼠尾一曳必嘔吐而棄之者量
小故也棋棘之生數寸而抽枝豫樟之植百尺而蒔
柯其何故耶豈非質小者而枝條蔑之而體大者節
目疏乎是以淺者之慘則混濊而無涯偏人之情必
刻覈而煩細（觀量）寒山有獸其名曰貀其角當心俯而

磨之憤心而死炎洲有鳥其名曰梟傴伏其子百日
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蜀侯之貪石牛牛逾近而
身轉危何異貀磨其角角逾利而身速亡乎白公之
貪財財逾積而身逾殘何異梟之養子子逾長而身
就害也是以達人觀禍福之機鑒成敗之源不以苟
得自傷不以過差自害老子云多藏必厚亡禮云積
而能散皆明止足之分祛貪吝之萌也（貪愛）賞者所以
辯情也評者所以繩理也賞而不正則情亂于實評
而不均則理失其真理之失也由于貴古而賤今情
之亂也在乎信耳而棄目古今雖殊其迹實同耳目

梁子芳心
腹口能出
理道通則
浮游其間
兩漢以來
忝宗風騷
其裏服也

誠與其識則矜識齊而賞異不可以稱正迹同而評
殊未得以言評評正而賞翻則情理並亂也（正賞）梗柟
鬱蹙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痾而銜明月之珠鳥激
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激通）今人進
不知退飽腐榮華剗絕嗜慾被麗絃歌取媚泉石退
不能披策樹勳贊明時空蝗粱黍枉沒歲華生爲
無聞之人沒成一棺之土亦何殊草木自生自死者
哉歲之秋也涼風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樹而長
叫吟烈悲酸瑯近秋而悲怨瑟于落日之際何也哀
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于菀柳今日向西峯道業

未就鬱聲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
奚能不霑衿于將來染意于松煙者哉（惜時）忠孝者百
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則猶玉屑盈匣不可
琢爲珪璋斷絲滿篋不可織爲絺綬雖多亦奚以爲
也　枯朽生于英華英華歸于枯朽山抱玉故鑿之
江懷珠則竭之豹佩文則剝之人含智則嫉之智能
知人不能自知神能衛人不能自衛故神龜以智見
灼靈鼉以神見爆孰知不智爲智不神爲神乎妙必
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言苑）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徐陵

卯頭卯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鳥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如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

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于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鐘。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宜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甚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朞月為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昚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途何幾。至于鑣鑣曉漏。的的宵烽。隔溆諸山相閒。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溢城。峰號香爐。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晨昏。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纜。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南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貨殖、黍華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

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買盜明矣。骨肉不任充庖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欜之儀。微驂閒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於侯景凶

逆璫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碟血尤干乃郭王葬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讐僞邪腰鞭爲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輯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徧膺憔悴政復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蕪蓬蕭瑟偃師還築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兔冠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貫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醜覺吾雖不敏常慕前脩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勠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節重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留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官闈祕事筵帟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幃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摘其牙齒爲謂謀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梁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illegible]遂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式玉佩奴[illegible]之與泮河郊勞至於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儀節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祅氣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歸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謝大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

訣政恐蔽陽頹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
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
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
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
陪臣之凉德故臧孫有禮翻四與國之賓周伯無僭
空怒天王之使晉冀卿於兩館縶驥子於三年斯匪
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蛸且帝四海
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
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
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

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厲及三方之
霸也孫甘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旍彰歲到於河
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其並遊
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
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
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
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遵溫
渚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
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
路含情猶其想戀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

入非云忠國况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鴻
爲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
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
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衛淝吞聲長對公閭之
怨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斷舌是所不
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
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
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
餒墻壁况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
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虐夫

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
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貔聞詩聞禮
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
周舍容容頗川廣何其無訴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
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
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
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談樂
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謬來
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齚舌低
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

及齊稱足趙魏之黃塵加齒弁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干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北齊書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天保中為尚書右僕射太清二年徐陵副謝挺奉使於魏本朝隨有侯景之亂會齊受魏禪梁元承制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僕射楊愔乞歸愔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遣陵隨還○陵字孝穆氣局深遠清簡寡欲為一代文宗

玉臺新詠序

凌雲槩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柙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穎川新市河間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衛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無異西施之被教弟兄協律生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關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閼氏覽而遂妒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西子微顰將橫陳於甲帳陪游馺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照墮馬之垂鬟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與婺女爭華麝月與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者也加以天情開朗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床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擣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為歡盡於百驍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詩可得代彼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

都不藉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暝寫弄墨晨書撰錄艷歌凡爲十卷曾無參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蠖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飛六甲高擅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終朱鳥窗前新粧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緗繩永對玩於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臺甲館流詠止於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與彤管麗矣香奩

隋經籍志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起古詩古樂府盡梁代

繡口錦心又香又艷文士浪稱才情領此應愧

丹陽上庸路碑

在天成象咸池屬於五潢在地成形滄海環於四瀆國險者閩其金湯備蓄者因於轉漕貨財爲禮專俟會通厥用爲上皆資滲漉大矣哉坎德之爲用也是以握圖之主財以利民御斗之君因之顯教上哉少昊初命水官遜矣高陽爰董冥職舜爲太尉于是九澤載疏禹作司空然後百川咸導崩華山於高掌鑿靈沼於周源莫匪神功皆由聖德我大梁之受天明命勞已濟民有道稱皇無爲曰帝若夫雲雷草創翦商黜夏之勳鑄寶鼎於昆吾安能紀勒陳鴻鍾於鄷岳豈易揄揚斯固名言之所絕也及乎膺斯寶運大拯横流居至道於汾陽勞凝神於貌射聖人作樂蕭部備以九成哲王盡禮春官總於三代豈止金門桴竹玉尺調鍾公帶獻明堂之圖匡衡建后土之議若斯而已矣天降丹烏既序孝經河出應龍乃私周易若夫圓天將聖垂意藝文五色相宣八音繁會不移

漏刻纔命口占御紙風飛天章海溢皆紫庭黃竹之詞晨露卿雲之藻漢之兩帝徒有詠歌魏之三祖空云詩賦以爲彭老之教終沒愛河儒會之宗方難大宅豈如五詩八會之殊文天上人中之妙典雪山羅漢爭造論門鷲嶺名僧俱傳經藏香像之力特所未勝秋兔之毫書而莫盡忠信爲寶檀所免於白駒明德惟馨山川介於騂犢至如川雖介虎泥染石牛會蔚朝興滂沱腕汁而清蹕纔動纖塵不搖高閈將臨油雲自闢陽烏馭日寧憚武賁之勞雨獺天無待期門之蓋衆維衆德非曰尚年若發於鄴猶莊在漢

潮如白馬既礙廣陵之江山曰金牛孰辨梅湖之路專州典郡青凫赤馬之船皇子天孫鳴鳳飛龍之乘莫不欣斯利涉玩此修渠乍擁楫而長歌乃縱金而鳴籟斯實曠世之奇功無疆之鴻烈

答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鳳而俱飛弟留連河北義等周南懷此殊不實可傷歎吾崎嶇既暮容鬢凋然風氣彌留砭藥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家國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代哭俱歷春冬移管于與同茲辛苦鳴蜩抱樹巫見

藏冰歸雁銜蘆多歷寒食靜言念此如何可忘夫以擁腫之木得免於下木觳觫之牛自保由於無用嗟余鄙陋未有髣髴唯歎吾賢不同蘧瑗爾夫推溝拯溺無切皇衷邀翩翩繽紛見優機覽所以降尺一之書馳輶軒之使心則與國必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苗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茲大府處彼高階庭奏歌鍾座延嬪賓客之盛方於階門田獵之禽同於君服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韓宣屢至季孔頻還斷爾遲迴豈云鄰睦

戒子書

徐勉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皆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

慧日十住商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
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
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
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
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
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
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
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欲今以分汝
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
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
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舄鹵彌復可安所以
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
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
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
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
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
物後己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更招巨利汝當自勖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

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
所敕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
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
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閑隙負杖躡屨
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
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
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
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
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蓄積奉祿分贍親族
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
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
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戒其子云

與陳徐僕射求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前書垂名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輕躬殉主以身許國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東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簉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疚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琳死陳所伏待刑憲

北齊書王琳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事齊除揚州刺史鎮壽陽陳遣吳明徹圍琳城陷被殺傳首建康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僑葬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僉爲啓陳主而許之瑒持首還淮南權瘞八公山側間道北歸別議迎接時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於鄴

通篇文瀉 渾給送抱 在胸崖海 評劃

與尚書令王儉書

梁　張充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鄉邦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攝無虧捕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其徒不一故以躋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書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彰綴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

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皋徉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猖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鼻梁輒轗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頂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詠於池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山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盛德維時孤高獨秀者素履未詳斯旅尚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烟乍林端而恭謁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見知已造時人

騁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謗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唯丈人而已關山敻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

反此一叚才緊

別開步以成趣

山栖志

大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寧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堂，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意濯清瀨，息椒丘，寤寐煙霞，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皋澤蔥鬱，若其群峯疊起，桉渎迭設，萮林布濩，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北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千里雨散，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郛郭，南則中野蕭條，極目逦迤，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激，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楓楮柟櫨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裹，搖白帶，抽紫莖，攢森萃葉，梢風鳴籟，垂柯蔭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蓏攢列，至于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泫露，芙渠紅蕖，照水皋蘸，縹菜從風，憑軒遠眺，蠲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樽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逆萬物，真并榮辱，匪知毀譽，浩然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孝標作此命意云沼非止其合往來其辨清作者未由而身死孝標得之因作此答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

閒遊贊并序　　戴逵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資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䆳漠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於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眞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異教之傑放衿雩以發詠閒乘桴而懍厲況乎道乘方內體絕風塵理悕長謝歌鳳遂逍遙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順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鬥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棲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緩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幾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邈終感孫契之難會以廣

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滄滄草昧緜邈玄配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騖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寘外傷通滑感莫滯總順巢尚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眞外其儀矜詳觀群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居宇在剡為逵起宅甚精整逵始往舊居

授陸敬游十賚文

陶弘景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坦秉策執簡授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爲栖靜處士策文曰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閣侍笏梁席雖迹混教途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濠潁之志歲月已深至德有隣風雲相會爾之來也爰移兩春於是褫帶青墀掛冠朱闕携手東騶創居茲嶺脉潤通木徙石開基登崖斲幹越壑負舟筋力盡于登築氣血疲乎趨走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爲苦心竟空懆寧顧饑寒之弊俠宇既立載罹霜暑于時七稔經始甫訖今日之

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稽金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爲駱茂爾嘉業永爲華陽上賓爾其蒞之其一爾以誠愨爲性恬澹爲情質直居本沉重樹志不邀世利高謝時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今故賚爾爲栖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斯美其二爾基架館境營劃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嚴官司行止並有栖憩繕築之勞見用爾力今故賚爾四霤飛軒廂廊側屋可以安身靜臥頤神遐福其三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稼穡艱難備嘗勞苦貨殖之宜允膺提歷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櫛風沐雨於焉尤切今故賚爾碁頭一人厥名多紹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勞劇其四爾族維舊緒身乃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今故賚爾鋼鐵如意可以揮對賓僚即名立事其五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今故賚爾節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響其六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至懷所詣因心則通今故賚爾香爐一枚重陸副之可以騰烟紫闕昭感上玄其七爾澡形潔藏肴糧既去宜導松朮實資芳醑今故賚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露其八爾敬事經誥遵尚楷模翰墨之用于是乎在今故賚爾

大硯一面紙筆一副之可以歸文寫字對真受訣其九爾貞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今故賚爾鍮石澡瀲手巾爲副可以登齋朝拜出入盥漱其十今賚爾十事事準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求理無惑驕惰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隱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武帝手勅招之不出卒贈中散大夫謚貞白先生

答謝中書書

答武帝問山中何所有詩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所此賦書自雲片片可愛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虞中書書

棲六翮于荊枝望綺雲于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都華來被聯不開鮮辭動情態忘交矜曲信知鄉德之談無虛往篇夫子雖迹縶朱閣而心期衡泌但散髮乎高岫似將飛霜于絕谷良爲欽哉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懷而髮容難俟自非齊生死于一致者能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爲栖栖空勞鼓缶迫及暇日有事還並不亦皎絜當年而無愧前脩也

答[illegible]英才書

子架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見仕復嫺彈鋏求通故偃蹇閭巷從容郊邑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虞榮啖俗自致雲霞蓋任㳟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閒墟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术此外何務然亦以天地徐宇萬物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illegible]

檄江神責周穆王璧　梁吳均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璧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若歷千春念茲文璧故問水濱江漢岷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璧曜此華璧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被心迷懷豪情感藏玉泥中匿珠魚腹使公孫躑波而長吁予狹瀟川而怒目飲飛舞劍而東臨蔚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碎紫貝其如獅又有川人勇俠處乎闊澱水居百里泥行萬術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劍鈍鉤之鋏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關移燋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

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揚拔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搠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縈枯潤涸咸之所加蘭洲稚淤嚴于三思反此明玉

爲王僧辯勸進梁元帝初表 實首 梁 沈 炯

衆軍薄伐途次九水郎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冠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啟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闍閣受白登之厚象魏致堯城之疑雲氣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冤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晴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啟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于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寔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友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月[illegible]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曠黃屋在纛本爲億兆而尊黼黻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于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紫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所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廢寢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茅覲車燒阜照而廊清函夏正爲坐陵開雪宮闕廢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即宜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鄏可以爲居杭隴班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

過通天臺奏漢武帝表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于海滸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于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宛出人間

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趾，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但雀臺之吊，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悽戀。

答徐孝穆書　　　陳　李那

繁霜應節，能響豐山之鍾；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別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矜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吏，議折群儒；平陵李廉，辯訓文約。況復麗藻星鋪，雕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俗。豈直楊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唯傳好事。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藩屏雖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儒之譏，屢被陳思之誚。著逢仰予，類石山之鼓琴；嬰兒予將，同本初之車服。不謝殷侯，虛談成價；遂同佑鼓，輕響雷門；燕石空彫。終慙比德，楚璧雖拂，寶愧棲梧，豈若邯鄲舉袖，唯聞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側。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罵其鳴矢，懸璞革之席，當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卿；工歌周頌，竹奏延陵之樂。書猶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家訓　北齊　顏之推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
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斆猶屋下
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
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
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
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鬬鬩則堯舜之道不如
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于傅婢
寡妻耳序致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
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
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

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
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
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荅異哉
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
之教子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
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
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
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兄弟　人或交天下之
士皆有歡愛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

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
踈而不能親也一娣姒者多爭之地也使骨肉居之
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
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鮮矣所以然
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
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兄弟　江東婦女略
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
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
直造請逢迎車乘塡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
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治家　侯景初入建業臺門

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
門部分經略一宿不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于時
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
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于天下市道
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慕賢　多見士大夫恥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于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
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
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于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以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為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肯以物累己也故藏名
柱史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
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

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
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
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喪妻
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
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
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
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
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
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
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

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
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
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荊間復所愛習召置
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
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
所不好云　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
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
而臥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
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為孝元所禮此
乃不可為之事亦是勸學之一人　夫文字者墳籍

狎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許
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而
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其
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
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
乎（勉學篇）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此句不是）
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
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
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
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

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
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
踈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亦有說）
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
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
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
運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詒謝玄暉侮慢見及凡
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
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
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

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
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每嘗思
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
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
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
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于矛戟諷刺之禍速乎
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
賦誂撆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
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
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

此誠難也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
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
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
矣凡爲文章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
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
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
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
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
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
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

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為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文章甚為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為悔汝曹必無輕議也（文章）

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為令僕以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名蓋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為放達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

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為羇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涉務）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貲之損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為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得利必以利治微釁風塵便乘肅正坑穽殊深瘡痏未復縱

得免死莫不被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亦無尤焉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鬭得傷此言為善則預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于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辠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為也如有逆亂之行得辠于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己力當無所吝

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文爾（若事）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羇旅懼罹謗讟思為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歘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止足）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為賊所害辭色不撓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　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況于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歸心）漢

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聞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髆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為誤矣（書證）

賀平鄴都表　　周 庾信

臣某言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一作天）離武落刻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内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僞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卿玉紫綬並詣中軍之營百年逋誅蓬竅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昔周王洧水之師尚勞再駕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武平定寓内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添麟洲小水若大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雖復八風並暢未足頌其英聲六律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坐釣臺而誓衆。姒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闕皋。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歟當今鹿臺已散項宮已遷兵藏武庫馬入華山立明堂之制奉太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于交河之北。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脩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臣忝竊榮幸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覩大慶不勝鳧藻踴躍之至

為閻大將軍乞致仕表

臣某言臣聞禮云大夫七十致仕於朝傳家於子騰則戴珍衣稱告制臣自出身奉國四十餘年遭遇風雲從微至著太祖文皇帝扶危濟難。奄有關河臣實無堪中涓從事自洛食風塵河梁旗鼓華陰有白馬之兵河曲有黄沙之陣臣雖用命不能奇策功薄賞厚因人成事恩澤年表常以愧心仰逢周朝以揖讓登庸。謳歌受命士貴臣遷頻煩榮寵三槐以鑄禹象物知其神奸五等以桓珪錫當守其宮室臣以何德兼而有之况復水土之職千乘以息識受徵兵戈之王韓信以登壇獨拜語其連類臣又何人當今四海未寧三方鼎峙陛下勞心之日群公展効之秋而臣甲子既多耄年又及無忝賓客之華謬迹諸侯之班尸祿素餐久忝典負乘致寇徒煩有司加以寒暑乖違節宣失序風水交侵菁華已竭雖復廉頗强飯馬援據鞍求欲報恩何能爲役榮啓期之樂適足自娛獨之武之言亡能爲也特乞解所居官言從初服

事符骸骨之請非謀几杖之賜若臣非陟移病東阜歸老山河茅社一反司紡公侯珪璧還封典瑞則朝無月位之人臣免妨賢之責虞氏養老敢希東序之榮周朝如荼豈望西郊之禮但瞻仰天威方違咫尺徘徊城闕私增悽戀不任知止之情

為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臣某言臣聞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陳六位時成禮樂之功斯正故以叶和日月測度陰陽悅豫兆人儀刑萬國者也伏惟皇帝應籙馭天披圖受命據洪陽而縣像履文昌而建極白琛表讓德之符玄珪告成

功之瑞太階既平升中可習必當水建千年山稱萬歲伏見勑旨刊正音律平章曆象奏黃鍾而歌大呂變孤竹而舞雲門莫不遠取疎通聲從安樂四分既明三微且定是以聞鐘於洛浦即辨聲乖聽鐸於邯鄲先知響韻二分二至行於司曆之官九變九成被於中和之職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被風俗平寒暑豈直吟嘯谿谷回翔鸞鳳而已哉是知零陵廟前徒尋舜管始平城下空論周尺臣聞上裂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升合等始得成功至於分粟累黍量絲數籥實以抑臬

聖規參詳神思所黃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琬琰非輕般倕慮淺不足展乎成均增輝度量貴器奉表以聞

吹臺山銘

江寧吹臺雖山出筍奈為下風此岫為真青槐避日朱草司晨石名新婦樓乎仙人中字王成甫若姓秦比花依對谷樹要春射能留客歌使度新雕梁數振士復輕塵

望美人山銘

高唐礙石洛浦丁舟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

石是三侯險踰地肺危陵天柱禁苑斜通春人常聚對與歌枝中見舞恰對妝望諸窗畫開斜看已識面喚便廻豈同織女非秋不來

至仁山銘

山橫鶴嶺水學龍津臨去一片仙童兩人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常春橫石臨砌飛簷枕嶺壁繞藤苗窗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疎寒井仁者可樂將由愛情

明月山銘

竹窗標岳四面臨虛山危簷迴葉落窗疎看條有[illegible]

對樹無風風生石洞雲出山根霜朝唳隺秋夜鳴猿堤梁以堰埜路疑村船橫株下樹俠津門寧殊華蓋詎識桃源

行雨山銘 文致

山銘行雨地異陽臺佳人無數神女看來翠幔朝開新妝旦起桐入床頭花來鏡裏艸綠衫同花紅面似開年寒盡正月遊春俱除錦帔併脫紅綸天彩剛藕蝶粉生廉橫藤礙路弱柳低人誰言洛浦一个河神

思舊銘 并序 齊節 文致

歲在攝提星居監德彩故觀寧侯蕭永卒嗚呼哀哉

人之滅也既非金石所移士之悲也寧有春秋之異高臺已傾稷下有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項羽之晨起帳中李陵之徘徊岐路韓王孫之質趙楚公子之留秦無假窮秋於時悲矣況復魚飛武庫預有兼甲之徵鳥伏裡泉先見橫流之擧星紀吳亡庚辰楚滅紀侯大去鄗子無歸原隰載馳輮轅長別甲裳失矣餘皇棄焉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海淺蓬萊魚鼈與蛟龍共盡焚香複道詎假遊魂載酒屬車寧消愁氣芝蘭蕭艾之秋形殊而共瘁羽毛鱗介之怨聲異而俱哀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摶摶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彫殘殺敗士所假於風飈寒落春枯不足煩於霜露蔡府君開賢俊翹首爲鵾終歲門人謝焉至於東首告辭西陵長往山陽車馬望別郊門潁川賓客遲悲悠路嵇叔夜之山濤尚多楊柳王子猷之舊徑唯餘竹林王孫埜地方爲長樂之宮烈士埋寃即是將軍之墓君嘗歎宴風月留連追憶平生宛然心目及乎垂翅泰川關河羈旅降于悲谷之景實有憂生之情美酒酌焉猶思建鄴之水鳴琴在操終思華亭之隺重爲此別嗚呼甚哉摩亡星落月炎珠傷瓶罄罍恥芝焚

蕙歎所望鍾沈德水聲出風雲劍沒豐城氣存牛斗潸然思舊乃作銘云

風雲上慘舟壑潛移髮髮霜落君子先危紀侯大去懷王不返玉對長埋風流遂遠荀伯舊縣慶封餘邑萬里歸魂修門詎入墳橫武庫山枕盧龍思歸道遠返葬亡從徒留送雁空靡長松平陵之東亡復梧桐松聲蕭瑟長起秋風疇昔隆貴提攜語默託情嵇阮風雲相得有酒如澠終溫且克朝陽落鳳大埜傷麟良城鬱鬱流寓於泰山陽相送唯餘故人孀機發緯獨鳳孤鸞閨深夜靜風高月寒生平已矣懷舊何期

原中絃絶鄰人笛悲昝為慕府　今成總帷

溫湯碑

成池浴日先應綠甲之圖砥柱浮天始受玄夷之命仁則滌蕩埃氛義則激揚清濁勇則負山餘力弱則鴻毛不勝仲春則楡莢同流三月則桃花共下其色變者流為五雲之漿其味美者結為三危之露烟青於銅浦色白於鉛溪非神鬥而長沸異龍池而獨涌洒胃滌腸與嬴起瘠秦皇餘石仍為鞭齒之階漢武舊陶即用魚鱗之瓦山間涌水寔表忠誠室內江流彌彰純孝豈若醴泉消疾聳乎建武之朝神水蠲痾

在乎咸康之世嵩山三仙之鄉不孤擅於天池百丈之泉豈獨高於蓮井

謝滕王集序啓

其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縣映如傳闕里之書青烏遥飛似送層城之辭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光芒方斯照燭有節有暇郎湜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才益代逸氣橫雲濟北顔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風雨爭飛論其文采則魚龍百變蒲桃繞鄉新開碣石之宮修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琉璃泛酒鸚鵡承杯凤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廻雪隨風河陽之斜既成為喜之因春陵之疾便是銷憂之地某本乏才用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偏酬江陵百六幾從上隴至如殘編落簡並入塵埃赤軸青箱多從灰燼北年痾恙彌留允陰祀息系楡巳逼湍柳方衰不亡秋氣之悲寔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昏亂頗同宋玉言辭蹇吃更甚揚雄一吟一咏其可知矣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已焚筆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又已傭用補他蹤時覆醬聖慈憐愍遂乖存錄始知

揄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廻顧朽材變於雕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亡踰此澤之深華嶽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即日金門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書納祐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孔子之盟會必欲聽仰風塵共薛侯而來朝謀當逢迎冠蓋魚腸尺素鳳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某啓鄭敞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寔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岜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瑠璃硯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爲年犍爲舍人寔有誠願碧鷄主簿亡由遂心寂寞荆扉疎蕪蘭徑驂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臣某啓奉勑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缺乏白社之内拂艸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懟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虚恭寔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偃童瞻槊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崔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檝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薪芻將枯山靈爲之出雨況復金抽素璽雲板疑傾併落青凫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某啓奉教垂賚犀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禎趙王國相偏賓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挿通犀似猴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愜南宮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唯見其榮鼈戴三山深知其重竊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似識恩鷄木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繖啓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繖一張上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廼茲翠蓋事重劉某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須高捲西河竹馬即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水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徘徊黄雀去關唯知反顧悽戀之心事同於此

趙國公集序

竊聞平陽擊石山谷爲之調大禹吹筠風雲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𤋮白日豈得

同年而語哉柱國趙國公發言爲論下筆成章逸態横生新情振起風雲爭飛魚龍各變方之珪璧塗山之會萬重譬似雲霞赤城之巖千丈文參曆象即入天官之書韻涉絲桐咸歸總章之觀論其壯也則鵬起半天語其細也則鷦巢蚊睫豈直熊熊旦上增城抱日月之光燄燄宵飛南斗觸蛟龍之氣昔者屈原宋玉始於哀怨之深蘇武李陵生於別離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晉太康以來雕蟲篆刻其體三變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矣公斟酌雅頌諧和律呂若使言乖節目則曲臺不顧聲止操縵則成均無取遂得陳梁文囿冠冕詞林大雅扶輪小山承蓋

周滕王逌序曰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蒸蒸色養勤同扇席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對之祥白雉有樓欄之感晉國公廟期受托爲世賢輔見信孝情毀至每自閔嗟嘗語人曰庾信南人羇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

招道士徐鴻客書　李密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奇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富麗覽而味之嘉玩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是知肥遁爲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爲時逢版蕩代屬艱虞猒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商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鞱鈐者也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書莫不洞曉于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鴻翔寥廓或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日仁人除暴靜亂方稱君子賛我與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檐簦用虞卿之禮披榛軛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掃席相待遲聽酈生之說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遙遣此不多及

密在洛口得唐高祖報書謂天下無可慮遂專事

隋齊方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于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既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東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客晦跡林野莫知所之。○密移郡縣撒積薪居上驗汲黯之言。翼錢不如傷趙壹之賦以國無人焉故也。

序聖教始爲久故唐一代文字頗北者善衆文亦工好而貴皇文公鑒又文已非之不知何也並錄以觀其變

古文奇賞卷之十五

錫選評

大唐三藏聖教序　太宗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上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收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于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于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于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

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
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
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
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
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
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
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閒失地
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
寒暑躡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
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

鹿苑鷲峯瞻奇仰異承至言于先聖受眞教于上賢
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于心田八
藏三篋之文波濤于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
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
於西極注法雨于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
福濕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
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花蓮出淥波飛塵不能
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
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

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
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
文深爲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于珠林忽
得來書謬承褒讚撫躬自省慚悚交幷勞師等遠致
深以爲媿

高宗三藏聖教序云極空有之精微體生滅之機
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文顯義幽履之者
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
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

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
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
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陪翔雲以共飛
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弘大海之法流洗塵勞
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
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製衆經論序照古
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其君如此其臣何尤替皇發慨昌黎太息

六馬圖贊

其一曰拳毛騧黄馬黒喙平劉黒闥時所乗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横行弧矢載戢氛戾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乗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瀍澗未静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黒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乗贊曰倚天長劒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黄白色喙微黒色平宋金剛時所乗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乗危濟難其五曰颯露紫紫鷰騮平東都時所乗前中一箭贊

曰紫鷰超躍骨騰神駿氣讋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乗前中五箭贊曰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元學士王惲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翦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爲像題真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駟爭光故[illegible]之役備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魏徵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逐鹿而猶走瞻烏飛而未定必有興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雄圖懷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逸風飈夢頷海嶽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及殷脊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隳於旣立奇策敗於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玄邃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祉弘道垂風導碧海之長瀾疎閬峰之遠構家傳餘慶明哲繼軌諭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

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綬拖鳴玉者蓋亦耆舊未能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凉州總管蒲山郡公僉匡周之美呂望慨其嘉謀平吳之功杜預慚其遠略公渥洼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玄精稟成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衛府東宮千牛備身趨馳武帳聯映廊廡出入龍樓光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凌長之源將致覆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晦明藏用風塵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俊談必

霸王之略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
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
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
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
之期申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
塞五嶽塵飛妖災所臻匪惟血落星隕怨讟所動寧
止石言鬼哭轍迹遍于天下徭戍窮于海外兎罝塞
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壠發掘城郭丘墟萬里蕭條人
煙斷絕公與楚公叶契共拯橫流未息滄海之波幾
及崑岡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羣雄嚮

起豹變梁楚鳳翔鞏洛據敖庾而塞轘轅登太行而
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圖
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兹青犢背彼黑山
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
數遂大開幕府肇啓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
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
義以乘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羣策以決之九野風馳
六合雷駭彈壓趙燕震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煬
帝同望夷之禍化及師殲於黎陽建德稽顙於河朔
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城中胡騎千羣

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
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乏主以
天下爲已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息肩之所雖
寔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
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孽孽乃眷西顧舉
兹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兹休命上
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雖威未振主自爲謀蓋當
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彼夫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
之憤憤耻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快快羞與絳灌爲
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瀍洛亦

親承祕策率卒先行既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
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僞遊慮青衣之詐
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慕范蠡之高蹈追
赤松之遠遊熊耳峰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
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騅
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
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
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
善書劒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敵至于三
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摝

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横之才遇風雲之會望紫氣以驤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之旅爲勤王之師更望重自疑功高是懼將遠遊以逃難翻途窮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鞞而軫慮雅重事人之節乃申詔葬之禮粤以武德二年某月日葬于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等咸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感意氣于一言託風雲于千載所恨命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漏山河之誓是以慟深欒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勒斯銘于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慚項羽之臣寬往齊都不愧田横之家

自撰墓誌

王勣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也嘗耕東皋世號東皋子身死之日自爲銘焉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徑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壟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世人乞銘往往綜括一生至數千言而猶以爲未盡嚴子陵云買菜乎求益也此銘寥寥數言而平生皎然矣○嘗云醒不亂行醉不干物 如是豈無朋友

祭處士仲長子光文

歲月日隣人王勣謹以魚醴之奠致祭仲長先生之靈曰明道若昧進道若退鳥飛知還龍亢必悔嗟嗟夫子理融其內不忮不求無憎無愛古人有言微妙

玄道藏用，以寄養正以蒙。嗟嗟夫子，允執其中。不見其始，孰知其終。蕩蕩心跡，悠悠默語。周覽人事，退居河渚。何去何從，誰毁誰與。聊同聚散，亦均寒暑。大矣夫子，其生若浮。至矣夫子，其死若休。鄉黨不懼，朋友不憂。素琴猶在，黃經尚留。老萊不婚，梁鴻雖渦。筵無饋奠，室無箕帚。嗟嗟夫子，豈圖其後。金玉滿堂，莫爲之守。凡我故人，素服臨旃。葛巾從窆，桐棺以遷。墳不易壠，坎不及泉。苟無恒化，於我問天。道性既喪，仁義鋒起。祭非古也，禮之爲始。吾從其俗，敢告夫子。清樽薄奠，尚其歆止。

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從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歡甚。

文甚宕素，雅稱其人。

答刺史杜松之書 文致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開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踈體放，抑有由焉。萊弃俗道，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遁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飲之詩，惟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莖；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爲群，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屐，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弃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社櫟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負苓者傳

負苓者，文中子講道于白牛之谿，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睎睎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交何爲者而微？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絲漸而得。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臟不能之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係之，不逮者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illegible]。負苓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illegible]

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嘗營乎而歎書也自伏羲氏後道之密循神之幾分張大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說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嬴咲而差文王負其答而行追循淵之涯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東皋子集序 賓符 文粹

唐 呂才

君姓王氏諱勣字無功太原祁人也君性簡放飲酒至數斗不醉常云恨不逢劉伶與閉戶轟飲因著醉鄉記及五斗先生傳以類酒德頌云雅善鼓琴加減舊弄作山水操爲知音者所賞高情勝氣獨步當時及爲正字端簪理笏非其好也以疾罷乞署外職除揚州六合縣丞君篤於酒德頗妨職務時天下亂藩部法嚴屢被勘劾君歎曰羅網高懸去將安所遂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遁隋季版蕩客遊河北去還龍門武德中詔徵以前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第七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爲蕭瑟但良醞三升差可戀爾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曰給王待詔一斗時人號爲斗酒學士貞觀初以足疾罷歸欲定長往之計而困于貧貞觀中以家貧赴選時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君苦求爲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不聞莊周避漆園之請而隱柱下卒授焉數月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illegible]

袁又死君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自是太樂丞爲清流君後追述焦革酒經一卷其術精悉兼採杜康儀狄巳來善爲酒人爲酒譜一卷太史令李淳風見而悅之曰王君可謂酒家之南董君歷職皆以好酒鄉里或嗤之因著無心子以喩志河汾中先有渚田十數頃瑀及汝鄭渚又有隱士仲長子光服食養性君重其真素願與相近遂結廬河渚縱意琴酒慶弔禮絕十有餘年河渚東南隅有連沙盤石地頗顯敞君于其側遂爲杜康立廟歲時致祭以焦革配焉貞觀中京兆杜松之淸河崔公善繼爲

本州刺史皆請與君相見君曰奈何悉欲坐召嚴君平竟不見崔杜高君調趣卒不敢屈但歲時贈以美酒鹿脯詩書往來不絕君又葛巾聯牛躬耕東皐每著書自稱東皐子晩歲酣飲無節鄉人或諫止之則笑曰汝輩不解理正當然或乘牛駕驢出入郊郭止宿酒店動經歲月往往題咏作詩好事者録之凡咏並傳于代貞觀十八年終于家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　二首

唐　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賢聖屈厄存乎我者所謂仁榮辱興流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翥伊周成翊賛之功含樸羨藏顏冉困栖遲之歎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曾風未舉大鵬有雲傾之勢地餘井鮒亦將鼓鱗而轉之田鳩楚鶴亦將奮翮而舞之及其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騰氣則虹蜺掩摩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

一飯大耶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容耶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劒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踐運玉尊納肯水之謀麗藻昇郎天子賞陵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厚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剸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者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似列子弟於千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鍾鼎從王諸

葛藥龍之曰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攝將虬後交鬻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值數百沖襟眇論人多江漢之秀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北齋開啟南館靈開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疏虛席延賓恨原嘗之客少實烟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貽景城閭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巳沒生氣猶存況乎屬宇宙之昌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覗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抵首俛眉取濟斗升之

和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擲帳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未顯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者爵祿之間可以辭丘川殺身版築之下而甲資之負販陳湯之乎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碩所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懸車馬僕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約之恩接手應侯先立縞紵之贈貴人之情也能亡報乎方今白藏紀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疎候滿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雁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竹

府于南畝抗黍被於東皋時計有儲頗展多祿下官漂游絲截飄寓淹留歡蹟相仍憂虞自拆涉梁溪之峻嶺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惟知慟哭庶亮鄙懷以濟濡危輕嗣短懷行流嘉祉

其二

蜀都廣鎮岷墟奧壤山分玉宇水向金陵景覩有斯英霧闇出渙悶休抑辛甚幸甚大冲有可遊泳波驚亡枉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鍾之節豈道窮經秘妙聽答於無聲理貫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枉響波無入枉之因霜落鍾鳴霜非扣鐘之其矣況乎言

志意得臭味相求日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撫味殊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志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常謂薰蕕不共器梟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接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損而道不可滅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簪遁形滄海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為芻豢以衣冠為縲紲方欲策驚風而撫霜英擷虹蜺而采烟液其次拂玉闕指金門茂貫論之謨討終軍之策因機入務懷素將相之門沐露霑霜擁篲公侯之

窒然則拾青紫於旦莫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
襄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百官者可謂懸二途矣而
歛手長揖强顏高視低心於塵蹟之後恐恥於衎逸
之日者哉渭濱留釣磨揚之業未尚湍激湍收鴻漸
之資蕃寥及其變亨遷接遠則乘其高而青人伸和
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其機所運吉旁於際忽之間玄
命所移飛伏於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爾耳方
今炎飈謝節爽候潮辰風高而宇宙清霜下而亭郊
肅歸雲止雁流喈響於東津落照開虹寫晰規於北
岸螢跡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繇情故興奇賞僕一遊

秦隴而革炎凉戒征軺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
超曠脩山而復英宮尚遠頻驚去鷰之心猿峽猶聆
巴下闇猿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己
之心稍綏宅鄉之思昔者虞公所見縣光白髮之前
季布一言猶定黄金之諾況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
茂於金蘭布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復空留
安邑之資忠闕終始取恨呂亭之客

益州夫子廟碑記 並序

述夫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
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滂騰六
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
不足多也握瑶鏡而臨事業則萬機之凑不足大也
故知功有所服黿龍不能謝鮮介之尊器有所歸江
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清
而萬物覩粤若皇靈艸昧風驪受河洛之圖帝象權
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汲大夏殷周氏作
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
度律臨甹器而垂光玉帛謳謌及宗禋而大備洎乎
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鍾鼓衰而頌
聲寢邵陵高會諸侯轢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窘

河陽之召三微制度乘戢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
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絶由是河洛兆朕素王開
受命之符天地氤氳玄聖舉乘時之策典九圍之
典振六合之頹綱有道存焉斯文備矣夫子姓孔氏
諱丘字仲尼魯國鄹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
洪緒自玄禽剪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藏旌旗
於北而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鍾鼎
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藏靈遥馳
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倫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搆
乾元掃荒屯而對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

之丕運揔千聖之殊姿人靈耶有作之期岳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像龍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瞻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衡霄尋齋掛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泯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公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劉子叙青雲之袂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凉於詭問聖人之降跡也若乃參神揆訓鍊道和倪厚太白於中郊絳乘黃於下邑湛亡爲之跡而衆務同升馳不言之化

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旂務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翫桓氏逼公宮之制沮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皐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于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于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篚飾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榮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

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節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玄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觀象設教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應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玄纂辜微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霧襟不測睿覜亡涯石碧昭集隼之庭土缶驗羵羊之所稽山南塗識皓骨於封耶蠡澤東浮辯丹萍於麥渚麟圖鑿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鉤深玉策旌亡秦之兆

聖人之觀化也明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撓虹梁於大廈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吾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始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

在蜀志中得覩此奇文雅稱其山川若作

敞也遵揚十聖光被大虛乘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譫禬祀而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絕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豈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彭州九隴縣龍懷寺碑

粤若真元混沌抱一氣於天門象化童蒙構三霧於地戶由是金機逆順山河假成器之因玉燭浮沉風

火兆流形之蘂縣大明於日月適至泉宮設巨浸於雲雷終迷燬宅太極所以散而為兩洪飈所以吹而為萬雖復卑高異列俱沉方內之遊全集橫流共失寰中之契豈大涅盤深覩不背色以求真般若長驅毋乘空而得靜則知一名同出陰陽為破道之墟萬象皆空天地即降魔之境莫見其俯仰不知其去就至自于太虛復歸於無物其有述言立德開業成務掘大柄而推造化執洪鑪而詰元[illegible][illegible]門幽關顧非相而遐迴三駕晨嚴臨有為而出損豈不知爵孤遠路終嬰旅泊之虞舟檝中流未釋風濤之苦將以宅心者宗虛室所以合符應物者神明鑒由其不撓故能彦寧宇宙指麾權實演羣生而非其力存厥品而非其有千楹閑景似居蓬艾之間雙闕臨空若在江湖之上其釋迦之沖用乎龍懷山者井絡之所交會岷嶓之所控帶掛峰北走吐香嶂於玄霄巨壑南馳散洪濤於赤岸香城寶地左右林泉鼎岫丹岑往來州[illegible]有法會禪師者俗姓尚氏吳郡錢唐人也金章銀艾洞陰傳九命之尊玉鉉乘紫江左受三台之貴[illegible]人傑自朝堂而垂光學府文宗冠南都而獨秀法師紫星降彩紅雲授氣應積善於高門契冥緣

於累世果浮觴引潛圖彼岸之功聚礫延砂即振爲山之業靈樞密運闡仁[illegible]而長鳴慧刃高揮斬邪關而洞照以爲真機體化毫髮莫滯其真訛數逐微乾坤不容其筭于是四禪幽觀破銅堞而出無明三昧雄圖排鐵圍而泯非相法雲自在吐納龍宮賢聖不仁奔馳象域將使三千塔廟知真實之玄津萬億惛怖入虛空之祕藏安心樂土遁影霧關以開皇元年憩嶺霧墟福地巳被神功玉勝金繩未光朝命蜀王秀以文昭建國帝子專征仗巴服之尊名裂卭荒之寶命形騑偕帝蹕萬騎於銅梁皋蓋圖玉警千乘於

玉宇鏡山南望志狹彭渝錦水西浮耻朝江漢開實
沉之壁壘嘯京叔之風塵擁龜堞而託殊方憑爵堂
而傲天子威權所制勝兵數十州雄視所臨經塗五
千里三英賦雪鷹秋月於梁臺八斐吹風傳朝雲於
楚館恩弘正大廣召名僧振錫雲趨乘盃霧合禪師
抵囊泉石韜跡烟霞攀紫桂而同塵守青蓮而向晦
衡廬蕩岳寧移忍地之靈烈火焚山不撓堅林之色
王心有悟時加優禮順風拜道封山謝失發進財於
廣內探仙室於重幽因嶂為壁憑崖列戶以開皇五
年始賜額為龍懷寺地隣縣左遂均縣上之恩山似

龍盤即建龍懷之剎爾其崇巒經復複磵縈廻高丘
波(?)實長林翳日增瓊垣於下麓探瑤構於中岩香閣
神行珍臺妙立玉蚪銜霜絶游氣而負蒼天金鳳連
翼拂烈風而瞰玄闕延綠房於累嶺上拂霞莊蔓丹
關閟於重溪下披泉戶陽開陰闔變霜露於旋廻蠖動
蝴(?)飛起雷霆於椅(?)嶺玉堂朝亘影襲長虹珠殿宵浮
光含列宿禪師歿後爰有孝恭法師智開法師弘嚮
法師管伐(?)闍棃四上人者並禪師之上足而法門之
領袖也五明術路控引樞宮八解源流朝宗性海其
深為寶拔白玉于嶄岩丁礙居貞得玄珠于罔象任

情真界棲息妙塗俱探寂滅之源各證菩提之域雖
業定人境照巳極於無方而道寄生成功遂覃於有
相演中乘之奧議增上棟之宏規萬拱不籌千門有
闕俄而帝隋大洪皇家小運天地閉而賢人隱雲雷
屯而巨寶衰毒龍橫霧四天沉闇逆之悲醉象驅風
三界溺崩離之酷上人慧機幽晤定識潛融知佛日
之恒明審王風之尚靜苦歌商岳探鷄嶺而同歸芋
稚磻溪與猴江而共致遁俗無悶因時待口洎丹陵
啓秩赤縣居尊迦維授手波旬革面十千天子新朝
帝釋之宮八萬仙人始向毘邪之國一音演而荒畏

服三聖盛(?)而禮樂備由是巴方舊彥蜀城遺老仰慈
門而知戶頌(?)叩嘯用而喜拼鑿雕鞍繡軛瞻鸞擧而
馳魂黼帶綖裾指鷲林而鶩欽寶瓶宵注潤浹堯旬
玉柄晨麾風調舜曆咸以為假沉其性迷生安覩聽
之功動亂其心窮子失肌膚之戀江連巫峽始絆心
猿山對禺同終維意馬貞觀年中積閣黎等乃昭遺
趾發揮精舍容成按曆列門用於天經綠首陳章奔
神功於地緯迴廊窈窱自吐風飈列櫛崢嶸坐含雲
雨闈竭宮之妙質儼盧舍之真容寶珠周映銀龕備
色逸多乖足似臨兜率之天師利分身若赴維摩之

境霧仙可接蓀會士施眞應南徼雕鐫有寄若乃巡
積坦歷森沉天花照而高月落地鷲驚而幽泉思紫
蘭香蔟徑香侵柏葉之纖綠艸紋茵影入芙蓉之座
眞童鳳策即踐金沙仙女鸞衣還窺石鏡巖莊轉梵
香冥松桂之墟爛戶栖棹宋寘藤蘿之院法鼓奏而
寒山晞溪鍾鳴而曉經靜稱苔翠龢具不盡之靈衣
石乳瓊漿入無生之妙饌肅肅焉遥遥焉信調御之
珠庭而列眞之甲第也爰有上座玄鑒法師等並六
塵無我四諦非它來蔥越之微言守楞伽之奧府法
雷前吼鼓動風烟慧日揚明照臨介經青溪坐定得

心宅之恒霧川洞行忘覺身城之匆化須彌不動迴
鎮閻浮閣嵲安居下觀切利開四生之廣路叙六趣
之彝倫足以尊揚眞績恭宣來命者矣縣令柳公諱
明獻字太初河東人也太玄降氣中黃授彩冀周宣
之榮基吐河汾之靈液四科高第振風翮於三冬萬
宅崇班蹈雲驂於百里既而政成黎頌道洽毗謳假
無上之幽筌毗不言之景化絃歌在韵將寶偈而齊
歸銅墨成章與梵天而共貫瓊波湛淡沃蕩雲霓珠
瀧蕭條蔽虧烟雨貞機罕應良談放好事之遊朗調
多奇高賞盡名山之曲下走東皐事失南州淹窮歎

升庸之栖遑笑楊岐之浩蕩薄遊茲邑喜見高人之
接而定柴鐏七縱而會風月林宗有道相則清濁之
間平叔能言見許天人之際從容宴語契闊胸懷欣
性情之同冥感形體之共遺雖禪都妙城已排於忘
言而長懿文場稿巾於知己敢作頌曰
妙象無倪神功有涉湛淡名器崩騰事業慧路超車
禪河艤檝控引羣品輪迴庶劫縱橫宇宙反覆山川
言因境立道寄形詮爰稽福地式揆珍田丹溪瀉日
碧洞栖烟閣都玉檻須彌石室榛灌溟濛風雲蕭瑟
靜容乃眷禪徒有證禁磴三休花嚴四絡紫巒架殿

叢嶂營樓千櫩鳳起萬拱鸞浮星開緗髮月湛青髀
神宮不夜蓬宇長秋戶臨重嵒窗分絕嶺半迴香浮
中天梵響窪林聖迹龍泉佛影鳥思山空猨悲峽靜
森森巨柏落落長松月出東岫霞生北峰山人自狎
林老相逢白雲屢斷青溪幾重彭澤之令臨邛之客
且得山藪東規泉不法宇成言慈門致役傲枕吏
隱辭羈心跡兀生擾擾與道皇皇殷勤頌詠惆悵津
梁投功羣碍助化玄場百年之後苔蘚蒼蒼

遊山廟寺序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

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
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
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踈稽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
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版蕩此僕
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昔以淼友
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之靈峙也山東
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谿絫侈玄崖斜
合倚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
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奠獻羣
別山鶯互轉崇杉將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影

躬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逝其玄都
紫微之事邪方欲乎鍾俗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
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昔乎斯者濟陰鹿弘胤
安陽邵令遠耳盍詩以言志不以韵數裁焉

競渡序 文苑

唐 駱賓王

夏日江干駕言臨眺于時桂舟始汎蘭棹初游鼓吹
咽江山綺羅蔽雲日嫂娟舞袖向綠水以頻低飄颻
爲聲得清風而更遠是以臨波笑臉艷出浦之輕蓮
映渚蛾眉麗穿波之半月靚妝舊飾此日增奇絃管
相催茲辰特妙能使洛川迴雪循賦陳思巫嶺行雲
博稱宋玉凡諸好事請各賦詩

四美二難

冒雨尋菊序 文苑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辭塵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燠則
鴻雁在天敘交游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

之園近葉低松直泛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
鶴俱飛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於書閣
行闕飄巍把雅步於琴臺坐聞流水字中科斗競落
文河筆下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
錦石封泥苔澤印龜之岸泛蘭英於尸牖應接雜談
下木葉於中池厨烹野雁隧白花於溼桂落紫蒂於
崍藤雖物序足悲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
季倫混心迹於玉山無慚叔夜云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晉府 文粹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

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
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
媚偏能惑主踐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
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
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
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
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

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
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
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
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
嗚則山岳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
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
膺重寄于話言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
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
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

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上兗州啓

側聞未遇孫歇驗若無絕輪之迹時逢和氏荊山有
連城之珍豈若聽清音于爨餘則枯桐發響收夜光
于玄璧則怪石騰輝在物猶然況于含識者矣伏惟
明使君鳳穴振儀龍門標峻瑣彫岳立表秀干雲霞
煥霜霏澄虛鑒物既而代工天府忠簡帝心擁熊軾
而撫百城建隼旟而臨千里坐棠敷惠恩遷去思剖
竹垂仁式歌來暮清凝夜燭化警晨烏外昜九農內
弘五教導之以禮樂齊之以刑書約法遵寬設蒲鞭

之恥立言惟信控竹馬之期甘雨隨車雲低輕重之
蓋珠還合浦波含遠近之星至如卧理稱難坐嘯匪
易披裳問疾乘愛景以字人褰帷廣聽穆薰風而扇
物嚴霜秋降叶隼擊而防小人零露春濡飾羔旌而
禮君子于是仁必有勇義不忍欺矣譽鬱于三齊芳
猷騰于千古若乃清窺遠鏡皎月色于靈臺玄鑒虛
凝修風聲于智府研機于幾探賾九流縟翠蓴于詞
林綷鮮花于筆苑文江翻浪綺[illegible][illegible]以韜霞學海驚
瀾綴珠鯨于濯錦加以懸榻待士持[illegible]禮賢汲引志
疲獎題不倦濩紱味道之客望範圍而駭奔兼包流

略之夫窺義園以遐集求小善于毫芥頗正禮于一龍振幽滯于沙泥許明公于一鶚賓王淹中故俗禮抃厚之弘規穢下遺張陶禮義之餘化頗遊儒素少閱緗細每蟋蟀淩吟映素□于書帳莎雞振羽截碧湔于翰林涊而學非懷蛟才非漢乃價不齊于南漢步不重于東山幸篇日月光華雲霞紛佈方結羨魚之網將謠叩角之詞雖短翮于槍榆希高翰之餘拂濯纖鱗于涓滴望鴻浪之微霑所冀顧盼曲流剪拂增價則鉛刀有一割之用跛鱉致千里之行是知竊混吹于齊竽濫飛聲于郢路拘山雞而自恧顧遵家

以多慙輕觸威顏不遑流汗謹啓

上梁明府啓

某啓往者聞歌薛邑賞彈鋏于馮諼佇駕夷門揖抱關于侯子豈惟成風之斵妙思通神流水之絃清音入聽況夫志合者蓮心可采情諧者蘭味寧忘伏惟二儀天峙搆層基控射牛之峰浸地開源驚濤疏鈞龍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掩金許以霞褰三王八公羆袁楊而岳立于是功超振鷺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翎鸞之舞影除琴動操叶馴雉之雅音既而德有鄰依皇華而撫俗君子不器庖稻軒以覩風某潘石

摘遷聲鄉邃轉不叶十室無尊一經拔牘遐而無由仰鵬飛而自失公顧盼成節咳唾爲恩度微潤于江波冀求光于隣燭使幽禽遷木侶丹山于帝梧鳴石在川應黃鍾于仙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上司列太常伯啓

側聞魯澤徐麟希委質于宣父吳坂逸驥實長鳴于孫陽是則所貴在乎見知所屈伸乎知己故彫其璞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伏惟明常伯公儀天聳構橫九霄而拓基浸地開源控四紀而疏派自赤文薦祉由阜分帝子之靈紫氣浮仙函

谷誕真人之秀本枝百代君子萬年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略德出天縱白雲降王輔之精峰秀學山列三墳而御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魯之巖游綵光于曳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于連牛垂秋實于談叢絢春花于詞苑辨河飛箭激斗翻白馬之津文江散珠圓波湫驪龍之穴是用德茂麟趾剖桐葉以分珪道煥鶴池映桃花而曳綬既而揆留呈鑒忠節帝心表職春官爍離光于青殿代工天府明台耀于紫宸綜理玄風燮調元氣含鼎禮樂候愛日以流光毓彩文章映德星而開照若乃識度宏深器宇

能窮其詞不能窮其體製也

疏通明允[illegible]誠盡[illegible]隆[illegible]厚士息和忠肅玄功格於
上天則伊陟謝其緝熙巫咸慚其保乂舉才應器與
士無私水鏡澄花炫金波于靈府冰壺徹鑒朗玉燭
于神機則邠佽莫際其淵盧毓罕窺其術故使妍媸
各安其分輕重不失其權五教克敷百揆時敘折衝
千里魯連談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度加以
分庭讓士虛席禮賢片善經心揖仲宣于蔡席一言
合道接然明于鄭階某蓬廬布衣桑樞韋帶自弱齡
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上則執鞭爲士
王庭希干祿之榮次則奉檄入官私宦庶代耕之祿

然而忠不閑于十室學無專于一經退異善藏進殊
巧宦搏笋角而高翥浩若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邈焉
難託實欲投竿垂餌晦迹于渭濱抱甕灌園絕心
機于漢渚幸屬乾坤浩大興觀烏兎光華嵩山動萬
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光宅欣預比屋之
封而有道賤貧恥作歸田之賦于是揭來金牖利見
金門指帝鄉以望雲赴長安而就日冀片之願徒有
獻于至尊蟠木之姿誰爲容于左右明公決幾成務
論道經邦一顧之隆騁足逾于仙廄片言之重魚目
軼于靈蛇庶望顧兎維箕動薰風于舜海[illegible]縱

霈甘澤于堯雲則鯨餘之魚希振鱗于吳水腐後之
豕翻化龜于魯津拜伏階墀俯其冰谷謹啟

上吏部裴侍郎書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
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在乎
象非書無以逹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
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輿有北
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
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迹
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

人悃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
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于時高
談王霸衒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于榮名不戚戚
于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
垂過聽禮以芻拔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慚
阮瑀入幕則高謝郄超夫聶政荊卿刺客之流也田
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
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于下官見接以國
士當階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
報施所以逡巡于戎命躊躇于從事者徒以風遭不

切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粮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魂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叅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illegible]日增傷夫感于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辭訴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爲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

之交甘匹夫之厚也蓋有不得已之者焉儻有能没爲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忘顧復之私外存傅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而背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喩之無嫌質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懷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縱令歡以卒歲仰而謹之不背而使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illegible]道切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恰犬馬之[illegible]憫烏鳥之私情寬其孑恩遂其終養則窮[illegible]

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與程將軍書

昨見武郎將備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聞嘉惠深用慚惶君侯懷管樂之材當衛霍之任豈功厚利感德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輿王業道足以濟蒼生尚且屈公侯之尊佇荒庫之士若下僕者天地一無用芻狗矣粤自旌貴之晨即逢聖明之曆材不經務不能成佐命之功智不通時不能包周身之慮加以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常願爲仁由已喪我于吾見機可

以絕機無用之爲有用隨時任其舒卷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于木也昔般無所措其鈎繩其于駕也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揚之制君侯緝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借遊談猥以樗櫟之姿忝預賢良之薦恰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升堂非夔牙不可以擊節倘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匹夫竊議語流天下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爲高明之累耳必能一盼增價九衛先登無昭爲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當效駑舒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道德

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則通萬物之幽情將使詞翰
為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
不慚者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
官守牽纏風期有限甚尚期辭滿倘泛孤舟萬里烟
波舉目有江山之恨百齡心事勞生無晷刻之歡嗟
夫流水不窮浮雲自遠沾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
生之私忘其貴賤之體再拜

舘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 文致 陳子昂

姬人姓薛氏東明國王金氏之胤也昔金玉有愛子
別食於薛因為姓焉世不（集無此字）與金氏為姻其高曾
皆金王貴臣大人也父承冲有唐高宗時與金仁問
歸國帝疇厥庸拜左武衛將軍姬人幼有玉色發于
穠華若彩雲朝升微月宵映也故家人美之少號仙
子聞龍臺有孔雀鳳凰之事瑤情悅之年十五大將
軍薨遂翦髮出家將學金仙之道而見寶手菩薩靚
心六年青蓮不至乃歎曰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
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青春遂返初

服而歸我郭公郭公豪蕩而好奇者也雜佩以迎之
寶琴以友之其相得如青鳥翡翠之婉孌矣華繁絕
歇樂極哀來以長壽二年太歲癸巳二月十七日遇
疾卒于通泉縣之官舍嗚呼哀哉郭公悅然猶若未
亡也寶珠以含之錦衾以舉之故園遂遙言歸未逞
留殯于縣之惠普寺之南園不忘貞也銘曰
高丘之白雲兮願一見之何期哀淑人之永逝滅紺
園之春時作青鳥長此與鬼來兮遊故國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崇

桂丱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增歎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契獨立眞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述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飲崐崘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折矣豈知瑣郗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峰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眞侶永幽靈契驂翳青芝而延佇逕命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煙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靦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迴以悲古人之心吾今得之矣

唐睿宗玄眞皇帝哀冊文　唐　蘇頲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玄眞皇帝崩于百福殿遷神于大極殿之西階粵十月[illegible]日將遷座于橋陵禮也素帝奉周青蓋[illegible]旆假無聲以虛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某追攀引紼眇擗司常攝旌物具滯進感衆靈而影彰聆茲鴻業欽若要道爰制近臣敢揚大寶其詞曰高祖興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累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令典君相宏圖宜哲觀藝祗膺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謨否歷終泰傾維更紐于從代王子事周母退象藏密沖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復亨蹇而自開固推皇弟仍陟元台鳴兆搆孽紛虹肆災飈馳神武電掃姦囘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眦心忘我帝力鞮譯修貢親賢任職樂英巳敦禮緯重繹宗廟率祀郊丘肇禋養而迎夏芟以祈春靜默於道和平返淳智周翔泳功濟陶鈞知子惟明從吾所尚匪伊脈之莫締追舊軼而將表帝[illegible]于厥中皇運崇于太上始授圖而觀察終脫屣聽齋必閑餕朝而別宮問安順色資孝弘[illegible]

有唐一代氣象發於此公文字

受言承至公豈綴衣而憑几忽成鼎而攀弓嗚呼哀哉夢年罕驗頓是付屬神器其得所委靈心其何欲攀推絕以孺慕竟厭時以去俗萬邦赴而洞軌六遂眛而帥屬外舉悲于紼柳中不痊于珠玉屋轄迎轉龍帳求仙寒生紫殿曉發清都旆拖遲遲而徙靡旆旌戀戀以成紆陰機門以御路指擁藏之幽邃禮既獻而三殺神方寧而九虞遠遊迺冠近發歸路幽高而潛川蓋兒焉下而泰京稱出積和草以横電掩悲松以驂日嗚呼哀哉粵羲軒之建子姒今今聞聞其不已猗簡冊之尊聖真兮鴻名冠而方貽然後京

雲萬華露滋揚至德殷承思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以知之嗚呼哀哉。

大唐封東嶽朝覲頌

維岱之山五在中國泰嶽首之見孚之命我乘臣唐受命之隱位十四年考虞氏歲巡之義諏周王時邁之儀十月辛酉步自有洛十一月景戌帳殿齋于靈山翌默以祈繹思而照將紀功布德順斗承天情事克已乃宏觀映區宇盛服懸闕闈路遣趾齊陰雨畢陽燎山上御飛龍而神翁皆以拱迎閭台三游后四皆上密侑信臣高位邑封壇列門階下五十

上錄帝時參其寶系只四字

以聖言沖邈蓬膝寶書誓之旨臣獻獲守丕業恐克駿命惟上帝儲休錫蒼生無疆之慶朕之慶也古則秘之何哉屬寀馳迅颸露清終夕若掃若鋤晏然而已庚寅天官次舍王制協時嚴高祖以配之祀高宗以陟之冕裘立珪璧序潔豐俎調鍾呂倨勾于箕簴憂擊乎柷敔寶駢瑞兮物焜煌空薄霄兮音容與則纖塵不動和氣充塞日在于耗天爲之門揚日大光謂小天下昭以抱戴見之卿霧郁郁紛紛喜氣煙熅當芝檢引紫熏太紫洞而三辰接鬱蒼搖而萬歲聞自下達上徯吾君君之來兮望如雲端兮睟聖之

門至尊辛卯有事于社首以泰折如泰壇於穆我肅宗侑而作主奠獻嗚咽天子之孝也僉以金匱歸助于祖禰石碱藏美于乾坤戒咸袚則司存癸巳載大旅合大樂三陔蹈以惟抗四亞鏘而磬止朝羣牧揆千官底邦賦數庭實華蟲辨等車馬來覲周人隨人二王之賓戎狄蠻貊萬里重譯必拱于著執贄奉璋顒顒昂昂靡敢怠遑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沛揚巽風作解雨施含之蕩滌之宥法罪除煩瘵湏湯洋溢周流黜霸不崇朝而遍者與此山供嶙縣而不拔胡微而不鋪也亦既稱壽申命宗伯咨爾頌焉

錄昔大平舉爲唐文臣見今皮之所謂款頌之盛

效古之刻石臣頎稽首再拜而言曰臣聞昔在帝堯臣惟咎繇聰明之謂聖邁種之謂德夫若曰依于巨唐易姓者李王于中華崇功者唐聖之澤德之浸也我唐祚之興昌符誕膺兩儀動六葉而皇帝宣高祖四宗之景烈肇開元神武之明揔廣矣大矣莫有不享罔有不偶咸一德之輔不二心之臣羣后抗詞曰臣聞先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陛下得天之經得地之義得人之行行也者孝莫大焉兼三才以爲政政也者仁莫大焉含萬物以徵休令三才貞爲物亨六典平九功成官不滔獄不放至于

五山如河

刑清良有以也古者振兵釋旅祠土祈穀先事也我是以幸太原祭汾脽耀金甲肅邊鄙虜馬塞而不敢南向解嚴京師獲寶鼎獻宗廟成人歸而盡務東作報福京埏于是乎爰佐五時郊天以奉時爰崇九室祫祖而敬思昭格遲遲神人允釐無何籍三岳秩六稔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川則委昌月而秘始嚴南御騰七萃啓禁關迥九重以聽乎鑾聲之雍雍匪疾匪徐物有其容動植讚華夷觀騈闐總攝浩漫半散出成皐踰榮波馮滑臺眺洪河逆金昆吾之墟偷佯乎大舜之澤瀕四瀆二濟入于兖徑九一三齊香

于傍推二何有六而頓行在莫不皤皤華皓如雚傾陽武卒以儀武捧之觴傴僂乎康莊一以伸神武之之令日一以感乾封之舊章迺篠歸之觴舉之慈且惠而與之驕沸渭頒祁國鄉曾家洙泗乘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超然希王者之屬耶聖人之清蹕則久及信宿之應嚴嚴所聰宗神曰天齊王加一等于三事戶二十供工祀環十里禁人樵採也大歷旅之數重褒成之祿撫道畔賜之復帝曰吁夫鄒雖繫王業休咎奉人事况大監之殊辭也殊典也不自滿而虔聲于位

朕資臣曰乾曜洎說有初有終時乃風欽哉汝作朕左右丞相緊汝忠益以嘉猷補袞之闕罔或怠遂弘天封煥天章篆介丘而旋德陽大饗乎羣方程後代美其律聲其實墳作四而籍言七也臣頎不敏繼伯夷之直漸微太史之留滯聆金奏同百獸之舞振木鐸采萬人之詩敢陳詩以頌曰　天子聖兮天孫崇登以封兮報以功受命再惟皇代天之賚人所載士馬山蟠戈矛山脩旂山雜蓋嚮山答天與人合我鋪衍兮長粹滴太元冊兮太一精休光光我之慶成舜四朝而禹萬國莫之我京

書從大處出論

式陂有仿何必

雙白鷹贊 幷序 文粹

開元乙卯歲東夷君長自肅愼扶餘而貢白鷹一雙其一重三斤有四兩其一重三斤有二兩皆皓如練色斑若綵章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謂金氣之英瑤光之精高尋倍臆長距秀頂發而銳堅剛則厲摩天絕海雷擊飆逝觀其行時令甫秋杪指麾應捷顧盼餘雄當落鵬之賞擬化鳩之聲實稀代之尤也皇上祗膺聖圖欽若王道方寶賢重穀尊儒貪艾後宮撤綺繡前殿焚珠玉與皇侯卿士朝夕論思異無所貴輕衛公之好鶴奇無所珍同漢皇之卻馬敢豈務于遊騁蓋以存乎蒐狩未嘗合圍掩羣載羽灑血乃縱不搏而猛不殘知然以為方人言懷其來也三年重譯嘉其至也況仁為之心仰仁哲所感為之加仰表明恥光此鳥猶適于衆重倍于心禮于君則勸忠祭于祖則立敬壯其體則用武摔其氣則成文彼能而服之馴也能果鷙而執之雄也能薦獻而將命也惡師惟節之鬪簡鞴紘擇害為吏鷙逖上之忠式匪從儕之足云此謂備下國而微存佑也後臣本制敢稱贊曰　鷹之大者精明竦峻勁而擴絕雄則逸振錦文素綵珠聯玉潤往乃奮威將軍所御鷙之次者勇銳光亭截海而至乘風載揚絡以紅點文其綵章下耩必中惟吏之良

張公一代文章巨斧厚而不浸巧而不纖重而不癡練而不刻

玄宗御書故中書令梁國公姚文貞公神道碑

唐　張說

銘

叙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稱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則哲非人闕又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善繼嶽降神應時間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旟嶲府公挑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

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盎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僉有聲華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顧終以飛龍利見延祭乘之恩自時厥後恒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尚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尚書左庶子又麟政大夫總靈武軍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出典亳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州景雲初以舊僚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汎愛而涇渭不雜真宰徑盡而應變無窮常推是心以御于物故所莅必叶庶風偃驚很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視頌來暮開歌既登邪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允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于百揆論道總于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退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遂其志也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于東都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牀輟舂曾未云比制贈楊州大都督謚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于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

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帝乃灑恩仙翰錫澤豐珉日月照臨于佳城雲烟變態于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郎表三司之墓

乃秀可誦

每有張公起句便見大手筆

隴右節度大使贈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銘（文并）

四序平分清秋之氣勁五方異俗崆峒之人武故隴上多豪山西出將其有雲龍感召星象符生金鼓登壇隱如敵國麾幢指塞自比長城得之于太原公矣公諱知運字逢時一門連譽時人號曰三儒四海齊名天下謂之八凱積鹵之地戎馬生郊業戰鬬而弘

勲仕州縣而爲逵啓莫京之欲禍不在于其身積經
彝之善慶必流于後嗣公太白之精雷泉之靈膺家
之祚爲國而生身長七尺力能扛鼎復辟虎口虬髯
鷹膦射穿七札劍敵萬人子卿路遂遙識將軍之材
酉叛一起是所以侯之骨解褐以善戰授昭武校尉
開元二年吐蕃入隴右掠埛牧公兵以奇勝冠不復
蹤積甲山齊而有餘牧馬谷量而未盡歸功廟算朝
議多之拜羽林將軍持節隴右諸州節度大使兼鄯
州都督河源軍使鎮西郵信國之藩屏坐北落亦王
之爪牙故入奉期門而出符分閫執憲總軍典屬乘

障增爵益邑遇厚恩深俄而六州羣胡相率大叛命
公統隴右之騎濟河曲之師鋒鏑爭先玉石俱碎拜
左武衞大將軍授一子官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班
師臨洮遘茲虐疾嗟乎甸奴未滅宿志不申生也有
涯死而猶祀蕃夷邊鎭血面摧心悲慘風雲號慟山
谷豈非良將觀人如子人亦視猶父乎皇帝憫焉詔
贈涼州都督米粟五百石錦帛五百段命都水使者
張景佚備物護務遵朝典也惟公氣猛而性和量寬
而精鋭謀可以掩者祭雄斷可以奪鬼神故常稍
搠鞱鈐勢狗風角然其樹恩結信立威用武煩赫如

風濤震盪如雷雨戰必克攻必取每有奏謁帝特稱
歎孝文之得魏尚虜不足憂太祖之見郭燕知成吾
事前後錫錦衣寶帶文馬素女爛其盈門長鳴在廄
感知己之主陳必死之力皇情西顧則九羌盤鼓部
書北伐則六狄焚旗上成聖君之玄鑒下效武臣之
素節其竟也如此其子咸善居喪而過哀戒從王事
而奪禮則知辛賢父子繼位將軍祭彤弟兄望祭師
行皇上念功以惜逝厚終以邺存有詔詞人爲其碑
誌介士送葬郎封征虜之墳單于入朝當祭度遼之
冢銘曰　桓桓將軍雄略冠羣平西征北震戎懾僄

亭障卧鼓屯田償軍仗此白刃致彼青雲郭侯宴喜
既多受祉玄牡狼友清廟錫祀鼎食金奏炮鱉膾鯉
既來不庭有嚴天子流沙博望羽林飛騎河曲迴兵
臨洮舊阯手握金節魂沈玉帳千里送喪三軍悽愴
詔葬禮崇恩碑義豐生爲神將死爲鬼雄身世一滅
榮華萬空祁連之墓長旌武功

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 文苑英華

碧流日暖南山雪殘首獻之浹辰暮春之提日帝京
形勝借上林而入遊戚里池臺就修竹而開宴泉關
御府味給天廚仙倡宥樂中貴督酒太平佳事前史

未青大矣哉一德日新九功惟叙運璿樞而均四氣握金鏡而靜萬方堯舜湯文不違顏于咫尺夔龍伊呂共接手于朝廷此則青門上路朱邸平臺城姻屬起而泊山野風將來而過水春將悵別愛落花于灑逝夏如欣會玩峰雲之映沼爾其列筵授几分曹設幕艇遊江危船迎海鶴魚龍九劍曼延揮霍鸞鳳鳴簫鼓作申錫閒于百甕慈心出于三爵炮炙粟林塘醪醴厭丘壑抃急管于無算醉湛恩以取樂羣公賦詩俾僕題序長卿猶渴覺含毫之轉遲子雲壯夫見雕蟲之輒廢

洛州張司馬集序

大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人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于此乎洛州司馬張公名希元中山人也族高辰象氣壯河山神作銅鈎天開金印孝友內植禮樂外滋勵行閨庭鄉人謂之曾子飛名都邑諸儒號曰聖童下帷覃思穿壯皆在逢山芸閣之書蓽玉縣金之比齊官藏策汲冢遺編無不日覽萬言暗識三篋博學吞九流之要處盈若虛雄辯敵四海之銳退藏于密漢王問策知帝者之師楚子刑名賓諸侯之選故得雄飛白簡鷹揚丹筆卷襜帷于天郡設鈎距于皇州若乃抗埋輪之章執驚馬之議旌賢有通德之教疾惡存肾背之文[illegible][illegible]前途遇物成典理關刑政成辭致事之臺義涉箴規盡人名臣之奏加以許與氣類交遊豪傑仕過九險身更否泰昔嘗揚戍幽易謫居[illegible][illegible]亭皐淡漠與大漠之悲旌鼓洶洶助從軍之樂時復江鸎遷樹隴鷹出寒夢上京之臺沼想故山之風月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飛逸勢標起奇情新拔靈仙變化星漢昭回感激精微混韶武于

金奏天然壯麗絳雲霞于玉樓當代名流翕然崇尚自大夫之頌成室太史之賦京都魏則十龍儒雅晉則三陽藻緻朔分南北運迭周隋文人才子垂世間出豈止柳儷體物陳琳得以示人鵾鵬寄辭阮籍為其王佐故以開國錦繡次乎史傳之首入文場有儀乎天下之半公增繁榮藻抒材之一枝瀚廣源流則江之九派京門多士斯為盛典

大唐封禪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丙受命致太平乃封岱宗禪社首禁石紀號天文炳發儒臣志其[illegible]

天之賁庸不惟舊矣溥有形而歸景蘙無外而宅心
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撥內難而啓新命戴膺宗而
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廷始位蓋羲軒氏之造皇圖也
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和黎人于變立土圭以
步曆華銅渾以正天蓋唐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
時六官著禮井田三壤五圻戊賦廣九廟以尊祖定
六律以和神蓋三代之設王制也王公卿士儼然進
曰休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前年祈后土人獲
大穰間歲祀圜丘日不奄朔感祥以祈聖因事以觀
天天文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岳埽路望翠華之來

上帝儲恩俟蒼壁之禮久矣焉可專讓而廢舊節羣
臣固言勸帝知罪至于再至于三帝乃把之日欽崇
天道脩率佳祠恐德不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
求封禪之故既而禮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謀而輯天
姥練日雨師灑道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
輿乃出于旗雲引萬戟林行霍濩燐爛飛焰揚林原
野為之震動草木為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
舉百祀興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
觀千里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
過沈溢不勸歡聖之魂復見乾封之事堯雲往舜日

深祇半靈鬱爍燠乎穹壤之間庶官百辟羌夷蠻貊
襄城之後讓王之客序立于禮神之場髦頭弩衛鐵
馬金鏃介胄如雪旗幟如火遠市于清禁之野于是
乎以天正上元法駕徐進屯千乘于平路留羣臣于
谷口皇帝御六龍陟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
出天門臨日觀沃流瀣宿嶢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
庚寅祀高祖于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于下位以享
衆神皇帝冕裘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俏羽舞撞黃
鍾歌大呂開閶闔與天語清將信公奉斗布度樹建
皇極勤恤蒼生昭蝦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

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檢玉牒于中
頂揚柴燎于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焰而駕烟日
轡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挪馬以隨人御岌山呼
從天而至地越翌日辛睿宗侑地祇而禮社首遂張
大樂觀東后國風惟舊無黜陟削爵之誅王澤惟新
有眚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于人心不崇朝景
福遍于天下然後藏金匱于袥室迴玉鑾于上都煌
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高代之盛節者也于斯之時
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日岳合多山山嶽多雲豈有大
舉百萬之師越期千里之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

天地歸物之象

原本經術刪敘宗法

繁地無纖塵，嚴冬變爲韶景，寒風變爲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其順者乎。或曰：祭泰圻主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侑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燎外事，帝王主之；蒸嘗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禮，起百王之法也。故令千載聞末光，聆絕韻，咀其實，漱芳潤，爍玄妙之至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說作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古甫亦莫能名。徒采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爲大，惟皇則之，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人神共保綏之云爾而已矣。

進鬪羊表

然不可使一篇去意

張公文奇絕至此

臣某言：臣聞勇士冠雞，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鬪羊。遠生越嶲，蓄情剛決，敵不避強，戰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于六郡，求猛士于四方，鳥無逝材，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囿，角力天場，卻鼓怒以作氣，前躑躅以奮擊，敚若奔雲之交，觸砰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濺血爭雄，敢殺見而衝冠髮，很鬪而擊節，冀將少助明主市駿骨、揖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苦鬪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駙馬都尉垍謹詣金明門陳進，輕冒宸嚴，伏深戰越。

慕寫鬪羊高邁雋壯，後若羊能言云云，尤得[illegible]子東方生俳諧遺意

弔國殤文

爲承及指北客文北聲如火其狀如蜂其人如實無奇調也

非伐兮東胡，邈遼陽兮孤竹，偏師兮覆衆，在崇山兮峽谷。露茫茫兮蔓草，風蓁蓁兮拱木，見馬血兮夜燐，聞殤魂兮雨哭。君王按金鼓而氣憤，撫珠鈴而淚滋，橫萬里兮悄恨，屯羣山而寫悲。憑凶將兮我縻，悼勇夫之秋驚。彼前鑒兮未遠，何後來兮不追。對死地兮出陣，臨傷門兮用師，軍奔帥兮虹食壘，車脫腹兮火焚旗。有樂曆兮慎矣，無范宜兮愧之。命窮迮兮短兵錯，肩鈍刃兮血染鍔，旅殘潰兮絆組練，山猶號兮谷餘戰。殪原野兮奈何，違君親兮不見。於戲！何天命之奄忽，俾仁義之治兵，爲蠻夷之得骨，敝六校之飛將，鎮五營之勁卒。吾見出兮不歸，噫名存兮身沒。

東山記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谷，石潭竹岸，松齋藥畹，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恍忽疑夢，閒關忘術，茲所謂

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乃命掌舍設帟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發于青霄佇駕偷于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縱騎環山朱旆焰野縱觀空巷遂歌傳聲是日門席拜公逍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栖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邢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于重幄見兒童于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于是賞其筐筥下以照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幷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

期赤松素履之轍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耀合舍泉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巖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請代李邕死表

唐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于我邦家也

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于國矣今聞坐贓聽敗厥行且斯人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臆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永辭聖代臣聞生無益于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仍材輪轅無取徒歐視禽息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

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忠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殺不足以贖邕雖門縫披有足劾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于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爲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後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于死者豈獨爲惜邕之賢亦欣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疏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唐 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夥衆物產多狀山川關錯風俗詭淳故理柬則民濆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况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爲大夫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邑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耋不可疑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譽譽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于心不畏騰口日利于人也使吾獲戾而罹悔眞吾心也且黔愚皆苦于始作而泰于成功况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三旬而畢不煩一人其始也驟江波六十里浩浩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盤虎關橫殺衝波泄流引派臂發三港支分脈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闕迴復換晨砥砥沸會似開搆作及乎雨斷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騰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賛其功豈非仁深于物乎其或火雲爇天旱魃爲虐

[illegible]蒸莽怒蛟龍逍詠而翠巘搖岈澄瀾洗月溶溶浩瀚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塍乎歲之穊千項豈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雁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檝厚生之務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青以諭古對能豈有愧乎

檄告西楚霸王文　狄仁傑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湖州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其略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劍沙丘作禍于前望夷覆滅于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烏思靜于飛塵魚豈安于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又是不知天命說 特）赤帝之貞符當四靈之欽運俯張地紐彰鳳紀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曆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于人事焉有屬于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監豈不惜哉固當匿鬼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惠幃銷盡羽帳隨煙君宜速遷勿爲人患檄到如律令

卞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湖人舊樹項爲卞山王或卞山別有項王碑

深公此檄氣吞重瞳公邦與爭集翠裘同膽彼甌武曌直一伏雌耳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　唐　李邕

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與關大亭之者。莫如天。耕之者。莫如地。敎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教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耕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進。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含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燒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

是擠而墜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于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發。甘雨潤濡。和風清穆。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滿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敎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于後續。君長萬乘。必歸心于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君成名而可稱。蓋取與而為大者也。

奏記宰相　劉知幾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東觀大集群儒。然纂述無主。條章靡建。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編錄。唯自詢采。二史不注

起居。百家罕通行狀。即仲尼猶且管窺。況中材豈能博物。二不可也。史局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館中作者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齰一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具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韶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也。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尚書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以懲惡勸善為先。今史官記注。類稟監修。或部曲肖循。或謂宜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四不可也。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庶人思自勉。庶可立成。今[illegible]不肯指撝

信者又不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癃徒延歲月且不可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能得僕所以曆齡載筆之官歷龍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大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矢而詔之

劉子玄名知幾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

楚客蕭至忠皆領兼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子玄自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卒年六十一

史通論書志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有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並列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尤

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権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千門萬戶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

階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illegible]國此則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為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為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草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聞學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傳節蒟醬流味大宛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能言吾祖郯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為宅世胄相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夏於是中朝江左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素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為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往實為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此書史之[illegible]

少室山少姨廟碑 文粹

唐　楊炯

臣聞崑閬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鐫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疆埸，創游泳，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揔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羣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洛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恆碣，猶如聚米；南望荊衡，纔同覆簣。共工觸皇天之柱，未足擬議；龍伯釣滄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于

合神經，白玉猶存；驗于山海經，黃花不落。昔者生于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启宗之位，象帝宮之一；原外㡳之玭，比西京之列僊。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馳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肹蠁。亦猶嬿伏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殄。何止祠稱丁姊，廟號滕姑，少女宅于西宮，夫人館于南嶽，山臨白帝，谷開石室之靈；浦對青龍，猶有金堂之典。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覩俎豆之容；霜露沾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肇

人謀之與能，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初調九奏。涼風至，司馬于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于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非周稱天子之劍，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虛放之彌觀六合，不出于城闕；晦倪之飛入八門，未逃于宮室。琛璲而乎大運，天迴地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月淑清而啟旦。登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旌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轘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非靈山之雲雨，仍未載

祀之經，對閑寢之丘墟，思秩無文之禮。于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荊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繆轕，南北崢嶸，繡栭兮雲楣，光照耀兮奪日；桂棟兮蘭橑，氛氳兮襲人。皎日登于約疏，奔星下于閨闥，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瓌寶，盡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瑶壇，旁臨虙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

殘尚辨三花之樹昔公舊宅棟宇岩堯仙女房臺風
煙爛熳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
君直下乘龍之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爲蓋
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
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華山之上明星遠燭陽臺之
下綵雨潛通或瑱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棗天孫忽
降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從餌起拂蘂之電左侍右
衛則甲申之瑱石乙巳之蘭羞如倡妙妓則悉悅之
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
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

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

嵩山啓母廟碑 文粹

唐 崔融

臣聞河洛越儁有都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
化鼈訪遺蹤于女峽風雨蕭條微往事于姑泉弦歌
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既老氏之多術
忽然爲人寧戚生之足藉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
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
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
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詞無所取粵若玉
斗琁璣李母之居降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
山氣爲母則萃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

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
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
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于度土之
辰女婚于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東生發蒙
而有述韓子稱賢而不伐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
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敘其嘉應十歌南國徒聞候禹
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
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
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鸑川之上母變空桑脈水之
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蝃蝀仙婦之月作蟾蜍

衛銜木而傭宛如尸化草而成嫦山崩闢道臺飯嫡
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華下莫
尊乎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助于感致美矣哉不可
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撫天而作
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兆
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司祿益富家肉于是
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于是乎不天明王三懼未嘗
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隣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
但聽于隣雞人得其和遂同于野鹿表誠記奏河圖
四十六事之著明易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

封之可議何以加乎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
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典德以五
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于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
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
星畢曳雲捐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驅洛邑
鶩褒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于來遊太室
先徵夏啓之石漢武帝有事嵩丘郎訪姒開之石從
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眷興言以葺其山
則古文之外左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邐迤斜分
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艸生而五色

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于溪澗白霧氛氳于嵓沼
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感靈肅然
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祭隱蔭之餘基審曰
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梟郢匠揮斤異態神行
全模化造紅蓮奪日飛累棚于山間綺綴衡風架迴
廊于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牕周施琪瑁之椽徧覆
瑠璃之瓦赤玉爲階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峰樹似
青溪羞藴藻于前庭藉生芻于後徑蘭香夾水居然
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賜蕩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
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儋兮不擾

家設安兮逾肅肅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
幬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
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昧陰閉陽開
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鼎俎則麟脂鳳卵烝
蕙燃黃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
嶽訊九嵕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
龍兮吹笙右白虎兮絙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
習習天嫒來風雨霧霧霏霏神娥下霜雪孔雀飛而
儀鳳舞弄玉邀歡斬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降宴麻姑
服遊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命風塤河津而下訪洛妃

此長文到底無一弱字弱句此其雖為傳者也

紳紵江妃綿聯玄女以明月為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並集于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蓮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颯倏忽兮無見昔者濟於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言式陳洪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慚神女之工云云

答王績書 文粹

唐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而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照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蹤獨全幸甚幸甚敬思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在生僕憑藉舊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奉誠恐擾煙喬廓守琴書仰不出源泉左右鐘鼓而空還所以逍遙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之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雕奔故人一來何憤

唐中宗孝和皇帝哀冊文　唐　徐彦伯

維景龍四年歲次庚戌六月辛巳朔二日壬午大行應天神龍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粤[illegible]雲元年十一月二日乙丙將遷座于定陵禮也畫幡毀帝醽輬肅靷繡綍霜迴丹旐雲引御空臺之眇默背天闕之崇峻望帝鄉在原之隧鬱咸陽夢之凋陰禮贊收兮流道跡同氣訣兮悲聖心爰命下臣式揚鴻懿洽磨烈于金牒刻明獻于玉字其詞曰

少典之子軒華之孫珠聯寶系海浚昌源鳳鳥鳴岡龍蛟守門於鑠皇朕赫應成命青霄南浮彤雲北映

帝制中宸光亨累聖欽若應天纘成前慶身佩星斗掌握璣鏡克明克類允武允文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奮中律呂辭合典墳道懋登庸榮膺纘體位擁青陸業移朱邸春誦夏弦冬詩秋禮復子明辟歸天攸啓鵬舉提象鸞飛鑿乾綱闕已御芝髮仍傳坦默當宁淵歌撫弦堯親更暗媯德道翔前寶卑成四門九闢宵衣若厲道風猶扁野核魍市殷横儒席留連緗講婉孌詞客潤洽泉魚恩周井邑觀譯鶯輪夢花走幣削觚反樸寬刑薄稅俗富京坻人忘疵厲帝閑廣運大息難逝崎旋辭籙張皇瑞符仙芝抱砌神蓮擢廚

龜負綈檢鱗銜斗樞孝思罔極宗廟允賓親幸國陽式陳昭配翠華容與蜺幰晻曖蒼璧森羅明祇肅對玄精備典洪範盈疇將竦華蓋遂封岱丘朕紫寅之阨餁道白雲之豫遊將若慕于蒼梧道空在于姑裘

嗚呼哀哉推幾在辰杖十逆吉仍几虛座儀衣空室景沴攝提悲纏昱日羣臣本于禾命天下悲乎晏出

嗚呼哀哉宗伯蒞典祠帳赴辰通謀入兆岸轄移幰時若挽于香撥咽駿旆于暗旻彤階晶晶兮露驚月玉座微微兮花掩塵嗚呼哀哉列綺城之哀仗引滋橋之度嘯朔飈急兮御道寒愁日瞑兮雲郊晚駐石

馬之新塗下金天之舊坂見疎杏之原長覺深松之路遠嗚呼哀哉伊昔席晶先謀壽宮猗那我后複幸方中秀冠劍于泉穸保明靈于昊穹山有移兮海有變道無缺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鳳翔出師紀聖功頌

唐　楊炎

維唐七葉姦臣大盜于二京皇帝龍鳴于河北觀兵雍上進發號以朔萬國心嚮天地志通幽昧淳精四達大造玄成于是巢山駕海之羣狼𧧷鳥章之君不期而趣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元帥廣平王俶太尉光弼司徒子儀等稽首言曰臣聞天啓聖以俟時聖感時而赴難竟若河洛後恐後東征之期人靈駿奔望西狩之禮天子方齊寶幣議金匱之書翌日霓旌武賁大車之輪黃鉞靈鼉彤弓太阿荊韓楚魏之廣七閩五徭之長金鼓百萬車徒九合大陣于東郊

皇帝建白旄以誓于軍曰維高祖獻于上天四宗重光照臨下土百有五十祀至于聖皇總武之干戈備文之法象嚴爾逆虜敢迷天紀盜我符璽顛我威靈使四海之內兵革縱橫肝腦塗裂旻蒼降鑒錫命于予俾紹夏已墜之功寬堯未刑之族於戲予匪玉帛山河是愛惟蒼生災害是憂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義是保咨爾張目成天羅。植髮成干櫓布和成將帥厲氣成風雲若作進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殲鯨鯢爾惟干將若拯沈溺爾惟巨艦夏有一旅旅之衆武有十人之算。志定金石。信非盟誓。爾其念哉。是時天威動六合。兵氣連太白乾坤爲之坱軋。河嶽爲之震盪。彼狐鳴鼯齧之徒不崇朝而舉反于謳歌形歸于蹈舞者幾過半矣故郭杜之師以形勝灞上之兇以鋭逐桃林之陣以奇破河洛之孽。以氣摧帝乃開天牢迴豹尾陵頹氣鎖欃槍應龍秉鉞。玄女侍坐乃考夏氏配天之義備漢皇建武之典雲髦玉輅山動地踊降自西雍至于京師萬姓前導百靈爲衛布德澤望陵寢悲黍稷之將離覽城闕之爲墟以雷雨洗川澤。以皇風清怨怒以大賞議勤勞以成功告宗廟以詳明去蠹昧以惠政哀困窮清蹕而

來聖皇稱觴以朝前殿。于是東西耆老長安士庶排御輅入天庭動千門呼萬歲烟雲下遶林藪山迴。神靈頌于堂。精鬼感于廟。王侯慶于國。父子洽于家。鍾石反于懸虡俎陳于席。俾不思而降。不祭而歆以元和感生淳古于是宰臣聚而言曰主上以神武清難王德遂人崇勛絕瑞光照萬古闢開日月于今六年百姓宜志力于帝乎人臣謳謝生于天乎請相與鑿石于誓師之場告成于得衆之地斯王道之盛典臣炎稽首敢獻頌曰　天命帝兮蕩妖氛交風雨兮會泰門惟聖德兮浚海外五單于兮勇士會　鳥獸兮

家雲島越浮山泛青艸徵羽騎兮列天營啓金縢兮
賜長纓。日爲車兮雷爲鼓。醧鯨鯢兮掃烟雨。開明堂
兮饗文祖。帝爲皇兮后爲毋。歌雲臺兮冊玉府。篆岑
石兮篤終古。

唐贈范陽大都督忠烈公李公神道碑

秦覇也張祿去魏。漢興也淮陰辭楚。龍鳴風雨之會。
蛇變泥蟠之中。透迤感通。精氣相合。斯冥契也。豈人
力也。皇唐贈司空范陽大都督李公諱楷。其本出于
隴西。八代祖節。後魏雁門太守。燕代之亂。族沒鮮卑。
東遷號良將之家。北部實大人之種。其生渤碣。其居

戴斗。海塞迴抱。興公之氣。天星下直。爲公之祥。英氣
混茫。熊據龍驤。望其形。得山河之狀。覩其銳。見金鼓
之威。神明爲徒。義勇爲器。久視中以驍騎。歲入于遼
西。臨太原。南震燕趙。雲火照于河上。天兵宿于井門。
朝廷憂之。有命招諭。合以信誓。際于天人。話言感縮。
撫劒歎息。是歲以控弦之士七百騎。垂橐入塞。解甲
來朝。以其本枝。復賜李氏。授玉鈴衛將軍。左奉宸內
供奉。圖形雲閣之中。置酒蓬萊之上。君臣相賀。羽衛
生光。君子曰。井谷不可以游龜龍。蟻垤不可以戴松
柏。漢于是始靖。虜于是始憂。是後殘躰羯于鴨綠之

野。覆楊胡于榆關之外。[illegible]其王庭[illegible]
源。復其死地。石堡之役。一旅定三軍。冷陘之[illegible]
虛聲破精勁。東封之[illegible]天軍。河湟木寧。而護臨
收。雲摩鐵騎。山動地踴。若據滄海。北登狼山。水津川
會。師風高。則出塞皇威。振于四海。王化被于無外。故
得大命三錫。天馬幹驂。定內難者兩朝。捲侯服者四
紀。會兵車者百勝。出帳下者千人。內有事。未嘗不勤
勞無私。可謂知禮。於戲天道睽昧。胡星未殞。以啓平
之年。不終大用。以伏波之病。弃出窮荒。天寶元年五
月二十日。自河源薨于懷遠縣之師次。春秋六十七。

贈營府都督。明年詔葬于富平縣塏山原。維公智之
大。實神之與。門心和。體剛慮遠。精微思乎耳目之外。
行乎變化之中。震呼戎獯。咄叱風雲。貔虎之悍。以禮
[illegible]百萬之强。以謀勝。故鮮卑因之以疲中國。天后取
[illegible]空大漠。于中宗開朔方之地四百里。于睿宗食
[illegible]之邑三千戶。于玄宗則主禁衛。吞諸戎。東西南
[illegible]動罔不抗。禦戎安邊。凡十命焉。祚于後也。負河圖
以列四星。遇英主而當三傑。睿宗之功。復歷于。更爲
[illegible]文今上之道訓華夷。並爲石鼎。乾元中。天子以[illegible]
炳德丕赫。積仁流慶。大福由成。沒而不[illegible]。乃[illegible]

追考功績謚曰忠烈贈司空范陽大都督夫人贈號韓國夫人于是建廟堂命宗紀室有山龍之服樂有鍾石之和

古文奇賞卷之十六

錫選評

唐　姚元崇

答張九齡書

忽辱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恩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畢從嫌疑實有報吳之譽非無許允之對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勵驚惕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卿大夫稱職豈惕橋之或用及解孫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旣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須無隱慝亦死爲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皆當座銘永爲身寶

處分朝集使敕 文粹四　　唐　張九齡

朕恭己承天守文繼位作一心於兆庶明四[illegible]
方恒恐澤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illegible]
咨羣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illegible]
桑禮義興于學校流亡出于不足爭訟由于無恥較
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惇風有國
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史數改
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
于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今
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
縣得良宰萬户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遥
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憂且如浮逃客户所在
安輯征鎭人家每事優富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
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
倫想喉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
[illegible]人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
[illegible]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
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上姚令公書 文粹

玄宗嘗謂左右曰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
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誠而厚之因而用之則
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
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翟廷之
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殊體而俱棄終乃背之而
飽飛身各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
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
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
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
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
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
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
此言由出其口所以爲君侯至惜夫長才廣度珠潛
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
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
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
亦得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詭爲固知山藏海納言
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上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

李白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得胡公之精宇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鍊及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其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晚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

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譚石乘春當來且抱琴臥花高枕相待以寵別賦而贈之

白有書自愁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痛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其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其養高忘機如此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于前韓信誅于後况權位不及于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于奔鯨膾生人于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眾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于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

僵尸盈川水膏于滄溟陸血于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餌于脩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于劉章封侯未施于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呼而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下
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
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
専城之楫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于中流洗素波而
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慙起予輝冠名賢
之首作者嗤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爺出莽夷未歸
耿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此于當年去就之理在
大運兮我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

人其一哉所以青雲豪士散在商釣四座明哲皆清
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漾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
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余為謫仙人蓋實
録耶而嘗採姹女于江華收河車于清溪與天水權
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沖恬淵靜才韻駿
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呼捨我而南若折
羽翮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海漢雨若絶雷鳴
耶門觀霜天峥嵘銜杯叙離而舞于賦詩以出餞酒
仙翁李白辭

暮春於江夏送張丞祖之東都序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
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
金骨未變玉顔以緇何嘗不扼松傷心撫鶴歎息誤
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
于後時劉表不用于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于張
翰且樂船中過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
清川之瀨談玄賦詩連與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
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
半天泛漾水于遥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
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于清談浩歌雄筆

麗藻笑飲醁酒醉揮素琴余實不惟于古人也揚袂
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餘伊魚以相御詩可
贈遠無乃闕乎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
典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
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
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
然則綺皓不得不遁于南山魯連不得不蹈于東海
泥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

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地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百雲在天洞然獨出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文致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允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碑堙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戮于尚斬于奢血流于朝赤族伍氏怨毒于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于昭關匍匐于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于孝道聶姊殞肆槩動于天倫曾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于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郢郢吳師鞭屍于楚國申胥泣血于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于古今雪大憤于天地微此女之力斷而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于後世也望其瀨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荊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象而刻石無至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波濯瀾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上安州裴長史書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

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悒怏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書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嚴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

聞而異之請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群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願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霓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于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懾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

造謂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于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于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寗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任城縣廳壁記　李白

風姓之後國爲任城蓋古之秦縣也在禹貢則南徐之分當周成迺東魯之邦自伯禽到于順公三十二代遭楚蕩滅因屬楚焉炎漢之後更爲郡縣隋開皇三年廢高平郡移任城于舊居邑乃屢遷井則不改魯境七百里郡有十一縣任城其衝要東盤瑯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國南馳五湖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舊里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博厚川疏明漢則名士分郡魏則天人列土所以代變豪俊家傳文章君子以才雄自高小人則鄙朴難治況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凌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蛇而不去其雄麗映扎有如此縣故萬商往來四海綿歷實泉貨之所聚爲英髦之咽喉故資大賢以主東道製我美鄉不易其人今鄉二十六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一帝擇明德以賀公宰之公溫恭克修儼碩有立宰邑借四時之氣士

元非百里之才撥煩彌閑剖劇無滯鎖石發克破於楊葉刀一鼓必合於桑林寬猛相濟絃韋適中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無游手之夫杼軸和鳴機罕嚬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併於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載百年再復魯道非神明博遠孰能契於此乎白探奇東蒙竊聽輿論輒記于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賢公之絕迹者也

覺此人試出語絕人書之佳無累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書牘之致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疏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輞川其處輞水如車輞，因以得名。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維弟縉進集表云：兄靜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靜，實見時輩，許以高流。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於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北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嗟爾禾徂，表為牙門，伊何全齊，大旆四方，有事皆死，鳴鞭前有，白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梟弧雕服，戈舂其喉，矢集其臣。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遨黷，腰鞬伯前，跳獵塞雲，死于裨將，誰紀前勞？家本秦人，靈車東歸，長天積雪，邊戍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在幽然，不歸而去，輸在代馬，悲鳴蹄柳。嗚呼！我誠軍吏，今送爾歸，既素我服，亦朱其衣，點瘡未滅，壯士長辭，斗酒以祭，太息歔欷。尚饗。

暮春太師左右丞相諸公於韋公逍遙谷讌集序

山有姑射，人蓋方外；地有蓬瀛，地非宇下。逍遙谷天都近者，王官有之；不廢大倫，存乎小隱。跡崆峒而身拖朱紱，朝承明而暮宿青靄，故可尚也。先天之君，俾人在宥，憔心格于上帝，喜氣降為陽春，時則有若太子太師徐國公、左丞相始興公、少師宜陽公、少保崔公、特進鄧公、吏部尚書武都公、禮部尚書杜公、賓客王公，黼衣方領，垂瑞珥筆，詔有不名，命無下拜，熙天工者坐而論道，掌邦典者官司其方，相與察天之

和人神之泰驟于[illegible]領先開于野[illegible]
日衙哉至理之代也吾徒可以酒合讌樂[illegible]
退于形庭瑕辰都地右琪鏘聲六騶請輸我行道
先路以詣夫道遙谷焉爾草翳其緑草醜山啓于朱
戶潤之美竹脅之嘉樹雲出于頼水環其宜甫陵下
連于宋地新興其中入于家林倘佯蕭條則選師右笱
儉惟新升鑒岩谷先跡義和不能信其時方亦後也
匀芒不能一其令龍遊笥篪衛皐超忽駿御延佇于
叢薄珮玉昇降于蒼翠于是外僕告次獸人獻鮮譚
以大爨烹用五鼎木器椀腥即天姿以爲飾沼毛蘋

繁在山澗而可薦伶人在位晏嬰始敎齊瑟慷慨于
座右趙舞徘徊于白雲衮旒松風珠翠烟露月在裳
汜群山夕嵐猶且混纓淸歌擽梧高詠與松喬爲伍
是義皇上人且三代之後而其君帝舜九服之內而
其僻邑上客則冠冕東由主人則兄弟元凱合是
四大同于一時廢而不書罪在司禮竊思楚傳常諸
[illegible]之居仰謝不軍忽序蘭亭之事蓋不復命豈曰
雅頌。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晉魏以来胚體廣則惟宋以後漸覆爲則厚若王桐川劉賓客寶帶顏致入于掾之口號而淨靜自在

夫京兆號爲難理淸淨病于不給刀筆拘于守文或
以轅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潑爲丈夫用鈎距蓋
非長者我則異于是大道難名大理無法閉關于仕
教巧算不能知堅壁于晝一善政不能下摧宿豪如
薙草無慍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百司之吏總一
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受命之始先聲
已振黠吏惡少聞風旅行及乎鳴騶詣府登堂坐定
縣尹掾史以次上謁守正之人其氣高含章之人其
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子泰月者櫟陽

男子閭里爲豪借客報仇聚人爲盜或白日手刀或
黃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諸偷操急則以事中長吏
行大有爭漢之耕之意
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船下于是人
入閭室若還大賓焉前年不登人頗太甚野無遺穗
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賦于無衣六軍侍衛
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長罪
今恐忘益乃邑烈日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
公拜稽首思塞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
之威其或宥過養人减雙雞之膳圉人省五馬之秣
潤不獻服坊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廩同食雖人煙不

動道餧相望不恶濫以苟生咸守敎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溷昆明之池收赤岓澤將爲田以便宮室是悉奏罷之舟漁衡麓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産入自郊徂邑室有漁釜斬陰伐陽市多山木人得以贍惟涇有防比歲多決近縣叟于力役他山道于度材公命刮朽壞填巨石辯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税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學耒女始安織于是鮐背黄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秉其畝我有子弟顏閔其行鄉黨以睦學失其獨道路有禮汰無與爭酒先養老賄不問吏

既無吠狗亦無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君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主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且公之德升聞于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㣲賤于累宮著聲于所在其丞祕書也關文遺簡多在人家深爲子孫之藏客有織滕之罔公不僤權貴或抵或扬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鄴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爲暴人有不保存撫之不爲爵存者考其事壯者食以畜之行者緝其宫蓺其樹以待之此邪之人既優他邪之人又至焉未盈一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郡祠介推雖屢舞僊僊而盛

應未若公命東甕取火伐樹眞薪釃酒而祝曰有功于人祀爲明神無德而祿禍亦罹餘自絳以來人之祀子純犧大璧不敢愛必以薦也童兒季女不敢愛必以敬也神既靡答人將安仰若亭午而雨則樹其鷩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焮天爍地靈衣且爲煨燼豐屋將爲茂艸爾其圖之言未畢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于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㕘德渭川之竹不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于禮義曰德安人免于阽危曰功德者上賓于上下頌于下長老孜孜願刊于石

以予學于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與人爲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化之原本爲詞媿文書事盡實

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劒器行序

唐 杜甫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孃舞劒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孃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余郾城觀公孫氏舞劒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旣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劒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孃舞西河劒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卽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劒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爗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朱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旣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傾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資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銘

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廻月高堂麗星鶩濤洶洶過雲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　婉彼柔惠迥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渝康哉大社展如之媛孰與爭長　珩珮是加翬褕充備先德後己累功居位壼儀孔脩宮教成遂王子奬飾禮亦尊崇　小苑春深離宮夜邇花間度月同輦未歸池畔臨風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　馮相視祲太史書氛藏舟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燻燕趙一馬瀟湘片雲　恍惚餘跡蒼芒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公主愁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壠荊杞　巖巖禹鑿瀰瀰伊川列樹拱矣豐碑巋然爰謀作述敬就彫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　少室東立緱垣西走佛在前宮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

以詩賦爲文章王摩詰杜子美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唐　高適

昔漢祚凌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宦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嬪妃，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誣朝廷，以自尊貴，人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佝死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艸莽之上。于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于孫堅，氣奪于袁紹，僭擬輿服，黨助奸邪，緝熙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屠割刳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不式不亡，故神贊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居戮，種族無遺，懸首然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懈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是尚，則漢莽可得而禪，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亨于江鄉，爾朱弟兄可祠于朔上。嗟乎，仁賢之魂寂寞于丘陵，義烈之魂沈埋于泉壤，何馨香之氣而用于梟悖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無承[illegible]，飽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奉[illegible]受德音，令具賊臣之事，悉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焚毀。

字詁判　　唐　張巡

甲楷法有聞頡齊刀筆之吏象形自業偏在寫書之官不能殺竹惟青臨池盡黑當年有立應已盈裾計日不移無慚尺牘今乃字詁是事日課有違左氏門庭雖多筆硯稚川史籍不滿巾箱曾莫貟于五車徒見司于雙管以是會意雖則麼肱不能中程何爲當理今之簿訴將侯片言欲進單父之書須辨洛陽之紙然則類之大小猶或可問刑之出入于是乎在

一

謝加金吾表曰想峩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辱黎獻羶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又激厲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岧嶤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遙聞橫笛吟

古今作者知此狹味甚少

古漁父　　唐　劉蛻

吏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繳吏吏欺虞人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吏之子卅圍山而罟繳吾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于大澤虞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于罟末之年富于澤上反間吏將殺其子于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于陶稼末之年富于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于士師士師以法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吏不學稱天下稱而天下稱朕

[illegible]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臣垂之十鈞魚方賦臣鈞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盡戮于燮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鬬魚亦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鈞魚必爭而且威後其餌然而猶相與賦其鈞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自労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嬴秦論　文粹

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訓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古也安能焚書爲秦

云取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秦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已外無非心之人欲衞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夫法以禁人之善是則慄背天下之離心而背已也豈秦區區之心哉蓋天必以秦之強察非人能無以救其四海之心故必絕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從天下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而不與秦則書焚而秦終無以焚之心也則聖人宮先自藏其書是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而與心矣故曰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神合其微則不得毀滅之在秦也然矣

陶唐氏之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勤而後民知事君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絕而先絕其術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之火不全其道也不知秦火忌矣

禹書上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忌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於天下故報其勤家于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于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恐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違背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梓州兜率寺文冢銘 并序

文冢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用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忘于文晦冥不忘于文悲戚怨憤疾

病嬉遊群居行役未嘗不以文為懷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殯明聰皆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昆蟲鳥獸文乎彝器徐方之土文于侯甸夏翟之羽文于旌旄登龍于章升王于藻百工婦人彤韓澣漆以供宗廟祭祀之文豈獨蛻也牛知效用不及用文散然而意常獲助于天而不獲助于人故其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時不敢怠不敢驕不敢喘不敢跛倚者欲躁競忘之于心其祇祇畏畏如臨上帝故有聚如是光如其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黯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熱爍之色則有如春陽如

華川透透迤迤則有如海運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士
爲文不滿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
下聞之而必行觀之而必蹤散之泛洋以屬遊演之
浸淫以及物然後爲農文之使風雨以時長文之使
我膚以懷文于野文于市使其所隱之上以由戶者
使之記材者使之形然而自振者無加終無有甚稱
豈非不獲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嘗得二千一百八
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指者有獲背者有狀當園者
于是以周易筮之遇復䷗坤上震下之同人䷌乾上離下筮者
曰鳴于地中殷殷隆隆七日而復復來而天下昭融

古文奇賞

乎他日更召龜而合將聽襲吉卜于火如發兆惟日
不吉卜于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日不吉卜于木
而閔閔土協吉纍纍爲象則汲之兆乎峭峭爲壁則
爲之兆乎且其占日土之文爲山河爲華英將不崩
不鑿爲溢味而傳乎結爲泉陵爲其設險乎離爲川
瀆率其朝宗乎華爲百穀以粢祭祀之粢盛乎不然
使其迤廊爲塘集水務以飲牛羊乎作塗瀝爲陶
甄以作器乎將堤爲圯色而茶祀分封乎游乎樂爲
土鼓爲山柳以激其和聲乎夷爲都邑以與宮廟乎
坎爲洿池以澤生殖乎祀爲壇壝乎鍁爲丹基乎吾

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爲吾用唯速化爲百千之肥
慎無杌爲芝菌以怪人目慎無堅爲金鐵以行節
起爭慎無渝爲醴泉以啄乎詐巧慎無蘇爲城社以
狐鼠憑依慎無從爲鬼物以雕鑿傷性慎無萌爲蘭
蕙以佩服之姦嗚呼介而爲石使之龍喬窟而爲蟲
使之飲泉然而他年遊魂之來返者亦命巫師而予
三招之號曰在凡閒而來歸兮掩爲麋鹿往來目而
來歸兮奄觀汝配在口吻而來歸兮督不汝久噫筆
絕之年而辭見崇文其無崇乎嗚非琢玉銘無禍福
後世詩禮之儒無驚吾之幽塽其家也在蒼茫之野

古文奇賞

大塊之血時有唐大中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曰
文乎文乎有鬼神乎風水惟奠將利其子孫乎

與京西幕府書

漢武帝閱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
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騰之于天子富貴
固不足疑其來爵士固不足畏其大令撰其本傳云
官則止十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木如相如者
好小如漢武帝然而不達者蛻知之矣于時武帝以
四境爲心中國耗弱爵土酬于謀臣金帛散于戰士
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救十夫之口食宜矣蛻也

生值當時天下無事以文爭勝得居第一獨蛻居家甚困白身過于相如者蓋無人先聞子虛于天子今又不然使有聞之于藩翰大臣則其人自不廢棄老死者也嗚呼時異矣事古矣相如之時雖遇天子不能致富貴于今之時遇藩翰大臣則足以叙材用伏惟執事以文學顯用士之得失無不經于心謂小生之言何如哉

蛻字復愚長沙人大中四年進士累中書舍人所著有文泉子十卷

時議上篇

唐　元結

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汙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緩佩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修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廄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天顏而文武大臣至于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日無事矣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于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

犬豕父子爲惛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讐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化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凶爲恩幸所遂厮皁化爲將相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于草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于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于魚龍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于祀禱翁能記于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

狡詐譎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蹙促之色翁能記于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于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爲斧鑕日月化爲豺虎山澤化爲州邪草木化爲宗族風雨化爲鄉黨雪霜化爲衣裳呻吟化爲常聲糞汚化爲粱肉一息化爲千歲鳥犬化爲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門鬭斷骨腐肉萬里相枕天

非斧鑕也邪人民恥死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爭身命于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蒼莽不能遊藏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鄉舍也邪人民相持于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裳也邪人民勞苦相冤瘠瘦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汚非粱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僵王廢卿相枕路隅鳥獸據其

骨肉鳥犬非君子也邪

寱論

元子天寶中曾預讌于諫議大夫之座酒盡而無以繼之大夫歎曰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嗟哉元子醉中議之曰大夫頗能用一謀令大夫尊重如侍中威權等司隸何若大夫問謀對曰得寱婢一人在人主左右以寱言先諷則可請有所說大夫不聞古有郤氏侯家得寱婢寱則寱言言則侯輒鞭之如是一歲婢寱如故侯無如婢何有夷奴每厭勞辱寱則假寱其言似不怨主而若忠信侯聞問之則曰素有寱病

寐中寐言非所知也引寐婢自辨辭說云云侯疑學婢鞭之不止見之鉗之奴寐愈甚奴于是重窺侯意先是寐說說侯之過譬以禍福侯又無如奴何客有如侯禍機因寐奴之先扣侯門諫侯以改過免禍侯納客為上賓復其奴命之曰寐良氏子孫世在于部大夫誠能學奴效婢假寐言以規諫人主俾悔過追悞與天下如新大夫見尊重威權何止侍中司隸大夫乃歎曰嗚呼吾謂今之士君子曾不如部侯吏奴耶

李商隱序其文所謂危苦激切悲憂酸傷者也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于九疑之下嘗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仰牧犢愛雲陽之宰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下況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謝于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垂水可溉田一夫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為十數間茅舍所謂纏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懲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當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木石滿堂石魚負樽巴蛇遐勝酌逆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唐亭銘 并序

浯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迴四十餘步面在江口東望浯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唐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傍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寥廓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唐亭旌獨有也銘曰 功名之位貴得茆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吾亭懨心自適與世忘情亭傍石上篆刻此銘

浯溪銘

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之曰浯溪銘曰 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臨淵斷崖隔溪絕壁山石殊怪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人誰游之銘在溪口

丹崖翁宅銘 并序

零陵瀧下三十里得丹崖翁宅丹崖翁昔為瀧水令去官家于崖下自稱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者愛其水石為之作

銘。銘曰、瀧水未盡、瀧水猶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磳磳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船、船上釣車。不知幾峰、爲其四𣗥。竹幽石磴、飛泉戶中、怪石臨淵、硱硱石巖。翁獨醉眠、吾欲與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憐許。世俗常事、阻人心情。徘徊岩下、遂刻此銘。

中書政事堂記

唐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竝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于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覆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

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不可以啓之于萌、伐叛不賞、削叛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正、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

覆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何以為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荊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纊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尸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痡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閒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人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悽悲弔祭不至精魂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

國之興亡解

為國者同乎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疾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晉之亡也以貞丁終始為惑背而無恥為明慢于事無為高賢見義不為為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强而潰弱也議于得大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中時謂

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襃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糊口忍危亡而徼祿利自是而下則日上司猶如之我于國何主設能憤發則逆爲備豫動歸東閩氣沮志衰志亦從化倖于生者炎炎而四合死于正者求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異犬呀毒喙則蛇鴆虎狼之徒其可向邪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爲痾者蔫焉雖有紗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脊隋不亡得哉反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無疆頌并序

臣華言伏以漢明帝時徼外蠻夷槃木白狼獻詩歌德屬事史官況臣自曾祖至臣備國家職員[illegible]又逮事玄宗肅宗今以餘年獲事陛下官歷御史[illegible]闕尚書郎命薄多病不獲奔赴闕庭恐先朝露同于泥塵若無歌詩頌德曾蠻夷不若也敢遮列聖爲無疆頌式昭皇家大慶無窮讓昧死稽首以聞

高祖元頌

昊昊旻天。監于下。與有德。維隋之杪。時蹶陰凝。陽潜未登。人思照矣。雷行龍興。盪滌雰慝。又明乎萬國。垂仁蒸人。載親天監。俾我子孫。巍巍皇皇。後之皇。丕承之。

太宗烈頌

高祖受天命。誕與太宗。成天之命。帝惕昏逾。黎人毒痡。甚熒于爐。甚溺于塗。以號以呼。呼天無辜。高祖詢太宗。爾必有天下。爾其討謨。太宗稽首。恭授天命。臣請滌除。張我師。撫征四國。翦薙羣慝。

鼓一方。三方震驚。默昭其靈。蹈顧而平。我負我乳。我安我戚。以奉君父。以臨天下。任忠秀文武。建禮章樂舞。我雖明德。諫則納汝。時惟帝降佑之。自古明后。莫如我德。我助唐無疆。天子之無疆。本太宗休命。

高宗康頌

肇爲址爲堂。實勃實崩。付併厥裔。丕承后。帝思不忘。神柴靜康。不猶而光。不求而昌。自中方。

匀迹喪羌、贍我大邦、助祭在于廟、
執貢朝于王、油油將雲、雨厥百穀、
滲滲景風、扇彼嘉穀。飽口飽腹、
以厭以足、俾壽而福、鄙卑成天人、

中宗興頌

屏黃之毒、疊而為蝦、誅虐天之族、
天祐聖祚、八柱將覆、帝告五臣、
保翼朕躬、赫赫彤彤、日升雲中。
百臣受命、鉞鋼殞兇、故曰再造我天下、
生人鼓舞、既成矣、又奉父母、

肅宗德頌

后戚之禍再興、有危兢兢、廟祧震怒、
陰命聖子、翼登聖父、會其神旅、
宵杖金斧、殄殲逆亂、大聖照臨、
元元宅心、歸祚于有功有德、於戲盛德、

玄宗文頌 御製泰山頌登天漿字盡地 開封武摘有載文表時寵

丕鑠玄宗之明、克孝克仁、允武允文、
宣祖宗之光、垂于子孫、盛禮畢舉、
大樂畢陳。百蠻來賓、元元同殷。
戎武不賓、遣師徂征、罔不頓顙。

臨于雷霆、在漢方月、用刑慘酷、
中都緊考、六萬餘人、使者索錄、
誅千萬人、其後賢王、光武赫赫、
誅沛肩案、以千以百、孝明稱賢、
楚獄連年、坐死待捕、以萬以千、
猶曰漢祚宜長、越我祖宗、不忍用刑、
至于玄宗、哀彼鈇鎖、降為鞭扑、
誕告邦國、大為屋室、醫彼百疾、
追懷登遐、止害禽畜、旁為廢池、
養穌介族、既濡既渥、昆蟲艸木、
享國五十年、寓縣晏然、逆臣犯天、
天念蒸人、若曰寧我負耿、忍蠢人戰死、
乃告元子、理兵朔鄙、西幸蜀都、
命元子受圖、天下既定、父堯子舜、
歸于國都。無不欣愉、無不涕濡、
傳聖自顯、升靈太徵、嗚呼上聖、
之道之純、不可度思、

肅宗孝頌

肅穆孝慈、肅如肅宗之誠、達于神祇、
奚訓六師、震發北陲、陵慶雷驍、

西戎南蠻、北狄東夷、咸舉其旅、
佐皇之威。帝心如天。無幽無慾。
疆然丘岳。破裂崖谷。逆棘傾覆、
朝社大復、屆于海之外服。以亂以混、
以舞以躍、帝在東宮、孝如文王、
蒸蒸其心、天地知其孝、既收鎬洛、
祀于陵廟。奉迎上聖。天日並照。
有兇有孽、將壐將齒。我旅方設、
則已顛蹶、如燀于雪。尊嚴而仁。
仁覆而嚴、大臣小臣、莫不潔廉、
躬勤百度、百度如其素、

今上照頌

大邦之興、維天相之、哥與昌相、
有德維王、昔殷王、盤庚武丁、
紹登殷明、朔我帝君、丕承天命、
疊引其慶、生我皇聖、幼沖聖敬、
寔左右肅宗、開國御戎、羣師梟教、
舉則成功、自西自東、如霆如風、
蕩滌元兇、罔不率從、既登大位、
於變時雍、人咸曰、上如太宗、
使兆斯年、地博天崇、罔不爾容、
玄宗元孫。爲玄宗烈文。肅宗元子。
承肅宗孝理。

韓公廟碑銘

唐之元老有大庇于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洸洸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乎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綿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胄之士垂十萬人聽我麾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大守虜乃驅監牧之駿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縉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耋老且重煩之及十師于太官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非誅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消其姦謀虜偏師者右上復喪馬今塞拂雲維而城之兪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當哭而逝老幼望

各以方寸怖不然則乘冰轉關無日無之既而拔河
南徙其動靜納行旋踵之祗虜遁嘶而望匹馬單兵
不陷形影虜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廷無草竊之
虞天下減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
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尚有存
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
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非本功罰無非罪上流
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既就
刊木標碑記之極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
將之龜策也蓋擊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

類猶武利害懸焉況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
範緩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二勝遂
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
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
救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
秦恬漢青之倫纔丘垤耳尚或箴頌颺之簡策貴之
況忠武卓異稜稜今昔而咏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
孟懷隨武之德猶寐永歎恭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
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攻或不順鼓行
風逝崇贊厥聊滄波灌熒洸泉雷動機發冥冥功蓋
三城人謡億齡謀出先後搆危于寧張天之威恢廓
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罷烽趨拜
甚河邊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
涕零雅與歸式薦斯銘

元魯山墓碣銘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
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
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
肩之位孤甥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
士陸渾尉梁園喬潭賻以濟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

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
州使君之子公自幼居貧累服齊斬故不及親在而
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諭焉對曰兄有
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營葬祭衣
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游陸渾考一畝之宅
癸八筍之直唯匹帛焉居無扃鑰牆藩之禁遂生齊
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書不改其
樂好事者攜酒食以濆之陶陶然脫遺身世涵泳道
德拔清塵而棲顥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知我或希
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爲國老更論道佐世而羔雁不

至歿于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很玄極則道演奇情性則玄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廣吳公子觀樂聽達而妙則現題窮于性命則蹇士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爲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鄙十卿之祿貴富之辯吾得其眞至哉元公越軼古今沖邃冥寞純朗朴渾範于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曰文行先生從古也

錄桃源畫記

唐 舒元輿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峰豎不險翠穊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挹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出鋪水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衿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傞傞亭亭閒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嵓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玉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面俄起爐灶灶口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髯身著秦時衣服手鼓短檝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魁奇鶴情閒暇燁燁熒熒如帶香氣熟得詳玩自覺骨戛清玉如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來坐少選道士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却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旋布藏石他出塞斷道路

某見畫物不甚夥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有如是者邪藥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上論貢士書　舒元輿　文粹

臣去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爲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爲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臣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視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折經誥侮聖人之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以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肯汚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篚筐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于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恐用格爲徒亂人耳又于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瀚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邪遺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邪是爲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謗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

士之體事使併巧伎馳驚勵鍛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互以須才十有所得之即無有不得則納屨而去蹈躡氣由以樂陟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樂哉

言論侃侃有進禮退義之風足爲貢士重矣

張長史十二筆意述　唐顏真卿

予罷秩醴泉特詣東洛訪金吾長史張公旭請師筆法長史於時在裴儆宅憩息已一年矣師公者甚衆求筆法或有得者皆曰神妙一日長史乃左右盼視拂然而起僕乃從行來至竹院小堂公乃當堂踞坐而命僕居乎小榻言曰筆法玄微難妄傳授非志士高人詎可言其要妙大平謂橫子知之乎僕曰嘗聞長史曰每令爲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非此之謂乎長史曰然直謂縱子知之乎曰豈非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之謂乎曰然均謂間子知之乎曰嘗蒙示以間不容

髮其此之謂乎曰然密謂際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其疏之意乎曰然鋒謂末子知之乎曰豈非末已成畫復使鋒健之意乎曰然力謂骨體子知之乎曰豈非謂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之意乎曰然輕謂曲折子知之乎曰豈非鉤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爲暗過之謂乎曰然決謂牽掣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牽掣爲撃鋭意挫鋒使筆不快滯令險峻而成之謂乎曰然益謂不足子知之乎曰豈非謂結搆點畫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偏旁救應之謂乎曰然損謂有餘子知之乎曰

豈長史所謂趣長筆短雖點畫不足常使意氣有餘乎曰然巧謂布置子知之乎曰豈非欲書預想字形布置令其平穩或意外生體令有異勢乎曰然稱謂大小子知之乎曰豈非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兼令茂密乎曰然子言頗皆近之矣夫書道之妙妙在執筆令得圓轉勿使拘攣其次在識筆法其次在於布置不慢不越巧便合宜其次紙筆精佳其次變通適懷縱合掣奪咸有規矩用筆當須知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用鋒常欲使其透過紙背久之自然齊於古人矣

浪跡先生玄真子張志和碑 文致

士有牢籠太虛慨捩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軌無間而理窟肌分其惟玄真乎玄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浦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返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詣為作內解玄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亡為宗觀以為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真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為捕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為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艸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真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真為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為席鬷皮為屩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榔挐棹隨意取適垂鉤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答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

擧拔吹笳政聞見季質而飛聲應俗而成大曆七年
秋八月詔眞卿於讓以眞卿以前艫既撤請命更之
答曰儻惠漁舟願以斷浮家泛宅沿泝江湖之上遣
來者需之間楚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
疏禮物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艸芥屏嗜慾
若泥沙希跡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
大鈞思德之深曷以寬懷寄諸它山之石銘。
退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
舟垂釣綸輾吹手若斯人豈烟波淪化身

改脩吳延陵季子廟記　唐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卻。終終而不可措。黃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箄不能僭其味。與大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于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饗如在。玄風可想。至德與歎。夫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歎焉。詳其精義被物。紛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覔其髣髴哉。是知讓之爲德。在于生靈不私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定泰列籓。儀欽崇懿範。于以加敬。嚴乎閟宮。別闡壼之內外。正承神之序位。舊以泰伯之廟。在于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

禮諒無取焉必也正名于是乎在新報獻奠贊普立
列于軒廟春秋禮薦俎豆當陳于正寢俾觀像者識
賢人之遺風可律番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舒求學
陋辭不足頌其休烈來者往敢用同于紀年時大
唐大曆十四年歲在己未八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
子記

不可假

孟浩然集序

王士源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
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
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
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閒遊祕省秋月新霽
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
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爲繼丞相范陽張九
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朏范陽盧僎
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
策率與浩然爲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郡守昌黎

韓朝宗謂浩然閒代清律眞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
因入奏與偕行先揚于朝與期約日引謁及期浩然
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預諾而怠之
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
它遂畢席不赴由是閒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
好樂忘名如此士源它時嘗筆讚之曰導漾挺靈是
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
游襄陽時浩然疾疹發背且愈相得歡甚浪情宴謔
食鮮疾動終于冶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
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

故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遂止恒嶽咨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運太行採藥經王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亢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家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麕至始知浩然物故嗟哉未祿于代史不必書安可哲蹤妙韻從此而絕故詳問文者隨衡所論美行嘉聞十不紀一浩然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

數求四方往往而獲既無他事為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思覩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一十八首分為四卷詩或缺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贈咸錄次而不棄耳

孟浩然眉毫盡落裴朏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皆苦吟者也

女媧陵記 文粹

唐 喬潭

登黃龍古塞望洪河中流巋然獨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蹠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阜險狹之戶罔不漱之為黃壤汨之於旋波不可復振奔崩而下矣女媧氏已然之後辭爾之衝天險來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禦特立萬年其憑神可知也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漲之兩涘沒矣於是乎不為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之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為之大而就其淺非夫巨靈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肴以承隅胡然動靜適因其時

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潮上下不復故道遂違常流甚相遠矣君子曰夫能居黑龍涸九州况乎一水之上而自為謀夫能斷鼇足立四極況乎數仞之高而自為力神人之易昧者難知常邈山谷森羅物象莽莽蘆渚寧非水之餘蟠蜿不林猶有禱人之色搖演空曲精靈若存且夫上無積草表以孤樹常感風氣纖條悲鳴若冥應肸蠁鼓舞而吹笙由是悚懼往來無不加敬山不梅栗賜吏蓋焉水不菱芡舟人負焉冢之木無或斬焉陵之土無或抔焉是則馨香已陳而樵蘇自禁矣故

聖人取濤洪未厚然崇山之鎮海爲燈虎丘之金精
龍卿卿之其内散之其間適爲大盜之守未足藏身
之所彼橋山帝丘九疑會稽皆因山而墳未聞其葬
者。余謂媧皇受命在火。火以示水谷不爲陵。開門負
陽日用其力不然。其隙地。豈必封崇乎。是故觀而志
之爲城冢後記。

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王贈司徒馬公神道碑

唐　常　袞

皇帝使常侍以故征西扶風郡王臣璘功行之錄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臣袞曰古諸侯大夫討功稱伐書于太常勒之彝器德勳高故其文懿事業實故其言遠。有國之大經也納忠于王室豈褒紀之禮闕歟宜文其頌辭以昭示永休 豐碑焉臣謹按司勳之戎籍史官之年表而叙之 聖人稽黃虞之道以武功文德統御天下赫赫明明罔不率俾唯犬戎自擅寇于我西土而猶懷以威 惠久而浸驕時乃大稽命將考之令典惟三年夏六月庶邦百辟洎侯王列將咸會于明廷乃大誥于爾在位有能典我西師。僉曰璘哉是用詔以鷹揚之命。于夏有鸞旂琱戈之賜公拜手稽首不敢辭難遂師師朝那弭節涇流慨耀武威以臨于戎狄既至乃以戎服立于軍門之外奉敭天子之威命而訓于將軍列校六正五吏三軍之大夫曰惟昔盛明必有憂難其在殷高宗也有鬼方之征其有周文祖也有昆夷之患泰以安定北地戎狄內侮漢以金城隴西氐羌入寇故遣率以守衛中國脩浙而高尚武力國家道德盛于殷周甲兵富于秦漢

亦有邊忠尚勞府課則獲臣之罪也將何以塞責誓將上奉神武之算下憑戍士之力鼓行而前殄殲羣慝詞情抗厲風雲動色于是軍舉法以振之令簡而一衆畏而服雖暖喑老將聞而凜然乃周覽其山川以備其戰守有若犀兕其威貔豻其勇屹立而不動者持重之將統焉禦于水硤之衝蒙輪超乘縵胡突鬢狀扮而橫奮者雄毅之將董焉捍于瓦亭之塗輕軒飛翰闐闐桓桓隸于射聲校尉以出松谷百夫之特萬人之敵屬于車師後部以焚銅城火渠門之旗符于大同川需客須之鼓殷于都盧山崗之以木樵

狡騎布之以簡石渠部勒既定天地肅然遂使黠健氣索猛驚魂駭鄙引去不敢近塞故八年之間再寇而已此皆親稟略協用武經前後獻功悉如宸旨方將大復流沙收故地奪我良將溘卒西事以大曆十一年月日薨于戍府春秋五十六天子廢朝而歎曰安得雄邊威敵之臣如扶風乎遣中命以迎喪傾近旬而流涕其至第也百官會弔其遺奠也五校啓行贈以車馬哈有貝玉所以褒大勳也初公自二庭統甲士三千赴鳳翔行在遂陳滅胡之策先皇帝奇之曰吾無憂于東方也遂戰清渠師潰求救

二陟復三川衛南以百騎破五千河陽以一旅挫十萬史朝義悉師自將大戰邙山國家以天下勁兵攻攻未動公獨率所部不陣而馳偃旗先登闞如熊虎闞酣披靡橫貫而出迴戈奮擊虜陣始破交突數合轟然大潰時副元帥太尉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之若此每有征伐大計悉咨訪焉斯亦舉帥之傑既而移軍右輔疾援河西固已離之心存將棄之地及閭僕固懷恩之變即日旋師萬類千羣延蔓山谷輕行轉鬬虜殺而歸屆于岐都寇巳四合公乃持滿外嚮坌入懸門未及解甲背城

出戰戎師北走數騎前追背血濺灑朱殷金甲稍戟而墜應弦而倒者數千萬人可謂三軍之冠也年二十讀伏波傳至大丈夫當于邊野以馬革裹屍而還慨然而歎曰豈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由是慎憤邊戎徘徊孤劍遂西至絕域以奇功累授裨將屢金吾將軍殿中監太保御史中丞遷御史大夫領北庭行軍使邠州刺史加工部尚書節制涇原以鄭穎二州爲之壽拜右僕射知省事階至儀同進封異姓副軍以除略而不書以英明之識遇聖明之運故得竭其智謀極其任遇抗大節以激危難攄洪仁以庇傷殘

公之理軍也以穰苴兵法孫子十三篇先以正合終以奇勝閎廓深遠應變無端與之安與之危故可合不可離同其敗同其成故樂死不樂生至于木罌濟河登山捿淵解鞍而臥鞭馬而馳兼之有餘亦不差其皆以家財二百萬犒三軍與其散已食于行伍賜金于廊廡何相去之遠哉

與元泰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聯給原 文粹

唐陸贄

右欽溆奏宣聖旨省卿所奏許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師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微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埜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責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覬覦之搖王室無自固之術

此亦明足之智也

秦梁迴繞千里而遥臨之以威則力勢不接援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卒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下能於此皆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也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功業由己義烈發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亦快

兩漢辯亡論

唐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簒逆汙神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附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內諗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簒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且出不越境書殺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罪作誅來

世可勝紀乎向者西京推挹王氏導翼卑臣賊厥乎無哀乎之壞東京登庸清河主卹臣忠賢厥乎無靈歟之耻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聲聲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紱列于廟廊斯可矣何堯舜之盛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爲理耶予因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固辨其所以然

多少古來保位持祿僞狂醜態越世云者盡出來真是總此輩 而目何處躲閃

祖二疎圖記

唐 王藹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號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賂以良金細帛必邀而不願設食精矣亦不為之謝乃日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來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搖首撼頭忽飲十餘杯斗乃三揖主人曰酒與相激吾將勇于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于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罇二壺觥即觶而盤斝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于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

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笏主事者有捧斝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于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吟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祖二疎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仰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疎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于禍機也非避于讒口也非失于權利也既辭勤于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己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疎以遺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情者孰有勝乎

虞帝廟碑銘并序

唐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龢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于帝帝素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俊賢也于斯之時君明于上人化于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罔不咸若無為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

見較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慾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曆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畀于勢能其去也脫于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為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狠以漢魏之間輙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于海者盜跖自方于仲尼也古人云堯

以義終舜以勤死載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凡四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滸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荊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開㙜移棟宇前爵林菲得奧埴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闕宮靈降娥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戶退慙于閭閻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識焉

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于清芬勒文于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　家于句芒　大口奇表　重瞳異相　俗變山中　鳳移河上　其器不窳　其人皆讓　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　惟彼陶唐　禪于有虞　域中交泰　天下昭蘇　彩鳳聽樂　黃龍負圖　其德難名　元功不宰　脫屣妖闕　遺形江海　陵廟有依　山川無改　象耕未輟　鳥耘猶在　託此巖阿　神心若何　蒸嘗昔少　俎豆今多　百越迢遞　九疑嵯峨　湘雲古色　楚水新波　庭羅松桂　森若容衞　檐度風颸　宛如簫韶　黎庶以寧　陰陽以調　憑茲聖靈　祚我皇朝

寄李翺書 文粹

唐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幷襍文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于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于器非爲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于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于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于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

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曰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

隨意而所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于小亦異于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于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云云

韓文公以[illegible]……古文詞之[illegible]雖言如此

翺上崔相公曰[illegible]……

論事于宰相書

唐 李翺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于進而懦于退但見巳道之行不見巳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于黜退廢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于人情者不少其所乖于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佞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恐恥累於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果我爲賢相知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久矣而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于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皋陶伊尹尚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爲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爲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則

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于位乎以閤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己事則不聊斷他人事則聊己私而他人公聊易斷也承閤下厚知受獎擢者不少能受閤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閤下裁之而已

唐玄宗明皇帝哀冊文　唐　王縉

維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建巳月五日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崩于神龍殿旋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粤以寶應二年三月甲辰朔十一日將遷座于泰陵禮也象物已設仙馭將飛空擁旒旌無復求衣孝孫皇帝親臨遣奠意延晷刻向池緒而涕流想山園而心惻乃大分無所一往兮何極感貽吳于孫謀俾述事于祖德其詞曰

道德洋溢乾坤交泰成功如何登封于岱太平如何是時無外才藝餘美帝王之最學究大人乙夜撕對文齊日月秋風康述推曆正元調律才寄札動雲落弦開葉碎抑琴酣康教詞輕沛良辰可賞聽政方退鍾鼓屢陳君臣高會巍巍蕩蕩四十餘載巡省順動西南興匯命子出震繼明握圖長驅猛十累翦封狐不失舊物言旋上都離宮就養壽酒多娛得道久矣神仙遠乎嗚呼哀哉湖上鑄鼎海中斷鼇忽乘紫氣長遊碧落千門萬戶若無人兮寥廓八達九衢雖有人兮寂寞淚爲雨于宸極哭成雷于郊郭遣蹤跡而徒禁弃衣冠而可託同軌畢至初陵已開震鳳巻于仙仗降龍䡖于帝臺促將行兮扇復似有覩兮徘徊過春城兮如送望蒼山兮謂來嗚

呼哀哉青原肇吉先天不違接橋山之大隧啓金阜之玄扉攀馳道兮皆往獨宮車兮不歸厚夜兮藏書終天兮戢揮文始達極武餘英威立德不朽至道惟微雖陰陽之與變化併聖德兮安可希超前古以作則道後代以垂衣嗚呼哀哉

上韓舍人行軍書　文粹

唐　吳武陵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宜慰爲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閤下。閤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責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刼之。所諸將懼而前鬬。則在下數行之詔。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挽。摔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聞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冠。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旨。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當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繫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抑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賤益恐不盡顧梗概其旨于閤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敕命。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

擬汾祠案　冥

陛戟者

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者于內爲吾地。貿用除符五敗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勅命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斥候。擊牛高會。誓授縱遊諸將以質賜。人公以三期約號。令辨上持一面事。賜元流。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月快逃。必次于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持。各從其利也。夫論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

肅王以千人。劉牢之以八百人。高隆以三千五百人。謝玄以五千人。劉裕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開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寇之心。歸六萬人之志矣。使戰不爲則已。爲則必決死于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審進退。慎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有者。得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哉。

許由先生廟碣　唐　楊植

堯之聰明猶先生。然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開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已來。避讓之大者。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先生粃糠帝王。牢籠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古。僭賊爲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

智。讀先生書。夏祀不爽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絜也。于亂則吾用。于治則吾絜。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絜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絜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邪。故喜爲雲霞。怒爲雷雨。先生神也。生爲春夏。殺爲秋冬。先生功也。結爲山嶽。融爲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寂靜。先生宅也。聖人無爲。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範。先生文也。天機自絜。雖死不衰。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察天之德合

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叙見家廟。但箕潁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搨堯謝舜。嗚呼爲吾儕。我來獨悲潸濤潓涕洟弅紛珞。敢文訐訟

古文奇賞卷之十七

錫選評　韓　愈

唐順宗實錄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大曆十四年封爲宣王建中元年立爲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爲詩并它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爲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爲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爲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譖朝臣懼懼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俱待詔翰林數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

文宗公可以不斷語矣

歐陽修曰天下學者揚衡之作觸為特文能者收科必權名然以詩賦書世不容有道傳文者于為行以所聞見所發揮氏之文從所之口誠試曰公之神在天下者

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上獨留叔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召叔文入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京兆尹李實詔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

如水之在地中无所性而不在也

公自云吾山上有鐘為人所不可至而既扣則鏗然鳴焉見之器非自鳴也公所感于吉月者深矣

斂徵求以給進奉毎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怒遂奏播為三原令廷詬之陵轢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閒道獲免○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并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斂手付與眞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仍索進奉門戶并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柴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

市亦不為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皆為暴横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於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毆罵或時留蛇一囊為質曰此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

善飼之勿令飢渴賣者愧謝求哀乃擲而去上在春宮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悅○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至是乃罷○初叔文旣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除之爲副以專

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怒故有所授○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

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從軍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累爲盜所奪萬福使

輕兵馳入潁川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幷得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將兵千人鎭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許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北賊諸

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罪方當大用
卿耶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督淮南岸盜賊至
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
萬福討之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勤所逐自勤擁
兵繼掠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免者十二三
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等皆披致其家代宗詔以
本州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
因留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
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
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
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進改泗州刺史爲杜
亞所忌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言
卿昏老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烟閣數賜酒饌衣服
幷勑度支籍口爲給其費至賀陽城等於延英門外
天下益重其名二十一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
元年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年未
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始令吏部每年集選
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
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眞僞紛雜吏因得大爲奸巧選
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

人中書侍郎陸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
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參出李
巽爲常州刺史且道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爲郴州
別駕巽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
罪參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
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巽奏汴州節
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
寧常德之故致厚賜德宗以參得辠而以武將交結
發怒竟致參於死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裴延齡
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
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
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毀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
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奸巧佻薄與贄不相能
知贄與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璟本贄所
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戲彈延齡事告延齡延
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
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
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杜門不納交親士友春
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于衆
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

德宗自古 元下所以 後人[illegible] 啟人[illegible] 官雖[illegible] 德以學[illegible] 徵[illegible] 讒延名 去皆不以 叙用之道 下詔大之 而贊成學 未開道路 乎下既所 出君子情 之

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群心其意非止欲中傷
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度
支不給馬芻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
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
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
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
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
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
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
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于

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
下而城贄皆卒○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
怒不解在朝無救者陽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
令天子殺無辜之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遺王仲舒
數人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辜狀德宗
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辠良久乃解令宰相諭
遣之于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
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
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
太平也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時

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
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
國子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
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
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辠將徙
連州客寄有根蒂吏縱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
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辠人出爲
道州刺史太學生魯卿李儻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
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
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

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考功第城自署第曰撫字心
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
怪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
有辠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
使君何辠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固
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
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它判官往按之崔承
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
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惸年四
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

在宅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昇尸以葬棺下其居之側○戊午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總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臥至夕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壬寅制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以棊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凌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它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人莫知其由叔文

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常所交結相次擢至一日除數人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爲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爲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無幾而母死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

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乃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慧便辟，媚幸于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

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攏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

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應科目時與人書

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

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

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它文不見于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

答呂毉山人書

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誨之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

道不可謂士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許遠論

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延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賢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

誠畏死何若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乎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而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語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

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阻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啟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靴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帥之為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

忠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蓮節鎮重于宅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畀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韵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送幽州李端公序 文體明辨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子言為使歸之獻

郭明龍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辦諛人而已者恥也

送殷員外序 文體明辨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

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惆悵有別離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于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部貢赦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

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

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王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櫱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治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鬭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王秀才序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烏乎其可量也哉

送區册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辠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亡乃迷惑溺沒于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游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劉從是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次傳於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慚駭欲以多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恐皆起立床下拜

吾論大觀叙許遠論次見評南霽雲事并刻之

曰不敢它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問此而已道士宋然若亡聞也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將曙故裝裝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問遂詰予言予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

張中丞傳後叙 文體明辨 昌黎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它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

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它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

處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

丞負余則盡枅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污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畫記 文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

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聲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于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

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

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棹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徵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入不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

無失時刑德並流地方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
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飭右秩秩惟明天子惟慎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
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郭明龍曰此文引以祀事爲案海神固不可知也
得體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
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盜
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
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
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
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
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
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
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
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

府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
告無事遷眞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
察使噎娼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
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
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
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判
成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于是以王
師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

書中其忌諱良羌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
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
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
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
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
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
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
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界擴步二萬人以
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鍬廣
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

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
䂬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
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
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
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眞食三
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
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子亦受命有事于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
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二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武薦畯功蘇枯弱强齦其奸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公所自謂閎中肆外摘抉幽微陳言務去是也

平淮西碑 碑答 文體明辯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
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慴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与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
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
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
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
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

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
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
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
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
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
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
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
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

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
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人
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
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
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

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
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
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
車爲卒賜粮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吏怠官事亡其
舊帝旹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
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
强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奸鄰陰遣刺
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
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
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
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
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
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
有莫不順侯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
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
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

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
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
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
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
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
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
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
堂坐以治之 收語有不盡之意妙

殿中少監馬君墓志銘 文欽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
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
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
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
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
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
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
當是時見王于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

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
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
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
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
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
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
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荊川曰此陜文黃夢升張應之諸作之祖

郭明龍曰因少監而及其三代弟兄無一語道少
監生平止就交[illegible]感另是一格

柳子厚墓志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

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

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潮州祭神文 二首

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牷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皆不敢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其二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所失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疚殃殛也神其尚饗

祭房君文

維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于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跱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

余貶而在年未三紀乘氣加人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于馬下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蹠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後期有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予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亡敢驚逐以我𩥇去驂即所乘之驂君云是物不

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正月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予出嶺中君俟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地名鉤登大鮎怒頰豕豞臠盤炙酒群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斡明條謹獄甿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筆不撫其子葬不送柩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壞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

朔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睍睍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柳州羅池廟銘詞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莫來歸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古文奇賞卷之十八

古吳陳仁錫選評

獻平淮夷雅表

唐柳宗元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于古亡所與讓固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於詩大

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人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鋪鋪炳耀溢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它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夷劍南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譔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惶頓首頓首謹言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當管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艸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啟昌期大功畢集仰淵與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發蹤遁來積宗肆暴恃役兔之穴弊伏偷安竊學狐之丘跳踉見怪以爲威狐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驟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罪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鬼誅之舉衆輕鬬蟻勇劣怒

蛙纖縞當強弩之初孤豚償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螽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飛頭動絕有豈不索何獲某拱稽致命執銳忘生車中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切覩上略總師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拔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懈於羽檄跂足唯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歡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屢且及於轅門家事勿開土已摸於左圖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並進所期勠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貞直冠首清明格物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岳精食浮爲日用久容府揚中丞以義烈爲已任勃襲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爲家風荒傳彝器並膺秉寄克達皇威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觀靈滅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微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呂嘉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之師矧此陋微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勛雖荒徼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名事須移

牒隣管以成犄角牒者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

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它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償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

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享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懔懔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

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

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

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

雖如宗元所云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楊雄可也然而不循

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

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

矣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它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

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它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楚陽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

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亡它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

章書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玆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

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玆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玆生不悉

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予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予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

遊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盎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愴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志益强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凊奉引之隙必有美製備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昔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

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命乃適伏闕下[illegible]月不能任將晚矣而惑其初派往復不懈爲甲乃戒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如是非不見隆斯可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illegible]無窮其存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埜八年施澤之益鏃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予讀其書聽其言發予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予以行予思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

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予爲僇人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扳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

焉岱若窅淳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斷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予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

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伎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

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嵁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予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岩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此段似子虛賦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

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予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予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楓之既前其聯始遠

小石城山記 文致 文體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情彩自來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予未信之不了語讀之有遺音

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蒞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棊怒者虎鬥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于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為疏林洄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沉于淵源莫

窮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蓺是野眉尨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為二千石旣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螽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說車贈楊誨之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作上而輊下而軒且與人而職左革而長轂以戟鄉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轓以蔽內垂綏而以暇哉十二旒而以廟以郊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閑者蓋長而撓者[illegible]進不舉乎馬退不舉乎人者[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可伏者軾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材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沖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蓋引焉而且御乎物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騑騑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為六官右為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斬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貴乎直聖王取焉以建家國且爲棟楹

斧爲閶闔外隅平端中室謹飾度焉以凡維首之前君子懲之以輔其德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兹揉木以限肘股歙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畜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墝埆反時燠寒鬱悶結澀癖寒艱難不可以遂遂斫其端離奇詰屈縮恧嶄岏含蚴孕蠹外邪中乾或困先容以售其嬌病大甚爲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晥禍氣侵骨淫神化脉體反筋倦榮乖衛逆乃蒂茲物以爲己適器之不祥莫是爲敵烏可昵

近以爲嬌且人道甚惡惟曲爲先在心爲賊在口爲悠在肩爲傴在膝爲攣戚施踦跂匍匐拘拳古昔斥逐其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朝歌廻車箾牘裁焉昭王市骨樂毅歸燕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諂諛宜陽正直宜當道焉是達決焉是專容爾君子曷不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招海賈文　文致　文體明辨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洽洋無形兮還來[illegible]閶闔兮氛霧滃渤君不返兮逝恍惚用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趠嶢嶨兮萬里一覩崒入泓坳兮睨天若畝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爲虜累商棧嶭鱗文肌三角駢列兮耳離披反斷叉牙踔欻崖蛇首豨鬣虎豹皮搴没互出讙遨嬉臭腥百里霧雨漓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淫淫嶷嶷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迴置滔危顛崩濤搜疏剡戈鋋君不返兮若沉顛其外大泊泙濟淪終古迴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

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焦而一跌兮沸入湯谷觸魑霏解楷若木君不返兮蒐焉薄海若齎貨號風雷巨鰲頷首丘山頹猖狂震蕩翻九垓君不返兮糜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悯駭愁苦而以忘其歸上黨易埜恬以舒蹈踐厚土堅亡虞岐路脉布彌九區出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范子去相安陶朱呂氏行賈南面孤弘羊心計登謀[illegible]鹽大谷九卿居祿秩山委妝國租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謚爲愚咨海賈兮

賈尚不可爲而又海是圖乎爲險䊆苦生爲貪夫亦
獨何樂哉歸來今寧君軀

羆說

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
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
持弓矢甖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
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
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
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
外者未有不爲羆之食也

師友箴 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
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
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
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
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
可作恩吾不似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
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
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吏商

吏而商也污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
污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
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敚禁
溺之爲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
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污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
商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
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敚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
尊身富而家强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
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

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
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
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
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湮海以爲鹽未
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
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
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
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
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
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
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挺乎下以成其政交得
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
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以救世也遣而後言

起廢答

儒師專集序繼其六騷計毋以傅子用然而闕其文衆國不足以演其於聽亦市後學矣云而訝君子不知也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即治事還遊于愚溪之上溪上
聚黧老壯齒十有一人謖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
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
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躄浮圖中廄病顙之駒曰
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

為律以勅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出優游躄浮
圖有師道而病躄且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
曳未嘗及人仄匿愧恐殊甚今年它有師道者悉以
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倀倀亡所師遂相與出躄浮
圖以為師盥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
其衣導以其旗怵惕疾視引且翼之躄而不得已
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狀獻巾帨洎洎也來莫敢踰
其制中廄病顙之駒顙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無
異技硿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它馬食斥棄異皁
恒少食卅立損辱掣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

此馬起廢之狀與此想寫實鄂

廄之馬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莅吾邦
屏棄羣駒舟以泝江將至亡以為乘廄人咸曰病顙
駒大而不厖可秣飾焉它馬巴僰庳亡可當吾刺
史者于是眾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縶之絲浴
剔蚤鬋刮惡除洟箠以雕刷秣以香其鉗且鏻纓鑿
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綏或膏其鬣或劘其脽御
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鬃旗前羅杠
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
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
何以教我黧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

風鼻知膻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
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顙之猶有遭也朽
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
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
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洎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
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
者馳聲丱角羈貫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
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
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
矣亡重吾辠于是黧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

矣撫掌於翁先生齋焉

用制字法奇峯峭峻彙古

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予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者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者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以降守是以爲大據而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疎吳起乃危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亡舊不足倚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臲卼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辠也。

駁復讐議

文辭明辨廣喻論宗　齊符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君先者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

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

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獻

蝜蝂傳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亡以出稼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門[illegible]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illegible]故事至而後求焉若未至而[illegible]

河內龍門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童區寄傳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益取它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漢官因爲已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爲予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臥植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于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

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宋清傳 文致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讎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饋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其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

此篇似模蔡許在柳文中又是一格而峭勁之意自見

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邪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序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陽廟碑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背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鬱尨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夷陵蹈尖河華天旋斡斗極之位地圮坤維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慕以佐命元老用武哥舒交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訂謀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瞫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群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康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挻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縣布之勁沂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鄢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嚙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亡衣之賦身離楚堊徒傷帶劍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變之歎息有周苛之忼慨聞義能徙果有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上田葬刻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衆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于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爲

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慬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爲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舰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亡替負荷恩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沓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

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倘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圉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龍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沓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兇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
梯衝外舞缶穴中偵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
不嗇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旹公沓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惡孤城既拔渠魁受戮
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
羣生咸育偉焉勛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
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
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亡窮
刊碑河滸萬古英風

故秘書郎姜君墓志

秘書郎姜䀊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䀊䀊生三日上曰它物無以餉吾孫即勑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

間在蜀漢荊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輙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喑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宮十有載酒來則出妓搏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胱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紼朱於始生鐘鬥以及壯不嬰嬰於進取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

咨一死未肯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悸蒙謟負義得之[illegible]枸榮不益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遐乎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竪鈎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劉老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艸木凡有益于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其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蹶乎將溷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困其獨豐其辱

故襄陽丞趙君墓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為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于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謝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道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邪吾為曹信是適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蒞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玑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昔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訥也摯之信也蒞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洞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大府李卿外婦馬淑志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誣狂冠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納為外婦偕家南海上

及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遑焉聞其操鳴絃爲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原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墾東岡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秾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凋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滸嗣靈音兮永終古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爲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亡賴邠

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吾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辠辠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

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且日來迎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埜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

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吾畏段某耶何取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埜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

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內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

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遷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或㴱而崒陰流洩漏濊沒渝溢碩鼠大蟻旁穿側出虧踈朘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嗟乎崔公遷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睽聊欺

苛胜賤暗胥輕躡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輿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歿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游酹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呂衡州化光文

維年月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儀敬祭于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乎君子何厲天寔仇之生人何辜天寔讐之聰明正直行為君子天則必速其

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信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于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好仁義以速咎者邪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洎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襍顯陳直正而為道不謬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于外

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勘從古至少至于化光最為大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夙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狠皆老則化光之夭厄反不榮歟所慟者志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旹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

蕩而為大空與化亡窮乎將結而為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洩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嗚呼化光庶咸聽之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訑訑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為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得唐千載字句處

崔公山池後集序　唐　李翰

崔公吏于華葉再黃矣士之才也天高其與益之以小山焉山臨清池峭絕孤峙岑無一仞波無一勺而洲嶼縈帶巒崖盤鬱則巫廬衡霍不出于庭間矣若其琴幌朝開書堂晚清綠篠森疎下見松雪登蕙蘭之徑諷瓊瑤之章則雍雍咏歌盡在丹壁又與一二文士以吟以賦謂之後序焉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文粹

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賓之俗邊雖有防示不久設軍出于內謂之將鎮于外謂之使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凡軍之材食之用須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鐃鐲師律既和軍容丕肅淮

文勢雄直而脉氣注厚大抵唐人碑記宋[illegible]錄作者皆不[illegible]

南之府有功宜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綏之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奇材劍客猿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髀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章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于大則將不驕惠及于細則卒不惰寂役輕歛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于上而下自定置器于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于未形制危于未萌伐謀之功大于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强于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軍于談笑之際折衝于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勣玉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于有禮之俗遂安于無虞之境書績示後竟待命乎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滎陽鄭公博物好古旌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戎狄故士生則以蓬矢射四方君立則以五侯選諸侯五侯之正皆飾以熊虎猛獸之皮象而射之也斯除暴不若也周官曰張五侯則遠國屬射而中之威不庭也昭昭乎除暴威遠之義蓋射之大端若殺不加有罪威不及不庭雖有百中之功而無一發之矢驕弓鳥下拾矢猿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寇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且充龍死軍使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軍橫絕漠策四馬陷重圍搖轆轤而百萬洞開驅槖駞而沙場一掃聲振北狄氣慴東胡稜威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于人如有飛翼薦食邊鄙甚于戎夷羣老憂而請焉公于是屏車徒去矛鎩曰賈予餘勇挺身以餌之眈眈虓虓烈烈騰逝當其威怒也百獸以伏萬夫莫亢而公馳單騎鼓白羽挑之使來冀之而迴從容返視咫尺旋槭心仰其皮手張其機左射右拂縈之壘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紛血灑腋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箠之而卻走將威有于勝氣有所全精專于中志正于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使鋸牙鉤爪戢而莫措雷聲電視消而不揚猛推于柔衆怯于獨其爲易也若獵狐兎聯鶩鶴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搨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竄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千里罷扃鳥獸咸若山川以寧胡人服藝畏威不敢南牧頗充麾下者五百餘人茲所謂剗猛除暴而戎夷格昔漢飛將軍亦爲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爲侔矣鄭公既寫其圖俾予贊之詞曰

慓彼山戎噬我封略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吡慄慄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黜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雄力果而取震驚矍矍虎反如鼠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電激中口穿胸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籍據鞍遙叱揮箠逆擊閉目流血喪精擗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鬼海波爲騰塞草皆赤卞莊侯關方閑兩獲漢將如飛幾爲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號猿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來降收闔罷扃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不必歸遣帝鑒之下見有一解可取 是與漢對皆奇筆

設毛延壽自解語

唐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于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于漢而移于胡也昔閎夭獻美女于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于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于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工器解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為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為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為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為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為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以此相責

歸解書彭陽公碑陰

唐 朱闓

予感公之知獨來弔作歸解武曰予不識彭陽公而云知豈誣也哉曰公尹洛禮陳商爲鄭薦蔡京莅京辟李商隱予倘不識公耳公之知予如春滌之脅蟄夏雲之得龍秋弦之發矢冬爐之納火勢豈後于三子哉是則公亦知予者也何必識然後知乃曰之知也在道之相望爾昔殷湯與周公不相識孔子與周公不相識孟軻與孔子不相識揚雄與孟軻不相識韓愈與揚雄不相識果不相知哉伊尹與夏桀相識比干與殷紂相識果相知哉今天下大國之侯小國之伯予常識之矣目且相視言亦相交豈得爲余知也哉予感歎碑下歸解于是書之

盧生亦可與求仙術士龍以道學自既亦可恨也

人旱解

唐 盧均

湍灘戍越垠噈旱塞諸陽遷市不雨祈山川祗神又不雨覡土龍舞巫覡愈不雨武言邦有術人能捕退龍而誅之昔歲嘗然農剩其澤及召術人至而旱色如故太守怒亟命擒之術人進夫奕其議裏有書一幅目曰人旱旱有三曰天旱國旱人旱曷爲天旱蹇陽肆凶下土祇慎雖六七歲黎人不饑曷爲國旱君道熾災德涸仁枯貪風暴氣蒸爲時厲曷爲人旱邦燬其政吏賊其行千里人心燥不爲除夫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豐國旱求諸德德潤而澤流人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今貨遂于上刑默于下百姓焦愁結成恨暑所謂人旱者也邦守不清其政而逮龍貨雨是猶乘桴適海豢牟望翼於何可冀乎太守得書增怒是歲自正月不雨迄于五月明年殍死者數千人而太守亦以財禍

青宣州疊嶂樓

唐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郡阜以垣，故于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妒競侈，由是繚步踰千，方目相瞪，則壯邪麗廨之勳慊在第一。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操雲雙波屹風，暑以蒸，曉黛嚬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嶄，冬以明。此槩舉爾覼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媚醉始酣，則防城徒卒籌三而環警，緒至越（活）延走（奏）㑥呆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歎，嚮之歷舉四美，悉偕而偕之不足賸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攬攸哉，莫全厥美，或能仲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而絕而有諸，則我無許斯久，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謻山著名，而謻小負，則疊嶂之命爲宜，至于闌干蹈道，涉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于新致，舉之則綫[illegible]

漢高祖僞遊雲夢議（文粹）

唐　烏參

或曰：漢高帝僞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詐，于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不貴詐，與律不與譎。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僞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秘者知而所知者多矣。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逆，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誓，恥棄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illegible]虜悠悠于秋變前盟，生使天子不復言巡狩，諸侯[illegible]誠卿數大者自疑，強盛小者懼于[illegible]執起恐信

不流于下。而忠弃不遂于上。玉者之澤流以陵遲。自雲夢始矣。

南溪白龍洞序

唐　李渤

桂水灘山右漲陽江數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外崖巘鬬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邐迤如畫左連幽墅園田雞大疑非人間泝流數百步至巖巖下有灣壞沮洳因導爲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維蜿骨如玉西北曰玄巖洞曲通坎隅晴眺灘水玄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險至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室並乳溜凝化詭勢奇狀俯而察之如傘如蓋如欒櫨支撐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偃竹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玄井嵐飈迴環交錯迷不可紀從夕室深溪向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而遙余獲之若獲荊璆與隋珠焉亦疑夫大舜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磴危宅既翼之以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瀛方丈似丹臺以溪在郡之南因目爲南溪云

叛解

唐 李甘

或曰中恒何讐而叛解曰盜賊富豪讐乎且幷其財而强索之若寃其主也中習盜恒習賊差乎解曰害財曰盜以盜害人曰賊天下有士家之有約束也天下有相家之有子弟也中悪桀黠非盜歟恒驁宰相非賊歟或曰有盜一金費十金而可捕爲之乎有賊一夫殺十夫而可誅行之乎今三年兵之非十金而捕如費何萬人死之非十夫而誅如殺何解曰以金爲輕而不捕則窮人家家謀盜矣富人家家遇盜矣以一夫爲寡而不誅則壯夫人人爲賊矣懦夫人人被賊矣是故盡天下之盜者三年爲盜也勝天下之賊者萬人爲少也或曰吾聞寡夫重閉盡鍵乎解曰天雨垣敗盜賊乘之門之闢耶曰以彼習叛之巧也贖而吏之何如解曰盜賊欲巧吏不欲擾如贖倡而爲妻也爲倡且淫爲妻且禁乎

許先生穎陽祠庭獻酹文

唐 柳識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穎水古風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敬酹于靈既酌既拜獻于言曰　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淨天地合性出于嵊泙入于鴻濛雲遊鳥還翁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于人未散于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齊公器退然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知耳雖濯于清流道終播于經爲所謂春膏時蒸朽槀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穎陽之仁德川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非以大名義同讓終廉能感俗道自爲功作應會之偶然生重役之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穎猶歎先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存韓柳奇崛之目而瀟疎自好月明林下美人來宜可步也

古文奇賞卷之十九

錫選評

天論 中

唐劉禹錫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庶使戶曉盡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蔭于華榱。飽乎餼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虞芮。雖莽蒼猶郛邑然。苟由乎匡宋。雖郛邑然猶莽蒼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

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埜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人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問者曰若是言之則天之不相去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濰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適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江海之覆也。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

古文奇賞　卷之十九　天論中　劉禹錫

非天也。天果狹于勢邪。答曰天形常圜而色常青。周迴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常高而不卑。常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于卑小。乘其氣于動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常資乎有。必依于物而後形焉。今爲室

觀宗派可變化凡曰見之必師其多

盧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規矩之形起乎內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燄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晦而幽邪吾故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焉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焉能逃乎數邪

澤宮詩序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晦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蔽矢規爵祿猶衆禽密彀持滿迺風裴緻者數矣有措栝之妙而無雙鶴之獲韔弓収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聳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縣貂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于祿彼鵠斯微若止若脩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墉因我不臧高墉伊何維器與芒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上中書李相公啓

有餘悲之餘韻在怨懟之敘是怨人之所獨

某啓去年冬子主簿㥄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翔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振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遽聆一言如受華袞伏自不窺牆仍九年于兹高卑邈殊禮數縣絕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訏謨參于宥密材既爲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于流水之源化行猶偃艸之易昔孫伉者自納於杌物困于輔者咸躋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宜獻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爲學苦心本求養得身由已齡乃貽憂捫躬自劾愧入肌骨禍起蜚語刑猶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鳥之志處夔龍之位傷鼪鼯之心沛然垂光照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窮區昔者行潦勿傷枯骸猶掩哀老以出弊愍窮而開懷亡情與類尚或嬰慮傾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材能誠亡所取嘗備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貲之光陰抱亡涯之憂恤當可封之至理爲永廢之窮人輩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悲勝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答柳子厚書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亹亹茂勉甚悉相思之若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昔言者亡幾書竟復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予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佶然以生癖然以清予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予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與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

董氏武陵集紀 共華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二者還相爲用而後詩道備矣予嘗執斯評爲公是凡斷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群才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　且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粹羽得于遐裔蹡欲勿貿可乎生名挺字庶中幼嘗爲詩晚而不衰心源爲爐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糺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盧員外象 杜員外甫）高韻如包李（包祭酒佶 李侍郎紓）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値余歡甚因相謂曰間身以廷尉爲荊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情播爲吟咏時復發留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者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予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

寡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寖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臥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耗者歟

傷我馬詞

馬龍類蒸徒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illegible]

彦力或逆而喜駭淡泊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歸□
鮮焉異予知善馬之難遇也不求于肆而于其常
且畀得餘出之門峻略其形蕭蕭其鳴長顔遠□汝
而能力領其羈非寫然而倖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
彼阜衣于朝偶之人多四三其壯以迭取予無乘兮
水散之淋漓沛途之汪洋結爲所犇融爲坳堂而有
債觧後有濡棠我策乘空我德方揚振鬣軒昂矯如
飛翔翅翅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衆釣屑之壁
舞一踩千跗騈比鬪踏彦者斯悚悍者斯怒我鞭加
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處靡靡其柔也非彗

而何前日予之獲譴于闕下背商顔趍昭丘日中而
踰含修門乏之甪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嶮巇虎咆
空林鼯鬪荒廐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予弗顛我馬
依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予至武陵居沅水旁或
踰月不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跼蹐顧望兮頓
其羈縻飲齕日削兮精耗神傷蹇壢騷騷兮瘁毛蒼
□間蹀蹀兮逸氣騰驤渺雲深兮遐神遠意欲逞
兮辞不揚憤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嗟也兼常初
玄宗觸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泊西幸
蜀逍遥民間得其種而蓄焉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

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
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礰善
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菰寒菉非適口病聳北風
猶舉首金臺已平骨空朽投之龍淵從爾友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何萌至于
扶疎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汚賢能書又不自意被
丞相府召爲從事重薦累婗思貽叔父羞今當行乞
辭以爲戒予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斲輪因入規矩引
中廉外楞然而有容者理膩質堅然後加密石焉風

戾日晞不副不華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貫
在清廟其用也纍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光尚措非
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儡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
人猶器之作朴是宜力學爲礱斲親賢爲青黃睦僚
友爲瑤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纍慎微以爲櫝
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被重霄而把
顥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太山然而一
衆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凡大位未嘗曠故
世多貴人唯天爵所者乃可貴耳夫貴人之一傾踰
乎華顛而一非亦慘乎黔則行矣愼諸吾見垂天之

文甚奇而意味猶新此老宜劉

零在前肩服間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隽而
味亡窮而炙愈出也遐汝到永相府居一二日哀吾
文入渴以取質焉永相吾文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
借有不如意推恕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市

由命士巳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益有因
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
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遍山川方社又不雨遂
遷市于城門之逵予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下令之日
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

錯時如在闤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
貨馬牛有緈私屬有閑在巾笥者織文及素焉在几
閣者彤彤及質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饔者
列饌餘陳麴餌而苾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杯盂而
澤然鼓刀之人設膏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
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群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
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
賈顓顓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
曹較詞之倫合彼此而騁輝之目良苦之巧言數量
衡於腕手抄忽之差鼓舌傖儜詆欺相高詭態橫出

尸博亦類秋市欲不錄

鼓囂譁坌煙埃奮擅腥疊巾屨嚙而合之其致同歸
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
而退暘光西徂幅員不移徑術如初中無求隙地似
唯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三感其盈
虛之相尋也速故著于篇云

絶編生墓表

顧彖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聾病且歿
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于師積六十三年于
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繫彖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
死則必葬我于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

曰若彖者可謂志篤于學矣因以絶編生謚之且表
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
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既而執贄
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候肅而後
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潤徹眉睫有楚態而亡苟
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尚安學曰始聾於
師晚熟于心自尼父兼三才紬八索繫辭焉以通微
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金麗太極泰脫大患
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
兩王而吳有虞陸前者導源後者浉之涵融混合百

派犇奏唐與沙門一行方洩天幾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機變道也亡方鼎之支流裔餘于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棋斲之爲羽翼爲鼓吹疇咨天人之際旁覘上下鶩精於擒摭貫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嚶搴芳嚅手胝於運管目眯於臨燭而氣耗於咏呻家居亡嘗不能與討借地偏宜遠亡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愈卑寒膚喉腹以至於耋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它日予造其室廬粲篩在左汚尊在右有龜枵然有筴甚澤余擻耆揃骨而訊之曰是亹亹者曾不予欺乎生攸爾而對云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搏而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亡取當其粗用當其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鈞者設也尋尺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筴所以決羣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皆爲卦體以地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爲内取諸身以象焉得摳於寰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詭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操之以至剛杓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歎穢占熊虺想訟需

亡古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餉予曰烏足爲夫子道哉予以斯言遂於易故書之意固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是其顓也茹經于腹浮滅糞壤壁水湯湯不聳其聲摧減棲遊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耶彼文甲緣毛剔筋諱蓮纈嬌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䭾所至而貴夫豈貴爾也哉悅者衆故也生之歿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歿之日推而上求氚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征渚西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墊尚行其志云

祭韓吏部文

高山亡窮太華削成人文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特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熏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尚舊丹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脊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

蕢詞愉愉 闕 頫頫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扆服之言 闕 岐山威鳳不復華亭別鶴中夜驚思簡書拘印綬思歸慟兮志莫就生芻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君陽遁叟山居記

唐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㳇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觴谿山之神于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肖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霜雪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菅以爲茨藉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擁腫之朴不爲榦材養鉤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藟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維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蠆以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餘爾名而竊爾實又酌

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易子以決也。子其決于夷壤以發其源決于塞壇以通其流決于腴戴以施其潤決于涸澤以溥其意決于廣陂使介鱗蕃育決于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于險阻以資其悍激決于林藪以縱其蟄溺決于舄鹵以齊其施決于池籞以專其利決于畎竇使黿鼉爲留決于沮洳使龜鼉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于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于道而不希于世養吾行于德而不眩于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頤又將決吾心于仁義使不違決吾志于中正使不過決吾身于天命使不憂決吾跡于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并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徐乎。

八駿圖序

唐 李觀

予嘗聞有周穆王八駿之說乃今獲覽厥圖雄姿逸態騰彪虎文螭之流與今馬高絕懸異矣其名盜驪蜚黃騠奐白義之屬也覩矯首則若排雲覩舉足則若乘風有待馭之狀有矜伐之姿若山川之所不足至若天地之所不足周軒軒然嶷嶷然言其真也實星降之精。思其發也。猶神扶其蜆軾者如仙御者如將變化何別哉。

弔韓弇沒胡中文

維唐貞元元年何奴上款乞盟天子以其言誠乃命上將往壇於山而聽其誓言監察御史韓君試筆而隨焉我一將仗九廟之信而首明其腑以戎人心爲心戎乘我不虞而有詭謀我計無素成而紓以宿戒故勇者死奔者追而韓君爲之擒矣嗚呼有備無患軍志也戎人安所暴其詐千慮一失聖人也韓君是以爲之虜夫其戎者將用警我非福戎也韓君爲之擒其繫命豈九年于茲生死不尋謂之生豈復還期謂之死永永淪沈或曰死矣皆是切裔裔之心絕國浩浩窮西極漭漭胡居之犬覩蕭蕭流沙無涯陰山無春邊草不綠寒鴻不飛秦有長城漢有遺人死者

虜既生者虜所哀哉於生死何有其能害人能語君生其所君死其所今而寂然心縣中路君初奉役意氣西邁自矜之賜應掌可飾激晉陽之勇歎典屬之老乃卽于事不能畫奇從軍之籌君固藏之可疑不疑因用貼危羌戎鬘髮坐刃我師倉卒圖召血殷朔陲實死者痛非擒者悲夾谷之會不聞仲尼泰中九月黃葉始下長風西來烈烈飄灑望君中乎亦懼來者已乎一魂時也命也

古宋鈔文 平淮西碑 誰知有此 豈乎不學 記

平淮西碑

唐 段文昌

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貧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貞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刲心斷臂纖踵爲忠旣而麟見於巴賨之間河淸於鄜衛之際因同本之旣耶聖祚之符廓淸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轘轅有上帝灌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鋋雪照驍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濆我后方弔人省寃墾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聘以柔服之義示舍弘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於是會梟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劍飆馳亦由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欃槍總魏博河陽郃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訌邪

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于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華梟音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鄜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欒書作帥鉞為我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索累揖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因始之險以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皐有任城之武昔征兇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險以唐鄧

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山南東道荊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又命內掌僶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

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飾盛賓寔之幕府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獮殘寇似狐狸于矛杖行次於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總傷痍之卒猶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覺鷙鳥之勢不使怒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習之或謂畜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性不撓爰命

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槩之心出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粤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為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部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濆仍執醜虜獻俘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阪懸竹用制奇勝與古為疇四紀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帝命策勳進弘為侍中光顏重胤並為司空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

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濆烝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崇臺追美將師俾刻金石以揚休勳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質在君德上獻鴻名式昭徽策庶乎閟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覩劒銘者戒蜀川之恃險

唐憲宗仆退之淮西碑而改用段文昌也事由石

孝忠後世鮮有錄其本末者按羅隱記石烈士事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爲人猛悍多力州里患之後折節事李愬爲前驅信任與家人伍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討蔡李愬李光顏烏重胤皆受節制明年蔡平命吏部侍郎韓愈撰平淮西碑碑中盡歸功丞相而愬特與光顏重胤等孝忠熟視其文大志怒因作力推倒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悉以聞上甚訝之命具獄將盡於碑下孝忠度必死苟虛死則無以明愬功乃僞祇畏若不勝按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而震怒俾送闕下親訊之曰汝推吾碑殺吾吏爲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如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于是矣及元濟受縛雖丞相與諸將軍不能先知也蔡平刻石記功盡歸丞相而愬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脫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肯爲陛下用乎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爲陛下正賞罰之源不推碑無以爲吏擒不

殺吏無以見陛下臣言已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蔡本末又多其義遂赦之因名曰烈士後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更撰淮西碑嗚呼石孝忠者固貫高趙午之徒歟當時韓吏部既欠實錄而裴相國殊無休休讓美之懷致謗未必無由也夫韓公之文非不卓越即段學士所撰亦自詳贍明妥隨人觀場之輩先勝胎于山斗而段文全不齒錄亦足笑也

按唐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即位是月劍南西川劉闢自稱留後十一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

及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楊惠琳伏誅十月戌子劉闢伏誅事皆在元和元年而退之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蓋誤也新唐書載此碑削去明年平夏一句

猫鼠議 文體明辯 文粹

唐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為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于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食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于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為國之用猫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于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薦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鼠頗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猫能致功鼠不為害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公神道碑銘

常州之存行為大烝烝翼翼以敬以愛友于兄弟如捧如執常州之義篤于友朋之有常行之可久扶危拯溺爾身我手常州之才施于政撫柔三部以仁為柄泉遂國嶠于古迭映常州之文究其本質取其正體從其損在星之緯在衣之衮常州之年止中身去

昭昭之盛世與萬鬼而爲鄰白馬江上青鳥洛濱。鶺鴒在原嗟爾元昆繚祗露血長號訴冤纂述遺美謂余不誣我觀之子將二十年相投藥石胡疹不痊譬我于池。子爲之泉。譬我于樹。子爲之弦。榮不獨遂難不隻全。如何淑明。摧爲碎堅。歇衣楚挽。徘徊墓田望之不見逝之無緣狸首班如女手拳如。天如天如泣涕漣如。

[illegible]

曲江池記

唐 歐陽詹

水不注川者在藪澤則曰陂曰湖。在苑囿則爲池爲沼。苑之沼囿之池。乃墾而成則多天然而有則寡茲池者其天然歟循原北峙迴岡旁轉圜環四匝中成坎窞窊港洞生泉噏源東西三里而遙南北三里而近當天邑別卜綠垣未繚。乃空山之澤曠野之湫。然黃河作其左塹。清渭爲其後洫。褒斜右走太一前橫。崇山濬川。鉤結蟠護不南不北。湛然中渟。西北有地。平坦彌望五六十里而無窪坳。紫蓋凝而不散。黃旗鬱以常在實陶鈞之至造化之工沙汰一氣之辰。財成六合之日。既以磽确外爲寰宇。故無垠堮以居億兆。又選英精內爲區域束以襟帶。用宅君長若人斯生。厥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若堂斯考廊廡設矣有室以處其尊焉。彼如紫蓋黃旗之氣。甄陶鈞造化者用宅君長英精之所耶。夫物有相表裏製必同象泄夫外則亦以瀛海。導夫內則融乎此湫。歷代帝王未得而有豈降巢室土之後聯綿千百之代建卜都邑不欲合夫天意而居乎。將天意尚同根深帶固。有與終畢者而命處乎故潛于有隋此我皇唐之存孕。詔其季土營之以須焉揆北辰以正方度南端而

制極壖隍劃趾勾陳定位地迴帝室泓虎厥池既㞢
我署幾成伊去真主巍巍龍蟠虎踞爰自中而概物
取諸象以正名字曰曲江儀形也觀夫妙用在人豈
功及物則總天府之津液疏皇居之塹陷潰汗入其
洞澈銷涎猕以下澄汙盧隨其往氣鬱鬱攸而上戚
萬戶無重腿之患千門就爽塏之致其流惡含和厚
生蠲疾有如此者皎晶如練清明若空俯睇沖融得
渭北之飛雁斜窺澄汀見終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
花中縟重樓天矯以縈映危榭巉巖以輝燭芬芳蔭
潛滉瀁電煥凝煙吐霧泛羽游鱗斐郁郁以閑麗謐

徹徹而清肅其涵虛抱景氣象澄鮮有如此者皇皇
后辟振振都人遇良辰于令月就妙賞乎勝趣九重
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帳同五侯以偕至泛菊
則因高乎斷岸祓禊則就潔乎芳沚戲舟載酒或在
中流清芬入襟沈昏以滌寒光眩目貞白以生絲竹
駢羅緹綺交錯五色結章于下地八音成文于上空
砰鞫沸渭神仙奏鈞天于赤水聽韶濩俞天人曳雲
霓于玄都其洗慮延歡俾人怡懌有如此者至若嬉
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渟渟
瑞見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覽無斁則飄風暴振洪

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觀其棲神育靈與善懲惡
有如此者其幸因受遣觀光上國身不佞而自棄日
無名以多暇詢奇覽物得之于斯矚太始之玄造訪
前聞于碩老天生地成之理識之于性情物儀人事
之端徵之于耳目夫流惡含和厚生蠲疾則去陰之
慝輔陽之德也涵虛抱景氣象澄鮮則藻飾神州芳
榮帝宇也洗慮延歡俾人怡悅則致民樂土而安其
志也棲神育靈與善懲惡則俗知所勸而重其教也
號惟天邑非可謬創一山一水拳石艸樹皆有所謂
茲池者其有謂之雄焉意我皇唐須有此地以居之

有此地須有此池以毗之佑不仁之亭毒贊無言之
化育至矣哉以其廣狹而方于大則小矣以其淵洞
而論夫深則淺矣而有功如彼有德若此代之君子
盍有知之而不述令民無得而稱焉輒粗陳其旨刊
諸岍石庶元元荷日用之力也貞元五年歲在己巳
夏五月十有五日記

上鄭相公書

嗚呼今之高懸爵祿廣設名位貴大乎德行與乎能
事也德行也者孝悌也忠信也不可于公堂斯須而
得試也須漸乎父母昆弟之言𧨏乎州閭鄉曲之譽

在三江之南嵾嶆之言無由漸朝廷之耳忠信之譽莫得通閤下之開也能事也者秉持也應奉也不可虛處無任而得呈也須形乎政令裁制之庸若乎役藝使才之致某冗官也政令裁裂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賢陪行而已秉持之庸不可形考課之目應奉之致是絕著選能之見也縱有顏閔之德游夏之學宰我之政夫子之文章其于是也但父母昆弟自相知州閭鄉曲自相許于海隅嶺徼其奈奉率之身何夫大田斯獲而有遺秉則滯穗也萬秉稀一萬穗稀一某豈遂當其一乎且天地也命之翅必與之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命之足必與之蹄蹠稱其短長使得行也若命之翅而不與之羽翮與之而巨細不相副飛則墜若命之足而不與之蹄蹠與之而短長不相稱行必顛命適遺之墜與適遺之顛則如無命無與也其庸愚不知造物之旨者示之則不之怪其明賢深探理源者其謂天地何且邦國也勸人以德行用錫之爵祿必矜其分量使得行道也聳人以能事用錫之名位必權其輕重使得榮身也若勸以德行而不錫之爵祿錫之而分量不相矜道則屈聳以能事而不錫之名位錫之而輕重不相權身則辱勸適遺之屈聳適遺之辱則如無勸無聳也其庸愚不知政化之旨者覩之則不之怪明賢深探理體者其謂邦國何某代居閩至于吳則絕同鄉之人矣自吳至于楚則絕同方之人矣過宋由鄭踰周到秦朝無一命之親路無迴眸之舊猶孤根寄不食之田也人人稱蕃所不及家家灌溉所不霑其灌乃條枚成乃華實者上天至仁之膏澤厚地無私之陽春乎相公爲上天之霖雨佐厚地之發生也何以處某焉

伸滿吾上韓步郎曰閤下之門孤村獨棒之門也然雖其門伊小子不得聞其道焉異代借易與此或相反

當元日度春天下不收者幾人判君言多

遊大林寺序 文致

白居易

予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臬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於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昔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此記結語有千鈞之力而意味闇然使後遊者能賈餘勇

代書

盧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爲人秉筆慕楊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異日必能跨衎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齎所著書及所爲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爲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骸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醉吟先生傳 文致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游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

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冠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

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酣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首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日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弈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于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于杯觴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于古人遠矣而富于黔婁壽于顔淵飽于伯夷樂于榮啓期健于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内更得幾

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

畢竟出之太易蓋元白之苦才多也如此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峰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砌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

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形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

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爲草堂記

太湖石記

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拘秀出如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喦若欲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日巖㟳霮䨴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

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覩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吳郡詩石記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咏其風流雅韻多播于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

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于彼又吟于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光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咏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以元白才稍去老生常語有何雅臥

上門下裴相公書

唐　元稹

昔者相公之掾洛也稹獲陪侍道途不以妄庸語及章句則固竊聞閤下以文皇初起居郎書居安思危四字於笏上為至戒矣今陛下當晉武平吳之後閤下即周公東征而還安孰甚焉思豈可發況今四郊益開榛門之賓饒至碣石餘沴東身之欸未堅則閤下推食握髮之意可遽移之於高枕擊鐘之逸乎且夫得人則理之談實老生之常語至於切近猶饑者欲食不可惡熟俗而不言也若稹之末學淺見又安敢引喻古昔於閤下獨憶得近日故裴兵部之為人也堅辨清淨號為名流及其為相也措致羣材使棟梁榱桷咸適其用人頗謗之至於激濁揚清亦無所愛吝是以秉政不累月閤下自外寮為起居郎韋相自巴州知制誥張河南自邕幕為御史李西川自使州為雜端帑勿建涂之地半得其人如故吉簡州獻及稹等拔於疑凝置之朝行者又十數然後排異己之巨敵引協心之至交當時一二年間幾至於蒸撫踐隧而政有根本矣及山東沴作上以兵事咨之則對以禁暴息人之外不能有以佐震耀是以搢紳之論不專於廊廟益兼萧措戲之士業熟于心智而泛

篤屬本似豪

駕乘桴之才未嘗校量於左右也比于閤下今日之雄材大略為短矣然而即世之後雖無李巖廖立之思而十年之內備將相號名卿者多其引拔嗚呼方鮑叔之功斯不細矣非者閤下方事淮蔡獨當鑪錘內蘊深謀外排羣議始以追韓信拔呂蒙為急務固非叔孫通薦儒之月也今殊勳既建王化方行亦當念魏鄭公守成之難而三復文皇帝思危之詔乎以恩思之欲人之不怨莫若遂授之有常欲人之竭誠莫若援拯於焚溺何謂有常而不怨以省言之由後行為前行以臺言之自察院轉殿院苟不如是則怨矣苟能如是何恩哉何謂援拯而竭誠某又不敢移之於他人借如小生之庸且昧也固不及班行之中輩又敢自謙於郎吏之末者乎向使元和之一年為拾遺二年為補闕不三四年為員外又三四年為正郎則宰物者雖朝許之以綸誥暮許之以專席厚則厚矣遽責其瀝肝瀝膽同厮養之用力亦難哉及夫為計不良困於溝瀆者十年矣苟有舒其胝學置之趨走者又安敢愛氣力吝心髓於和扁耶是猶黿鼉之有泉鳥鳥之有林何嘗媿於水木苟或縶而籠之鑠而檻之其或放之投之者則必啁啾顧慕以報之

根其免于難也。今天下病溝瀆。困龍檻。思閣下藥之養之投之放之者。豈特小生而已哉。且幾時之窒閣下及小生者豈不以閣下疏有居安思危之字爲抵忌對上以河南縣尉非貶官爲說乎向非裴兵部一二明之則某終老于窮賤固其宜也儻閣下復三二年遲廻于外任則少陽邀望之際固未得奉煌煌之命以周知其巢穴矣當元濟討除之始又安能定巳成之策于上前排未亡之疑于衆口哉今天下能不有萬一于閣下之才略。而猶踠足帖脅私自憐愛其志力哉況當今陛下在宥四海與人爲天特降含垢

棄瑕之書且投隨才任能之柄于閣下閣下若能蕩滌瘢累洞開嫌疑棄仇如振塵愛士如救飢使怙才薄行者自贖于煩辱以能見忌者騁力于通衢上以副陛下咸與惟新之懷次有以廣閣下好善救人之道從使千百年外謂閣下與裴兵部爲交相短長。亦足爲賢相矣。未盡善也且夫當陛下肇臨宇宙之初與得天久照之後愈光明矣安有裴兵部拔罪材于前則盡行閣下拔罪材於後則盡廢以閣下沐浴恩波之始與微猷克壯之秋愈汪洋矣又安有救裴褒之罪撫禹錫之官則盡易振天下之窮滯行渙汗之條目則盡難其雖至愚未敢然也某自十年遭罹多故每欲發書刪舊尚不敢陳盡其情豈不知于宰相有不測之罪耶熟自計之與其齎死蠻夷自題不遇之謗比夫塵瀆尊重伏危言之刑無異也聊因所善緘獻鄙誠翹企刑書不敢逃讓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泉州文學掾甄逢游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于衞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于上前求爲賓介玄

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衞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甄行信宿以侯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生禁默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于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慚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根不即死于其地且夫辯所從于居易之時堅直操

于利仁之世而猶稱淺選耎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脊脊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鸞爲鶯世變則爲蛇爲豕爲梟爲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死弃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于天寶末蓋嘗嚴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附日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茶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法記嗣而未嘗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于來世耳予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傅皆爲歌

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于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諳州里歲饑則力穡節用以給足于親族歲穰則施餘于其隣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序家財排患難于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于吏職某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貌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所冤請京師告訴司史氏蓄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瘦詔給行孤將不爲蹻闞之所排則權力者迎疑以障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厚與某游願得所冤之狀

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泮睃之中猶願貢所聞于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請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宜某再拜

贈裴度太師制　會昌　　唐　李德裕

敕堯之舊臣伯益顯庸於舜禹周之元老召公流美於成康永惟其人是爲良相裴度始以謀策除害佐烈祖之中興終以忠貞立朝毗累聖之鴻業經緯之志華皓不衰功勳爍然鬬史輝焯奸邪所忌施于時暨氛霧既開魚水將協倏風熱見其喜慍零雨皆美其來歸未幾明廷遽嬰沉痾威鳳莫翔於舊沼虛舟長往於夜川組謝之初朋黨異議贈典不稱人情鬱然屬告類上玄煥流大號載懷先正宜有褒崇寵既極於維師恩有加於在昔豈必望鄭侯之壟方念茂功過蕭何之祠乃思遺美以茲爲勸可不務乎

贈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制

敕兵家之法地有必爭遠則漢氏之得陰山匈奴慟哭近則張愿之城河外朔方底寧乃茲維州寔爲險隘有金湯之固居襟帶之衝沒爲戎疆垂六十載故蕃維州城副使悉怛謀嘗解辮髮獻其壘垣議臣託以和盟沮其誠款尋令束縛歸戮虜庭彼獲甘心幾無噍類昔常山臨代爲全趙之寶符河西絕羌斷西戎之右臂弃茲要害用長冠讐至今蜀人言必流涕豈陳湯之尊命由匡衡之廢忠言念始謀久罹幽枉爰加寵贈用慰貞魂

授狄兼謨兼益王傅鄭東之兼益王府長史制

敕古者聖人之教子也皆妙選天下之端士以衛翼之漢代梁王好書則以賈誼經緯之才推明其志淮陽好政則以玄成禮讓之節鎮靜其俗前王令猷百代良法況朕建立元子錫之茅土朱邸初開黃髮是憑以兼謨慷慨納說有袁絲正席之忠以東之取捨俟時有貢禹彈冠之操皆行不苟合誠無暗欺歷職有聲居正無撓舉其素行擢在首僚爾宜廣德義之風明孝愛之道俾其嚴於間殺敬不絕馳化與心成[illegible]性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奉宣撰賜回鶻書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鄰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弘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累陳公議以可汗代爲絕漢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illegible]內阻公卿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illegible]可汗亦須深見事體早務歸還所求種粮及安存[illegible]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

得宜借是擬借一城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但蕃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藍田關北有蒲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恨疏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隳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絕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意

奉宣撰賜太和公主敕書

敕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艱備嘗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惻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叙悲歡倏已歲暮寂無音耗想姑見奪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蕃雪已零絕國蕭條固難久處旃牆爾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高明必是懸鑒姑承宗廟之餘慶為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御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

軒轅之臺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孳回鶻託以私讐恣為侵掠每駐首鄉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敢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詞若恃我為親稟姑教令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旨喻彼將相令其知分爽不獨非塞外嚴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尚可因回鶻請張遂忘親愛今賜冬衣若干具如別錄

奉宣撰賜回鶻嗢沒斯等詔

敕回鶻嗢沒斯特勒那頡啜特勒悉勿啜特勒烏離思特勒赤心宰相等張賈等回知卿等欲遠赴闕庭自中忠款眷言深志豈忘于懷聞卿等本國頃因飢荒遂至離散親屬內叛諸部外侵新立可汗猶未安定既是國中所奉則為卿等君親古人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想卿等本心必思排難尤回鶻代雄朔漢威服諸蕃今已破傷足堪悲憫若皆自爭長不顧其君各擁一隅必更衰殘深慮從此之後為諸蕃所輕與卿等本國代結姻親久脩鄰好每

念於此良用惻然與卿等爲計須務遠大莫若自相率勵同奉可汗與復本蕃再圖强盛朕欲召卿赴闕親諭此懷又恐可汗聞知謂朕幸其艱危阻有招納意欲漸全國體荷務卿等遐邈以此思之難遂其請卿等宜早歸本國不更滯留卿等表請器甲朕若臨萬國非止一蕃祖宗舊章不敢逾越國家未曾賜諸蕃器甲卿等亦合備知若一處開恩必自茲援例朔州般次舊例須待可汗遣驍馬迎娶方令進發可汗信使未至難於遣行今有賜物具在別錄以卿等率先向發特示優恩緣新立可汗未受朝廷冊命數降

使至卿等部落亦恐非宜所有賜賚止於此度想卿等明識深諒朕懷便令高品魏敬休宣諭想宜知悉

奉宣撰賜石雄詔 會昌

敕石雄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師朕所以求鷙鳥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盤丈八之矛果能盪寇眷言勳績深注余懷近聞從諫時百狐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旆必協渡江之謠舊史昭然寔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爲國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二十萬兵頓於劒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有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舉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今卿爲萬人之帥啓十乘之行舉必貲謀動資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于坐籌學務臨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玆委遇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臣疑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不可禮官學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爲別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其可否聞奏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爲意見言

涉浮華如禮官學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
授臺省官郎吏別與選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論太和五年八月將故維州城歸降准詔却執
送本蕃就戮人吐蕃城副使悉怛謀狀

右臣頃嘗先朝授鉞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
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
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
驚喜其時與臣讐者望風疾臣遂興疑言上調宸聽
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
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

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
見按是爲郅支報讐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
英主忝被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
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
初河隴盡沒唯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
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爲
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皋以經略河湟此城
爲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
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于屠霄爲徑[illegible]

士多糜於礧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
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
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遣款與臣臣告之以
須俟奏報實探情僞其悉怛謀等事即城兵弃州印
甲仗塞途相繼空壁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
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
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
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
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
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爲恢復之機所

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頒自朝旨
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以此言之
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
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毎欲乘秋犯
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
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詞臣受降
之初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纍表陳
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被三木輿
於竹畚及將即路寃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
部送者更遣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

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冀因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收送鄧叔簡冊昭垂況乎大國負此與族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職由愚臣陷此非罪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繁細冀蒙虜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仰寃讐既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

三國論 文粹

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累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脩政使之衡興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綱紀由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雖守空位亡之淹速繫乎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故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奪帷墻之御逆盡天亡而後爽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規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語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哉

舊臣論

或問先王論道之臣事後王乎曰不改先王之道則事之改先王之道則去之以事堯之心事舜禹者其皐陶益稷乎以事武王之心事成王者其周召乎以事漢高之心事惠帝者其蕭曹乎曹參尚不易蕭何之規況高祖之道昔區區楚國醴酒不設穆生先去且穆生豈爲己也蓋傷廢先王之道不忍見後王之面其不去者爲得免胥靡之恨哉魏晉以降居相位者皆覥面慨心而已久有攘臂於其間者掎摭先王之道以譏舊過改張先王之道以媚新君棄先王之故老以掩其君用先王之罪人以協其志若天地間無神明則已儻有神明鬼得而誅之矣

臣子論

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潛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乎必不能忽病理煩遭難亦不

不拘小疵

能指驅齊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爲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困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豔時人稱爲上官體實爲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則名節

之閒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公所許曲

逆此一節

忠諫論 文粹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爲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笑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見己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侍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雁以復文侯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姆不爲主自馬令言帝欲不諫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于婉矣唯英主必能從諫何者以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

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予爲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以是知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王言論

夫帝王與羣臣言不在援引古今以飾雄辯唯在簡而當理雄辯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諍臣之口昔田蚡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曰遂取武庫衛將軍言郭解家貧又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知此其家不貧殷仲文言音樂好之自解宋祖曰吾祇恐解此謂簡而

當理足使君臣同心邪人破膽矣予歷事六朝備諸二主文宗尚皆文雅而未嘗騁辯武宗言必簡要而不為文飾皆得君人之量能盡臣下之詞豈唯王言如是人臣亦當然也其有辯若波瀾辭多枝葉文經意而飾辭務聖言以蔽聰此乃奸人之雄游說之士焉得謂之獻替哉為臣者當戒於斯慎於斯必不獲罪於天矣

退身論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予嘗感焉自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厚味終嬰大戮所以文種

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稅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裴頠勸廢賈后華荅以無可優游辭）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所恨況常人哉其難於退者以余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機不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閑關以待暴[illegible]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幾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遂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以天高不閒身遂受害近者自三公鎮於舊楚懇辭將相歸守丘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如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福斯言過矣唯有遭逢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雎得蔡澤退而不辱虞丘得叔孫去而不困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節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

斯可以免矣

豪俠論

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爲貫高危漢祖者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為梁王殺袁盎者是也此乃盜賊耳焉得謂之

又開出世實爲論道筆鋒

[illegible]晨唯鋤麑不賊趙孟承基不忍志寧紀干承基爲承乾賊干志寧見其執喪盡哀不忍害之也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憚汲黯以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質氣義之兼者士之任勞而不知義皆可謂之盜矣然士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世近代房孺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乎徑山對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身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英傑論 文粹

帝王之於英傑當須御之以氣結之以恩然後可使

也若不以英氣折之而能以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恩愛結之而肅以體貌則怨不爲用駕馭之術唯漢高祖盡之黥布歸漢高祖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服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布又大喜過望武帝踞廁見衛青青以大將軍之貴而隸人蓄之此不得不絕大漠而盪葷粥獫狁也蜀先主與關羽張飛同臥起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傑使猶將與抱道德之人接之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禮飾貌以御羈也言宜洞開胸懷令見肝膽氣懾其勇恩結其心雖嗚咽召之不爲薄矣祿山夷狄之譎詐者也非將門英豪草萊奇傑其戰鬬之氣擊刺之才去關張遠矣天寶末受專征之任託不御之權入朝賜宴坐內殿西序雜障之下非其所樂果蓄異圖幽陵厲階至今爲梗蓋恩甚驕盈以比於此然以化論之豈有斯假

臣友論

君之擇臣士之求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漢高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眞可任將兵此皆得於氣志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不能免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恥于劇孟夫周文以閎夭而禦侮孟宣以彌明而免難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友得不先此乎太倉令淳于公歎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爲仁孝況朋友之際不以義合貴富則相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

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收也門人更名他師[illegible]
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臥可以淡然[illegible]
虛舟相值鬪其患也則策足先去日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良士之於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贊而當理見公作論其段龍骨除浮意而不見了裡之於此其筆力高也

天性論

余聞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爲人所構天子赫然大
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
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
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聞所

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
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
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
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也小人之言必不可用其時
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
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
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
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者必當易悟
況一子乎是以漢高祖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宜帝以
玄成退讓令傳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毀
然而笑皆□□□□屈己捨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文
宗竟不得一聞是言宜太子之命也歟[illegible]

此公相時亦識時務之言

譚邦萬等物理無不可以者若月圓悖而實者必絕乎本根又

自孤臣之孤依丘穴而自固牛羊之力得水獅而食因飛雷家中亦有此也

賓客論[illegible]

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
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叔父于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
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爲累也漢
武爲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
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
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濞有
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爲其羽翼劉武

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爲其腹心
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爲善終以
左吳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
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
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豨值漢綱之疎闊逮乎魏其
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霍仗
節則賓客之爲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閤
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人必非黨
附朝宰矣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萬機嚴明御
下人自中法不敢爲非宰相唯有平津政出一孔自

然無傾奪之勢其賓客故人不居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丞相詘服則知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illegible]況世秉大政者常不下三四人而輕薄游俠之[illegible]儕列所謀以傾奪為節所議以勢利為先[illegible]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從新智獻計計者導其邪徑苟合取人世道險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和相附麗斷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謀議論

欲知謀議之用捨身名之榮辱觀其立論可知也切於時機明于利害人主易曉當世可行其謀必用而終有後咎晁錯主父偃是也何者切時機明利害皆怨謗所由生享其利而自罹其害謀闕意中言高旨遠其道可法其術則疎必有高名而不用于世賈山王陽是也謀議不行故能無患智足應變道可與權言雖切於人情意常篤于禮義謀不盡用而身無近憂賈誼是也故當漢文之世亦無高位余門客崔世叔即宋廣平之維私也又常預燕公代公之戎幕故知三丞相才業甚備曰廣平好言政事燕公好言文學至於經國遠慮意鮮及之與代公言初若涉川未知所止麥廓廣大莫見津涯昧之既深思意逾密代公常為西北邊將與論四夷事慮必精遠則崔之言信有徵矣凡侍坐于君子聞其言可以知其才術遠近用此道也

文章論

文粹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

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于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于隻耦[illegible]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于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于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

子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予嘗爲文箴今載于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杼柚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旨也

人物志論

余嘗覽人物志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以管仲商鞅俱爲法家是不究其成敗之術也[illegible]以子產西門豹俱爲器能是不辨其猜寵之迹也子產多識博聞叔向且猶不及故仲尼敬事之西門豹非其匹也其[illegible]者冉游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樂毅中代之賢人絜去就之分明君臣之義自得卷舒之道深識存亡之機曹丘生招權傾金毀譽化口季布以爲非長者焉可以比君子哉又曰一人之身兼有英雄高祖項羽是也其下雖曰項羽英分少有范增不能用陳平去之然稱明能合變斯言謬矣項羽坑秦卒以結怨關中焚咸陽而眷懷舊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豈得謂之合變乎又願與漢王挑戰漢王笑曰

吾寧鬭智不能鬭力及將敗也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其所恃者氣力而已矣可謂雄於韓信氣又過之所以能爲漢王敵聰明睿智不足稱也

朋黨論

治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撓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

偷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稱儒家之術以資大盜（大盜謂倖臣也）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秖能用詭道入邪徑鼠牙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怪哉大道之行當蠢粉矣

奇才論

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朝之英彥廉問剖符于東

南者相繼而至予與之讌言皆曰聖上謂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曰李訓稟五帝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天下之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予曰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于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自古天不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惡呂宗而計無所出嘗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畫策陳平乃寤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產祿近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貴達富侈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將軍子弟榮祿誰人與之曰太帝與之因謂曰感太帝恩乎多祚泣然泣下又謂曰今太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遂感慨受命與之定策元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日請苑中半醴及開饌因與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歡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門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雖職在近密而日夕遊于禁中出入無礙此時挾守澄之勢與天子契若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月覲天顏無異若以中旨諭

之賜以爵賞即諸將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靈臺游徼搏擊之吏抱關擁篲之徒以當精甲利兵亦猶霜蓬之燎烈火爽頹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向使訓計盡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尚數千人與北門協力報怨則天下橫流矣何以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中官矯詔令張奐率營士與武對陣乃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由是知自前代以來禁軍惟畏伏中官寧居焉能使其效死嗟乎焚於而喽明

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猖獗則天下大勢亦不可用也

近世良相論

客謂予曰楊子法言有重黎顏鷟二篇（顏子名犯廟諱不書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良相可得聞乎予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瞻也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強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蹇諤救其患難而已唯聖

人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至于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廷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剛不護闕王嘉訐而犯上致元哀二后有信讒邪之惡蔑忠直之名此其失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彌諧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世貞以制動思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凋藜藿由是不採貴不患大言必服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此謂故右僕射鄭司徒故左僕射陳司徒）麟之為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高朗令終天下無

忌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王丞相故鄭丞相）好古洽聞應變膚敏幾可以成務智足以取捨仁愛樂善勤瘁奉公逢時得君不失其正似倪寬者韋丞相李丞相有之矣（此謂故中書韋司空故侍中李司空）困于軌疕以盡天涯雖劍光不沉而鸞翮長鎩靈均之九死無悔柳惠之三出非辜既歿不瞑號于上帝似蕭望之者所謂李丞相矣（此謂故淮李司空也）予亦同病莫保其主知我者以為忠亦已鮮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稍息以俟知音耳

折羣疑相論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為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予頃歲泝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為器清明洞徹雖水精明氷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為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略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為命婦人以色為命凡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頞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

峩弋之拳子夫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重與陸賓虞書

唐　劉軻

別韶卿已踰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絕韶卿車輪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泝洞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蒲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恐不釀鼻出涕爲吾友之思邪前陸崇來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于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未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于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顏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爲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于是而欲首于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焉有不心躬嘿禱虛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于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細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爲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爲顏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爲不知味者也

蘇州畫龍記

唐　李紳

錫選評

自造父劉累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御逴逴昔見史必書志代以目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眞像蓋上飛于天蟠隔層雲下歸于泉深入地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北廡有畫龍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拖尾似隨風雷乘植薄楣若獸雲雨燕雀思栖其上嶁蟻因緣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伸盤透迤如護榱棟勿飛雨度牖疎雲殷空鱗鮮耀陰顧辟疑拔志其側門僧蹊弗與之隽度揖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辦於二子而名湮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予述舉丹素實驗附邑書來簡應乎後數百歲陳守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蹊昭昭然昔貞元癸未秋七月記

大明宮紀夢

孫樵

孫樵齒貢士名旅見大明宮前庭仰眙俛駭陰意靈怪慕歸魄動中宵而寢轉彼大明宮廟前有云且曰太宗皇帝纖瀛啓居廓穹起扂閎然而劃隆然而赫孰齋孰隙永求帝宅帝詔吾司其宮（太宗立大明宮後高宗增修）與日月終翼聖護艱十有六君蕩妖斬氛孰知吾勤吾常盧陵錫戎（天后卽眞天下號周廢王姓武）氏廟祏徹主（司禮博士周宗奏增七廟唐廟爲五）吾則協二毗輔左右提護義甲憤徒起帝仆周五王典章帝出吾則捄二點雛之伊卽其誅胡獮飽膔（謂祿山也）踣肌齗骨驚血濺闕仰吠白日二聖各轍大麓北挈（肅宗遂即位于靈武）吾則激髯孽悖節（謂慶緒也）伊濟逆殺翼兩傑憤烈（謂汾陽王及臨淮王）伊克蘄滅薊梟妖狂（謂朱泚也）突集五堂縱喙怒吞大駕驚奔吾則勵陰刀剪其翼俾不得逃明延三葉蝕黑孰匪吾力吾見若正聲在憨諍舌在軒檻韮延諫刲襟沃善賞必正名怒必正刑當獄撤腥（太宗每遇行刑當御之膳）當稼吞螟吾則入瀆革溷（貞觀中河清）入囿肉角（貞觀中麟見）旬澤暮溥（太平十日一雨雨必以夜）斟轂視上（開元中斗米五文錢）吾見若奸聲在堂諛舌在旁窒聰怫誠正斥邪寵嘉賞失節怒罰失

殺奪農而徭厚征而雕吾則反糶而彗（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反澤而沴蕩坤而坼（地有坼而復裂今終日不止）裂乾而不（天有裂而頑不）然吾留意宮中二百年昔亦日月今亦日月往孰爲設令孰爲缺籍民其凋有甽而蒿（開元中籍戶九百萬今二百萬）籍甲其墟有塋而墟（開元中籍府兵六十萬三時務農一時講今天下兵仰給）衰農而幕府（多虛者也）西垣何縮疋馬不牧（開元中北庭拒鄰門萬三千西平）（涼天水金城四郡息馬七十萬四十八監以牧之是時有馬萬一穀）北垣何慼孤壘疏粒言未及閱樵迎斬其舌且曰余聞宰獲其指得是赫日烈老魃跡績爾曾何伐宰獲其慝（青林）得是昏蝕魃悖橫惑爾曾何力今者日白風清忠簡盈庭閩南侯霧閩北侯霖刻帝城闒闒何賴窮邊豨虜如封何賴疲農禁甲飽獰尚何用天下兵神曾何知孰愧往時神不能對退而笑曰孫樵誰欺乎欺古乎欺今乎吁

與高錫望書

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楊子雲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間作者數十輩獨高韓吏部吏部修順宗實錄尚不能當班堅其能與子長子雲相上下乎足下乃小史尚宜世嗣史法矧足下才力雄獨意語橫闊嘗序義復圖及樂武事其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槪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足下齒髮未及壯其所得如此則不知子長子雲當足下年齒時文章果何如也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汩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又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亦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茂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夫史家條序人物宜存警訓不當徒以官大寵濃講文張字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至如司馬遷序周繆班孟堅傳祭義尚可用耶爲史官者明不顧刑辟幽不見神怪若梗避於其間其書可燒也古者國君不得觀史今當延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号桂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叢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愛予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

此篇不以長振動一世亦多膽今此川則公得之獨源視鮮並孫耳少使特正可之文後復黙開本手錄以歸

爽質奇逸書快而不已旣而不知止不窮則神天地猶也文章亦然

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款言[illegible]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盧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與友人論文書

嘗熟足下書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闊者然不有所竟頗謂闊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於撑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以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揚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子所攻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戶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薰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山東達官有闔關齰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恣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黃金注者昏耶樵頑朴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說乎

孫氏西齋錄 文粹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擬其體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俗不足以警訓者自爲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洎孝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办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凶回有所纖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懸所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術愛譏失教也（太宗有大功宜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爲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高覲叔黨武）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懸懲廢命也（李勣爲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立武氏爲后故書李勣立皇后武氏）起皇后已廢之魂上配天皇者何登嫌黜冢不可謂雕予懼後世疑於禘祼也（高宗廢王后立武后乃貞觀侍女何以劍昭儀故時以王后配高宗于天后有嫌于禘祼矣）係天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隔也（天后改元即眞令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于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者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名犯[illegible]宗劇諱）者何

天下殺天子殺奇對

詭譎梯跐肇殺機也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從祭賊殺中書令裴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拂教稔禍階也祿山乃張守珪部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棄之守珪不從卒使亂天下故書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稱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弑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卒以示貶也君弑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也懼息去瑞示戒志沴尚德必書賊尸位則黜皆所以歐邪合正俾歸大義此前所謂起上后配天皇係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是也擇寶寘例以示懲勸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祿山叛之類是嗚呼宰相升沉人于十數年陽史官出沒人乎千歲後是史官與宰相分掌死生權也爲史官者不能怙直罔於枯壤譽詆毀於下泉磨毫點札叢腳能慨豈國家任史官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之矣

武皇遺劒錄

武皇帝得利劒於希夷之冊提携六年而四用之宜其庶績卿如哉往者北戎猖狂渝盟盜疆大出虜門戍卒屢奔武皇赫然奮雷霆之威驅貔武之師靖胡塵於塞垣復帝子於虜庭非武皇一用其劒耶賊鎮阻兵邀劉山東劫衆以濟其奸憑陰以抒其誅王師萃之屢戰無功兵衂將獪賊勢益張并醜乘之遂萌梟心乃劫吾兵乃困吾城反書既聞卒愕京師與人謠曰上宜亟以節假之亟赦其辜俾守北門以伐虜誅不然并且連潞兵北合戎師分卒以趨太行卷甲以下河東國家其能甘心於潞寇耶武皇曾不逞撓於其衷亟發武符按言誅之羽檄朝馳夕擒并頑非武皇再用其劒耶并部既平潞守益堅王師告勞國用告虛內外咨嗟訛言沸騰飛言上聞上爲不階詠潞之心益牢責戰之詔日嚴卒能克大憝於山東梟渠殛于國門非武皇帝三用其劒耶浮屠之流其來綿綿根盤蔓滋日熾而昌蠹于民心蝕于民生力屈財殫民怙不知武皇始議除之女泣于閨男號于途廷臣辨之于朝羣臣爭之於旁羣疑膠牢萬口一辭武皇曾不待疑卒詔有司驅羣兇而髮之毀其居而[illegible]之其徒既微其教僅存民獲其瘳國用有加風雨以時災沴不生非武皇四用其劒耶今者嗣皇帝纂武皇之耿光傳武皇之遺劒宜乎銛其鍔不使其挫寶其刃不使其泥而又礪之以義淬之以智匣之以禮韜之以仁持之以信與天下終始天下幸甚

迎春奏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鐘迎饗于郊東賤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爲煥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寬容春之日陛下凜以時出閉以時郎則孽牙弩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次收無濫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繁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胃而波春行秋令則大水發尺廬舍反冰而花冬行夏令能李花雹傷螟嗝夏行冬令則雨雹時則蝗飛蔽天旱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旱千里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爲春得華慘作和起枿生華喜滿其家沃穆欬咳如暖景時開樹色烟光覺慈龍芳蒼陛下與人爲秋得愁刮人䫉風日冷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爲夏得變絺成𥡴噓燼作爐駒驅轍結雜遝噎禊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爲冬得聚皆不見日涑薄人骨開開感感燈青火白門無蹄轍跡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涑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傾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煥寒也

刻武侯碑陰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泊獻燼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爲力哉是以四稱武岐非閒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笥其不可也蓋激備隆中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

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綷綷乎去蜀無我枝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其萎維何力焉熒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泊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嘖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屑齊城合諸

侯在下矣

逐痁鬼文 文粹

孫子病痁其友踵門請曰始則慄縮撼懷有若仆子於嚴氷者終則憤熱爍肌有若寘子於烈爐者子知動作皆鬼耶子試爲子逐之以文樵應之曰予病誠鬼也然樵居平亦有不自了事者抑有鬼乎樵嘗思委質以事君則有若剄心而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諫樵嘗思不入於危難則有若結纓而死者立於其旁曰當如此忠樵嘗欲不固其窮則有若拜拒饋粟者立於旁曰當如此廉樵嘗欲苟違其期則有若擁梁泪死者立於旁曰當如此信樵嘗欲與人美言則有若教予訏談而鯁人耳者樵嘗欲與人市交則有若教予違熱而去勢者樵嘗欲趨權豪以冀得則有若牽予裾而躓予足者樵嘗欲忍汗赧以自媒則有若紲予舌而膠予口者予之不得專也如此以故學勵而吾道愈窮業修而知己日消是殘吾生於痁鬼也子并爲我逐之吾聞有陳萬年者射利乘機邇顏作怡愉愉便便阿意奉歡死而有靈是爲諂鬼此鬼依人使人蒙福人見輒喜攓去不得復有公孫弘者魁巳沽名飾情釣聲內苞禍心外示舒弘死而有知是爲矯鬼此鬼憑人使人有聞上信於君下喜於[illegible]復有司馬安者挾義諂仁縛舌交唇柔聲旋瓦似媚當權死而有靈是爲巧鬼此鬼依人辭拈即衆長劒華綬高步天庭復有郗長輿者鉅萬藏家貫腐緍膠鱗差螭縮陣陳腥滋死而有知是爲錢鬼此鬼憑人使人氣豪意適交歡販祿買曲成直此四鬼者苟與吾遊吾必快所求是資吾生於他鬼也子并爲我招之其友不對退而歌曰

窮吾知其所羞達吾知其所求此不當逐而彼不當游君乎君乎誠有激於中乎吁

讀開元雜報 文粹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繫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封東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爭十刻罷如此凡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徒以爲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況九推非天子禮耶又嘗入太學見叢甓負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視得石刻

乃射堂舊地。則射禮廢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耶。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戍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耶。北虜驚囓邊。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扈從事耶。並皇帝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猶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齚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下。安有廷奏諍事耶。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蓋當時條於外者。然後得開元錄驗之。條條可復云。然

尚以爲前朝所行。不當盡爲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誅不報數十幅書。然悵生不爲太平男子。及讀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田將軍邊事　文粹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爲邊城。遏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爲樵言曰。巴蜀西遏於戎。南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按（文粹作按）步。且戰且進。蜀（兵）遯蹶。如值橫摧。羅戈如林。發矢如雨。皆折刃失（集作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疲死者日衆。卽自度不能。西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溪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土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

南蠻果能大入成都。門其三門。（大入成都是一句。門其三門是一句。今文粹集本盡削其三門三字。而云大入成都門。乃不成語。頗莫華可讀。其非）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巂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爲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爲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否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武。（集作戰非）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開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有編民李猶自遣于蠻。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戍捕之役所得。賫秦市。至今或有贖其所爲者）吾不知羣蠻此來。大劍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

戍卒率皆成都頑民飽稻飫豕十九如鄉雖知鉦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已呀然汗矣而況歷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援戟而鬭邪加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餽餫者縱吏而以一非鼠縣官當給帛則以苦文粹作[illegible]而易良當賑粟則以砂而參粃每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邊卒當給粮下吏必先糴其米然後以粉補其數以給邊卒以此爲張四字集作當以尸爲怨之也如此則邊卒將怨望之不暇又安得能集作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爲憂也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

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於其部耩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師即能督之歲遣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劾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此則縣官無借餉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集有骨字無怨於將軍則如之何四字集作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樵非獨爲古蜀言也且今九大鎮大率類此耳文亦屢僻可喜

書何易于 文粹明賞 文粹

何易于嘗爲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刺史驚文粹有昧字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易于爲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官奏重榷筦詔下所在不得爲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劾去吏爭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爲百姓匿今劾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寧集無寧字免竄

海裔耶集無裔字易于曰吾寧愛集作顧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察文粹作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爲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爲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傴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皆文粹作釋親自與語爲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故文粹作其治視益昌是時故文粹無故字相國裴公刺史出文粹作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事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察全集作易于廉約如

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賦如何？曰：止請貸〔集作緊〕期不欲堅〔集作緊〕繩百姓，使賦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募傭貧民，以給往來權勢。如何？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予居長安中〔文粹有十字年〕歲聞給事中校考，則曰：某人爲某縣，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來達官爲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樵以爲當世在上位者，皆知求財爲功。至如緩急補吏，則曰：吾患無以共治。膺命舉賢，則曰：吾患無以塞詔。及其有知之者，何人哉？繼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於生，必有得於死者，有史官在。

古來如何君賢令者不少矣，無樵等紀述，幾與草不同腐耳。如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殁欲歸葬，百姓遮路岐，攀轅不得去，留葬此江湄。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文粹〕　唐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户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稻億稗〔稗一作〕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揚，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祗承錄事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聯，煩言易生，凡事難舉，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側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歷，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復生〔一〕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儇爲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伊潁其政，而展其材，居未再稔，最于一郡。張侚侚以恭上，煦煦以字民，剸繁決劇以通敏，彈豪斜黠以沉斷，清白之操，皎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徵盛糧縑，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却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令始至，取官羨物，益備器用，鬧鄉夫役，以供芻菜，君以法喻之，一切禁絕，則民知恥，亦其大信排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恤民户，故秋夏之税，先期而集。賞過以容不逮，獎能以勸不修，爲廳而舉廟者，取

袁法錄謂乎後段以嬰童唱之不必其辭以談笑喻歌使管辭

一以警瓦故政刑之節恭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殺渴而澤周募合兆歲之惰居者而民以養藤復老務之流亡者而歸以實和氣潛通速歲大稔庭內附附似術與術乎既煙厄斥置于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為予請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其開乃刻山不鏡艦慕盛之以觀永久

韓文公神道碑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于韓遂以為氏後世稱王漢之典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條葉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

叢志歸鳴呼可謂樂易其子繼人大者矣接文公之為文十說迎知人哉

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為尚書令實為安定桓王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為唐桂州長史善化行于江嶺之間于先生為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諱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嫂鄭氏興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傳生多從之游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為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于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為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行為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先生氏洎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調寺尚書斂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摘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候旦發留守尹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

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詔貶澗守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事如州宰相不為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比部郎中脩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趣汴說都統弘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勢審其賊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其領精兵千人取元濟度不聽愬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為

先生恨復訓度曰今藉聲勢上承宗可以辭取不煩
兵矣得柄者先生受詞使者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
宗恐懼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
盛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校
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諭爲州縣薄不治務先
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遂生鮮魚稻
蟹不暴民物（一作洞夷海俗陶然遂生鱷魚稻蟹不暴天物）掠賣之口計庸
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
袁州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集講
說生徒官之以藝學淺深爲顏侍品豪曹游益不留

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以輕利誘回紇召先
生講禍釁引虎齧臃血直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
得失王廷湊屠衣冠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
先生奉詔入賊淵然無事行者既至召衆賊帥前抗
聲數責致天子命詞辯而銳悉其機情賊衆懼伏賊
帥曰唯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
意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尹
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勑曰朕屈韓愈公爲尹宜令無
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之禁軍老姦
宿惡不攝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史中丞有寵且夕

且相先生不詣因爲恥矣械因送府令取尹杖決之
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悉奏宰相乘之兩改其官復
爲吏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
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
丙子薨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
尚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塋父雲卿
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允會亦顯名官至起居
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朞衰服服焉用報之朝有大
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經引決考合傳
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而出又曰其賢善耳

必心躁色揚銳而游之內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
使男有官女有從而不齊於巳生交於人巳而我負
終不計死則庇其家均食剖貲與人故雖微弱待之
如賢戚人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譏
見其而退相指語以爲異事實皆才技毫細無所略
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懸是以爲瑞人神士
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有奇卓堅門不敢造未嘗宿
貲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存者已多矣遺
令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寫浮圖日以七數之
又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夫人高平郡君孫前

進士昶謹以承命湜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敘其系業德諸於碑以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朔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祠子孫宜昌宣惠遂王秦絕韓祀幾蟲有子繼王陽翟繼王安定三王其曾韓世何盛桂胄系雅三祖官下祕書發群追錫僕射徑孰道荒物喪其明誰塋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襲蹈聖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群具今素兮有硯何多靡引而忘天夺其施乖陛乃頹羣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徧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論業

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巳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㰐木枏枝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燮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考以宮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白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輝玉𤦍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備骨不飽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顛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恢敞廊廡廩廏戶牖悉同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千里一道衝飈迅浪瀚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激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警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故友沈諫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其他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

而紀矣

悲汝南子桑

汝南周子桑治詩通春秋非仁義不動年二十三貞元十九年如京師將舉五經秋及陝見無詔東還冬及宋閏月丁亥而死夫天寒大雪火不星前續不錄身寒之聲與將死之聲黎然其其書存乎側其所行存其側友人安定皇甫湜適至見之而哀之爲文悲之　渾沌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謂善之福夫死何餓謂惡之禍斯死

何肥。何闔閭之死。金玉其墓。何黔婁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遠。鬼神之形幽。敢問何誣哉。招曰。來。吾語汝。天有正理。地有坦途。精者常不足。麁者常有餘。有餘常豐。不足常枯。予乃惑之。一何愚。人事著矣。指物以復于何。聖者千年而愚者如麻。鳳凰不下。而鴟鴞滿家。何草木不芝蓋野而莎。何蟲不龍。蓄水而蝦。非精者理少而麁者理多。蘭萎何先。莼老何難。玉何爲而璞。石何故而頑。衣冠何感。戎狄何蕃。何麟而怪。何鵷而軒。彼父邪。母邪。天兮人兮。已焉哉。謂之何哉。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 并序

唐 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于空谷。唯餘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沖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大。聲聞于天。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遂之。公以爲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傚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

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
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
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
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
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
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
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于斗牛之
分。優游沒身。俳乘兩川。一月不出。遊勝境。終年不
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
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

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
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禮降
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
甲子相懸。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
詩。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于人間得公遺篇逸句。
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
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
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
劉勸之妻。皆編戶甿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
村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

儀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
而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
父沒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
非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況婦人不任。
布裙糲食。何所仰給。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
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恥來告。言訖淚下。余
亦對之泫然。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譴真。
斯為逸人。晉有七賢。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
晦以麴蘖。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
樽前。臥必酒甕。行惟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

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
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
同此路。舊墳卑庳風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
里且無嗣。二女從民永于此。倚歟琢石為二碑。一藏
幽隧一臨岐。岸深谷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磨。

李白酒樓記

唐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靦緬而不發乘險者怗爾而不進遺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鋮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祕其強者矜險者必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轢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櫱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覗聽鋭發振筆着紙乃以聰明移于月露風雲使之涓絜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躍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神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燕失意放懷盡見窮通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illegible]險遺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櫱光真藥其聰翳其明醒則移于賦咏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

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烈遊有其人收其遺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御斯樓也廣不逾數席卮欽椽蠹蹤樵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嘗醉于此矣

奠小姪女寄寄文（文致）　　李商隱

正月二十五日，伯伯以果子弄物招送寄寄體魄，歸大塋之旁。哀哉！爾生四年，方復本族，既復數月，奄然歸無。於鞠育而未申，結悲傷而何（集作則）極。來也何故，去也何緣。念當稚戲之辰，孰測死生之位。時吾赴調京下，移家關中，事故紛綸，光陰遷貿，寄瘞爾骨，五年于茲。白草枯荄，荒塗古陌，朝饑誰抱，夜渴誰憐。爾之棲棲，吾有罪矣。今吾仲姊，反葬有期，遂遷爾靈，來復先域。平原卜穴，刊石書銘，明知過禮之文，何忍深情所屬。自爾歿後，姪輩數人，竹馬玉環，繡襜文褓，堂前增下，日裏風中，弄藥爭花，紛吾左右。獨爾精誠，不知所之。況吾別娶已來，嗣（集作胤）緒未立，猶子之義，倍切他人。念往撫存，五情空熱。嗚呼！滎水之上，壇山之側，汝乃曾乃祖，松檟森行，伯姑仲姑，冢（集作墉）墳相接。汝來往于此，勿怖勿驚。華綵衣裳，甘香飲食。汝來受此，無少無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

秀媚不可言

唐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

次山有文編，有詩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次山見棄于公弱夫蘇氏，始有名；見取于公浚，得公獨進士第；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閒二十年，其文危苦激切，悲憂酸傷于性命之際。自古心經巳下若干篇起（句），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大貴無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方響物色，欵何從生。啞鍾復鳴，黃雉變雄，山相朝捧，水信潮汐。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于朝，斷章摘句，如振始生。狼子豽孫，競于跳走，翦餘斬殺，程露血脉。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如以一國買人一笑，如以萬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脊；牽繂長河，不知其載。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豎麾爲門，懸木爲牙，張蓋乘車，此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細分擘，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illegible]（聲上）餘，鏃取朽蠹，櫟蟒出毒，刺眼楚（去）齒，不見可視，頗顛蹟錯緋，汗潴傷損，如在危處，如出夢中。其總旨會源，條綱正目，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

人勢皇上之視下不知有尊下之望上不知有黎辦頭鑿齒扶服臣僕融風彩露飄零委落耆老者在童亂者耆邪人使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而論者徒曰火山不師孔氏爲非鳴呼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萬年聖賢相隨于塗中耳火山之書曰三皇用眞而恥聖五帝用聖而恥明三皇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孔氏固聖矣火山安在其必師之邪

李賀小傳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爲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上崔華州書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者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

倘然不可一世

直揮筆爲文不愛撰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宜遂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拜嶽言

唐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乃斂蓋整衣脊蟠澀觸類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於嚮而答壹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于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爲妄兮爲妄言者之箴

答問諫者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邪殷無比干邪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遼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充備是爲難矣昔嬴政吞噬羣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爲而諫必拒當遷太后于雍有及泉之誓凡諫者一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內視虎狼冰銜熙鑊謇謇

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于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聞者喜而退矣

范陽盧秀才墓誌　杜牧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世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鬭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爲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者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燕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東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産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爲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日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聞孝經論語布褐不襪捽草爲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二十有文有學日聞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以群輩中酋酋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爲交生嘗曰丈夫一日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

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利與不
利其所由來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
從遊代州衙隸其月其日於晉州虞邑縣界晝日盜
殺之察師者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
收其喪來長安以其年其月其日葬於城南其縣其
鄉其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
吏祖翔易州長史父紡鎮州石邑令其常以生之才
節爲生列於公卿間則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嘉砥徒蕩寬舛而意哀

論相 文粹

唐 杜牧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爲天
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
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
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遁爲后凡二十餘年閒
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閒男女族屬殺滅大盡
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
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閒
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
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

夷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
福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
況以一如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上澤潞劉司徒書 文粹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
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
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
獨據一面傲睨天下利則伸鈍則滿鍬而不發約在
子孫血絕而止雖使鐵偶人爲御六軍取不孔易況

席征蔡之夥天下銷耗燕蟜趙伐用齊下當此之
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
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伏忠中外與義聯合而
齊旅矣疆土籍口探出僣物重寶仰關奉上是以趙
一擒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亦原無事矣伏
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
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
下越錄蹤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
而已矣將軍德于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于將軍雅
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上澤潞劉司徒書

後負燕前觸魏側脅趙彼三虜居四天子者老幼良
民使旅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男妻子王
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
魏決于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于泜水東禁太原
掃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于易水南此天下之郡
國足以事區區于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寛
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取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
赴敵足以事區區于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
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枝恩澤宜出萬死以
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

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順齊然後得祿仕入臥內等
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牽境上爭節其恩甚厚其
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
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
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宣諭今默而處者
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耶不宜如是
耶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
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見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者
無窮者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
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專事近者山東士人來

古文奇賞　卷之二十　上澤潞劉司徒書

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卒論男子婦人柔老
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固有紀事暨乎政庭則將軍
不知尊布衣不知畏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
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
軍是行仁政求高才苟行仁政求高才若非止暴亂
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耶在漢伯通在晉牢
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寃之符秦相猛將
終戒覗後禍大唐太尉房公恐死表止伐遼此二賢
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
事非在矜代遂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

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誦
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
不肖于將軍之艸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
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
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
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
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
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
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
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

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
恐懼再拜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咸德上顯和澤下流
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
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
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惕惕若不足兢兢而
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微
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于突厥絕爲小弱今
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
髮驅馳之騎猬耗已無湩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
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虞虜之
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
得要約何其氣勢同爲憑援此其一也心膂破壞馬
畜殘少且于美水豐艸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候强
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之兵與之首尾仍成則有
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疲墮之苦示戎狄之
弱生姦傑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于
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
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畜肥草

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
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
而攻長至于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强盛屢犯北
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
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暖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
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
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
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
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于是分軍搜討東
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彌漫山

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illegible]
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
兵勸帝停止不追崔浩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
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其所
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飾誅蠢
仲夏潛發出險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擒蠕蠕
迴鶻之殘弊如虎尾五月節氣在中夏時熱到陰
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虜冠
于掌股之中執轄懸旗湯沃覗雪一舉無類必然之
策令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其

其師以爲如此然李杜見排詔爲見

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非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
黠戛起于別種越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
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務
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
豐熟可以泰玄玉于常山刁遣人于河朧顧兹瘦虜
豈遺于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
而兵形盡見按項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迹
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
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與禮樂今太尉與仁聖天子
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
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上宣州崔大夫書

某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
選宜與寒士凡爲子弟議不可進熟于上耳固于上
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爲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
路其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
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于士者取盜取譬取于夷
狄曾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
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治則
國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

若以子弟生于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
美仕則自堯以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
退取捨無所依據某所以憤懣而不曉也言科第浮
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
宗凡二十一年爲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
俊亦進士也爲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以
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子
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illegible]
進士也從爲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諫[illegible]
者從突厥入寇死胄戰死儀草廢武后乃[illegible]

佞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進士也
彊盛爲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
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
狄公爲相取中宗于房陵立爲太子漢陽王張公柬
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爲相毆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
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鎭涼州僅十五年北卻
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
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爲宰相廢太平
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
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

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
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
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
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爲相于武
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于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于
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爲蘇宋張燕公說登
制策科拼張易之兄弟替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
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
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
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爲老南服年未

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
城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只
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徒兼中書令裴公
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
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
其目熟視朝廷希羈彊弱而施其所爲司空始相憲
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于有司命
節度使出朝廷不出兵士始自怛州余表相爲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
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爲節度使拔取沈滯各還其
官關州取唐舍人爲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

其他諸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
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
剗賊于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羈其心取
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爲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
當是時天下幾至于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
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于
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
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
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雁美宣王能復先王之
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爲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

從梁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逍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舉于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妄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羅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嗟嗟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于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于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唐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諲謚議

唐 獨孤及

呂諲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興三司同鞫大獄爾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公用中興蘧參公論在台司懼擬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爲荊州一年有成駢令則其賦斂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爲主戮除希昂扺中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悦服厥功茂焉自至德已來荷推轂受脤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

而將不驕卒不墮政修人和如諲者蓋鮮矣豈不以人散久矣而兵未戢把濁流者難俟清整棼絲者難爲工諲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知背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略必有過人者雖勿褒之其可乎按謚而成德克就曰肅禁暴成也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重議呂諲 文粹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諲任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羣臣畏威奉職而已雖有謨謀於啓勵

與則不以爲謚如議獄緩死任賢舉善德之美爲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也敬也忠也公也正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百官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謚之行必也威能閑邪德可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御今之不稱文而必因而重之然後爲美魏晉以來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亮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慚

德死之日謚曰肅當代不以爲貶何嘗徵一字二字爲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恭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吳季札論 [illegible] 文粹

謹按季子三讓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于太史氏繇讓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長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句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校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端興于上替禍機作于內室遂錯命于子光覆師于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于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

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成敗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衆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于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哉

古函谷關銘 并序 [illegible]

王者建邦經野視象立極于是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封略土宇在關塞山川丘陵爲之城池天作崤函俾屏京室崇山迴合連岡搜倚長河盤鬱

來東崖奔嶺壓谷抱谿蹴崩起重險爲秦東門秘函
夏下關陝鎖天府于戶牖外阨八州之咽喉故百二
形焉內權六合之奧區故劉王出焉當其中原鹿駭
戰國蜩起嬴氏建瓴山東擇肉宇內持戟百萬連衡
此關是時也闢門而九國師遁振策而二周鼎入奄
有大寶遂吞中區洎沍返秦擧天祐漢旅高皇帝提
劒而起以遏亂略斬白帝繼降玉舉漢中平咸陽廓
金城以建都活萬姓以三章取威定功此爲是保粤
若詢事固隴聆風仙籙則眞氣靈蹤起乎其中柱史
一去流沙萬里函玉函于舊宅傳寶圖于本枝豈王

帝乃眷與王是感不然何錫羨開國如此其大歲在
大火余適下陽停驂塞門憑覽舊國襟帶如故世道
不甌秦餘空山漢遺浚草恐後册失于墜岪化爲谷
萬載之後昧者不知乃刻頌此石以示來裔其辭曰
天地雷雨英雄交爭設險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
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
于以志之勒銘巖扃

洪州大雲寺鐘銘

参變化爭律呂和神人莫疾于聲故天地以雷震萬
物聖人以樂節八風佛土以鐘警六時天造聖作同
符與其自眞乘關設其樀三轉衆教不墜而法鼓之
[illegible]作形形蓮宮于江之濱爲井在其前善惡與乎人
將欲誕敷我法啓迪我善俾我是以作爲鈞之鐘
大其器所以[illegible]宏也俾誰尸之長者杜海泊此方
上士精決[illegible]在衆百三十有五人實果
其願將辦所作[illegible]火官金工術厥戒令範陰陽九
六之數以合造化均消厚侈弁之齊以諸清濁聚精
會神鳩工于其[illegible]既遠皆疑皆破故衆心如城
施者成市大悲之感與萬靈接祇融回祿努躬交應
越五月辛丑新鐘成于是此邦民大和會朕拜縱觀

川築衝隘億兆諦聽鯨魚乃發訇然如扶搖號而萬
竅怒霹靂作而崇山破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蹸炎
谷若震若盪既而拘怒散渙與迴飇俱激度越大千
周流六虛經于嚴城入于梵宮徘徊乎霜天凌厲乎
清夜千門徹萬戶警魚龍皆奮蟲豸不蟄于是聆其
音者合騃遷善聾盲知方識浪安流地獄清涼叱王
解形刀輪摧藏嚴乎心者闢耳以知受觀受以悟法
若露清耳根鏡照身業彼金鼓帶[illegible]聲衆
乎就方斯陋矣蓋聖人弘道以覩善因善以建法作
法器以爲天下利利者教之果法者教之因哲者教

之宗我鍾乃懸是訓是崇世所有極大音無窮

尚書右丞徐公寫眞圖贊并序 品外錄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于天下辛丑
歲三月以王事靡盬館于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
同舍于惠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
之貌陳于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
差若分形于鏡入自外者或欲拜跽揖讓俯僂拜謁
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足則言以讚其美某
亦繼唱于後哲匠運思天姿是其假之筆精實以神
遇居然成象儼若披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

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
致孰知造化亦在毫素

與田將軍書

唐 獨孤郁

天下賞將軍之勲自神校領十萬軍率紛麗幢節符
佩黃金印者數四歸朝于京開東第聯門號公侯家
子弟親族以將軍故皆爲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
矣美矣然其罰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忌太盛
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
恐而大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
以聖處猶難況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
遠害昔者李斯爲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爲天子
秦皇以爲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斯知盛滿不

行卒爲秦擒韓信爲漢誅魏破齊楚尊漢爲天子
漢裂土封王于荆漢將之貴惟信信不知降抑二
且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于爲人
拙于爲身故二子始有開呂勳卒受參夷誅何則由
務進而不知退故今上封足下爲公爲王爲十萬戶
侯傳子襲孫居爲夔爲龍出爲桓爲文且今名公無
不悅色足下豈不賢于周公哉天下之遊宦者雖勤
數十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二三萬數從僕不過一二
人滿當推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
即據于甲士權殺生柄不覺炎煥更變歌童侍兒作

俊不離前為樂為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能鎖其鬼笠不顧暱之邪願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堯讓天下而衣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顧將軍無受吳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向朱之舉悟韓信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起種以繫奪其位雎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將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橫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又豈欲騁口銜世而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春秋無賢臣論 文粹

唐 孫郃

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為五等五等之下臣為陪臣陪臣于諸侯君父也諸侯于周王亦君父也陪臣于周義猶大父也夫為子之道孝于父為臣欲忠于君陪臣忠于諸侯者必欲諸侯忠于天子則忠孝兩全康又天下今春秋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務周以強諸侯是抑君而強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伯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之逆惡莫大焉言之于臣則非忠語之于子則非孝論之于道則傷義推之于情則寡恩所難倖以春秋豈無賢者子謂之無激之邪鮮之邪令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子不讀聖賢書乎易云也貞斯小貞吉大貞凶春秋之大夫則貞耳為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罪人

郃字希韓四明人一曰奉化人博學高才天祐間所作有十世論春秋論文集一卷

太甲論 文粹

唐 陳越石

殷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爲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如是。淺于國者之爲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不肖與賢，豈臣下之有不知邪？擇其賢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爲不明，因而放之。今其自新，如日蝕不明，河清難俟。中原之鹿將快，時來之龍待駕，于臣之業何如哉？兆乎微非，食石而伴霧露，如懷矣，臨之誣以非其身，聽欲君之論，而無止矣。陳子曰：臣之忠不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如殷之君臣皆幸而成者，嗚呼！漢魏邪非也，君而放乎哉？其後新取于西魏，成于東晉，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不得其終也，未嘗不非，不然皆取伊尹以爲喻矣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何言哉。

石橋銘 并序 文苑英華

唐 張彧

闕茂歲，我御史大夫李公，展奉詔總林戍三萬，北定河朔，冬十月，師次趙郡。郡南石橋者，天下之雄勝，乃揆厥跡，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包我造化，僕敢不也狀而銘曰：

洨水伊何，諸州夕淺，秋霖夏潦，奔突延袤。杼材廢制，匪斷紛揉，斡地泉開，盤根玉凳，虹舒電拖，虎步雲樞，潛險橫包，秉流迴透，坎軋匠造，琳琅族進。斂作洞門，呀爲石竇，賒負奇兌，一紀方就，力將斯爭，勢與穴鬭，齊吟造微，夜防晝月，掛虛蟾，星羅伏獸。謂之鈴鍵，振我宇宙，謂之關梁，扼我戎寇，郡國襟帶，河山領袖，經途者安，逸駛者錣，東南一尉，西北一候，萬里書傳，三邊檄奏，郵亭控引，事物殷富，夕發蒯墉，朝趨禁衛，冒合冰碧，文排藻繡，花影全芳，苔痕半舊，天啓大羽，神功罕究，勒銘巨橋，敢告象右。

諫高祖不以伶人爲近侍疏 文粹

唐　李綱

臣按周禮均工樂樂不得廁于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撃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衣惟齊高緯封曹妙達爲王授安馬駒爲開府既招物議大斁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爲殷鑒方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業起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夜非創業垂統貽厥子孫之道也

綱字文紀脩人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焉帝以綱循名臣子勑未嘗名

胥山銘 并序 文粹

唐　盧元輔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慶天子書上嘉羣靈下懋蒸人乃啓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于天下廢淫祀明賢父事君罔有不舉廢祠既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除災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魂于水星之舍將取鴟夷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青山者謬也吁胥父爲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諍臣不失國當枕于宋鄭絕楚出疆在乎爲未

從臣在楚爲旣兆于坎壈伏節乞師于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客土者以訴言戴后惟人人虐惟敗成湯用爲人義弘于正爲夫經予修爲大仇驕人賊爲大怨成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乂臘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恁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先失公朝則宴賜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吉屢出山而車甲已困于齊矣蟹稻已奪于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于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鴟羣飛陽侯夾從聲

遠而近聲近而遠衛于吳帆于越夕于楚乃退于是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箭簫和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卷沙裂地灰截若崕坼成坑迓潮氏格之如呂梁丈人為鬣戈威矛巘浪百重彌衆不先跳樯揭舷拚飲之閒縱其音聲蕩漭于野洪波砥平有滑有臟有鹹有腥逆實乎下庭出海擲舫雞林扶桑交臂于卯階金狄在户鼖鼓在堂魏鐏漢豆六代筆簴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觀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為人為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杖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烝報子妻殲鉏直上赫赫王闔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穢瞻昭乃息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顛越言潤竿話譏輒步光欲飛始蘇待執吾則切諫扶服不入投于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洸滁南北簸蕩東西夷猶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諼濱海帝帝王王代代明明夷我忠哉

歐陽公曰唐門唐人者未嘗不歎今人之學無稱書法字識

移陸司勳洿書

唐　歐陽詹

今皇帝起閣下為郎閣下俟俟而來邪謂斯來也亦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人皆治矣無有衛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須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賊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冤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孤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誦周孔之書劉騶之謝數斯人也閣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餐而返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自雖有此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閣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邪謂閣下今之為不及[illegible]時不為明矣且逕明不掛冠就有萌邪孫楚不漱石就有楚邪閣下始心為直尚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就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閣下之右邪所謂為郎不若不為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則固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缓景山川如繡鹽鯰純

莫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陛司勳度幾乎不朽伏惟
念之柜再拜

與段校理書　　唐　劉蛻夫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于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泥真僞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其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真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于人邪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前垂盼睞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許之某七歲受教海始學算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勠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于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爭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壒

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知世道險局九重幽深不可也又欲藏器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調旨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泯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朋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于公卿間蘧篨戚施以媚于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　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悵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於古多識試與指其要路一

象化　唐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儒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爲鳩之性均而木刻爲鳩是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璣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能以性善化而龍于化人者求象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爲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者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祀王爲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illegible]

請誅程元振疏　唐　柳伉

臣出身事君忝備近密夙有志願銘之在心若遭艱危必死王事當今日之際是臣死之秋將死之言庶裨萬一特乞陛下少垂聽覽則甘就鼎鑊且天生四夷皆習戰鬭輕走易北獨有犬戎數萬之師犯關度隴歷秦渭牧邠涇曾不血刃直至城闕斂兵向有三載綿地數踰千里謀臣不爲陛下陳一言武士不爲陛下效一戰各攜卒伍敢劫闕斷汙廟宮闕燒焚陵寢者何故此將帥之心叛陛下也自朝義東滅迴紇北歸陛下以爲智力所能神明所贊委權近貴失意元勳引月長浸成大禍陛下侍臣戟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犯欄牽裾犯顏迴慮至使北抑汾滸西失秦川者何故此公卿之心叛陛下也陛下出城之日鑾駕未動京師百姓劫奪府庫城外百姓更相殺戮者何故此三輔之心叛陛下也自九月二十八日胡有警急十月一日下詔徵兵至今凡四十日矣天下兵一人不至何故此四海之心叛陛下也臣實知之請言其故何者天下之心皆恨陛下不練士卒疏遠賢良委任宦官離間將相以至于此陛下必欲救今日之急存宗廟社稷臣請斬元振之首懸示天下盡

出內使配隸諸州以訓恩勤勞留在左右仍以神策
兵馬迴付漢官使朝臣百寮每日坐議左右使令盡
用文武然後天下明詔削去尊號引過歸己深自刻
責與天下恭將帥德勵行後宮嬪妃且移別院與
宰相已下盡夜論政下詔云若天下動臣知予自新
許予改過仰名慕將士來赴朝廷若以為舊愆未悛
脩身有勵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聽天下所往也陛
下若納臣此言行臣所請一月之內天下兵馬若不
雲集闕下臣請斷臣以謝陛下伏乞陛下賜臣

此表一二十遍視與朝廷商量事若可存則自處置
不用露臣此表臣今日上表即知萬死但願行之死
無所恨陛下若進臣所請更無表策社稷直爭伏前
陛下審圖之

子于公威 神力士在 飛空暴目 百夕之上

戰秋辭 并序

唐 陸龜蒙

八月空堂前臨曠荒抽關散衣晨鳥未光左右物態
森疎强梁天隨子爽駭（五可切）恂慄恍罔肅之我當濠
然而滿壘然而墻蕭然而栧隊然而篁杉木擢柔蕉
標建常偽艾矢來矯旻絃張蓋合助吹鳥分旅行若
華進而金止周蓮陰而就陽無何雲顏師風旨伯蒼
范慘淡漿危澈靜煙蒙上焚雨降下棘如濠者注如
壘者歸如蕭者亟如隊者析如矛者折如常者折如
矢者仰如弦者碎如吹者瘖如行者慴不有髮今盡
壘木有耳今成藏雲風雨煙乘勝之勢驕杉篁蕉蔓

敗北之氣撼天隨子曰吁秋無神則已如其有神
吾為爾羞之南北畿圻盜興五十卉方州大都虎節龍
旗尾解冰碎爪分豆離斧抵臺老千穿乳兒啼宇今
燼朝人暮尸萬猾一啗千倉一炊援戢邊朔徵傷壘
夷制質守帥披攘城池弓弩不利甲綴不離兕渠敵
笑裂地無疆天有四序秋為之帥少昊貳紀殺朝而
霜乘將相太白將星而雞也而厭而建而淵潔
無跡而天札迷冥曾忘發斷而忘潔等苟蜡禮之云
責縉天怒而誰予奈何敗荒庭爨塊迎撥崇蔬批宿
蕙揭編芳而進加淵繹蒲而作勢不過約翁敵莖戕

讀皮陸二公耕織詩提挈殊句塞繹猶嫌直而少曲

殘廢者可謂棄其本而趨其末捨其大而從其細也辭猶未已色若愧恥于是覽者止偃者也

祀牛宮辭 并序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宮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之辭

四牸三牸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楹當間栽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臥免風免雨宜爾子孫實我倉庾

無一字虛設

野廟碑 并詩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述悲夫甿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越間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願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艷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鴞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甿作之甿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日懈怠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甿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之于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于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爲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願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絃匏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怵於胸中

民之當奉者一日解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佪繞脆怯顛躓竄踣乞爲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以紀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儀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寒泉子對秦惠王

寒泉子秦之處士對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者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不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伯耶曰黜其伯以躋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疏乎惠王曰醯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嚮與力懸絕故也蘇子誠辯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以一非一朝也齊桓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拆豈連雞不能俱止於棲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

曰不然夫齊荊三晉之人疾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銚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稂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竈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感酸屑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橫暮得帖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頻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辯卩奚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關下土使關東諸侯聞其言合從散橫東向以倍秦大王出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殆也披上地以奉仇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耶事何面目見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于鄠趙卽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拒秦秦閉關十五年

治家子言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於白旗之下命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㦸易其鍬鉏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墢不敢起吾父易之鉏工器屬宮室臺榭修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御夫四海將奉文璣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祈王開之憫于是乎下戈鬻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正沈約評詩　　唐　皮日休

周詩曰駟騵彭彭注曰騮馬白腹曰騵議者言上周下殷沈約又云騵者蓋三家之色相勝又示周殷相代也日休曰天之命也必以二德則文王自信矣何爲不受殷禪哉詩曰文王受命作周又曰文王有明德俾其率天下之義師取一隅之凶主南面于殷其能昭昭矣然非人事不可也天時未可也豈不可謂殷之賢人尚衆冀匡紂而易政也豈能以駟騵之色示乎代殷哉嗚呼禪代之事符于天命必不可以駟騵之色勝之也謂堯之運爲火歟則車服一當從其

色則堯不當乘白馬冠黃收衣純衣也故聖人繼運以德受禪以仁如以馬之色示于代殷則吾以聖人用於左道矣或曰若然者奚著曰毛公悞箋沈約過釋

誚莊生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合者全于利前者鮮矣況利死之後哉則莊生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

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也曰夫赦者楚之常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爲楚之常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豎之纖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謙不全于利前者也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于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于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

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于周秦而昏于漢魏息于晉宋而鬱于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于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繼者淺

此足文公眞男子語

鎭澆六者之所以也爲皮公之所慕也爲

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躋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時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巳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田夫是也

七愛詩序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以房杜爲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爲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爲真隱焉鎭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負逸才者必有真才以白太傅爲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忠矣不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歟嘗者豈徒然哉

分作三首許瞻逐客云志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君臣一徵瞻家兩共殘殺予許師云雄健許昌師忠武爲其虎夫爲萬騎風住作一川內流貪吏云賴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

[illegible] 亦追太常 詩中長吉

塑像記　　唐　段成式

在世間擴巨冠必思祖金浴鐵猛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摩撲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侯北方毗沙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頓一戟娶迦婁而垂翅接脩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摟藕絲蓋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喝伽藍非虜

感夢而懺悔近于闕聚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營衞盻蠁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贍部有緣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盧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立所居乾每調懺不安仍日方悟遽徙他室昉誓造北方變像（梁朝謂雕塑像亦爲變也）請押衙熊幹爲導首幹遂與執白籌者郭宣熊師佐等縱史閭伍爲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㨿貨貝共二十萬幹厚自損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䁂電擊猛焰咢有蚑蜂搶軒金塗錯落而燐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式變壓盡側睨是不翅擊三屍碟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拗怒忖[illegible][illegible]許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箕乞靈福既㨿我靈詎乏之主應予曾服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于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幹爲學性端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悟禪那宗要得總持契訣常持北方眞言大中三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幹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

梁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膾肝飮頭尤恣殘酷其蹤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關右漢上幹爲交阯使入涼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于明張北方故賞焉

送窮文

予大中八年作留窮辭詞人謂予辭反之勝也至十三年客漢上復作送窮祝是年正之晦童稚戲爲送窮船判筒而槽比䉛而閣細籴纏幅楮飾木偶家督被酒請禳窮將酹地歌舞窮予謂曰予送非嗤餘歷感循陰索隙骨䒷渝餅直胆涎瀝者非寒哭蔟燐敗

衣網身惡覦鶬閒今悄凄辛者非嚇去孤唉巫點灘嬈裒燈數楷泉摸狎狐狸者戀有才歡升聳股勝嗽瞭斃棄其筆爍心汗滿以是而歿者去此有開卷數幅窒心劾目襲經攻史方寸日蹙以是而歿者去此有議故酌令左交右侵蔭塲酒淬短淺不禁以是而歿者去此。

請追癸巳日詔疏

唐 羅隱

歲貢未有匪帳杜牧上饒州前大夫書又感增一段矣

祭禱所謂祝陛下心而頻來也

今世所不止蒲蕭神懵將何道咒之

歲貢賦臣隱既以文不得意且抱犬馬之疾于長安夏五月京畿旱癸巳日聞詔大京兆用嶅水鑪香蒲蕭絳幡華致于坊市門將所以用舊法而召雨也臣踴起病榻間以爲明天子憂人雖舜禹不如是之勤幸甚幸甚臣又聞水旱與天地同出苟時或然不可以倉卒除去今秦地旱已逾月矣而陛下禱祠亦以頻矣天之高地之厚五嶽之綿亘四瀆之突遠陛下命百執事啓祈外何嘗不以心祝之雖莫槁苗乾而百姓不怨嗟者其感陛下之誠深也今以蒲蕭華爲請者豈陛下爲其靈于嶽瀆者乎。夫嶽瀆視陛下之公轄裂陛下之土田苟陛下憂則嶽瀆亦宜憂矣受祭禱封者尚未能爲陛下出力。彼蒲蕭華復何足以動天。臣爲陛下不取也臣又聞天之有雨澤。猶陛下有渥恩。雨澤可以委曲于之則陛下渥恩亦可以委曲于之矣臣聞天子有左右史將所以記事記言。然後付太史氏臣必恐其得以容易編牘今冒死請追癸巳日詔苟若陛下落十六聖之教訓雖五種栖野而百姓不暇擬豈蒲蕭華之所及乎。昔殷湯之代臣不以旱爲災。仁聖之君在上也今旱未及殷代而陛

下憂已過矣臣請天早以賀萬姓俾其知陛下心

上招討宋將軍書 文粹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城肆螫而東南一髒爲之枯耗其後蝗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嘗息諍訟夾伏交稀告自盜而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稍菲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梃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焚剽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閉亷自固彼之待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墜之待起也而將軍未輸大旆浚遊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符衛者乎復俾將軍沐翦草乎昔韓之醫良而性驕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蒂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于韓者以疽見昔日欲大其疽而沾直因以藥發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于韓韓侯戮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爲壽春陷穎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于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驅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勝殺傷驅藉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欲不識或伺候韜取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樣擁仗鞭撻餽運以恐度之將軍之行酷于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衍將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踵韓之醫

移雨神 文粹

唐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刳羊豕而瘞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𣫞殺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于事而祀焉今始愆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揄然于天歸惠于己是神匿天之德也推恐何以爲義利肥膽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茂昇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顧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于上是亦徒偶于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譴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奈何。

無名公傳

錫選評

宋 邵堯夫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不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口未嘗不言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

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彊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臣僚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與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臨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爲燕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日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有司公卿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間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宫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毅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

他人所不敢言亦所不能言

弟惟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延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人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為儲貳而且養為子既可以

係祭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為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候斥擇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絲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以大誠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月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眾人而已乃是枉費財

物盡為眾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三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疏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各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疏遠皆可減罷臣聞張氏未入宮之前疏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而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令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啟。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夸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為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蹶，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顧慕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尤為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西，辟士甚眾，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

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歐公本不欲為范公幕府書記，故云與之同其退可也，與之同其進不可也。此是歐公自立處。

釋秘演詩集序　文忠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海陵許氏南園記事也不為與夫息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息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浮槎山水記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

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噫可懼也

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予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公所厚善者曾鞏梅聖俞送梅序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送曾序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其以節廉相許如此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

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于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其地志云北有巴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移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出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獨所川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

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倖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肾腸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忿

雖何哉豈生能爲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雷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唐荊川曰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

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壯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子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

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渙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于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近以不長豈其所

親寫交游之情而自任及於斯既銘言外

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情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無限深情

張子野墓志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于予文宜其來請于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于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賢人遊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于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

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就之孰安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

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閒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

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

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月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志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於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予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哭而去今年春予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予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予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脩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間則從予游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志之曰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世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古士君子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游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

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予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人後爲泰州如皋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弟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學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墓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

廬陵歐陽脩述

樂論

宋蘇洵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承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遂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不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

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强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宋之有洵猶戰國之有若老泉一人而已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于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于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

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
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
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
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
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
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
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
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旹舉天下而授之舜舜
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
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旹之民莫不以

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
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
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
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
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
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
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懇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
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
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于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

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
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
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
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
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
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
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
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史論上

史何爲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

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
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
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
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
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
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
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
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
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
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

繇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恩後世以是爲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爲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爲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畧辭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詳辭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亡幾吾故曰史以事辭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褒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聳其惡實吾故曰經不得史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專史則稱讚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

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衆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爲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規則規亡所效其圓矩亡所用其方準亡所施其平繩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而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

僭則善矣

辨奸論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

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宋人文不知公抑或識不知公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茅鹿門曰荊川嘗讀韓非子八姦篇謂是一面照妖鏡予于老泉此論亦云

張文定公撰老蘇先生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

上韓樞密書 琦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它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迷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詐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姦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艸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艸莽之間秦楚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皆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

後定是何也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乎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

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忌諱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

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

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

恚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旦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邺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鳧繹先生詩集

宋蘇軾

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也豈有損益於世也哉然且識之以為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俗是以日趨於智巧便佞而莫之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損益而君子長者之澤在焉則孔子識之而況其足以損益於世者乎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為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既沒而其言存士之為文者莫不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既已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矣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先生諱太初字醇之姓顏氏先師兗公之四十七世孫云

送人序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學俗學之患枉人之材窒人之耳目誦其師傳造字之語從俗之文才數萬言其爲士之業盡此矣夫學以明禮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學氣以達其文古之人道其聰明廣其聞見所以學也正志完氣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正如脫槧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器耳求爲桓璧彝器其可乎

送張道士序

古者贈人以言彼雖不吾乞猶將發藥也蓋未有不

吾乞而亦有待發藥者以吾友之賢茲又奚乞雖然我反乞之曰與吾友心肺之識幾三年矣非同頃暫也今乃別去遂默默而已矣抑不足教乎豈無事於教乎將周旋終始籠絡蓋遮有所惜乎嗟僕之才陋甚也而吾友每過愛豈信然乎止於此可乎抑容有未至當勉乎自念明於處己暗於接物其不可至死以不喜故譏罵隨之抑足恤乎將從從然與之合乎身且老矣家且窮矣與物日忤而取途且遠矣將明滅如草上之螢乎浮沈如水中之魚乎陶者能圓而不能方矢者能直而不能曲將爲陶乎將爲矢乎山有蕨薇可羨也野有麋鹿可脯也一絲可衣也一瓦可居也詩書可樂也父子兄弟妻孥可游衍也將謝世路而適吾所自適乎抑富貴聲名以偷夢幻之快乎行乎止乎遲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默默而已非所以望吾友也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

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以子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幷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

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襪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稍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研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于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直筯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妾而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識於人間葢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之錄荅其意焉

孫舉王聳劄子

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升擢聞臺諫官言鞏奸邪及離間宗室因諸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不畏彊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鋭於進取好論人物多致怨惱此其所短也頃者宜逐薦里偶獲生還而容貌如故志氣逾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民上書蓋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奬二人孔宗翰與

鞏是也鞏緣此得減三年磨勘仍擢為宗正寺丞則臣之稱薦舉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姦邪臺諫當此時何不論奏鞏上疏論宗室之疏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為離間哉況鞏此議執政多以為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彦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彦若亦離間也方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没之後乃有姦邪離間之說則是鞏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鞏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為學何名諂事二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鞏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為姦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鞏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取進止

杭州召還乞郡狀

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瀝露本心重干聖聽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

闋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面賜奬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耶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為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枝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即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即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上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

愚直初不諳問而安石太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即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即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

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為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眾蚊成雷積羽沉舟言寡不勝眾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眾也及陛下即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論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為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為之地特未敢發耳小臣周穜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穜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及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

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間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為謗訕本無疑似自加誣執其間曖昧讒譖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膽則臣為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為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洗垢求瘢止得此事今者

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知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俯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間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當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臣不任祈天請命戰恐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單鍔吳中水利書狀

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故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患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二年雖爲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湖常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爲淫雨過常三州之水遂合爲一太湖松江與海渺然無辨者蓋因二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所能獨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修之積非特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爲挽路以松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松江始大築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水中

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況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葺不已而松江始艱噎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湮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日議者但欲發明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噎雖暫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谼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道松江宜加迅駛然後官私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力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常州宜興縣進士單鍔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連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饋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弊深可憐惜乞下臣言與鍔書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其言圖上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奏准勑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意況臣危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欽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

乞增修弓箭社條約狀

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議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輯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備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緊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

歐陽公極稱蘇氏四六此亦當天下選

至諸郡咸墳墓所在人自爲戰虜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爲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見今州縣委官全籍此等晝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寔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陜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祖業田産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陜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

杭州謝上表

入奉紫嚴出膺方面皆人臣之殊選在儒者以尤榮臣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受寵逾涯積憂成疾既思退就於安養又欲少逃於滿盈仰荷至仁曲從微願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知朝廷輟近侍爲太守蓋聖主視天下如一家撫朴未施爭訟幾絕臣之厚幸豈易名言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仁賢愚兼取日月之照邪正自分無包函其憃迂欲保全其終始兄弟孤立皆親奉於德音死生不移更誓名於晚節

杭州上執政啟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頑鈍

謝兼侍讀表

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閑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

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望什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兩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飢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爲我於朝吾平生無妄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爲傳喜且私愛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

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逼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其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欲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于門左右無任戰越

高明見求果於千國易論著書說必傳於海今

黃州上文潞公書

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黃州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

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軾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遜因之以饑饉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糊籠篋獨得不燒籠破見之不覺憮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軾廢逐至此豈敢復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

也公一讀訖即燒之而已

答秦太虛書

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衮衮多言矣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即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釅柑橘椑柹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豬牛麞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既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

蘇公至受府大過又於坎壈時文爲更太虛此見秦蘇之[illegible]

答李昭玘書

軾敬向得子中兄弟書具道足下每相見語輒見及意相予甚厚則欲作書以道區區又念方以罪垢廢放平生不相識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軾所以得罪正坐名過實耳年大以來平日所好惡憂畏皆衰矣獨畏過實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聞今獲來書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謹再拜辭避不敢當然少年好文字雖自不能工喜誦他人之工者今雖老餘習尚在得所示書反復不知厭所稱道雖不然然觀其筆勢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爲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茲春和起居何似軾蒙庇粗遣每念處世窮困所向輒值墻谷無一遂者獨於文人勝士多獲所欲如黃庭堅魯直晁補之無咎秦觀太虛張耒文潛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軾獨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見鄙欲相從游豈造物者專欲以此樂見厚也耶然此數子者挾其有餘之資而騖於無涯之知必極其所如往而後已則亦將安所歸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歸直既衰又絕嗜好蔬食飲水此最勇決舍弟子由亦云學道三十餘年今始粗聞道考其言行則信與昔者有間矣獨軾倀倀焉未有所得也

答李昭玘[illegible]

答毛滂書

軾啟比日酷暑不審起居何如頃承示長箋及詩文
一軸日欲裁謝因循至今悚息今時為文者至多可
喜者亦衆然求如足下閑暇自得清美可口者實少
也敬佩厚賜不敢獨饗當出之知者世間唯名實不
可欺文章如金玉各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
以信于世則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蓋付之衆口決
非一夫所能抑揚軾於黃魯直張文潛輩數子特先
識之耳始誦其文蓋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翕然稱
之軾豈能為之輕重哉非獨軾如此雖向之前輩亦
不過如此也而況外物之進退此在造物者非軾事

辱見貺之重不敢不盡承不久出都尚得一見否

與李方叔書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
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
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
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
少游又安所獲罪遂斷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
而已[illegible]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
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
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
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
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
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

祀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絶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惟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祭張文定公文

軾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實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俟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寓辭千里濡秋有灌尚饗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雪浪齋銘 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錫杖泉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即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泝漢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嶺外水脈濇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揚子江始

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鬬茶此水不虛出也

記游

昔爲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

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大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古迹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

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群石之長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讀習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于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于東觀則著

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皆惡貨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職矣益進而專之朕若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敕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羸也至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王晳可知衛州

敕具官王晳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大行之蘇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韓維父億贈國公 文潞明謝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所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植梓漆以備器用凡在左右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參知政事贈太師泰國公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麾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貴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亦為其子之藩輔

章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敕章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論其輿尉今汝黃髮鮐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 赴闕詔

以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學之麟鳳能那猛鷙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誘也苟得黃髮之叟儼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王安石贈太傅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于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林希可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况詔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華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汩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爲重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聞强識篤學力行緯有建安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徑踐外制爲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可

峻靈王廟記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於天故以此鎮之即改元寶應是以知天亦分寶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耳又西昌化縣西北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里人謂之山落胛而儋漢之世封其山神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於天艤舟其山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驚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右夷背溺死僅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船山上者今獨有釘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之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豐城獄取寶劍佩之終以遇禍生此也今夫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昧之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矣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某以罪遣於儋至元符三年五月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載飲咸食腥淩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向西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有紫鱗民不可犯石峯之側有荔枝黃楊得就食持去即有風雹之變銘曰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雜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蔭嘉穀歲屢豐大小逍遙逐蝦龍鵁鶄安棲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碑銘婢然照亡窮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于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

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予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予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秘閣校理丁君墓志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縣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

州會思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令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

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宫

王深甫墓志銘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甫也令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然尚如此嗟乎深甫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予所能知也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有以廸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悔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比部陳君墓銘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文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潮州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銘

嗟乎劉君生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
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銘

有扳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胡君墓銘

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孰與之銘千古不磨

建安章君墓銘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
則有實視銘其昭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
隱憂困窮貌則伴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
皓髮叢毿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
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乎禍問疾書猶在眼
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
祭其如歆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
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
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
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
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
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
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慚惟其
不足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
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負觴

祭高師雄主簿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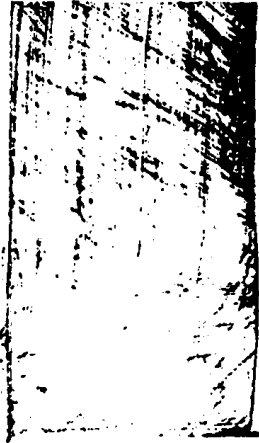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
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

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
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
維君家行可謂脩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
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
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
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
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
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

於外者燦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揜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

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唐論

宋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

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威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鎭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絶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

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絶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

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强臣雖有輔[illegible][illegible]守澄

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藉之行伍以折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千餘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爲外重故胡人得以蹂躪我疆場殺掠我人民其於南粵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內設府兵五百以爲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內外無以爲重者也故四夷數侵歲以爲常而中州則有一夫跳梁往往衡越不能遽熄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歟　茅坤記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才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它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

能辯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

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

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

以爲何如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龍井題名　秦觀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郛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已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清美映人

新城遊北山記

古吳陳仁錫選評

宋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

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為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皆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戞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清激雋快

跛奚移文

黃庭堅

女弟阿通歸李安詩為置婢無所得適得跛奚蹣跚蹣蹠不利走趨緩出屋檐足遶戶樞三嫗挽不來兩嫗推不去主人不悅廚人罵怒黃子笑之曰堯牽羊而舜鞭之羊不得食堯舜俱疲百羊在谷牧一童子草露晞而出草露降而歸不亡一羊在其指撝故曰使人也器之物有所不可則亦有所宜譬夜偷者不以馬司晝漏者不以雞準繩規矩異用殊施天傾西北地缺東南尺有所不逮寸有所覃子不通之則屨不可運土簣不可當履坐而脫之小大俱廢子如通

之則瞽者之耳聾者之目絕利一源取功十百事固有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則無功有所不能乃有所大能嗚呼跛奚來前吾為若詔之汝能與壯士捘距乎能與群狙賦芧乎能與八駿取路乎能逐三窟狡兔乎皆曰不能曰是固不能閨門之內固無所事此今將詔若可為者汝無狀於行當任坐作不得頑癡自今謹飭晨入庖舍滌鍩淪釜料簡蔬茹留精黜粗[illegible]同法欲方膾魚法欲長起溲如截肪煑餅深注湯和糜勿投醯韲臼蜆用薑葱漆不欲焦旋葅不欲黃飯不欲著牙揚盆勿駐沙進火守烓水涘沸鼎斟酌

又有藏花美女風情賓春之意

薙芼生熟必告姨嫗臨食爬垢撩髮染指𩗗杓啜戲懷骨事無小大盡當關白食了滌器三正三反抆拭蠲潔殺匙覆椀淘瓦缽素視在謹數兄弟為行牡牝相當日中事閒浣衣漱褥器械器淨謹循其初素衣當白染衣增色梔鬱為黃紅螺蚜光授藍杵草茅蒐蓁皂漿胰粉白無不媚好爍濕處亭尉帖坦平來往之役資他使令牛羊下來喚雞棲桀撐拒門關閉護草竊飲飯猶犬堙塞鼠穴凡鳥攫肉貓觸鼎犬𩗗鎗鼠窺甑皆汝之罪也春蠶蓐臥升簇旨裹七晝七夜無得停火紵麻藤葛蕉任絺綌錫疎手作無有停時紾緝偷工夫一日得半工一縷亦有餘暑時蘊蒸扇涼蜜水薰艾出蚊水盤去蠅果生守樹果熟守筥執弓懷彈驅嚇飛鳥無得吮嘗日使殘少姆嫗罵譏瘧痢泄嘔天寒置籠衣食畢烘搔痒抑痛炙手搁束無事倚牆簸箕可作堂上叫呼傳聲代諾截長續短息鶴皆發持敏捕拙與巧者儔凡前之為汝能之不跛奚對曰我缺於足猶全於手如前之為雖勞何咎黃子曰若是則不既有用矣乎皆應曰然無不意滿

此學王褒僮約而擬議之中更有變化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謚城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慎中文士孝友清脩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並雁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撥世事故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閨閫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為難

跋贈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詼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為人然資亦卞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懣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免與俗子浮沈余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為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為伍方自此始清老蓋廢之至今云

題七才子畫

荊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予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關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五壑邪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書贈俞清老

公云貧士不能知命賢子不足厭

人生歲衣十匹日飯兩杯而終歲稛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祭祀渠儂堕地自有衣食分劑所謂誕置之蹊巷牛羊腓字之共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庶君終日者正為百艸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舄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是時所未聞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為廢卷竟日

書林和靖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跋匹紙

可以觀其清韻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荊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illegible]

剛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予弓自贊曰能因濯予古銅瓠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為予書匹紙子予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瓠示予因為落筆不倦是日子予雖醉而筆語皆無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書贈王長源詩後

公云不以見明之志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而陵其下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饑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來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歎耳

書聖庾家藏楚詞

章子厚嘗為予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予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經蓋取諸頌予聞斯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翰墨之林千載人也但頗以世故廢學耳惜哉

書嵇叔夜詩與姪榎

叔夜此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凡學作詩者不可不成誦在心想見其人雖沉於世故者然而攬其

餘芳便可撲去面上三斗俗塵矣何況探其義味者乎故書以付榎可與諸郎皆諷取時時諷詠以洗心忘倦予嘗爲諸子弟言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予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士之處世或出或處或剛或柔未易以一節盡其蘊然率以是觀之

題蔡君謨書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題東坡像

元祐之初吾見東坡於銀臺之東其貌不爾紹聖之元吾見東坡於彭蠡之上其貌不爾紹聖之末有僧法舟見東坡於惠州之市其貌不爾而彭山石瑜作東坡之像焉廖宣叙東坡羊家子也而謂之然予安敢獨謂之不然

雜書

潘谷騐墨模索便知精粗凡百工各妙於一物與極深研細者同一關捩耳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鑒至於反照便如潘墨亦潘谷之流耳

謝講和赦表　岳飛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恭率統制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膺澤誕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脩睦已漸還于境土想喜見于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

昔晉文之拔郤穀孫權之易呂蒙文武豈不欲兼哉忠武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奚數郤呂輩耶

行文一味其景閒句高無限天之思仍得之氣大都得王騷之筆也

黄州竹樓記 實甫 文致

宋 王元之

黄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閴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九日自叙

余山墅遠城邑，復不近塵市，兼旬不識佳味，月及山梟，煮湯餅，償以寒虀，主以脫粟，紛不及耳，盡不及取，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兒問有酒乎，曰：務不登，無所和釀。余仰屋嘯，臥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親送至醑，余欣然又問有菊乎，曰：秘未家菊亦未夜。余又嘯，曰：既得酒，復望菊可乎。因悠然獨酌，取几上文書一編觀之，乃余亡友西溪先生和陶詩也。讀至九日閒居賦詩云：塵爵恥虛罍，寒花空自榮。東坡和云：鮮鮮霜菊艷，溜溜糟床聲。西溪和云：境靜人亦寂，觴至壺自傾。則又喟然曰：四者雖并之歎，今古如一，丘之務也。兒跽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果孰似？余曰：小兒何用強知許事。淵明之詩，春之蘭，秋之菊，松上之風，澗下之水也。東坡以烹龍庖鳳之剩，而飲木蘭之墜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碌琴鼓斷絃以寫松風澗水者也。似與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於淵明而問焉。

祥瑞策一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策。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浦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

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向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太和。則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珍。源源錫祉。固未易笏計而鞭算。雖旌誅刻藤。禿盡毛瀕。有不可記者。蘭臺螭蚴之手。安能漁獵一二以贊揚竹之載。邪簡策無祥瑞。天下有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策有祥瑞。天下無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嘗讀堯之典。舜之典。禹皐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康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夔之論韶而及之爾。不以為瑞也。麟趾年之說。蓋因論假武之美而及之爾。亦不以為瑞也。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明都良俞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醲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邇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步趨一蹶。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囿中常羽也。吳蚕八育。時[illegible]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翠桑。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國邪。露雖非矣。天瑞而地未嘗[illegible]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鳳不來而亦矣。瑞[illegible]而不瑞。潛兕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策。

觀誠齋非嚴助等文用筆端勁亦宋文之錚錚者

廣武漢宣慣不見此世祭之瑞以[illegible]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游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櫚斎至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興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辟召不就性好山水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採藥服食年五十九見晉書余見宋小說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老也築室嵩山下每登高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援筆記歲月題云登頂凡七十四次矣伯壽既結菴玉華峯下號玉華菴主有妾名叢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草以漸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止也必命壺觴盡醉而歸嵩前人以爲地仙云陸放翁羨劉凝之予尤羨劉伯壽也

跋李莊簡公家書

李丈參政罷政歸鄉里某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慷慨形于色辭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僕不然謫命下青鞋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耶方言此時目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鞋布襪時也淳熙戊申五月笠澤陸某題

趙鼎闢和議與檜不合檜力排之出知紹興檜率執政往餞鼎不爲禮以後徙知泉州又提舉洞霄又移漳又安置在潮又移吉陽軍鼎謝表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云此老倔强猶昔則所謂趙相過嶺悲憂出涕者恐亦傳聞之誤也已得疾自書墓石其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公烈丈夫豈作兒女子態耶故一爲辨之

姚平仲小傳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

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荊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人不得道生老病死四字關誰能透過獨美人名將老病之狀尤為可憐李夫人馬伏波是也夫紅顏化為白髮虎頭健兒化為雞皮老翁亦復何樂西子入五湖姚平仲入青城山他年未必不死直是不見末後一段縹緲耳故曰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

師伯渾文集序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為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既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浩歌聲搖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稍消月猶在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蟄奇崛掀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子懷祖集伯渾文章孫書走八千里乞予為序嗚呼伯渾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參益兵民皆曰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於朝而卒為忌者所沮夫伯渾既決不肯仕即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畋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於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忌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為卿為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往且得罪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娛親美意自得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恨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

麗歌之流駢鈞之藝然後爲稱令一不得施願而
爲山鄰水涯娛憂紓悲之詞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
行命識者爲耻惜不爲伯渾歎也

感慨悲壯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文敏

此卷不應携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帷金絡馬
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
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中巖人與小[illegible]
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
賞乃稱爾

清麗

此當入六朝文中

祭顏光祿文 文選 宋 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
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
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揚性行
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浹
龜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
叔夜嚴方仲舉（嵇康 陳蕃）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
嘯歌琴緒游顏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
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泫
情條雲互（情緒紛亂如雲之互起也）京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
光几牘誰昭衾衽長塵絲竹罷調學悲蔺宇屑涕松
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
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欷嗚呼哀哉

三高亭序

宋范成大

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爲甫里先生三君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名大功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羈旅使有爲于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臆度要皆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于松江大湖之上故天下同高之而吳江之邑人獨私得奉烝嘗以夸于四方若曰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趙伯虛勤勞其邑百廢具舉以故祠爲陋將改作于是歸老之士鄉老王份獻其地雪

灘左具區右笠澤號稱絕勝乃築堂于其上告遷于像而奠焉又屬石湖郡之范成大爲之詞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令乃自放寂寞之濱掉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豈歷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思思過半矣至于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流連卒悔于後者亦將有感于斯堂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賦猶召隱士疑若幽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于天者嘗試倚楹而望水光浮空雲日下上風颿煙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其何足以知之

中興遺傳序

宋陳亮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堅其臂迎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爲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傍取弓挾矢以興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

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歎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也

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督使謂曰爾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爲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爲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徬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于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爲曹疑孫

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蔡政周公葵嫂爲予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了端人正士胡爲余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旦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他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與二生之爲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歎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沉沒于困窮不能自[illegible]以爲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可[illegible]

慕心之言亦平心之論

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武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爲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爲之纂例而以漸足之云云

二烈女傳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聞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令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

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于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爲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讙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盛飾俄登几而立縻帛于梁而圈其下度不容冠袖之籠其首整髮復冠遂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爲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illegible]

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爲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宮氏陳氏二女并爲執捽其刃於旁曰從我與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爲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所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若翁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責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辯自解昂然有得色覩陳氏次女巳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公自贊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眡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龍

文中之虎

送秦少章赴臨安簿序　張耒

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夫物不受變則材不成人不涉難則智不明季秋之月天地始肅寒氣欲至方是時天地之間凡植物出於春夏雨露之餘華澤充溢支節美茂及繁霜夜零旦起而視之如戰敗之軍卷旗棄鼓裒瘡而馳吏士無人色豈特如是而巳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則摧敗拉毀之者過半其爲變亦酷矣然自是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燥皆斂藏其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深山之木上撓青雲下庇千人者莫不病焉況所謂蒹葭者乎然匠石操斧以遊於林一舉而盡之以充棟梁桷杙輪輿輹輻巨細强弱無一不勝其任者此之謂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而樂者是也吾黨有秦少章者自余爲太學官時以其文章示余愀然告我曰惟家貧奉命於大人而勉爲科舉之文也異時率其意爲詩章古文往往清麗奇偉工於舉業百倍元祐六年及第調臨安主簿舉子中第可少樂矣而秦子每見余輒不樂余問其故秦子曰余世之介士也性所不樂不能爲言所不合不能交飮食起居動靜百爲不能勉以隨人今一爲吏皆失巳而惟物之應少自偃蹇禍悔響至

耐煩方是道

與時一身資養於父母今則婦子仰食於我欲不爲吏亦不可得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解矣余解之曰子之前日春夏之草木也今日之病子者蘖葭之霜也凡人性惟安之求夫安者天下之大患也遷之爲貴重耳不十九年於外則歸不能覇子胥不奔則不能入郢二子者其羈窮憂患之時陰益其所短而進其所不能者非如學於尸耳者之淺淺也自今吾子思前之所爲其可悔者衆矣其所知益加多矣反身而安之則行於天下無可憚者矣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賜之車馬而辭焉者不畏徒步者也苟畏饑

而惡步則將有苟得之心焉爲害不既多乎故隕霜不殺者物之災也逸樂終身者非人之福也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書

此文能起懦夫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遊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遊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

哀行服言者以爲罪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常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常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汩汩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飈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黿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

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投閒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脩撰

西園雅集圖記

宋　米芾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爲着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爲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爲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爲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爲丹陽蔡天啟、捉倚而視者、爲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侍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于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爲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爲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爲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爲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爲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爲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于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爲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爲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爲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爲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于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爲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爲劉巨濟、二人並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于此、嗟乎、洶湧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西園一集儼然未散　圖耶記耶因知

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刻、地靈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峙、五州之後、與西爲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千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指、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積南絕、中泠之鼎鼐蔚起、筆山之際、岩嵬雙聳、五州之外、崢嶸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旦、長山興氣、龍蟠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纖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衆嶺雪饒、春翠于西郛、而秋靄於南巘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illegible]矣、在東

南則杭以湖山鄣其境洪以西山彌其登潭以岳麓周其麓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數者有之矣自川瀆流而出此既濟既潤於沃亦濛也多山引領而翹東且列且繞各舉各觀也吾齋在萬井之中斗大之室乃在巷而一街爲此其所以得山而學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大鑑湛而博望彌浩等而居何敎領洪鶴而飛仙下疾飈舉而速湧地觝驟法水怪物珍或鴨雲壓山海氣呼織雲滿月清籟韻松泉谷而靈光生陰霧合而大還光瑰奇忽恍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

芾將卜老丹徒而仲宜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穎叔以詩寄云京城泪沒與如何歸棹翩翩逐薛公盡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鎖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兩維摩於是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予居亦冀公之與予同此樂也念老矣無佳句歷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不爲吾賦乎

金石錄後序

李易安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

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盃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

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鼐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

入故李將軍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有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李易安字清照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仲子之妻也

建炎元年奏

宋　宗澤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推謀戰爭為念乃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恬覗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頗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虜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恥為智為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

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賊虜猖獗大臣柔邪諛佞畏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沉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

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
廟朝之恥激勵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勠絶以正夷夏
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
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涉位何故以講
和爲非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
與賊虜爲他日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
省官迎奉太廟[illegible]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
南陝右七路[illegible]如棄塊草芥略不顧恤比
賊虜遣姦狡小酋[illegible]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虛
實臣謀如是因納諜狀與留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
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宄
之心俾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
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
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虜情款如
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討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
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
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
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聽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
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
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腸襪削投之
溽煩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
之至上籍藁闕下以俟誅戮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心期許國每輸扶廈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
魂魄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冕旒中謝伏念臣猥
以朴忠受知淵聖推自困躓羈窮之際付以寇虜往
來之衝適遇陛下出總元戎察臣精忠勞效坐籌密
計俾臣得預屬僚遂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
擾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廟斯存委守留司之鑰力
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殄羯胡再安王室但知懷主甘
委命於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革夙宵以濺殺
負[illegible]寧斯氏獲負枕之安胡馬無飲河之意事爲紛
至竈魁推多回視頽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素節
每嗣松栢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
事敢愛已以領私陰陽之寇済涂藥石之功莫效少
延殘喘庶畢願言昨有都安到揚進等約其衆多無
慮百萬昔嘗爲寇願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
而戡難足踵道路雲集都城已消古而戎塗擬成功
於指日干戈未舉舟楫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
恨功名畢劣尚貽千古之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

死之與，爲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
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illegible]
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夜衙[illegible]
昂法座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illegible]
辰

與魏參齋書 疊山

宋 謝枋得

天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遺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遺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爲民不爲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爲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隆旨[illegible]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相公，躬詣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廂主、監守、貧非復某之逃走邪，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爲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絏而到大都，以線經見留忠齋諸公

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閒民于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于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之者公自無面目立于天地間某母喪未葬儀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縗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

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褒題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判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于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于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言出于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存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若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言善言人必以為妬婦之言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察之

却聘書　宋枋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藜含糲于大元之土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

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繳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賀吳丞相章啓

宋　文天祥

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弊縉紳以閉口[illegible]諱事城關以游談爲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illegible]速如人四肢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illegible]拜真子政於轉丹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illegible]叅可以布公道書辭群娩衆難之會免有榮名[illegible]之休其惟我公寧在今日甚嗟依有素慕[illegible]造闕以戒靡肯投庭而增排以書上光範先伸賀[illegible]之私於人見歐陽行長揖衣之敬其爲懇切罔[illegible]宣

賀曾尚書孝慶兼給事中啓

選高春伯光映夕郎劍履摩雲煥清朝之文物簪[illegible]照日侈丹地之恩輝鼓舞風雷動搖鴛鷺恭惟某官名高二陸才備百寮風雲上下之交寫河龍虎天日清明之瑞鞭駕鳳皇春行霄漢之三應星煥江湖之[illegible]蘭臺鋒水安定龜山形管青蒲歐陽司馬出祖[illegible]秩清吟捲雨之簾階轉松陰旗翻柳色白馬[illegible]花之競日紫[illegible]已乘之生風列批物瑣闥任朝廷之綱紀而侍吉經幄啓帝學之光明用須一命再命三命之榮特想大書特書屢書之績郤高麗使止西番馬讀青史而猶香還諫臣勅繳內侍官京清游其未遠必兼廣申公之十論必細陳温國之王規要看久遠之功名盡展平生之經濟某濫小遠服望履屬霄星度文昌遥想蓬萊宮之氣雲行如鏡尚磨致龍字之碑心曲葵葵毫端艸艸

賀趙侍郎月山啓

選表揚綸歸中持橐來石洲之明月光照海山通明殿之紅雲影搖河漢介圭覲只會弁驩如恭惟某官玉作金剛氷縣雪跨清廟生民之作膾炙諸公干將莫邪之鋒指麾餘子自傍天而行斗牛之渚便拔地而起湖海之樓出入兵閒月析燈某之耿耿驅馳江上參旂井鉞之堂堂儒臣知兵從古所少天子謀帥必在其中方建纛而前十軍遊帳而不動及遷紛而去二童隨馬而有餘悠悠附額於山河落落一麾於江海嘯吟水石醉謫仙捉月之堤上下風檣訪舍人麾軍之迹慨然有神州陸沉之歎發而爲中流擊楫之歌屬傳風景於峴山忽駭波濤於天塹長江爲備不數處而共險於敵人朝廷養兵三十年當成功於備者乃疇庸於東掖乃趣貳於西曹太乙靈旗出陪貂尾鈞陳玉檻進逼鼇頭青天白日鳳皇之聲名高

雲從龍虎之氣勢前行為兵部小紆帷幄之謀矣本在中書丞正鈞樞之邦某濫巾劇郡望屐修門班漢從於甘泉宮喜稱知己勒唐功於吾奚已戚有詞

謝何樞密夢然啓

范質傳衣曾侈和公之遇仲淹入館復蒙元獻之知使諸公而與同升豈門生而不知報輙伸下悃肅叩中樞伏念某右室孤寒青原落魄幼被家庭之訓頗欲傳其本心長讀聖賢之書初亡補於當世從事一研起身諸生偶持觚翰於南宮獲遇鑑衡於北面鶯遷特擢某於分之門然後駑駘誤登伯樂之廐念好蹄塵於雨丈足跡未逃於伊牆山斗之望彌久而彌亨畝畝之蹤愈疎而愈隔閉門自守知尚口之乃窮遯世無求惟覩顧而自養凡竊祿奉祠之日皆當身念咎之時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意想宋褒之濬寬閑之林遽拜龍光胡為乎來哉是有其故矣想木天之清峻望丹池以凌競顧非麒麟獬豸之英其如亥豕魯魚之謬深有慙於負乘敢自已於循牆茲啓茶遴其官名世鉅公清朝良弼挂樞責化共調傅鼎之梅報國薦賢不種狄門之李遂令公選亦及凡材某敢不勉公前修恪持素節就中書而見唐士求一介之先容以進士而為名臣尚賴終身之保任

謝江樞密古心啓

領祠宮之香火敢望彈冠掌冊苑之丹鉛謬當擢校薦非由於識面事真可以語人頂踵銜恩額首奉記切以勸進臣以所上孟子以言進退之間遇大賢而相知雖公以為遭逢之感益受恩非天下所少而知己得君子為難乃若初無左右之先容徑受門墻之隆遇此古道之相與尤人生之至榮伏念某執經而後承恩以來念景行在四海之達尊而科第非終身之能事頗欲自拔於常人之類庶幾無負於上帝之衷頃壓闕下之時適際江干之警生憂臣辱念我生之不辰外阻內訌緊禍至之無日因捐軀而思奮遂投瓶而獻言當瑣破腦而刳心何啻焦頭而爛額有會乎等死之慮無毫髮近名之心六太息之陳豈曰賈生少年之過三千字之獻幸寬鄭譔東市之誅逮瑞事之既平滋人言之無劇小體者咸其失措好事者高其得名痛癢士知者以文采為賢操挾不正者以譁譟為誕雖躬之故俱莫諒於初心尚口乃窮嗟難行於直道既奉祠而竊祿尚閉門而讀書未可與

俗人言姑盡我分內事不謂見知於長者遂勤延譽於諸公承明之廬著作之庭未嘗夢想宗莫之濱寬閒之地遂沐寵光非華袞有一字之褒何敢帶增千金之重雖深慙於負乘然幸出於鈞陶求堅乃心欲報之德茲蓋伏遇某官清朝碩望昭代眞儒胸中括石渠東觀之藏海內仰天球河圖之瑞睠惟世道深屬我公整頓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獻納日月入旋斗極之樞非徒耀不老之功名將有意太平之禮樂凡今小往大來之會皆前推後挽之功遂使疎庸例叨拔擢某敢不力持素節勉企前修稱彥博於都堂幸

偕鄒公之啓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之知

通董提舉克齋啓

魏闕揚綸熊湘授庚刺史二千石雲渡錦河天囷十三星春浮絲隰六條先晩一道生風恭惟某官閥閱雲霄樓高湖海阻金石諧韶濩音振蓬萊踞虎豹登虬龍氣摩鷹蕩清泚三蘇之類水崢嶸二陸之象山自崑丘鳳穴之鳴繼即溟海鵬雲之增翮上下浙江之明月早透金閨與翔輦路之春風曉聽金鑰灑灑清都之人物飄颻碧落之神仙張乖崖斬叛卒于益州驟動之餘富鄭公活飢民於青社荒殘之後蠶書

選表環召歸班大府上北之清願帝思前席常平使者之新轡公念南湘以醴泉芝草之春爲芳芷杜蘅之澤九郡顒顒而望賜四牡業業以戒嚴霜飛暑路旗展春山已搓翠岳烟傍袞龍日臨仙掌造侍紅雲某夙出年盟今諸鄉好萬里風雲之天濶一襟草木之味同觀融山外之芙蓉肅迎紫氣泰華峰頭之氷雪佇沐清風

回朱約山餽歲啓

一經栖遲不覺歲年之晩五雲飛墜頓生草木之春分四老之玉塵起初平之白石某官陽着物壽極當雷門有垂車換桃符之新句庭多戲彩沸竹爆之雖聲猶推椒柏之芳馨散作茅茨之光寵某肅登嘉貺祗佩盛心歎巷北之鄉榆吾衰未耀祝樽前之强健翁醉何妨

回黃主簿啓

伏以春華如水驚三紀之流光夏綠滿園又一年之初度方拾薪而煮瀑即嚼茗而嘗花[illegible]意一謙有來多眖厚之厨珍以爬其半落將之筐實以申其殷勤童喜相誇爲里中之羊酒見亦不了笑門外之桑蓬拜而受之我之懷矣愉圍感臆拊塞謝言

周起宰啓

三載淵明幸相望於五柳今年滁岳覺已見於二毛懷我好音負予初度愛之欲其生也忠焉能勿誨乎一往自隨約青山於木老復見何許感流水之相知

凋謝教授愛山書

寒齋積雨扑撒亡悰得書而讀之香眼爲拭某落落白雲間一畸春緑自便吾猶浮世榮辱事付之山外褒借所蒙君言多矣然醴露濃郁波及滿廊企瑞芝而遐眺佩金蘭之永好也美人一方某書自適爲誦停雲三過

約山行書

比及門即拜狀閱車騎在郊外亟欲嗣訊雄星忽來儼然朵雲之貺故人渠渠勞若行役諸兒那識此意曉起入山新流沒岸恭聲未盡石骨依然人生往往如此盈虛消息道體流行仁者謂仁智者謂智超然一笑承有訪剡之約上巳前後擬山行數日須主人在竹所方可乘興分沙一席已戒白鷗退避矣呼燈只筆馳意沉寥

告先太師墓文

維己卯五月朔越二十有六日孝子祥自嶺被執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太師革齋先生墓下烏乎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天乎使我至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逃于南旋宗廟不守邏我與端大臣之富因亡家亡武師與解后歸國再相出督身備嘗艱苦江南之役義聲四克爲親開墓以剪刷棘人僅重集一然崎嶇中女亥子女六人爲俘妝拾散亡息于海澗庶幾奇履以爲後圖慈蓮推遷天所屬系有母之喪尋失嫡子哭泣未乾兵臨其貫倉皇之間一女夭逝剪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濟竟

非其帳縈頸繫足過我里門瞻墓相從恨不九原芳指倏欲有言若誓繼令支子實典祀事有孫日[illegible]於身之嗣興言及此血淚如雨烏乎自古危亂之世忠臣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辰時此自內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父子祖孫氣也實淡有知尚克鑒之

予始自南安軍即絕粒爲告墓文遣人馳歸自分祖禰瞑目長逝合笑入地矣乃水盛風駛五日過廬陵又二日至豐城知所遣人竟不得行于至是不食垂八日若無事然私念死廬陵不失爲首丘

今心事不違委命荒江誰知之者盍少從容以就義乎復飲食如初因記左傳申包胥哭秦庭七日勺飲不入口不聞有它乃知餓踣西山非一朝夕之積也予嘗服膺子二兩不死絕食八日又不死未知死何日死何所哀哉

回吉州陳守緯啓吟詩自樂退求元亮之心設榻相看徒盛陳蕃之意　賀李湖南攻除漕憲啓五丈原之流馬木牛運於尊俎八景畫之晚鐘沙雁同是江山又太微二十五星旌旗江漢祝融九千餘丈節倚雲霄當驅馳吟遣使之詩每忼慨誦出師

之表落落襄樊之事曾悠悠江漢之風寒　通羅提舉京子啓九折回王尊之馭爲範馳驅四方隨東野之龍願從鞭弭　宴客啓南有箕北有斗所願挹漿君向湘我向秦若爲聞笛　回楊秘監啓綠蓑風雨之中方茲餐菊舊釀波濤之後復爾夢蕉　通丁侍郎啓空冀馬以無前領衆星而直上又詎期漢節之來喚醒楚騷之讀　通楊提刑啓召賈誼於長沙上心又渴見夷吾於江左天下何憂　謝章僉書啓一轂白雲對哺烏而俯仰十年流水志夢鹿之去來以素使登車敢自詭范滂之

攬轡親拜表尚出全李密之私　謝陳尚書宜中啓宿昌黎之衡斗自歎我辰非元亮之酉時所懷前路　賀劉尚書黼啓一魏苻堅少日老泉之氣識十倍論事平生小范之精神爲御史爲諫官張膽論事負舍人眞侍講吐詞爲經　回人賀啓顧影躊躕漸有雲夷酉之迹懷人飛越相望斗南北之輝　謝倉守李愛梅啓家庭自爲庠序受祖廬江與學之風文字懶傍門牆惟準石室立言之法　賀江古心判潭州啓起覩一世之安危端係大人之出處　答中秋請啓風雨滿城何幸兩重陽之

近江山如畫尚從前赤壁之遊

先生云痛飲讀離騷又云喚醒楚騷之讀請以本吾味也

望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痛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雖囚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死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耶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附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字鼎翁見宋遺民錄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慷慨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中子繫孤竹。雖向西山餓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不死。必有餓之矣。予謂向字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進狂言有云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懇惻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大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將難恐進難效忠退復舷孝倥傯感泣以母老控辭丞相憐而從之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步山墻店壁貼之蓋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簽判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大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晉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闕廣。則田單

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或以不偪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伏橋于廁舍之後投筑于目矐之餘於所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東南全勢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光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楚亡楚

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决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伏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于就義當以杲卿張巡諸子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復刎志何自而明哉丞相之不爲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耶惟蘇子卿可

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拒節讐也丞相事何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劒於靴曰大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利自當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羈紲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於義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爲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腸胃有不忍言者

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昪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尤甚於

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女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

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死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鬼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廄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

蒂噴鼻而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弒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則哭

續古文奇賞序

文娛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
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
兵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
文苑英華吕此葢武事之

不張由文心之不足故兵
吕武爲楨以文爲種兵法
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又曰世能祖祖鮮觝下下
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

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
武吾茲不信今實無文士
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
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
之文人亦無空讀兵書之

武士李衛公斷劉項皆非
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
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
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此善
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吸

則文章自於奚否間倏奇倏正佹虛佹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槩容靜多内力焉徒誦空

文為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耳或謂玆選止于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

無文𥮷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挐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者耶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輙

毀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詒之曰得無似人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画也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

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更奇子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爛勢不得不爲元之詞曲而文統絕王歐老泉子瞻文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已

國初方宋解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大抵過直過莊

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鬱蒸戰勳亦不乏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橐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帶恢諧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日萎薾武日弛廢試觀

今日武功何如其不咎文士之雜之弱而訾介胄是舍種求植也請與海內誦喬潭賦劒舞劒舞者唐羽

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劒爲天下壯觀其辭曰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況文章之士哉

以兵言文奇而確其勢之伉壯絕似韓文公

天啓辛酉長洲陳仁錫書

于潛確居

續古文奇賞目錄

卷三大戴禮記

公符　本命

易本命

選傳

卷四春秋左傳

隱公六章　桓公十三章

莊公十六章　閔公五章

僖公二十八章　文公十一章

宣公十二章

卷五春秋左傳

成公二十三章　襄公六十章

卷六春秋左傳

昭公七十二章　定公十九章

哀公十六章

卷七公穀合傳

隱公（公羊二章　穀梁五章）　桓公（公羊一章　穀梁一章）

莊公（公羊七章　穀梁二章）　閔公（公羊二章）

僖公（公羊四章　穀梁三章）　文公（公羊三章　穀梁三章）

宣公（公羊三章　穀梁二章）　襄公（公羊二章　穀梁二章）

昭公（公羊四章）　定公（公羊四章　穀梁三章）

哀公（公羊二章　穀梁一章）

卷八國語

周語　魯語

齊語　晉語上

卷九國語

晉語下　鄭語

楚語　吳語

越語

選子

卷十列子

天瑞　黃帝

周穆王　仲尼

湯問　楊朱

墨子

親士　修身

法儀　兼愛

非攻　耕柱

貴義　公孟

公輸

商子

更法　墾令

卷十一　管子

卷十二　管子

匡世（區言三）　治國（區言四）
內業（區言五）　小問（區言六）
七臣七主（雜篇一）　禁藏（雜篇二）
九守（雜篇三）
上聽　主問
十問
桓公問（雜篇四）　度地（雜篇五）
地員（雜篇六）　形勢解一
明法解二　臣乘馬（輕重一）
乘馬數（輕重二）　國蓄（輕重三）

山至數（輕重四）　地數（輕重五）
事語（輕重六）　海王（輕重七）
山國軌（輕重八）　山權數（輕重九）
輕重甲（輕重十）　輕重乙（輕重十一）
輕重戊（輕重十二）　輕重己（輕重十三）

卷十三晏子
晏子八十五章

卷十四鶡冠子
博選　著希
天則　道端
近迭　度萬
王鈇　泰鴻
備知　學問
世賢　天權
能天　泰錄

選集

卷十五文苑英華

雜文
問答（全錄）
答問（柳宗元）　學解嘲對書（沈亞之）

問答（節錄）
釣磯應詰文（駱賓王）
騷（全錄）
哀湘竹（劉蛻）　下清江（劉蛻）
悶湖（劉蛻）　反招魂（皮日休）
哀溺（皮日休）　罵尸蟲（柳宗元）[illegible]
乞巧文（沈亞之）　憫禱辭（劉蛻）
騷（節錄）
悲才難（盧照鄰）　悲窮道（盧照鄰）
悲今日（盧照鄰）　明月（盧照鄰）

悲夫 盧照鄰　弔屈原 柳宗元
譏風伯 韓愈　見逐 皮日休
獄中學騷體 盧照鄰
招北客文 岑參
辨道 全錄
唐貞符解 柳宗元　唐天志 [illegible]
明道 節錄
金鏡 唐太宗
雜說 全錄
愛直 韓愈　朝日說 柳宗元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柳宗元
畫諫 盧碩
雜說 節錄
雜說 韓愈　寄言 韋端符
志過 權德輿
辯論 全錄
設漁者對智伯 柳宗元
晉論 節錄
原道 韓愈　原性 韓愈
[illegible]論 全錄

鞭賈 柳宗元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輿
論事 全錄
西邊患對 沈亞之　罪言 杜牧
論事 節錄
原十六衛 杜牧
辨論 全錄
讀貓 牛僧孺　朱氏夢龍對 劉蛻
箴誡 節錄
守誡 韓愈　口兵誡 劉禹錫
紀述 節錄

謁夫子廟文 李觀
雜製作 全錄
說鵬 柳宗元　較農 劉蛻
題後魏書釋老志 皮日休
職行 節錄
交難說 李觀
雜制 全錄
觀博 劉禹錫　北妬 劉禹錫
紀事 全錄
[illegible]序 韓皋　[illegible] 林簡言

卷十六文苑英華

氷賦 劉長卿　氷泉賦 陳廷章
氷將釋賦 侯喜　履薄氷賦
玉壺氷賦 崔翰　履霜堅氷至賦 王起
東風解凍賦 韋充　陽氷賦 林滋
帝德 節錄
進高祖受命造唐賦 顧況
高祖斬白蛇賦 白行簡
王言如絲賦 謝觀　王者父事天賦 李虞仲
邑居 節錄
登長城賦 徐彥伯　灞橋賦 呂令問

宮室 節錄
阿房宮賦 杜牧　華清宮賦 李程
含元殿賦 李華　吹笛樓賦 鄭涯
大廈賦 郝名遠
苑囿 全錄
九城宮東臺山池賦 王勃
太平公主山池賦 宋之問
朝會 節錄
南蠻北狄朝見賦 楊叔
禋祀 節錄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杜甫
朝享太廟賦 杜甫　有事于南郊賦 杜甫
行幸 節錄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庾信
臨幸賦 唐太宗　駕幸華清宮賦 [illegible]
駕幸九成宮賦 李子卿
軍旅 全錄
蕩子從軍賦 駱賓王
軍旅 節錄
立走馬賦 喬彝　觀兵部馬射賦 元稹

轅門射戟賦 王起
卷十七 文苑英華
樂賦 全錄
箏賦 梁簡文帝　金錞賦 梁簡文帝
樂 節錄
試樂爲御賦 元稹　霜鐘賦 喬潭
數甲鼓賦 楊宗元
雜伎 全錄
裴將軍劍舞賦 喬潭　競渡賦 范慥
[illegible] 全錄

卷十八 文苑英華

制誥

侍中

中書令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常侍

給事中

諫議大夫

中書舍人

知制誥

起居郎

起居舍人

左右補闕

左右拾遺

授盧告制　杜牧

通事舍人

授韋元甫制　蘇頲

翰林學士

授元稹制　白居易

左右僕射

授劉幽求制　蘇頲　　授韓皋制　元稹

授李忠臣制　常袞　　授令狐彰制　常袞

左右丞

授孔戣制　白居易　　授劉知柔制　蘇頲

吏部尚書

授劉晏制　常袞　　授蕭俛制　白居易

授鄭絪制　白居易

兵部尚書

授張仁愿制　蘇頲　　授李絳制　元稹

戶部尚書

授畢構制　蘇頲

刑部尚書

授李乂制　蘇頲

禮部尚書

授韋綬薛放丁公著制　賈至

授裴休裴諗制　杜牧

工部尚書

授韋貫之制　白居易

吏部侍郎

授盧從愿制　蘇頲　　授李彭年制　孫逖

授楊綰制　常袞　　授柳公綽制　白居易

兵部侍郎

授盧知猷制　薛廷珪

戶部侍郎

授韓滉制　孫逖　　授牛僧孺制　白居易

刑部侍郎

授閻伯璵制　常袞

禮部侍郎

授楊綰制　賈至

工部侍郎

授徐彥伯制　蘇頲

左右司郎中

授韋審規制　元稹

吏部郎中

殿中侍御史

授鄭溥制 蘇頲　授裴廙制 白居易

授蔡京制 崔嘏　授李種韋漁裴迮制 崔嘏

授牛希逸李珽制 薛廷珪

監察御史

授鄭蘇制 蘇頲　授崔炎制 常袞

授李珝制 元稹　授張徹宋申錫制 白居易

授牛僧孺制 白居易　授蕭鄴李玄制 崔嘏

太常卿

授姜皎制 蘇頲　授楊綰制 常袞

授崔羣制 李虞仲

宗正卿

授高平郡王重規制 李嶠

授韋希仲制 蘇頲

光祿卿

授韋師貞制 錢珝

衛尉卿

授崔恩言制 孫逖

太僕卿

授王希禹制 蘇頲　授劉士涇制 元稹

大理卿

授蔡法度制 沈約　授陸餘慶制 蘇頲

鴻臚卿

授蔣漁制 常袞

司農卿

授裴武制 元稹

太府卿

授李從遠制 蘇頲　授呂崇貴制 常袞

太常少卿

授陳中師制 白居易　授崔就制 錢珝

宗正少卿

授李瀚制 常袞

光祿少卿

授張光奇制 賈至　授李綬制 劉崇

衛尉少卿

授鄭孝式制 蘇頲

太僕少卿

授王溥制 元稹

司刑少卿

授徐有功制 李嶠

左右威衛將軍
授杜賓客制 蘇頲
太子太師
授宋王成器制 蘇頲
太子太傅
[illegible]制 劉禹錫
太子太保
[illegible]制 劉禹錫
太子少師
授唐休璟制 蘇頲

太子少傅
授嚴綬制 白居易
太子少保
授崔琳制 白居易
太子賓客
授韋嗣立制 蘇頲　授邢崇忠制 蘇頲
授賀知章制 孫逖　授嗣吳王祇制 常袞
授孟子周制 常袞
太子詹事
授郭曜制 常袞

太子少詹事
授裴君士制 蘇頲
太子左右庶子
授王方慶制 李嶠　授姚元之制 蘇頲
授韋杭制 蘇頲　授崔秀制 蘇頲
太子中允
授于復業制 李嶠
太子司議郎
授魏慜制 蘇頲
太子諭德

授王寅制 常袞
太子贊善
授王瑀制 蘇頲　授吳丹制 蘇頲
授王幹制 常袞
太子洗馬
授賀元泰制 蘇頲
太子舍人
授蕭嵩制 蘇頲
王師
授柳冲制 蘇頲

王傅

授楊廉制 蘇頲　授韋當[illegible]制 元稹

授王諲制 薛廷珪　授[illegible]係嗣制 薛廷珪

王友

授盧光啓制 薛廷珪　授高仲[illegible] [illegible]

王府諮議

授王自勵制 元稹　授李晟制 白居易

王府長史

授崔子源制 蘇頲　授許昌族制 元稹

王府司馬

授田幹之制 蘇頲　授康從固制 杜牧

京兆尹

授宋璟制 蘇頲　授蕭璐制 孫逖

授孟暐制 常袞　授裴至制 常袞

授盧士玫制 元稹　授李遜制 白居易

授韋正貫制 白居易

河南尹

授李傑制 蘇頲　授畢構制 [illegible]

授張延賞制 常袞　授崔倰制 白居易

京兆少尹

授張平叔制 白居易　授門知權制 白居易

次府少尹

授陸操制 孫逖　授賈耽制 常袞

授楊巨源郭同玄制 元稹

萬年縣令

授唐慶制 元稹　授裴寧一制 崔嘏

授孔戣制 白居易

長安縣令

授楊發士制 崔嘏　授趙均制 [illegible]

河南縣令

授趙璿制 蘇頲　授盧收制 [illegible]

洛陽縣令

授楊晉禮制 常袞　授崔成制 白居易

西畿縣令

授吉旻制 元稹　授元欽制 蘇頲

授韋珩制 元稹　授王沛 元稹

觀察使

授路嗣恭制 常袞　授崔瓘制 常袞

授李栖筠制 常袞　授魏少游制 常袞

授朱希彩制 常袞　授龐尋制 常袞

[illegible]

王公

封沙吒忠義制 李嶠　封唐休璟制 蘇頲

封郭虔瓘制 蘇頲　封張均制 孫逖

封侯

封李岫制 孫逖

封伯

封申府祖制 沈約

封子

封烏滿利制 李嶠　封高奭制 錢珝

封男

封沙吒利制 李嶠　授張嘉制 韓休

加階

授儲孝任制 李嶠　授崔元略制 元稹

授革懿等制 崔嘏

開府

授王仁皎制 蘇頲　授李抱玉制 常袞

授李秀琛制 常袞

特進

授阿史那獻制 蘇頲　授李光顏制 元稹

授張涉制 錢珝　授王瓌制 錢珝

內侍省

授吳承倩制 常袞　授張建方制 令[illegible]

內謁者監

授吳承鈞制 李嶠

授李全績制 李嶠

內官加恩

授劉全禮制 杜牧　授吳希伯制 [illegible]

授馬從則制 白居易　授郗文晏制 白居易

命婦

國夫人

封姚崇妻制 蘇頲　封牛仙客妻制 孫逖

封李愬妻制 元稹　封石雄妻制 崔嘏

封陸扆妻制 錢珝　封齊國夫人制 錢珝

封錢鏐妻制 錢珝　封王蘊母制 李嶠

郡夫人

封賀蘭琬母制 蘇頲　封吐突士曄妻制 杜牧

郡君

封葛從周妻制 錢珝

縣君

封賫淋母制 崔嘏

卷十九文苑英華

制誥

赦書

赦書

德音

卷二十文苑英華

制詔

冊文 全錄

冊文 節錄

制書 全錄

授田布魏博節度使制 元稹
授牛元翼深冀等州節度使制 元稹
授杜琮淮南節度使制 元稹

制書 節錄

封郭元振等代國公制 太平內制
源乾曜升相制　除唐休璟左庶子制
除韓休黃門侍郎平章事制 張九齡
李吉甫拜相制　裴垍拜相制 白居易
李絳拜相制　李逢吉拜相制
王涯拜相制　權德輿拜相制

夏侯孜拜相制　皇甫鎛加恩制
皇甫鎛罷判度支制 俱玉堂遺範
授王播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元稹
授朱朴平章事制 韓偓
授郭子儀兵馬副元帥制 賈至
授李抱玉河西道副元帥制 常袞
授馬燧副元帥制 陸贄
授李晟鳳翔節度使制 陸贄
冊太原節度使守中書令齊王制 錢珝
李茂貞封岐王加尚書令制 吳融

授王鎔常山王制 韓儀
授成汭上谷王制 韓儀
封趙凝南康王制 楊鉅
授鄭涯義武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裴度彰義節度使制 令狐楚
授李愬山東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李光顏忠武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孔溫裕忠武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高承恭振武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高璩劍南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畢諴昭義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蔡京嶺南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王安實天雄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韋有翼劍南節度使制 玉堂遺範
授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陸贄
授劉聰天下節度使制 元稹
授劉悟昭義節度使制 元稹
授馬總天平節度使制 元稹
授牛元翼成德節度使制 元稹
授陳楚義武節度使制 元稹

授袁滋襄陽節度使制 元稹
授柳公綽襄州節度使制 蔣防
授王宰陝州節度使制 封敖
授史憲忠涇原節度使制 封敖
授劉碇鄜坊節度使制 封敖
授崔龜從嶺南節度使制 封敖
授盧弘正等節度使制 李訥
授孫範青州節度使制 李仲
授張允伸幽州節度使制 蔣伸
授鄭光河中節度使制 蔣伸

授紇干泉嶺南節度使制 沈珣
授白敏中邠寧節度使制 沈珣
授李景讓襄州節度使制 沈珣
授盧鈞太原節度使制 沈珣
授畢諴邠寧節度使制 沈珣
授崔珙鳳翔節度使制 沈珣
授韋博淄青節度使制 沈珣
授李玭鳳翔節度使制 沈珣
授李崇河陽節度使制 陸扆
授周岳嶺南節度使制 陸扆

授周岳湖南節度使制 陸扆
授葛從周兗州節度使制 韓儀
授李成慶夏州節度使制 韓儀
授李業鄭滑節度使制 沈珣

詔勅 全錄

命呂休璟等北伐勅 蘇頲
命姚崇等北伐勅 蘇頲
命薛訥等與九姓伐默啜勅 蘇頲
處分朝集使勅 蘇頲
授劉沔招討迴鶻勅 李德裕

幸西豐及同州勅 蘇頲
幸西京勅 張九齡
命新除牧守面辭勅 蘇頲
禁斷錦綉珠玉勅 蘇頲
焚珠玉錦繡勅 內制
禁斷大酺廣費勅 蘇頲

詔勅 節錄

賜昭義軍將士書 白居易
又賜昭義將士書 白居易
處分朝集使勅 張九齡
遣巡撫使勅 賈至
遣宣撫使勅
李涵宣慰河北勅 常袞
授張仲武招撫迴鶻勅 常袞

批答 全錄

批答 節錄

蕃書 全錄

蕃書 節錄

詞標文苑策對 房晉　賢良方正策對 張柬之 李玄成
政理策對 吳如道　五運策對 吳師道
賢良方正策對 孫逖　文詞雅麗策對 孟萬石
直言極諫策對 穆質 劉蕡 沈亞之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對 元稹 韋處厚 獨孤郁 白居易
韋謙 龐嚴 皇甫湜 元亨 裴公輔
茂才異等策對 杜元穎
辨興亡之由對 白居易
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對 白居易
歷官遷次遲速對 白居易

革吏部之弊 白居易　省官併俸對 白居易
牧宰考課對 白居易　議百官職田對 白居易
使百職修皇綱振對 白居易
封建論郡縣對 白居易　議百官食利錢對 白居易
官吏清廉對 白居易　決壅蔽對 白居易
達聰明致理化對 白居易
議赦對 白居易　罷刑獄對 李德裕
用刑寬猛對 上官儀　刑獄用捨對 張昌齡 郝連梵
刑法得失對　往代為刑是非對
論刑法之弊對 白居易　使人畏愛悅服對 白居易

錢不行對 岑文本　郡縣對 郭正一
四民之業優劣對 駱賓王
平百貨之價對 白居易
議鹽法之弊對 白居易
立制度對 白居易　議井田阡陌對 白居易
備邊對 白居易　求賢對 上官儀
高潔之士對 白居易
請行賞罰以勸將賢對 白居易
青史百家對 許敬宗

卷二十二文苑英華

判 全錄
西陛朝覲判 張廷　燕弓矢舞判 蕭昕
四品女樂判 李處　旄人奏散判 張秀明
毀濯龍泉判 李翥　裴代封逃判 張晤
襲爵佯狂判 邵炯　子姪承襲判 屠頁
當襲偽瞎判 楊伯成　用父廕判 白居易
宮門誤不下鍵判 王翰
判 節錄
家童視天判 員俶　私習天文判 崔璀
以管聽風判 達奚珣　為律娶妻判 張涉 張均之

元日奏事上殿不脫劍履判 蕭昕
大斗酌酒判 王昌齡 沈東美
競渡賭錢判 康廷之 伏日出何典憲判 崔翹
九日登高墜脚判 馮[illegible]
冬不獻裘判 白居易 亞歲上偕賜酒判 王運克
春不修鑑判 滕[illegible] 藏冰不固判 崔希逸 裴羽卿 梁涚
西陸朝覲判 潘文琢 凶荒判 賈登
反古修火利判 張孫宜
四品女樂判 李仲云 元稹 五品女宗 元
怒心鼓琴判 元稹 趨風變節判 元稹

樂懸畫蚡蟠判 范貞勵
笙師不施春籍判 中公杜門判
聚徒教授判 宋少真 胡達
主者不杖判 父在凶門判 顏蔭
萊田不應稅判 [illegible] 父在杖堂判
蜡亭不祀判 鄭岑 井田判 元稹
秋雩判 白居易 受田濫種五葉判 王任
稅千畝竹判 關備 無夫修堤堰判 元承休
稍溝判 鄭昭 消門二渠判 劉仲宣
毀濯龍泉 薛令問 請築十州月 白居易

祝商判 劍少缺斯指斷判
方領爲衣判 貞外讓廄劍判 許子虛
刺史求靑牛判 遺腹要孫判 周彥之
嗣足不良判 澤中得匱判 王仲微
夢得篤棗判 白居易 劉迴
墳樹有甘露判 不偵獸於郊判
造削判 削金判
衣裡劍判 挈壺奪時判
先登判 戰勝作樂器判
獲五甲判 爲將失職判

獻捷稱其伐判 獲俘衣之判
簞醪投河判 武用文士判 白居易
執蒲葵扇判 庖人進炙判
鏃樹爲杯判 城有詛甲判
升高判 張鄉 鑿井獲鏡判 朱華
玉節判 知諫判

卷二十三文苑英華

表 全錄

代宗讓皇太子表 常袞
賀章仇兼瓊克捷表 李邕

請廢在官諸司捉錢令史表 褚遂良
請千牛不簡嫡庶表 褚遂良
爲原州趙長史請爲亡父度人表 王勃
進灸經賦表 庾信
爲王方慶進書法表 李嶠
爲王方慶進南齊臨軒圖表 李嶠
進王維集表 王縉　進元和聖德詩表 韓愈
進撰平蔡州碑文表 韓愈
爲李景略進射雁歌表 令狐楚
薦顧協表 梁湘東王

責躬薦弟表 王維　齊王進蒼烏表 庾信
爲崔中丞進白鷹表 李嶠
進異馬駒表 令狐楚
代崔大夫進銅磬樹表 蘇頲
進渾儀表 張說　請罷姚州屯戍表 張柬之
卷二十四文苑英華
表 全錄
諫幸駕親征 蘇頲　并州論邊事表 張說
代李侍郎論兵表 呂溫
請置屯田表 張說　論薛子雲表 蘇師古

[illegible]表 [illegible]
駁裴景仙獄表 李朝隱
論時事表 李嶠　論諫職表 齊映
論左右須得其人表 劉洎書
論請不用奸臣表 梁肅
表 節錄
代孔侍郎賀順宗登極表 呂溫
爲王中丞賀南郊表 令狐楚
代宰相上尊號表 白[illegible]
京兆府請復尊號表 柳宗元

賀封禪表 蘇頲　代李御賀明堂成表 崔融
賀太子知軍國事表 令狐楚
賀赦表 李吉甫　爲汝南公賀赦表 李商隱
爲京兆公賀南郊赦表 李商隱
賀老人星見表 李商隱 武三思 令狐楚 張說
爲成魏州賀瑞雪慶雲日蝕表 李商隱
爲百寮賀雪表 李嶠
爲百寮賀雨請復膳表 崔融
賀日當蝕不蝕表 常袞
賀潭洪二州慶雲見表 許敬宗 崔融

請立李德裕德政碑狀 張次宗
狀 節錄
謝賜告身狀 元稹　謝告身鞍馬狀 杜牧
謝賜將士襖子狀 令狐楚
謝勅設狀 李商隱　謝賜柑子狀 于邵
賜冬衣狀二三 李商隱　辨日蝕氣狀 元稹
賀破賊狀 令狐楚　舉人自代狀二 李商隱
舉李孚狀 李商隱　舉裴遽夏侯瞳等狀 李商隱
薦薛元賞狀 張次宗
檄 節錄

檄齊神武高歡文　檄陳文 韋孝寬
檄劉禎文 李商隱　為北齊檄陳文 盧思道
檄洛州文 祖君彥　檄滎陽守郇王文 魏徵
露布 全錄
兵部奏姚州破賊露布 駱賓王
露布 節錄
兵部奏姚州破逆賊露布 駱賓王
河南邵王平冀州賊露布 張說
疏 全錄
請復子正位疏 蘇安恒

請則天復太子疏 蘇安恒
言河朔人庶疏 狄仁傑
諫春親享廟幷封樂工疏 馬周
論選風俗疏 李嶠　奏楊素疏 梁肅
請與劉蕡疏 蘇袞
疏 節錄
言諫勒等疏 狄仁傑　言不破突厥疏 盧甫
言西蕃疏　請不賜吐蕃書籍疏 于休烈
論時攻疏 魏徵　論罷官買書疏 韋章
論治道疏 李渤　論采節儉疏 馬周

請勅戚不拜兩省官 魏玄同
論選舉疏 薛登　諫濫官疏 韋嗣立
論實官疏 蕭至忠　為魏元忠疏 蘇安恒
論度支疏 陸贄　請不稅關市疏 崔融
上百里昌言疏 王勃
諫罷公主府官疏 韋嗣立
論刑罰多濫疏 陳子昂
為索元禮首案制獄疏 周矩
請削王琪授贈官爵疏 蕭衆
卷二十六文苑英華

啓 全錄

啓 節錄

謝張相公啓　謝相公裴公啓　劉禹錫
謝賓相公啓　劉禹錫　謝江陵借宅啓　張柬
謝皇太子啓　許敬宗　獻鉅鹿公啓　李商隱
和閏情詩啓　駱賓王　上李常伯啓　王勃
上裴侍郎啓　王勃　上裴門下啓　柳宗元
上權尚書啓　元稹　上令狐相公啓　元稹
獻韓郎中啓　李商隱　上裴相公啓　溫庭筠
上許左丞啓　王勃　上張司馬啓　駱賓王
上張齊州啓　駱賓王　上廉察使啓　駱賓王
上郎都督啓　王勃　上韋明府啓　駱賓王

上李相公啓　杜牧　上宰相啓　杜牧
上楊相公啓　李商隱　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為絳郡公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為賀拔員外上李相公啓　李商隱
上崔相公啓　李商隱　上宰相啓
上白相公啓　薛逢　上崔相公啓　薛逢
上裴相公啓　溫庭筠　上鹽鐵侍郎啓　溫庭筠
上學士舍人啓　投憲丞啓　溫庭筠
上杜舍人啓　溫庭筠　上韓郎中啓　溫庭筠
投李相公啓　羅隱　謝崔舍人啓　羅隱

投上大夫啓　投丁常侍啓
謝薛卿啓　羅隱　投鄭尚書啓　羅隱
投顧端公啓　顧雲　投劉學士啓　顧雲
謝下第後使人存問啓　顧雲
投西邊節度使啓　顧雲
投趙郎中啓　顧雲　投陳侍御啓　顧雲
上衛郎中啓　顧雲　上劉判官啓　顧雲
上盧尚書啓　薛逢　上李舍人啓　薛逢
尚彭成公啓　李商隱　上宰相啓　溫庭筠
端午日上所知劍及衣啓　李商隱

卷二十七文苑英華

文集序　余鈺
駙馬喬君集序　盧照鄰　南陽公集序　盧照鄰
上官昭容集序　張說　蕭穎士集序　李華
文編序　元結　劉信州集序　顧況
拾遺朱君集序　顧況　御史儲公集序　顧況
西漢文類序　柳宗元　楊評事集序　柳宗元
柳河東集序　劉禹錫　呂衡州集序　劉禹錫
樊南甲集序　李商隱　文泉子集序　劉蛻
陳先生集序　羅隱　湘南應用集序　羅隱

遊宴 全錄

遊宴 節錄

卷二十八 文苑英華

詩集序 全錄

詩集 節錄

詩序 全錄

詩序 節錄

送餞序 全錄

餞送 節錄

贈別 全錄

雜序 全錄

山水 節錄

黃帝難經序 王勃　續書序 王勃
神龍曆序 王勃　太衍曆序 張說
廣異記 顧況　通典序 李翰
地志圖記 呂溫　三國名臣贊序 殷從
點斯朝貢圖傳序 李德裕
注孫子序 杜牧

卷二十九文苑英華

方士論 李德裕　大古無為論 劉貺
善惡無餘論 牛僧孺　禱祝論 李德裕
陰德論 李德裕　吳季札論 獨孤及

貨文論 李華　伐國論 李德裕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戰論
守論 杜牧　辨迹論 劉禹錫
明贄論 劉禹錫　從道論 李翱
質無誠論 牛僧孺　食貨論 李德裕
貨殖論 李德裕　正交論 李華
華佗論 劉禹錫　北齊文襄論 朱敬則
孝行論 王勃　忠武論 王勃
三國論 王勃　張禹論 李德裕
鄭侯論 韓愈　詞科論 沈既濟

隋對女樂論 朱敬　不拔士論 牛希

論 節錄

天上論 劉禹錫　宜欲有報論 李德裕
封建論 李百藥　編年紀傳論 皇甫湜
將帥論 王叡　振俗論 谷彥伯
節士論 李德裕　辨名政論 牛僧孺
平準論 杜佑　貨論 牛希濟
三名臣論 李翰　魏武帝論 朱敬則
晉高祖論 朱敬則　宋武帝論 朱敬則
北齊高祖論 朱敬則　北齊文宣論 朱敬則

梁武帝論 朱敬則　儒林傳論 魏徵
崔烈論 牛希濟　難進論 李翱
虛名論 李德裕　小人論 李德裕
薦士論 牛希濟　貢士論 牛希濟
寒素論 牛希濟

卷三十文苑英華

議 全錄

定宗廟樂議 顏師古　論立封禪陣薦處議 裴守貞
遷廟議 元稹　景皇帝配昊天議 獨孤及
禘祫議 韓愈

卷三十一　文苑英華

解縣令廳記 沈亞之　盩厔縣令廳記 沈亞之
澄城尉廳記 杜牧　華州新葺設廳記 沈亞之
杭州場壁記 沈亞之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萬勝岡城記 沈亞之　汴州東西水門記 韓愈
石渠記 柳宗元　石澗記 柳宗元
右溪記 元結　菊圃記 元結
殊亭記 元結　廣宴亭記 元結
閬城開新池記 沈亞之
易州侯臺記 李德裕　涿會記 [illegible]
王氏廣陵散記 顧況　歌者葉記 沈亞之

九疑山圖記 元結　張僧繇畫僧記 劉長卿
鶻執狐記 李華
記 節錄
翰林院廳壁記 韋處厚
秘書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廳壁記 柳宗元
江州刺史壁記 獨孤及　杭州刺史壁記 李華
衢州刺史壁記 李華　隴州刺史壁記 沈亞之
給納使新廳記 沈亞之　邠州節度壁記 李直方
鎮海軍使院記 羅隱　壽州團練使壁記 沈亞之
會昌主簿廳記 韋厚　節度饗軍堂記 柳宗元

宛陵公署記 顧況　楚州修城記 [illegible]
移魯公詩記 鄭薰　復大雲寺記 柳宗元
苻溪新亭記 李渤　邠寧享軍記 李華
哀冊哀文 全錄
陳文皇帝文 徐陵　睿宗皇帝文 蘇頲
肅宗皇帝文 裴士淹　文德皇后文 虞世南
隋元德太子文 虞世南　惠莊太子文 張九齡
謚議 全錄
駁議郭知運 崔夏　獨孤及
卷三十二文苑英華

書 全錄
上太子書 張玄素　上劉右相書 王勃
上宰相書 劉蛻　答韓侍郎書 李翱
上李尚書書 杜牧　上上官司馬書 王勃
與京西幕府書 劉蛻　獄中上書 傅縡
諫陳後主書 章華　論教本書 元稹
與王僧辯書 徐陵　答諸求官人書 徐陵
上權侍郎書 獨孤郁　答員半千書 駱賓王
答皇甫湜書 李翱　與元九書 白居易
答莊充書 杜牧　與李山書 司馬圖

卷三十三文苑英華

卷三十四文苑英華

續古文奇賞目錄

陳仁錫評

武經 孫武子

始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强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視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法賞二十石乃得一石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與吾同也車雜而乘之不得任也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獲已之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謀攻 欲攻必先謀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興師深入敵國來服為上以兵破之為次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校以上至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至五人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未戰而敵自屈服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交與國也其次伐兵兵形已成也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修櫓大楯也轒轀者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其備也被攬雲梯之屬也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將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必殺傷士卒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五則攻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倍則分之以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敵則能戰之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少則能守之高壁堅壘勿與戰也不若則能避之引兵避之也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小不能當大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將周密謀不泄也輔隙則國必弱形見於外也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縻御也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不得其人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引奪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君臣同欲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 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自治以待敵之虛懈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見成形也而不可為敵有備故也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敵可勝乃攻之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吾所以守者力不足所以攻者力有餘善守者藏於

不能使敵勝之

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原其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惟勝其易勝，所以無智名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察其必可敗，不差忒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因地形勢而度之），度生量，量生數（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數生稱（稱量己與敵孰愈也），稱生勝（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也）。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輕不能舉重也）。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

兵勢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為數）。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險猶疾也），其節短（短猶近也）。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鼓齊之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轉也）。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為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見羸形也）；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以利誘敵）。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專任權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任自然勢也）。

虛實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力有餘也），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誘之以利）；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故敵佚能勞之（以事煩之），飽能饑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

（[illegible]使敵不得不救也）趨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出其空虛）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泄其機）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illegible]）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乖戾）（乖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

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眾擊寡則我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我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眾者使人備己者也（形藏敵疑則分離其眾以備我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吳越讎國也）故曰勝可

為也敵雖眾可使無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illegible]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眾眾不能知（因敵形而致勝）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不重復動而應之也）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兵無常勢盈縮隨敵）

軍爭（兩軍爭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交和而舍（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以車為營曰轅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為難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危為利（示以遠其道里先敵至也）故迂其途（示其遠也）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不得休息）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illegible]）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

厥上將軍其法半至（厥猶蹶也）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而至者多故無死敗）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因敵制勝）廓地分利（分敵利也）懸權而動（量敵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正正齊也堂堂盛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闕一面）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無所依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絕地無留圍地則謀（發奇謀）死地則戰（殊死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害其所惡）役諸侯者以業（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出此入也）趨諸侯者以利（令自來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而無慮）必生可虜（見利畏怯不進）忿速可侮（忿急之人可忿怒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汙辱而致之）愛民可煩（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則煩勞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

（向敵）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遠也）視生處高（水上當處其高前向水後依高而處）無迎水流（恐溉我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之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生者陽也實猶高也）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涉而水遽漲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

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山所過若蒙籠者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道迫狹深數丈者為天隙）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潢池也井下也）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斬伐樹木除道進也）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為障欲使我疑也）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獸駭者覆也（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其使來辭卑使間視我）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詭詐也）輕車先出居其

（[illegible]）者陳也（陳兵欲戰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卒疲勞）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凌暴士卒後畏其衆叛非精於御衆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奇伏也）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兵不在多惟無恃武暫進）

（窮天下兵用之卒以為力何益）

（養力料敵取勝）夫唯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地形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六者地之形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

此戰全在地形

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隘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料力也卒強吏弱，曰弛。

吏不能統故弛卒放縱吏強卒弱，曰陷。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心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眾，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慎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真是金正反

知彼知己等於知天知地

九地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士卒皆輕返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可以少勝眾弱擊強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道正相交錯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為衢地；先至其國者得其助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難返之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交地則無絕，相及屬也衢地則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蓄積糧食也圮地則行，無稽留也

不并氣積力則奇謀亦無可用

七情皆以妖祥爲偽名實爲託

無餘命大奇

樹此一句奇絕

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務士氣并兵力）。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爲不可測度之計）。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死安不得也），士人盡力（在難地，心并也）。兵士甚陷則不懼（士居在死地，則意專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拘，縛也），不得已則鬭。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皆持必死之計）。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達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使相屬），爭地吾將趨其後（爭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塗（疾過也），圍地吾將塞其闕（以一其心），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勵士也）。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鬭（勢有不得已者），過則從（深在險，則從計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四五者謂九地利害）。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交者不結成天下，宗方之權而總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行私），故

不振，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之賞不執常法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眾若使一人）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詳其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勿告以害，如[illegible]害使人[illegible]）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眾陷於害，然
後能為勝敗。（從陷於害，乃能為勝敗也）故為兵之事，在順
詳敵之意，（詳審）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并兵一向，千里之遠，[illegible]）
（并向而利之，雖千里可擒其將也）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
關折符，無通其使，（謀定則閉關絕使，其符信勿使通）厲於廊廟之上，
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敵有間隙，當亟入之）先其所
愛，（先奪其便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先人至）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火攻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
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因姦人）煙火必素具。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
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
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illegible]）火發而
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
則止。（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
發上風，無攻下風。（不[illegible]）晝風久，夜風止。（數當然也）凡軍必
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明者易勝）以水
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水但能絕敵糧道，分敵軍，不可奪其蓄積）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illegible]費留，貨不以時[illegible]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
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
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不以己之喜怒用兵）怒可以復
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
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
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
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
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
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祭祀而求）不可象於事，（不可以事類求）不可
驗於度，（不可以事數求）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因間人也）故用
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
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時任用五間也）鄉
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

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
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
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
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
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
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
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
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
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
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

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
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
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
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圖國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
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
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象
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為長戟二丈
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
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
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
之犯虎雖有鬥心隨之死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

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
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
皆起之功也

吳起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
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
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將用其民必先和於國和於軍
和於陳和於戰然後可以成戰之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
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
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為榮退生為

人矣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爲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爲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矣

武侯問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料敵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搴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陳之

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轉信武侯曰善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

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

行之以信審能達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衆乎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為先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愼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

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

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水

深溝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强之道也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

去之不得爲之柰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我田野取我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勵士

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司馬法

仁本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謂杜塞之使不得與鄰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得其教化可復而一）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音勢）也（玄首者象人之首人首黑故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

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敘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又爲有司者多）多威則民詘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又此所謂少威也）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人勝不詐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illegible]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兵三年不興睹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凡勞還勞苦還役恐皆在靈臺之下

定爵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辨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廣其能也方其慮欲計之謀[illegible] 辨自人之所嫌推明己之所疑養兵之力索人之[illegible] 因人心願動而動 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利地者守[illegible]之後險阻之地也 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右兵者長短相[illegible]助而為助也 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使其更代而戰則可久[illegible]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凡戰智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illegible]

微行者行事也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人習戰陳之術盡力以備之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人勉及於任使謂樂於戰陳之人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暇人教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然有職主之人堪物堪為 職主其物之人也 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簡選[illegible]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參詳而不忽也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詘頓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敗毀而折壞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察者明也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姓賞罰罪而不濫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

丁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溢奪

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以軍自其外攻之間使自其內應之一曰人

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

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

道也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皆不過改過[illegible]之唯

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人正正辭辭火火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人辭辭者修辭令以責人火火者火其所當火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

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凡人之形由眾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

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

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

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

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

服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

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

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

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嚴位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凡

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

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illegible]遠者視之則不畏邇

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illegible]位逮徒甲籌以

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illegible]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

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

[illegible]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太甚則

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

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

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

以輕勝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

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

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

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illegible]

行列戰謹進止凡戰[illegible]

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illegible]

☐欲其輕也舒鼓欲其重也
毅薄則人輕服色鮮美則人重之凡車馬堅甲兵
利輕乃重乃可以行重地也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
上死不勝將阿比必不公故不得衆人之心將事必必不受諫故在下多得罪而死將輕必至於生全則不能果敢於戰將物必於死故不能勝然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
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輕於死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
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
過皆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
戰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勝三軍之衆若一人之能斜勝其凡鼓鼓旌
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前鼓之使左右

左右前顧前後顧後者有鼓之使其作進退者此所謂鼓首鼓足七鼓若兼齊則三軍皆進矣凡
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重盡行則危險而不安矣凡戰
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
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
化俗凡衆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
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衆分善
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誓
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復戰則誓戒之使居前列
與衆先行以智術或勝或否勿反此道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
勇鬪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
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
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効其力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己則下之
人皆爭相賢以有為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
閑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凡戰之道用
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用
要知其和所謂五伐六伐乃止齊焉用寡要知進退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衆以合
寡則遠裹而闕之遠圍而闕其一面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
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
則相衆而受裹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敵人若寡少若畏畏
則用兵之開之以伺其隙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圮兼

舍環龜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
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
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
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致其力之出[illegible]敵之規也
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凡從奔勿息敵
人或止於路則慮之恐有伏也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
有返慮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
亦反其懾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書謂軍中在後書畢書絕所以禁人內
[illegible]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任節食
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李衛公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卻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神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卻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卻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卻為奇且右軍不卻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卻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卻皆謂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卻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卻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卻其天乎老生被擒其人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己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己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耳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眾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

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乃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太宗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太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陣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陣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黃帝九軍之法此圖也諸葛變而為縱橫八行每行八陣行卷四面縱之皆成八行八八六十四小方陣即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者也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

焉若天地者本乎旌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陣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眾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耳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愧昔賢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

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興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做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於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為強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鬬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

續古文奇賞　卷一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

奇正相生之法

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為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臣當以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鬭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蕃情者使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為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為陣圖此一等也大將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為騎則二十五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是則諸家兵法唯伍法為要

太宗曰臣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為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卻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

猶於盤若無畫路棋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陣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陣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乎幡麾折衝為奇乎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據曹公前後及中分為三覆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轉陣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

太宗亦所惑之人故發此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

一作五行之說

一作牝牡之說

兵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挐不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人敵安知我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靖曰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横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閲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

兩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强名五行焉文之以術數相生相剋之義其實兵形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爲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哉太宗曰四獸之陣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能廢之也若廢而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

一云四獸之說

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則餘詭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于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罰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尋王邑不曉兵法誇兵衆所以自敗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

宗曰何謂也靖曰因權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太宗曰鐵蒺藜行馬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爾非攻戰所施也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而爲二事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矣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

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夫含生稟血鼓作鬪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所

氣鋭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苟悟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靖奪氣之理則兵可任使矣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鄧寇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闇者拘之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

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摧
才籌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孫下而及
中孫中而及上則漸而深矣

續古文奇賞卷之二

古吳陳仁錫評選

尉繚子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
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
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
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
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
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
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為絕
紀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
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
官之陳哉[illegible]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
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
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
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

生圖（拒許也）不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駬之駃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我氣哉（良驥騄駬之駃喻敵人攻我之疾駑馬角逐喻諸國助我之緩）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中國之制弊矣

戰威

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鬭欲齊（夫以居守之法而破攻出之法則居守欲持重布陳欲堅固發伏欲併力而出戰鬭欲齊心而進也）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不張蓋寒不重衣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兵之力分者則勢弱將之心疑者則下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爲士卒者不以支節長上夫）

長吏與民兵別有

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分險而守是無戰心也若挑戰者我無以全氣擊之若未鬬氣者其無以勝兵意之挑戰是以勇將獨出挑我之戰因戰是以奇兵輕出與我鬬戰皆誘我之進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難也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

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修城險未設渠荅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

以守爲戰藏者人之

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接刃而致之此之謂也

守權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彊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敵來攻者傷之甚也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

稽法也

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彊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攻城之卒不下十餘萬之衆其在外必有救之軍者不可無外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朞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朞年之城言可守之而論一周也男守之方貴於攻若彼城堅而者救之方有餘於守者所以不可攻也

城堅必救孤不得已救無所用

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彊矢并於前么麼毀瘠者并於後

倒敵而待可句

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絶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救者必能開其國守者必能會而出守者救者中外暗相接應此乃救而待示之不誠也則倒敵人而待之者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敵當其前守者亦皆出戰不得而止矣此乃守城者要之謀也

武議

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務農戰者不外索他人之權權自足也務救守者不外索他人之助助自當也務事養者不外索他人之資財自足也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言市亦可以聚貨百乘之用也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音夫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於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夫提鼓揮枹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

尾軍行而[illegible]之而市也

關字[illegible]水勢

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飢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夫提挈天下之節制而於百貨之官不可謂之能戰不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蝨必為吾所効用也鷙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天雀生而頭首其死而後有所畏憚耳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乞代人之死命不索自己之尊竭人之力不責人之嘐嘐不責恐下之哩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可夾

單中最忘一例

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三舍九十里外如決川

源莫之能禦兵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治本

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

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爲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爲下不敢私則無爲非者矣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敘四曰無敵此天下之事也野物不爲犧牲雜學不爲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

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戰權

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

重刑令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兵教上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

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罰教如犯教之罪離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凡伍臨陣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騖習戰以成其節乃為之賞罰

兵教下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接連前矛使不絕也馬冒其目使不驚也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櫜而威服天下矣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而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太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此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辯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日暮路遠還有剉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

節客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蹙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一曲一偏也謀偏一偏失心者也

兵令上

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二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以視利害辨安危必文用文乃武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秘虛實者兵之體也（虛實者兵之体）

兵令下

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侯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若戰則皆禁人行所以先安內也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民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爲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曷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及戰鬭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鬭也萬人之鬭不如百人之奮也

黃石公

上略

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為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治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為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夫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貪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覆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獲阨塞之獲難屯之獲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綏之敵悖義之敵睦攜之順舉挫

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為諸侯已為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為親下下為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為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為表以罰為裏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讖曰賢者所適

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則一軍懼軍讖曰慮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中畧

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為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為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其惑衆也）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使有義之士當以禮不以財）

下畧

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

聖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下盡力廢賢者則國（?）乃弱廢傑在衆傑乃竭發傑在國乃可安四民用虛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

偏承情則情深特亦加之

人盡可收難逃去

太公六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有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為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謂其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釣有用權道者三以餌取魚似祿以取人也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似重祿之下必有死士也魚之大小各異其爪似賢才之大小各異其任也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也嗚呼曼曼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人衆之曼曼緜緜有其黨[illegible]必散亂而莫拔人者嘿嘿昧昧[illegible]而其後光華聯著必遠故也嘿嘿昧昧微員[illegible]以成就大遠大者微妙哉聖人之德誘人而入[illegible]之也聖人獨見獨樂之耳聖人之利天下各歸其次而立收斂人心之法焉

太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臣之禮如何太公曰為上唯臨為下唯沈臨而無遠沈而無隱為上唯周為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臨民而無遠於民沈伏而無隱[illegible]則天也[illegible]地也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

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

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

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其衆則敗

守國

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凌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者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為巧王者謹勿與謀三者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

求名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悅於上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群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眾賢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而勸百罰一以示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

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復疾擊其不意

武韜

樹公云言高不能將射以此

發啓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若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顯明之地所爲者皆暴之事闇昧之處所爲者皆存惡之行乃知其心之苦惑也外之所行者皆賊虐之政內之所發者皆邪辭之非乃知其意之遠亂也必見其疏遠者辭放文見其親近者救逆乃知其情之向背者也乃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鬭，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義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

聖人世若不得動色聞見也

文啓

嗚呼，聖人務靜之，賢人務正之，愚人不能正，故與人爭。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嗚呼神哉！聖人見其始，則知其終。文王曰：靜之奈何？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從政，是以天無爲而成事，民無與而自富，此聖人之德也。

此段亦是靜

文伐

文王問太公曰：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曰：凡文伐有十二節：一曰因其所喜，以順其志，彼將生驕，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親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中必衰，廷無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陰賂左右，得情甚深，身內情外，國將生害。四曰輔其淫樂，以廣其志，厚賂珠玉，娛以美人，卑辭委聽，順命而合，彼將

不爭奸節乃定五曰嚴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遺以誠事親而信之其君將復合之苟能嚴之國乃可謀嚴敬其忠臣而薄其賂稽留其使勿聽其事亟爲置代而貴以誠事求與親而信之其君將復來合之誠能嚴之國乃可得而謀之也六曰收其內間其外才臣外相敵國內侵國鮮不亡七曰欲錮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大敗九曰尊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故使自大自尊先爲之榮顯而微飾以聖人其國乃大偷矣十曰示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收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乏陰內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而與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徵驗已見乃伐之此文伐之法也

三疑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愼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心以開啓其智智以開啓其財財以開啓其衆衆以開啓其賢賢者有人開啓是以能王天下也

龍韜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

可惜用間之法

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財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三人主伏旗鼓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材二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怳怳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法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眾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眾必盡死力將以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鬥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將威

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為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說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其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眾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眾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敵家之

動發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

奇兵

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

五音

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角聲應管當用白虎白虎金也金克木徵聲應管當以玄武玄武水也水克火商聲應管當以朱雀朱雀火也火克金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illegible]土性重靜故聲不應青龍木也木克土[illegible]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

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南與東屬陽主生故不可克不可攻也。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出而復入[illegible]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農器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

蒺藜也馬牛車輿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其甲冑干楯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用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收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田野究其處所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紝有尺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

虎韜

軍用

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矛戟扶胥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為翼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一百四十具絞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櫓扶胥車上之器）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銅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鐵為首晝則以絳縞長六尺廣六寸為光耀夜則以白縞長六尺廣六寸為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衝車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電車言其忽生忽來如電之疾速也）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霆擊陷堅陣敗步騎寇（霆擊言其猶疾如雷霆之擊也）方首鐵棓維朌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群寇飛鉤長八寸鉤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飛鉤用以投敵之衆也）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張鐵蒺藜

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寇暝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羅鋪兩鏃蒺藜參連織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鋋矛千二百具張鋋矛法高一尺五寸敗走騎要窮寇遮走北狹路微徑地陷鐵械鎖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壘門拒守矛戟小櫓十二具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劍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一丈以上著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皆以轉關轆轤欲易曲也

張以環利通索欲堅固也此路塹之具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蜋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天浮鐵螳蜋用以張飛江者也山林野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徽縲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鋙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棨钁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兩枝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芟草木大鐮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椓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委環鐵為橛上撾以擊橛也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櫓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用之大數也

疾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

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驚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四武衝陳者四面以武車為四陳併力而衝擊之耳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為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眾其將可走無與敵爭道則我之力分亦為彼有伏也

必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眾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

勇鬭為前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操器械設銜枚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防其衝突也）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隨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鬭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度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吾軍前塞我歸道斥堠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后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使士無回顧心）明告吏士勇鬭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車騎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鬭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眾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衝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轒轀者四輪車也臨衝從上臨下者也衝車從旁衝突者也）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為之奈何太公曰分兵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完為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

知吾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
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
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曳柴揚塵鼓呼而往來
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卒
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內或
擊其外三軍疾戰敵人必敗

絕道

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候望誤失
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
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為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

之法常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
不利則以武衛為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
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
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火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
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
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三
軍恐怖散亂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
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
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苟至即引軍而卻按黑地而
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遠走吾按黑地而
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人不
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
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為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為
四武衝陣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壘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
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
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

來去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
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必知敵詐而為
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者彼用其士卒
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陣必亂如
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眾則必敗矣

豹韜

突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
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為敵
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如

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强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起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作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鼙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及鬬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强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强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散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烏雲澤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於後（索便以計而亟去……伏兵於後以誘其來……）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必因敵使而知之精詳微妙爲寶也）武王曰敵人知我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於水吾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便兵所處須其必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强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烏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

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斷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武王曰善哉

少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强為之柰何

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之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强者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

與又無鄰國之助為之柰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熒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

分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為之柰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

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為前後列其强弩令行陳皆固衢道谷口以武衝絕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城[illegible]

通[illegible]張飛江名曰天潢以濟吾三軍[illegible]

通行之道以便戰所以武衝扶胥[illegible]

今行陣皆堅固衢道谷口亦以武衝絕之

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大櫓為衛材士强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必置衝陳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

犬韜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强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長劍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距伸鉤强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為其將報仇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壻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

名曰勵鈍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務命而遣爲用也）此軍之服習不可不察也

均兵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陳要彊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伺候也所以踵敗軍絶糧道擊便寇也（伺候音寺）

（敵人有隙暇出而乘之也故騎所以能踵人之敗軍絶後之糧道擊敵之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則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八人八人當一騎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騎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十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此亦以千馬戰言之）（故車騎敗走步卒之多也）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八石八百斤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彊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

不厚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陳整齊堅固，士卒欲鬥，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陳不固，士卒不鬥，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眾，其行陳必亂，令我騎十而為隊，百而為屯，車五而為聚，十而為群，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武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

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闇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陣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必解

明吳陳仁錫選評

大戴禮記

主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明主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袵席之上還師爲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弃惡也如湯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旹考之歲誘賢焉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貌孔子曰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

哀公問五義

哀公問曰何如則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日選於物不知所貴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所由焉雖不能盡善盡美必有所處焉是故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行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由言不務多而務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

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何如則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已而不害不知聞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爲匹夫而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可謂聖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

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雲蜺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哀公曰善孔子出哀公送之

哀公問於孔子

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

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以謂已重焉

禮三本

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佚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

禮察

孔子曰我以爲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則如湯武能廣大其德久長其後行五百歲而不失秦王亦欲至是而不能持天下十餘年即大敗之此無佗故也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

不審也夫用仁義禮樂爲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
用法令爲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效大驗乎人
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

夏小正

正月啓蟄言始發蟄也鴈北鄉先言鴈而後言鄉者
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
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鴻鴈
先言遰而後言鴻鴈何也見遰而後數之則鴻鴈也
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鴈之
遰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遰者也

雉震呴震也者鳴也呴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
不必聞唯雉爲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呴相識
以雷魚陟負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農緯厥
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初
歲祭耒始用暢也其用初云爾暢也者終歲之用祭
也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韭也囿有
韭囿也囿之燕者也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
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
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寒日滌凍塗滌
也者變也變而煖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田鼠
出田鼠者嗛鼠也記時也農率均田率者猶也均田
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獺祭魚其必與之獻
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
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獻何也豺祭其類
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獻大之也鷹則爲鳩鷹也者其
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
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
不盡其辭也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初服于
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采芸爲廟采也鞠則見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

歲再見爾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在下言斗
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梅杏杝
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
也先言緹而後言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
小正以著名也雞桴粥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
嫗伏也粥養也○二月往耰黍禪禪單也初俊羔助
厥母粥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
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
也或曰憂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善也不足喜樂喜
羔之爲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綏多女士綏安

也冠子取婦之時也丁亥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
萬也者干戚舞也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
也祭鮪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
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榮菫菜也
采蘩由胡由胡者蘩母也蘩母旁勃也皆豆實也故
記之昆小蟲抵蚳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
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後著
抵猶推也蚳蟻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
必不失取必推而不言取來降燕乃睇燕乙也降者
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
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
突穴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內也剝鱓以
為鼓也有鳴倉庚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榮
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
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三月參則
伏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
故曰伏云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委楊楊則苑而
後記之䍧羊羊有相還之時其類䍧䍧然記變爾或
曰䍧羝也𣪘則鳴𣪘天螻也頒冰頒冰者分冰以授
大夫也采識識草也妾子始蠶先妾而後子何也曰

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
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越
有小旱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田鼠化為鴽鴽
鵪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
盡其辭也拂桐芭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
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鳴鳩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
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四月執陟攻駒執
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
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五月初昏大火
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豆實也
蓄蘭為沐浴也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
矩關而記之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將閑諸則或取離
駒納之則法也○七月秀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
然後為雚葦故先言秀狸子肇肆肇始也肆遂也言
其始遂也其或曰肆殺也湟潦生苹湟下處也有湟
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初昏織女正東鄉時
有霖雨灌荼灌聚也荼雚葦之秀為蔣褚之也雚未
秀為菼葦未秀為蘆○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
丹良也白鳥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
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辰則伏辰也謂

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鹿人從者從聲也鹿之羨也離聲而善而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

保傅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然後卜名上無取於天下無

取於隆中無取於名山通谷無拂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恩之道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此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

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教之道也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襁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太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

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弒於檀臺穆公以顯名尊號二世以刺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繈抱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為義王失管仲任豎刁狄牙身死不葬而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得閵相如而秦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

中包胥而昭王反復魯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
之無賢佐俊仕而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絶者未之有
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
臣得民心者民從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
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
越王不頹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
於人也皆得民故同聲則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
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也何
以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讎也鮑叔以爲賢於己
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讎之心

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
也管仲之所以北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
鮑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
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
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
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致尸於
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
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
瑕而退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
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諫可謂忠

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陽狂靈公殺泄
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
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
得郭隗而鄒衍樂毅以齊至于是舉兵而攻齊棲閔
王於莒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如所以能申意
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
賢者安存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
鏡者所以察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
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則未有異於却走而
求及於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

之墓夫聖人之於當世存者乎其不失可知也

曾子立事

曾子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
從唯義所存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
謂守業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
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
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
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絶小不殄微也行自微
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
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illegible]之避

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見善之不及見不善之及已也）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為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也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傺者君子不與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亟數也數自達而無所守）好名而無體（無容體也）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無可望）（宴也尚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已下非蒸社不敢游飲唯六十以上遊飲也）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不畏其神）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矣（[illegible]）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

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illegible]）過而不能改倦也（倦人[illegible]）行而不能遂恥也（謂不能終也）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陋也固專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道言[illegible]又飾其辭[illegible]也無益）而厚多稱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illegible]）近於說其言（[illegible]以說其）言始於以身近之也（[illegible]）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illegible]）人言善而色葸焉（[illegible]）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illegible]）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illegible]）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illegible]）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illegible]）居由仕也（故曰父母[illegible]）備則未為備也（[illegible]）而勿慮存焉（[illegible]）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也（[illegible]）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猶慶賞

於國也忿怒其臣者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淫大也）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曾子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痺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人有隱僻不求之也）臨不指（上不居尖）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微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就其遠也）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諫大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謂三者之孝德也）故孝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曾子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諫而順）由己爲賢人則亂（辨爭）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

曾子制言上

曾子曰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強立之（自專也）天下無道故若（自由也）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言爲法所收沐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己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讐

不與同生兄弟之讐不與聚國朋友之讐不與聚鄉族人之讐不與聚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能也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苟是之不為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曾子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問君子進退其功守何如）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信有二等可觀）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謂其功也）不得志不安貴位不博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謂蹊守也則君子之義也其功守之義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畏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為不仁宛言而為不智則君子弗為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中態憩乃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辠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眾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于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于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役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曾子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衡平也言不苟合也）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及郊問禁請命不通患而出危邑（尚免也）則秉惡之士不識

矣故君子不諂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也（相助）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大鳥之翼而去）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曰仁者殆（然者也仁者殆之）恭者不入（恭者又不受也）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邇於刑弗違則殆於罪（遲道）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不存之也）

曾子疾病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元華其子）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鱉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言未見好教人之如食疾子也）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謂悔過而改非也）

曾子天員

曾子曰陰陽之氣各靜其所則靜矣偏則風（謂氣偏勝）俱則靁交則電（陰陽交泰也）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曆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律陽也）曆居陽而治陰（曆陰也）律曆迭相治也（律以候氣曆以治時）其間不容髮（言其致一也）

武王踐阼

武王踐阼三日（踐阼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

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 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自警戒也）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机為

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 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 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诟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 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屨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必先揆揆 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

天時地之財 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衛將軍文子

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滿而不滿實如虛通之如不及先生難之 不學其貌竟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

（大之以也）常以皓皓是以眉壽是曾參之行也學以深厲以斷（能性嚴厲能決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如斷是卜商之行也（銀讀若斷言便利如）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是故不忘是言偃之行也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訊欲給則豫當如是偃也得之矣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之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也不一而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行也其）未知中否請當以告（請當以告於孔子）孔子曰言之子貢以其質

告孔子既聞之笑曰賜汝偉為知人賜（質也偉大也為知人言）（為知人也）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克好勝人忌怨人也有怨於人也）晉平公問於祁傒曰羊舌大夫晉國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傒對辭曰不知也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闇知之祁傒對曰其幼也恭而遜恥而不使其過宿也其為侯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也其為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公車尉公行也）至於其為和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也平公曰嚮者問女女何曰弗知也祁傒對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知蓋羊舌大夫之行也畏天而敬

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教往蓋趙文子之行也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不死不義也）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陳見用其德教）蓋隨武子之行也其為人之淵泉也多聞而難誕也不內辭足以沒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桐提伯華之行也（伯華羊舌赤大夫）（桐提於此）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能以禮自直也）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存亡汲汲蓋蘧伯玉之行也孝子慈幼允德稟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

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老萊子之行也易行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為已終身之憂蓋介山子推之行也

五帝德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彗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

民庶四方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行其志黃帝黼黻衣大帶黼裳乘龍扆雲以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厤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女欲一日徧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昔者予也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洪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濟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勵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厤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子張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身自爲納於己）教不能勿搢（家語爲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踦（踦猶[illegible]也出言見[illegible]大[illegible]之）不善辭勿遂（人言不中勿遂之）行事勿留（見行事當留之）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公私也）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行畧）合（首[illegible]時而[illegible]）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勝謂民情）量之無狡民之辭（狡害）

養之無擾於時（也恒言無害也）愛之勿寬於刑言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言內有法象則百姓亦有禮度）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窮行者政之始也（身行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謂不爭也）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齊材（家語爲完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上者

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本為身也謂能謀其身）修業居久而譚（譚謂誠也）情通務而及乎遠祭一而淵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上下之民此言可封）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使成數年之業則民困矣）疾則辟矣

盛德

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德法者御民之銜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太史為左史內史為右史）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惰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筴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手不搖筴不用而馬為行也善御民者正其德法飭其官而均民力和民心故聽言不出于口刑不用而民治是以民德美之夫民善其德必稱其人故今之人稱五帝三王者依然若猶存者其法誠惠（法天也其惠誠厚謂德也）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于皇天上帝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譬猶御馬弃轡勒而專以筴御馬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專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國必亡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數百里者所進退緩急異也治者同是法或以治或以亂者亦所進退緩急異也

明堂

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取其質也）上員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員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也（此蒿為柱表其質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千乘

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
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
斯庶嫡遵遵則事上靜靜斯潔信立子設宗社宗社
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官子咸有臣
志莫敢援於外人大中婦私謁不行卿設如大門大
門顯美小大尊卑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
道卿設如門器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
能使知事爵不世能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
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
以怨省而亂不作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
功事不少而餘粮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
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胔者事也太古無游民食
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服事信上上下交信
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和百姓不安其
居不樂其宮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茲民游薄事貪
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爲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
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服君事不及暍
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之飢饉道無殣
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門此以氣食不
節作事不成天之飢饉於時委民不得以疾死

四代

公曰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
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
民執功百草咸淳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
于東堂以教敬示威于天下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
能取人子曰君何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
曰可以表儀公曰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
高豐茂者必有怪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
之其地必宜五穀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
淵必有蛟龍焉民亦如之君察之此可以見器
見才矣見才色修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
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
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
如此

虞戴德

子曰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天下之有道也有天
子存國之有道也君得其正家之不亂也有仁父存
是故聖人之教于民也以其近而見者稽其遠而明
者子曰丘於君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教
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

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
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
褐也行不越境

誥志

子曰政以勝衆非以陵衆衆以勝事非以傷事事以
靖民非以微民故地辟而民衆非以爲災長之祿也
在開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
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
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
東起明于西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
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
于冬藏於時雞三號卒明藏于青色撫十二月節卒
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歲虞汁月天
曰作明曰與維天是戴地曰作昌曰與惟地是事人
曰作樂曰與維民是嬉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
色不遠厥德文王治以俟時湯治以伐亂禹治以移
衆衆服以立天下堯貴以樂治時舉舜舜治以德使
力在國統民如怨在家撫官而國仁者爲聖貴次力
次美次射御次古之治天下者必聖人聖人有國則
日月不食星辰不勃海不運河不滿溢川澤不竭山
不崩解陵不施川浴不處深淵不涸於時龍至不閉
鳳降忘翼蟄獸忘攫爪鳥忘距蠭蠆不螫嬰兒蟁蝱
不食天駒雒出服河出圖自上世以來莫不降仁國
家之昌國家之臧信仁是故不賞不罰如民咸盡力
斯不建戈遠邇咸服亂使來往地實卑極無怨無惡
率惟懿德此無空禮無空名賢人並聚殘毒以時省
舉良良舉善善偏民使仁

文王官人

王曰藍之以樂以觀其不寧喜之以物以視其
不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以觀其不失也方與之言
以觀其志志殷如深其氣寬以柔其色儉
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日益者
也如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不足
伐其所能曰日損者也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
私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
也其貌固嘔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微以故自
說曰無質者也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煩亂之
而志不營深道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
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者也喜怒以物而變易知
煩亂之而志不裕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以威而易

懾曰鄙心而勢氣者也設之以物而遬驚決之以卒而度料（引之以卒然之事而能應時度焉）不學而性辨曰有慮者也難投以物（物事）難說以言知一如不可以解也（[illegible]）困而不知其止無辨而自慎曰愚怒者也（謂闇佷也）營之以物而不虞（虞度也言則妄謀之不豫）犯人以卒而恩置義而不可遷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曰絜廉而果敢者也（廉絜）易移以言存志不能守錮已諾無斷曰弱志（謂不能於貨色）者也順與之弗為喜非奪之弗為怒沈靜而寡言多稽而儉貌曰質靜者也辨言而不固行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當如強之曰始妬誣者也（謂始妬誣晉言）徵清

而能發（為發揚也）度察而能盡曰治志者也以其見占其隱以其細占其大以其聲處其氣初氣主物（與物在於）物生有聲聲有剛有柔有濁有清有好有惡咸發於聲也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嘶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智氣簡備（簡通）勇氣壯直質然皓然固以安偽色縵然亂以煩雖欲故之中色不聽也（雖欲故隱之於中而無余色見於外）生民有陰陽（言人含陰陽之氣而有知有知故生幾）人有多隱其情飾其偽以賴於物以攻其名也（偽也）有隱於仁質者有隱於知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

廉勇者有隱於忠孝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者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大得小讓而好大事言願以為偽愛以為忠面寬而貌慈假節以示之故其行[illegible]其名如此者隱於仁質也（故其行者推[illegible]故為是行）物焉（謂有論義之攻其所不知者則假[illegible]）人（而恃以為忠府而形見又如[illegible]）少其所不足（謂有先功者因首之有不足者因薄之并以為知）[illegible]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故知以動人自[illegible]讓（及其所不知正色觀人之動則擬為道而不推讓於人也）錯辭而不[illegible]情如是者隱於知理者也素動人以言涉物而不終問則不對詳為不窮色示有餘有道而自順用之物

窮則為深（深遠言[illegible]）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廉言以為氣（苟作廉言以見佚氣自然）驕厲以為勇內恐外悴無所不至[illegible]其說（言苟自驕厲持以為勇恐恐懾而更至柔弱也）以詐臨人如此者[illegible]於廉勇者也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言勞醉[illegible]而於敬愛飾其見物故得其名名揚於外不誠於內伐名以事其親戚以故取利（以如此故要取其利）分白其名以私其身如此者隱於忠孝者也陰行以取名（[illegible]）比周以相譽（進相親比交相談譽人也）明知賢可以徵與左右不同而交交必重已（言知其賢而不與交交必取其重已者也）心說之而身不近之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歡忠不盡懽忠盡見於

致王今若存夫民思其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皇天上神歆焉故永其世而豐其年也夏桀商紂羸暴于天下暴及不辜殺戮無辜不祥于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雖諸夏能相容）疏遠國老幼色是與而暴慢是親讒貸處穀（以財投長曰貸穀祿也）法言法行處辟（辟罪辟也）厥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幼風是御（任童幼之人使其政）曆失制攝提失方（[illegible]）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于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于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霜雪大滿甘露不降百艸殨黃五穀不升民多夭疾六畜餼背（疥病也背瘠也）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illegible]）

少閒

公曰今日少閒我請言情於子子愀焉變色遷席而辭曰君不可以言情於臣臣請言情於君君則不可公曰師之而不言情焉其私不同子曰否臣事君而不言情於君則不臣君而不言情於臣則不君有臣而不臣猶可有君而不君民無所錯手足子曰昔堯取人民狀（觀其容狀施發）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王取人以度（觀其志度）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illegible]世乃有武丁即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眩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年崩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即位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荒耽于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池土察以為民虐粒食之民忽然幾亡乃有周昌霸諸侯以佐之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別嫌於叔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客事天子謂恐而臣之也）文王卒受天命公曰大哉子之教我政也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子曰君無譽臣臣之言未盡請盡臣之言君如財之公曰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唯

此在君君曰足臣恐其不足君曰不足舉其前必舉其後舉其左必舉其右君既教矣安能無善公吁焉其色曰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子曰所謂失政者疆蓐未虧（[illegible]於常也）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民神依附之）水土未絪（絪亂也）糟者猶糟實者猶實（[illegible]）玉者猶玉（[illegible]）血者猶血酒者猶酒（[illegible]）優以繼（繼[illegible]也）政出自家門此之謂失政也非天是反人是反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

以[illegible]章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作讓矣

投壺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

〔嘉〕服修五寸

魯命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公符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少則民不逹）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并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本命

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言而後事行者扶而〔杖〕大夫身自執事而後事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

易本命

子曰鳥魚皆生于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魚游于水鳥飛于雲故冬燕雀入于海化而爲蛤萬物之性各異類故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夏食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齒（不用前也）有羽者脂而無後齒（不任後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積陽川積陰陽爲德陰爲刑）高者爲生下者

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肥虛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絲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捍食穀者智惠而巧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

淳熙韓元吉序云右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隋志所載亦十三卷而夏小正別爲一卷唐志但云十

三卷而無夏小正之别矣崇文總目則十卷而云三十五篇無諸本可正定也盖自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然大戴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缺者四篇而重出者一篇（七十三）其亡不見者猶三十八篇復不能合於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爲八十一邪其缺者或既逸且不見者非聖所取者也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

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于荀卿子至取舍之説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閒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按儒林傳德事孝宣嘗爲信都太傅聖則爲九江太守今德書乃題九江太守本知何所據也大抵漢儒所傳皆出于七十子之徒後之學者徒習小戴記不知大戴書多矣其探索陰陽窮析物理推本性命雜言禮樂之辨器數之詳必有自來以是知聖門之學無不備也予家傳此書嘗得范太史家一本校之篇卷悉同其訛缺謬誤則不敢改益

懼其寖久而傳又加舛也乃刊置建安郡齋庶可攷焉

續古文奇賞卷之三

古吳陳仁錫選評

春秋左傳

隱公（名息姑惠公子姬姓 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三年夏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左氏本語）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四年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五年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迭）我也公子突（鄭莊公子）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勇則能往無剛則不恥退）君為三覆（伏兵）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衷擊戎師之中）前後擊之盡殪（音曳死也）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附）于許潁考叔

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許莊公弟）以居許東偏（鄭東）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共給億安）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叔）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公孫獲鄭大夫）若寡人

仁人之言

其句妙

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五年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

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聚攻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二十五乘為偏）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六年春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

之國隨爲大隨張（自侈大也）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藏其精兵示以羸弱）熊率且比曰

季梁在何益鬭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

（不如少師得君隨終必聽少師）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

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

也君何急焉

八年春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

失也

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

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

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

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

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

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

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少師見獲）隨未可克也乃盟

而還

十年秋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旃之也）弗獻既而悔之

曰周諺有之匹夫無辠懷璧其辠吾焉用此其以賈

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

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屈瑕楚官名）鄖人軍于蒲騷將

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即屈瑕）患之鬭廉曰鄖

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

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

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

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

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

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

十二年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

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無衛采樵以誘絞之出）從之

絞人獲三十人（獲楚樵者）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

中楚人坐其北門（守其歸路）而覆諸山下（設伏）大敗之爲城

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

之使伯嘉諜之（何也）三巡數之（過也）

十有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

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

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

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

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

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在十二年）焚渠門（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以鄭祖廟之椽為宋盧門之椽辱之也）

十五年春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池）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夫人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莊公（名同桓公子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尸陳也更為陳兵之法）授師孑焉（孑戟也）以伐隨將齊（授兵於廟故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樠（樠）木之下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溠水名）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六年春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臍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伐申還之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

鄧滅之

八年夏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守也）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命也）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連管）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間隙）曰捷（克也）吾以女爲夫人

（天下豕耶豕之耳也）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見彭）豕人立而啼（據屨一段尖奇）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伏公而出鬬助賊）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早見）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九年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兵車）傳乘而歸（乘他車也）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言仲治才過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擊也）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萬子）猛獲（萬黨）帥師圍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也）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言萬多力）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四年春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燄未盛而進退之時喻人心不堅正）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

君子有此 一方可減 事理大半

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
伏其辠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
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
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
人典司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也）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
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
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
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
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爲巴所敗）還鬻拳弗納（不納之）

納善忠更 好不打一 用

祿評 王室衰如許 大事亦恒 實若不顧 輕以不書 殊可駭

遂伐黃敗黃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
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經皇（初鬻
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
吾懼君以兵辠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守門）
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
惠王即位（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
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
之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

鄭伯始利 是永驕逆 一亂

氏（桓王奪蘇氏十二邑以與鄭遂不和）
二十一年春胥命於弭（鄭虢相命）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
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
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平王舊賜武公者今復與之略界也）原伯曰鄭伯效尤（效頹樂舞）其亦將有
咎五月鄭厲公卒
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於玤（玤虢地）王與之酒泉（周邑）鄭
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后之鞶帶以鏡爲飾）虢公請
器王予之爵（酒器）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

陳氏始大之兆故曰 物莫能兩大 陳初亡陳 桓子始大 於齊其後 亡也陳十 將攻

聲爾言之 不矣

奔齊（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完）爲卿辭曰
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
免於辠戾弛於負擔（息肩）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
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古者聘士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恐取譏責）使爲工正飲桓公
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
淫仁也
二十三年夏晉桓（桓叔）莊（莊伯）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
去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

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同族，惡其富彊，故因而構之也）

二十七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教民有素而後可戰）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二十八年春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

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章君之功）使俱曰狄之廣莫（謂蒲屈）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息嬀）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鄭城門）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爲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三十二年夏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黨氏女）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祭天）講於梁氏（大夫）女公子觀之（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

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慶父母弟）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莊公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大夫）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在位二年。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

[illegible]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示以決斷）與甯莊子矢（示以禦難）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取其文章順序）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赤狄別種）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

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皋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illegible]）教之以軍旅（[illegible]）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左右異色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illegible]）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純色）用其衷則佩之度（佩玉其常）今命以時卒（冬十二月）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雜色）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也）有常服矣（韋弁其常）不獲而尨命可知也

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曰盡敵而反（狂夫猶疑之）（公之辭）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薄也）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戰為安民）與其危身以速辠也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滅亡之困）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

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二年秋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穀熟曰稔不可過五年）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illegible]馬牛風逸亦不相及）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之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南巡舟溺）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

冬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兆辭）專之渝攘公之羭（音俞羭美也專寵之將奪公之所美）一薰一蕕十年尚有餘臭（香臭並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里克）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大子之母）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墳裂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辠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辠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六年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縛手於後惟見其面不能執贄故銜之）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音弗）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已

九年秋齊侯盟諸侯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晉將有亂）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十二年春黄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黄

十五年冬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賈君晉獻公次妃）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不如人所使）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音佞泥也）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音迓）秦伯將止之鄭（慶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髮下垂拔舍止以示憂感）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
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
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
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
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
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
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
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
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
田之稅應入公者爰易於所賞之眾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

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
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
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州長各繕甲兵冬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
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
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
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
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
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

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
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
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
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
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
是歲晉又飢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
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
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晉始以河東之
地 置官司焉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
也

二十二年春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
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
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
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
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公孫固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

己巳朔宋公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辠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于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于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志于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

辟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所出姬姓），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狐偃、趙衰、賈佗），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

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惠公）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即子圉妻）。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也）。不書，不告入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絡，紲馬韁），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皆晉邑）。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縶（音執）如晉師，師退，軍于郇（音旬，晉地）。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祖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

臣，懼為文公所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刑餘之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夫人嬴氏以歸（文嬴）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以女妻）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邑）趙姬（文公女）請逆盾與其母（盾狄女叔隗子）子餘（趙衰字）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

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己下之（爲卿嫡妻）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相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

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晉文侯輔平王）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加之幣帛以助其歡）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

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四邑在晉山南河北）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但取其土）
秋秦晉伐鄀（鄀小國）楚鬭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鄀別邑）秦人過析隈（析楚邑隈隱蔽處）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

納頃子于頓（爲頓圍陳）

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即伯嬴孫叔敖父）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二十八年春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爲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向前跳而越物也曲踊向上跳而復下也以示不寧）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爲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齊秦喜得宋賂怒楚之頑必戰）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成王）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申叔二十六年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欲塞蔿賈之言）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子玉之祖蓋宗人之兵六百人也）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釋宋）臣取二（欲復曹衛）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

欲殺愛才晉焉不張

軍志四語有何味

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直氣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齊大夫）秦小子憖（秦大夫）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欒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啑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韅靷鞅靽（音憲飲恙半○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

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鬬宜申）將左子上（鬬勃）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為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建二大旗而退示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鄭地）作王宮于踐土（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以瓊飾弁以玉飾纓）未之服也先戰

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 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子玉之子）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榮黃）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二邑子弟從子玉而死）子西孫伯（大心）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叔伯）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成公）公使

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叔武）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名俞）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養牛曰牧養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音臧）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歂音遄）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走逸曰風）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味）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軍樂曰愷）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臣不宜與君對坐故使莊子代衛君坐又使武子輔士榮爲獄官質正之）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遇晉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音墜縋城而下）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二邑）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削也）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昌歜菖蒲菹也）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

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杞鄫夏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乘四韋）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二十二年春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夫人襄公嫡母）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文公（名興僖公子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秋初楚子（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取亂之道也）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未知其實否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芊音米成王妹嫁於江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稱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事職曰不能能行乎出奔曰不能能行大事乎弑君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太子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音煩而死熊掌難熟冀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改謚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宮衛之官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鞫居即續簡伯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明言三年將拜賜以殽之戰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音審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在僖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為不我知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

四年秋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過禮數之讓有罪秦伯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小雅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私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侍以為樂工所習偶及此非為我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

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愾恨怒也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五年冬楚公子燮滅蓼音了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庭堅即皐陶字不祀忽諸忽然而亡大夫臧孫辰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

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偪己）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先且居子）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晉地）宣子曰我若受秦（受秦納雍）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地名）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事不可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盡心相告）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大雅）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同罪故同在秦非慕其義而從也）將何見焉及歸（歸晉）遂不見（不見士伯）

十一年秋鄋瞞（狄種）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臣）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四人共車）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狄長三丈）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門名）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以旌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征稅）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桓十六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于周首（齊邑）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至衛見獲）鄋瞞由是遂亡（長狄種絕）

十二年秋秦爲令狐之役故（七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臾駢新出佐上軍）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側室支子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未諳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

者肆焉其可（輕兵暫往而速退則激怒趙穿可得一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河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被甲不戰）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退軍爲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憖缺）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春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能任在外之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迎于雍故）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躡其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處秦不歸者別族爲劉氏）

十七年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歸生）使執訊（通信之官）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難未盡平而行）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大子）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請陳于楚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蕆敕）陳事（勑成陳侯之好）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相夷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罪）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於君（君公）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晉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

孫評 妙處乃只在敘事搞文法上此等文字古今亦罕二

敘事老辣且勁

言蔭喻鄭急不擇所從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有道則以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
言急則欲蔭休於是何能擇也命之罔極晉命無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
以待於儵言欲以兵距晉唯執事命之文公鄭君二年六月壬
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
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
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十八年春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音觸之父爭田
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將歜父已死故掘尸而刖之而使歜僕
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

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
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納之竹林中而焚其竹歸舍爵而行飲酒
言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惠公
冬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大歸不返也將行哭而過市
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
姜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
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文子行父使司寇出

諸竟僕逐曰今日必逹必達使出境外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
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
雀也以下大段演去之
宣公名倭一名接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夏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于是晉侯侈趙宣
子爲政驟數也諫而不入故不競于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
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

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迎也
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
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昭明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
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
憾敗國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詩小雅所謂人之無良者
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
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
見叔牂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

既合而來奔（言畢而遂奔。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多鬚貌）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眾我寡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鬭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若敖氏世為令尹）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欲示弱以驕之）

夏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音而）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音本，竹器）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屋霤中堂）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鬭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

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音豚）于周而立之（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出車于巷示將見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

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
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
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
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音汪）入盟子良
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
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
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

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
（林父）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勞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伐鄭）
不後隨武子（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
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
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
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
無怨讟（音黷謗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
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孫叔敖爲令尹）擇楚國
之令典軍行右轅（車右挾轅爲戰備）左追蓐（追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楚以茅爲旌）
慮無（慮備有）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

而動（象其所建旗物）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
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
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
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彘子（先縠）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
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
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荀首）曰

此師殆哉韓獻子（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
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謂鄭）亡師爲
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
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鄭地）沈尹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
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奢祖父）令尹孫叔敖弗
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
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
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
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

上末肯用命。其三帥者（上中下軍）專行不獲（專制不得聽）。而無上（謂令尹）。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音敖）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欒書）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

蚡冒篳路（柴車）藍縷（敝衣）。以啟山林（言楚二先君勤儉以啟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右廣初駕（雞鳴而駕）。數及日中（日中而止）。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潘尪）。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

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莊子）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趙朔）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謂豈敢煩楚）。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

（又示不欲。和以疑之。）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音鄒。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使御下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魏犫子）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

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和戰不決)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布席坐示無所畏以激怒)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兵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不知所為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三軍走舟砍斷手指)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楚屬小國)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郤克)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尸止也)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廣車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

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它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知趙旃在後故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還戰)廚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

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己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十四年夏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在文十年)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言其速也）秋九月楚子圍宋

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皆赤狄別種）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于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跛而登階故笑）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十八年冬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續古文奇賞卷之四

續古文奇賞卷之五

古吳陳仁錫選評

春秋左傳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二年春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我止於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救兵）齊師乃止次于鞫居（衛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曲縣即軒縣也繁纓馬飾諸侯之服）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郤克晉怒于齊故皆因之）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于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

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將至齊壘乃以桑樹自繫于車而走）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齊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中軍自執旗鼓）曰余病矣張侯（張解）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矢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殿鎮也）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其父）謂

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欲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右被射仆車中故俛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

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意欲攝御丑父使公下與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代為齊侯故詐使公）鄭周父御左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銳司徒主兵者）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物相也宜）而布其利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不然（告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

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爲鄭自師逆公（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爲炭以瘞壙）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四阿四注椁也）棺有翰檜（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惡也何臣之爲

九月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兄）殺御叔（夏姬夫）弒靈侯戮夏南（徵舒）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中行伯荀林父）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

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三年夏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于是荀首（知罃父）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

王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荀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冬十一月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人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爲兩君之在此堂也欲其和好

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藏之橐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六年三月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于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

七年夏楚圍宋之役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

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州來楚邑]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八年夏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原同]趙括[屏括]武[莊姬之子]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趙衰]宣孟之忠[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辟邪也]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莒子]立于池上[池城池]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九年秋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子重]而夕于側[子反]也不知其它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

十三年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illegible]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秦穆）相好，僇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秦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秦康晉靈）。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涑音速），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十四年九月，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

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痛憤不食）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音專衎母弟）大夫聞之懼不釋思孫文子（文子林父）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寘置）諸戚（戚孫邑）而甚善晉大夫（衛亂欲以為援○為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十五年夏楚將北師（將伐鄭）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申叔時老矣在申（老歸本邑）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帶音）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畏桓族強）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懼國滅桓族）右師討猶有戌在（戌賢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華元請討蕩澤）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蕩澤）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十六年夏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音）來乞師孟獻子曰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

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

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

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

其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
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公從之有
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
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
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
書退君前臣名故名其父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
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
乃掀音軒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
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
中項伏弢弓衣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
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
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音昧赤色熟皮韋
也跗注戎服若袴而屬于跗與袴相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
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
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
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
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
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辱齊侯郤至從鄭

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
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旗是以敗於熒乃内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
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
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
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
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
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
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
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
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
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
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
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
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
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
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

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楚師還及瑕

楚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成備之敗）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

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

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

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

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穆叔）請逆于晉師為

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

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聲伯成叔以為須晉師至乃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遠也）知

武子（荀罃）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

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

失軍（軍潰士卒失）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大夫）

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

周子（晉襄公曾孫）于京師而立之（時年十四）生十四年矣大夫逆

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

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

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

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

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等）周子有兄

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施恩惠舍勞役）

已責（止逋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

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

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

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

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使訓

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

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

之（官）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

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

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

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

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

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宋大夫)曰：何也？若楚人與我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要道)，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一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二年夏，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公曰：楚君以鄭故(救鄭)，親集矢於其目(晉呂錡射中其目)，非異人任(不為他人)，寡人也(為我)。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棄楚救鄭之力，與盟誓之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免寡人背言之罪)，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四年秋，無終子嘉父(無終，山戎國名)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辛甲，武王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開九州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憂也)，而思其麀牡(音攸)。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羿雖有夏家，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荐，聚也)，貴貨易土(易，輕也)，土可賈焉(其土地所產可以資商賈)，一也。邊鄙不聳(聳，懼也)，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武仲)救鄫，侵邾，敗于狐駘(音臺，邾地)。國人逆喪者皆髽(音抓，麻髮合結)。魯於是乎始髽(喪還者多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臧紇時服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幼弱)，朱儒是使(臧紇短小，故曰朱儒)。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

五年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阼階西鄉)。宰庀(音匹，具也)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七年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冬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八年春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弗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

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是料軍分民不如三家不舍）

其敘而毀作也此書三家盟詛之本言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不急於爭鄭）晉疾楚將辟之何爲（何計）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晉與）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

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十三年冬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良霄）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位不保則大臣時怨）[illegible]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不如使歸廢其本是使之意）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令鄭國不和而事晉不固）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illegible]）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illegible]）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illegible]）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illegible]）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

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illegible]）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illegible]）諸戎掎之（掎其足）與晉踣之（[illegible]）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illegible]）以從執政猶殽志也（[illegible]）豈敢離逷（逷遠也）今官之師旅毋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illegible]）賦青蠅而退（[illegible]）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illegible]實興我役（因父白色居於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居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也）以行築者而抶（抶擊也）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illegible]

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民曾臣彪（晉平公名）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死自誓之辭）唯

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在十六年）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於防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防門不足爲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魯莒在齊東言自其鄉東道以入齊）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斥開也）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建旆以先）[illegible]

柴而從之（曳柴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二子齊人故辭殿）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其不使己殿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將爲[illegible]）不止將取其衷（射其中央）顧曰（州綽言）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

具丙（殖綽之右名）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不解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魯大夫）伐雍門之萩（伐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illegible]）孟莊子斬其櫞（音善木名）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晉大夫）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迫還）還于門中以枚數闔（[illegible]）齊侯駕將走郵棠（齊邑）大子光（名）與郭榮扣馬曰師速

而疾略也（略其地無有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患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犯之而行）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即祝柯）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界）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古獻物）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兵器）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二十年夏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

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

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財物）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罪戮之餘）將歸死於尉氏（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也）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關名）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不為己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在十八年）先二子鳴（[illegible]）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illegible]）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illegible]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illegible]）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illegible]）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illegible]）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illegible]）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illegible]）

而何敢差池（不齊）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illegible]）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illegible]）湨梁之明年（在十六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illegible]）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illegible]）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illegible]）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illegible]）而翦為仇讎（[illegible]）敝邑是懼（[illegible]）忘君命

告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九月鄭公孫黑肱子張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三年春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

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故以此荅）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于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備為）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以甲士從）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國名）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臧孫私邑）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諸大夫以罪惡盟我）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載書首章）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狹路）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即殖）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

不穴於寢廟(寢廟人多)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晉寧將復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謂[illegible]立賊也)

二十四年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音格)輔躒(音歷)致楚師(挑戰)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鄭公孫)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不可與亢)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己上)(皆自在上大小之謂)大叔曰不然部婁(小阜)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兵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箕踞)(衣裝而鼓琴示閒暇)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之故)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楚壘)皆下搏人以投(擲人投其車)收禽挾囚(收其禽挾其囚)(因)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而先出)皆超乘抽弓而射(射楚)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如)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也)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急性也)

二十五年春齊棠公(齊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臣出自桓(齊桓公)不可崔子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以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不得其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閒公(伺公間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命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行夜)有淫者不知二命(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別一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音因)皆死(八子皆公嬖人)祝佗父祭于高唐(齊別廟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監取魚之官也)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若為己（私欲）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親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
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
莒（皆莊公黨）叔孫宣伯（僑如）之在齊也（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齊公子）
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
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公之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
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歃辛巳公（景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
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

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
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
皆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推下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
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狹道）將舍
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眾無用）
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
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
于北郭（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喪車之飾諸侯六翣）
不蹕（不警蹕止行人）下車七乘（遣送之車）不以兵甲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二十三年）在

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齊男女）
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六卿）五吏三十帥三
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
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孟椒）對曰君舍
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前年）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徑也塞井刊木）鄭
人怨之（怨陳）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
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為辭）遇賈獲載其母
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辭急猶不欲男女無）

（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
與子產親御諸門（但欲服之）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
宗器陳侯免（喪服）擁社（擁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
待於朝（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馬絆）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
進獻（示修臣禮）子美（子產）入數俘而出（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
社（除陳亂故）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還其故衆）
秋鄭子產獻捷（陳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
曰昔虞閼父（舜之後）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武王）我先王
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舜後）庸以元女大姬

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楚蒍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

子臧之(大叔儀也)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何暇念其後)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
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 可復行)
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
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
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甯氏… 公… [illegible])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
子員(音云 使答秦)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
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

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三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之 姦)
姦以事君者(為行人而亂辭命曰姦)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
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
無卑乎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求反國)辭敬姒(獻公及子鮮母)強命之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
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
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母命不得已)以公命與甯
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祭祀而已但守其)甯喜告

蘧伯玉伯玉曰瑗(蘧…)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
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甯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謂獻公子剽)天下誰畜之悼子(甯喜)曰吾
受命於先人(甯惠子)不可以貳(受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
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
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
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也)
孫林父以戚如晉(為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
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戮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于竟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
而已(頷搖頭也言…)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
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
在寡人(…問也)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
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
罪一也有出者(謂…)有居者(謂…)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
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
…公使止之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 [illegible] 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麇 音君 鄭皇頡 音葉 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

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

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 [illegible]

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

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 [illegible] 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

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

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

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

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受之秦人不予更幣

從子產而後獲之

夏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 [illegible]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 [illegible]

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illegible]

惡而婉 [illegible] 大子痤美而很 [illegible]

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 [illegible]

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 [illegible]

曰夫不惡女乎 夫謂大子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 [illegible]

惡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

外莫共其內 伊戾爲內師不行恐內侍廢闕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

坎用牲加書徵之 詐作盟處大子及徵驗 而騁告公曰大子將

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

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

請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

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

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

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

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

拜稽首受之

二十七年夏晉楚爭先 [illegible] 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

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 更也 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

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只辭 非歸其尸盟

也 [illegible]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illegible] 楚爲晉細 [illegible] 不亦可乎乃先

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

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于趙孟曰范武子會士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齊家言于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

二十八年秋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子慶則以其內實寶物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

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慶舍有寵妻之以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同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子家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

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桓子文子之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封字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

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于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

殺慶繩（即癸）麻嬰公懃繩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須無
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
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里名）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形照）展
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
慶封慶封氾祭（禮食必祭氾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爲之
誦茅鴟（逸詩刺不敬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
予之朱方（吳邑）聚其族焉而居之富于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
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二十九年夏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展瑕展王
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
黨叔爲一耦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晉歸杞田侵地）弗盡歸也
晉悼夫人（平公母杞女也）慍曰齊也取貨（叔侯取貨於杞故不盡歸）
先君（晉悼公）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尚猶不欲叔侯取之）公告叔
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是
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
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

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
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
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
人而焉用老臣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
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請觀于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
美哉始基之矣（文王之化基）猶未也（猶有紂未洽于天下）然勤而不怨
矣（文王憂勤政事）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
也（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王黍離）曰美哉思而不
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瑣）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弘大之聲）
大風也哉（太公之遺風）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言其流）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始用諸夏之聲）夫能
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盡取西周故云焉）爲
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古亥字二畫在上并三六為身如算之六）下二如身（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

使為君復陶（主衣服官）以為絳縣師（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以其役老故廢之）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

（恃此二者尚不可恃）

秋七月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同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皙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為我徒（言非我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強直則可弭難三家未能則伯有）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從子產）子皮止之衆

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產不順三家）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印段）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

之皆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于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副使）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駟帶）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卒在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公孫揮）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知其不得久存）于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星十二年一終）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代子羽頡）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五家）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

童心可以亡國可以喪家可以喪身俱戒

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昭十三年）

秋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illegible]）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設火于庭）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以脂塗客之車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陳設）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illegible]）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illegible]）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illegible]）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illegible]二十五年）閽戕戴吳（[illegible]二十九年）

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